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四册目次

廣治平略四十四卷（二）

〔清〕蔡方炳撰

清康熙刻本

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許商以為古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哀帝初以騎都尉平當領河隄奏言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上議曰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今治河有三策行上策則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有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今但據堅地為石隄多張水門非穿地

也勢必完而安從淇口以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迄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大都祖讓犹睞地稅勸海之道策迄千乘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嘆而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强則右隄傷左右俱强則下

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馥乃脩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為豫州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溼水潦為患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惠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青龍四年司馬宣帝欲并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乃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自此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晉初太始中光祿勳夏侯和上脩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大霖雨而潁川襄城米患溢為當陽侯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併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瘠百姓困窮當今秋夏蔬食之時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預為思慮者盡諸毀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則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

廣治平畧　卷四十一　水利篇

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之又言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耕水耨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潦瓫溢大為災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朝廷從之及

平吳之後預在荊州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時張闓為晉陵內史求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孔愉為會稽內史于句章縣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宋文帝時劉義欣為荊州刺史治壽陽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力盡濬引芍水入陂伐木開榛水得通注由是豐稔後魏衆地

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漁陽燕郡有故戾陵堰、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鱉陂。孝昭皇建中、平州長史稽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周武帝保定二年、于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凡此皆南北朝之建水利者也。

唐代水利

唐興、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門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貞觀末、揚州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涇水、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決三輔渠。時宗室貴戚權豪、皆緣渠立磑、為擁害渠利、悉盡毀之。代宗廣德中、撤李栖筠等奏、撤毀鄭白二渠上碾磑、并分水令得益溉田。昇平公主有二磑、其中請得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為眾先、何待令乎。竟毀之。德宗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開陵陽渠。貞元八年、嗣曹王皋為荊南節度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為浸溢、皋始命塞

之、廣良田五千頃。元和中、孟簡為常州刺史、開古孟瀆、長四十里、得以灌田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千頃。初、洪州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每遇霖雨水漲赫瘧綴城市人不為土產計韋丹拜觀察使淮洪乃沐湖人江節以中門以走基係閱閒廣備南北七里造諜汀塞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坑成。明年江興堤平、因盤六百陂塘、溉田一萬頃。長慶二年、溫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名為右史渠。後造復為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堤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菟、凡秋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水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堤防如法、蓄淺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時、開元中、姜師度兼度支營田使、好興作、始厥濬于薊門、循魏武故跡、並海鑿渠、以通漕路、罷海運者功多。遷司農卿、久之、為同州刺史、又派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閘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餘屯。師度喜渠溜所至絲役紛紜、不能皆使然、所就名為後世利。時為搖田師度知相比嘲所著也。當時水利其可考者、大略如此。

宋代水利

理學篇

彙草堂治平類纂三十卷（一）

〔明〕朱健輯

清康熙二年刻本

治平類纂序

古聖王之重學尚矣其自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然後謂之大成葢將以峻墉博基非僅雕蟲攀帨藻

績一時已也故昔人讀書多有不窺園者董江都荃年桓春卿十五年何劭公十七年類皆蒐綜藝林標表當世則甚哉儉腹不可

以待問唯是練習典故即通識治體無爲名具敖脉甄盎書布叟行可也我清鼎興文教久已四訖恭遇

上首崇實學廣勵羣儒凡有志治體者莫不思遠搜遐覽以承

命向有豫章朱子強先生昆季輯成治書傳世幾三

十年其自序大旨在富國强兵而一歸於正治故其篇次可得而詳焉三代以上井地維均阡陌不惠併富兼貧竭澤焚林終亦不振著田賦第一聖王詭以先民民忘其勞著戶役第二國有常制量入爲出及其耗蠹出浮於入著國計第三寬土不糞與狹同實

沃土不播與确同實穰季不儲與儉同實著農政第四語云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著屯田第五言屯田者必兼水利顧時廢時興存乎用人著水利第六賈言積貯鼂錯貴粟常平義倉因時紓蹙著貯糴第七古者王國之供取之畿內後世飛芻輓粟國計軍

需咸藉轉輸著漕運第八
穀帛者民之常需也刀貝
者民之權貨也甚貴傷幣
甚賤傷農著錢幣第九食
之少而不可一日無出之
庠五
輕而算至不訾歷代資之
以爲厲禁著鹽課第十古
者關市譏而不征亦唯來
商旅以便民事而已著關
市第十一虞衡藪澤所以

與民公利也漢有鹽鐵酒
酤而無茶榷榷茶始唐茶
馬始宋著山澤茶榷第十
二周家荒政之條漢室蠲
租之詔所以愼天戒而甦
庠六
民困也著賑恤第十三河
之爲患久矣古額患河今
兼患漕著治河第十四唐
虞官百夏商倍之非人不
乂非賢曷治著官制第十

五稽古之制論定後官叔世易之吏道多端矣著銓選第十六三載考績黜幽陟明循名責實庶事咸典著考課第十七三代有道

典賢賓能漢取孝弟力田猶云近古故歲獻之制亦何代無才著貢舉第十八夫女有不字而士有不時巖棲川觀懷瑾握瑜者待

聘而無其資也著薦辟第十九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實則知禮節著學較第二十國有賦稅民則供之朝有庶職士則涖之既開

辟雍坐而教之歌之詠之風以休之著律呂第二十一至難定者曆也以其數考之至難測者天也以其器窺之著律法第二十二

儀象第二十三九州異俗險塞殊勢殽函百二維陽爲中然靈秀所鍾賢哲踵生地固以人重也著疆域第二十四都會第二十五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著兵制第二十六櫜苴覘師寄鉞倖臣孫子教陣戮逮宮嬪著武舉訓練第二十七推轂

而授將則主之負重致遠馬則宜之行營止衞車則持之著任將馬政車戰第二十八凡治亂民猶治亂絲潢池弄兵皆吾赤子著

弭盜第二十九若夫海甸澄清斯稱至治竊補著第三十則以海防終焉夫紀序如此其詳論列如此其備雜諸家之說而不病於

駁抽未發之緒而必源於古則得其一二亦足以資匡濟之鴻猷贊廟堂之石畫刻其入五都之市既收夜光璠璵而又不遺一物

耶是以酪出為酥酥出為醍醍出為醐凡骸識古人則僅號五龜總五經庫書可以讀亦可以不讀而取精抉微者每不必全讀緣是纂其要畧付之剞劂夫亦為簡練揣摩者之所取資而已矣如謂郭向之註或可因乘則自有豫章學者在渺見抑又何敢

旹

康熙癸卯孟冬望日彙草

堂主人識

某草堂治平類纂目錄

粟草堂治平類纂卷一

豫章 朱 原著
朱[illegible]子美父 原訂

田賦篇

三代田賦

昔者堯遭洪水天下昏墊乃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作貢別九州之土以定田賦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賦上上錯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

惟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制九服庶土交正致重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貢賦之法實昉於此矣由今觀之其賦也自冀以至雍凡有九等焉而賦出于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然而惟兗一州賦與田相當他如荊之賦高於田亞等雍之田高于賦五等者何則以地有定宜人無常力由人力有多寡故賦入有輕重所以釐上中下而爲九等者制賦各使其平也其貢也自冀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貢因乎地貢之必待錫命不欲强其所無也然而侯綏要荒各以其土之所產爲貢而或包或篚至如冀以畿內王之所食則百里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何則以地有遠近故納有精粗而近者力易致其粗遠者力難致其精所以分總秸米而爲五等者制貢各取其便也蓋畿甸

在近王自以什一取之則爲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什一取於國而時貢其所有則爲貢其實一也所謂夏后五十而貢者也殷承夏制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供官爲御畢賦諸公田是以其求寡而供易是所謂殷人七十而助者也迨至周官法尤詳備以斂財賄則有九賦以致邦用則有九貢九賦者任之九職者也其立制也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于是自九夫爲井廣之而四井爲邑廣之而

四邑爲丘廣之而四丘爲甸廣之而四甸爲縣廣之而四縣爲都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其不中爲公田外爲私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此其略也而至其斂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不同一曰邦中之賦則國中場圃之所任也而園廛則二十而一焉二曰四郊之賦則王畿百里之內士賈官及牛賞牧之所任也而近者十一

遠者二十而三焉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焉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大夫之采地也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三公與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縣都則皆無過十二焉七曰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也八曰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任也所謂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焉九曰幣餘之賦官府出入經用之所餘也是故國中四郊之賦則閭師征之野

之貢賦則縣師征之其始也以九穀爲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斂所以因時也至於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所以勸耕織而警游惰也而鄉遂近王畿豐凶易察則使之什一以自賦而用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僞難知則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相地宜而悉人情也總而名之曰徹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也九貢者致之邦國者也畿內

國有賦稅與遂之畿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轉而納其所賦謂之貢若五之一若四之一于王則賦之名變而爲貢蓋總之謂係什一取于民天子又什一取于諸侯家遂賦於九功則一也至其掌之冢宰者則亦有遠近輕重之不同一曰祀貢以犧牲二曰嬪貢以絲枲三曰器貢以器械四曰幣貢以皮帛五曰材貢以木材六曰貨貢以金貝七曰服貢以玄纁八曰斿貢以羽毛九曰物貢以土地之所有於是大行人掌以時之術

侯服者祀、甸服者嬪、男服者器、采服者服、衛服者材、要服者貨、至畿服各以其貴寶爲摯、而幣帛薦羞則各自其所產貢之、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不强其所無也、此成周以九州之民、奉于人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也、及周衰、諸侯恣肆、日增重於賦斂、魯之宣公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猶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甚矣、卒盡用而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

則畿田百畝而出賦十畝、盡以田爲率、而斂田賦、盡非復叢師之舊、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軍旅之出則徵、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過是也、先王以爲足。君子季孫以爲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是取之既無藝矣、至於邦國之貢、亦悖亂而無統、或來求金、或來求車、是不復有致用之

意、或來求賵、或來求賻、是又不復有用之常、甚至苞茅不入、王祭不供、齊人得以舉辭而伐楚、男服使從公侯之貢、鄭人得以藉口而告晉、則是貢法至此而不存、且內而侯國職已廢矣、外而蕃國、亦臨其來貢、如肅愼之矢、越裳之雉、有以自獻於天子者、是自虞夏來、貢賦之法、所相承而無弊者、至春秋而稍廢盡矣、馴至戰國、暴君汙吏、慢其經界、皆取滿甚、而魏文侯特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澤、令大則薄、

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稅賦、不愛民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傅、是兩匱之勢也、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何擇、對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故曰、文侯、嗣君、聚斂討敷之君也、未及取民于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

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盈、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下漏、傾覆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盡壞井田、開阡陌、更制貢賦之法、急耕戰之償、至于始皇、遂并天下、提封萬里、撮聚尺寸、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實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雖欲不亡、豈可得哉、

輯論曰、嘗考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授田于官、一夫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夫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又有上中下三等而通之、以一易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之人、可仰給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然其闕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蓋田畝之弊易致於不均、不均之弊多起於不明、是以廣爲阡陌、大爲溝洫、一所以時蓄洩、備水旱、一所以正經界、止侵爭、爲萬世計至深遠也、故其時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不得私有之、貧富

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自秦商鞅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於是其弊致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隸、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

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恒至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而富者以其半供縣官之稅猶見爲不足於全力而不免於怨咨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飽而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雖然井田之法必可行之後乎未敢以爲然也夫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不可以爲井而無故奪富人之田使之輸官而增損以與無田之人富人有不即怨而生亂者乎且雖使富民

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行何則井田之制非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于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者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至於夏商漸加

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後世承法制久湮之後而欲一旦而復先王之故豈可得乎且雖使文武周公復生于今世而治天下吾知其亦未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至於執遂溝洫澮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耳若乃得粟之多寡則初無以異於後世且後世之大陂長瀆因山爲源鍾洞疏滌觀時決塞

者固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其爲無窮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愧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非在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歟嘗謂井田封建相持而行者也有封建以維持之故井田可行封建廢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

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之田畜以賈怨讟此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兩漢田賦魏晉六朝附

漢興高祖以天下新定百姓失業下無盖藏約法省賦田租什伍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即位躬身節儉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明年詔除農租孝景二年令有田者半出田租盖三十而稅一矣然時因秦舊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爲相至請苑爲民田而下獄文景因之未立等制豪强占田踰侈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民反輸豪强大半之賦故官惠優於三代豪强酷於亡秦盖不正其本而徒調除田租適所以資姦猾有如此也至武帝外事逃方內興功利賦役煩興董仲舒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而令鹽鐵皆歸於民帝不能用當其時雖用度虛耗析利秋毫然猶租免賦未嘗不行焉昭帝始元中詔民得以律占租元鳳中令三輔得以菽粟當賦宣帝勵精圖治加意撫循其於田租也或以鳳凰所集而免或以地震災旱而免或以行幸所過而免嗣至哀平代有宥放然其後張禹

占鄉自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民耕田
至王莽時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
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
鄉黨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
未幾而亡後漢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
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
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
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覈時刺史
太守多爲詐巧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及諸郡各遣

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
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吏抵言於長壽街上
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
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
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
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由是遣謁者考實二千石
長吏阿枉不平者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
田不實下獄死章帝建初三年山陽太守秦彭興起
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

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乃
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其式班行三府並下
郡縣咸度爲三品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
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爲租以通天
下之用從之因詔以布帛爲租殤帝延平元年鄧太
后臨朝加意惠恤至桓帝延熹時乃畝稅斂錢靈帝
尤好畜私藏中平時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
民田畝斂十錢名修宮錢而比年水旱傷稼百姓貧
苦又令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於是調廣

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錢剝人受其害而漢遂以
亡魏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絹二匹而綿二斤晉既
平吳制戶調之式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
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
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
算而一之故初時天下無事人咸安之及晉東渡其
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
定令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
稅米三升哀帝時減田租畝稅三升而太元二年罷

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稅三斛惟身在役者蠲免八年
又增稅米口五石於賦法益遠矣宋立悉仍晉課而
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孝武急於徵斂
患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此擾切尋徵民悉罹
弊齊興沿而未革竟陵王子良陳曰此輩朝辭禁門
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及至所督之處則榜
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或尺布之逋
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值今夕酒諧肉飫郎
許附申赦格明日罹輕貸薄便復不入恩科簧貢微

欵盛捷肆倚鳳塵娶驀隨念而發懇請宜悉停遣延
者指以賜勅遣者降以明條既各奉指揮人就自墾
何必臺使盈湊反更擾害哉北魏顯祖皇興圖早益
相繼轉運頗勤乃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
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
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
矣孝文太和中時民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民多廕
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帝乃下詔均給天
下民田蓋自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

世之言行均田之法今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
田不在還受之限意桑田必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
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
田又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
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
又令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
以為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
稍久而無弊與北齊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錢貧者
輸力至成帝河清中令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

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上梟
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
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
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
載師掌任地之法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賦掌功賦之
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賦之隋興田制
仍齊賦法仍周先時蘇綽相周傷時稅重嘆曰今所
為制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從為寬之
其子威威父志至是相隋疏請減賦稅甚力高祖方

躬節儉勤於政治悉從之後以江表初平甚減租寬
徭而戶口滋增十二年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
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
冬帝令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
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以均天下之田其狹
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吁是幾無策矣何
貴於均哉

唐代田賦　五代附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凡受田百丁歲
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
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
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
絹三尺謂之庸凡里有手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闊
狹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
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先奏而斂凡稅
斂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衆知之水旱蟲蝗耗十四
者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
耗七者租役皆免其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
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
疾廢疾者人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
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凡收授皆以歲
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縣有餘則以給
其比太宗方銳意於治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
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
自槩量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

惡不至濫然是時戶口田賦多至僞濫朝廷深以爲患于是監察御史宇文融奏請檢察搜括逃戶及籍外羨田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時上方委任融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者歲終所籍錢數百萬將未幾兵變至代宗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饒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

大數擇豪吏爲縣令而徵督之于是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輒分籍其所有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其不服者威以嚴刑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等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青苗錢至德宗楊炎作相深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

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然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之畔起於是因軍興加榷克益廣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繇賦不增舊而民愈困度支

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屬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一曰天寶季歲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非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補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爲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

重其役不以窳惰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曾不悟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以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僞躡是務輕齎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役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驅之避役復以創制之首急於聚斂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

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稅法之重已極而復有進奉宜索之繁於是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粗計其直且又或吏理失宜或天災薦至田疇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聚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額累加見在疲甿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

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撙節之頗因軍興專賦徵二百者下詔停之而又禁止進獻之門平準折估之數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其二曰穀帛者人之所爲錢貨者官之所制是以國朝著令所取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哉今之兩稅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

色目頗殊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
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宜令
所司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令庸調舊制
各隨鄉土所宜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應出布
麻者務於紡績供絲綿者事於蠶桑各修家技皆足
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糶貴買之費無暴征急
辦之弊無異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
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
法行且自天寶以後推累以至於大曆之間取之極

甚今比於大曆再益其倍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
費從事廣物有剩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出
其情約其用非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
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
其稅亦不足也夫生物之豐敗繇天用物之多少繇
人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
則雖虛必盈今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
不持若然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
靡足戒惟欲是逞復何規哉其三曰古之王者設井

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
也又敎之以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俾皆重
遷然後又督之以出鄉游惰之禁糾之以版籍比閭
之方歷代因習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
也必慢於經界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
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長人者又
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
競誘姦甿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聚逋逃爲理化
捨彼適此者既爲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

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
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遊服役則何異驅之
轉徙不知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
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將有意乎富俗
而務理豈不剌謬與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
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
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
每歲據額納徵更不勸責檢覈增闢者勿益其租廢
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

體弘人必悅勸其四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材所以資國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令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諸賦煩多漫無調貸至於徵收追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illegible]限歲歲相承遞無所妨

遽不爲蓋何急敦通重傷疲人其五曰國家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車服田宅莫敢僭踰是以藏不偏多故物不偏聚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後世法度不守唯力是勝租取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夫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古先聖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至於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而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且京畿之內每一畝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

儲著官兼蠹凡所出者約其條[illegible]類食五經費於行在深刻格其制以便俗厚其令以儲蓄遞積有餘稍優不足此乃宜將安宿憔雜之香經也貴育雖切以讓逐事無施行者憲宗初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支郡而諸州送使額便爲上供故疲民稍得息肩穆宗立詔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

時爲絹二匹半者後爲八匹大率加舊三倍文宗開成收免用宰相李石言詔賜京畿民一歲租俾方鎮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緡是會昌大中之間屢有優恤之詔然長吏逋守弗恪不無以虛估實加率科索而豪富僥倖產業既易稅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戶爲奴客役法峻於州縣貧弱重困無所告訴卽一二恤下之長吏遣吏覆田稅然無益於民徒增其擾至咸通初湖南浙東江西所在盜起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民窮爲盜半屬逃戶固須翦滅亦再矜撫於是核准兩稅外無得科率然以是觀之前此使逋之害出於常賦者益不貲矣國烏得而不亂乎[illegible]

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棄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雖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迨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槪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乃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

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

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
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
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
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
其所有乃計綢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
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刻之
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
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
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
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
之豈不背謬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
差尤爲的當宜公所謂計估算緡表科爲[illegible]撫
輕貨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疾
務之爲姦殿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
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
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
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
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原籍徵之乎蓋賦稅必

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
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
以田而未嘗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
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
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
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然
嘗考唐初授田之制已有議後世闕漏移徙之
弊所不免者何也蓋先王建國有分土無分民
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
地雖不足而民有餘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
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唐既用
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
今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
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
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凶荒之不常上有賑貸
救䘏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
授田而已初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有賑給之

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乃令得自爲遷徙則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相貿易故唐比前世法雖爲粗立然後世以爲貞觀之法執而不變故公田始授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由立賣田之法所以至此至於厥後官私遂各自立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而所謂私田者官旣其契券以各征其

直要知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及其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孰知其弊實出於此哉後唐莊宗卽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莫敢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逃亡租稅日少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上疏

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

馬四千匹此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田數論之亦什一之制也王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逢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關市之征倚舟車之算人戶既已減耗古制猶從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千二百餘萬墾土亦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糧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祇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

與漢比崇及隋亡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以
四方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羣臣各陳所見惟魏
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
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貞觀至
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
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疾
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息能爲軍政仲
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
以勸文皇也伏望深留宸慮如以六軍方闕未

可議復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除掠綱爲
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此以正
稅加納則天下幸甚于是勅本朝徵科唯有兩
稅至于折納比不施爲宜依李珙所論施行焉
明年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
聊生明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
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潞王
清泰元年以劉昭判三司昭命判官高延賞鈎
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分取

把持州縣故猶存其目昭具奏請察其可徵者
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從極言其便
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
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
怨之晉天福四年敕應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
擅加賦役及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
自量自槩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
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
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

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周世宗
顯德三年謂侍臣曰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
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二稅起徵限夏稅以
六月秋稅以十月民間便之時世宗留心農事
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
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
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至五年
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
田租詔曰朕以干戈漸弭寰海向寧言念地征

宰孫藝極議行均定以適重輕卿等受任方隅
深惟治本必能副寡昧平治之意斯御閭閻敵
之原明示條章用酬分寄於聆集事允爵在公
蓋規爲遠大始有平政重農之意矣按五季亂
離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强而巳唐明宗周
世宗租爲有志於愛民重農者如農務未開而
受理詞訟徵利既足而追會科歛皆官吏姦貪
之情爲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丁寧
及之斯亦可謂仁矣又是時吳順義年中差官
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
一百文中田一頃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錢五
百足陌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并計
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員外郞上策乞
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
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
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
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宜擡絹紬之價
蠲丁口之調以便民朝議喧然爲虧損官錢不

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今督民見錢與金銀
而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蔽
水清豈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郎
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
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

宋元田賦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五曰穀曰帛曰金曰鐵曰物產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

當謂之折變州郡催理及九分以上版曹量勿開今得據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爲之期所以紓民力也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兩物析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又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遣京朝官分蒞京畿倉庾及詣諸道監輸受民租調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建隆四年凡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緣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以備稽查一付縣以行收受其起納輸送各立限有差南渡以後雜變之賦色目繁夥而二稅一依舊式無所更改此其大畧也蓋宋自立國以來每以恤民爲先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歛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因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核故賦入之制視前代爲薄或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天聖時貝

州民析居者加稅謂之罰稅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輒捐其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爲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併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并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初上書者言賦役之不均由田制之未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既而任

事者，終以限佃不便，未幾即廢。後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習以成俗，雖重禁莫能止焉。已而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重輕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林嘗在肥鄉縣，與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往相度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嗣後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

而歲入乃減七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使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不可均，纔均數郡而止。議者惜之。神宗尤留意農賦，常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用王安石策，詔司農修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畝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地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均攤增展，致溢舊額，若瘠鹵不毛及山林陂塘，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遣官吏擾切騷

擾，遂爲民病，久之帝聞而罷焉。熙寧中，又詔支移二稅，於起納前歲諭民，使民宿辦，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纖期，故申約之。州縣又或令民輸錢，謂之折解，而糶賤，頗用傷農。海南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損，飛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克自明，民以爲苦。至是用人言根括舊額，存其正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同聽政，一意裕民，時蘇軾疏言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民既乏竭

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
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
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
使不申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
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
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
寥無復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賄請求誰肯舉行恩貸
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路之有其間貧困歸地
無可贍食者則俗教令逋指小人或云衆私糴買抵

當物業或鄉非衆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莚
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勢限出空身到
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
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
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
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
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
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
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利所以日虧

城市房郭所以日空也臣每屛去吏卒親入村落訪
問老父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
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
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
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
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
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于
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切度之每州催欠吏
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

猛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望
明詔早賜放除幸甚於是凡有負逋多所寬減又患
天下積欠名目頗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爲開封請隨
等第立貫陌爲催法已有議其不便者遂令十分爲
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爲五年十料之法崇寧
三年蔡京爲相專紹述熙豐故事申安石所行方田
法然行之數年方量官憚於賦履並不躬親行纏拍
峰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致有田二百餘畝方爲二
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六畝者有租稅

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二十七錢而增至
一貫四百五十者不從議擾民哉是時內外之費茂
以不給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
者因用其言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于府畿易名
公田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民田有溢于初
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
公田皆內侍主其事所括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
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矣又初時支移本以
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

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
邑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
輕重已而慢吏廢職違時促限蠶者未絲農者未穫
追胥旁午民無所措後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
成輸絹是時絹定七百官出錢一千又先得之民以
為便謂之和預買然久之價輕物重民力浸困其後
大司農不足始命東南以鹽折支熙寧中京東漕司
王廣淵取所進羨餘覽和買錢分配于常稅折科外
取息十五萬崔鶠劾之而王安石專以取息為富國

之務卒右之而顯言不行高宗南渡二稅並依舊法
建炎初時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略言宜
倣古井田之制每井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為兵六千
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為上番之額以
給征役無事又分為四番以直官給宿衛是民三十
五年而役乃一遍也書奏雖亦竟莫之行紹興中言
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末殆不聊生鬻田而償則多
受者棄之而逃則責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科
歸貪吏怨歸國家願重科斂之罪嚴貪墨之罰詔漕

臣究實以聞自是屢有蠲放甚至焚州縣已蠲籍簿
以示不疑然自秦檜再相貪猾狠賊寄諭諸路暗增
民稅十之七八責償甚急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
之為也初紹興六年詔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
江府章謐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強宗
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下戶破產相賠而多
無田之稅宜委官均平之已而員外郎李椿年言經
界不正十害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要
在均平為百姓除害不增稅額及後詔鄭克行四川

經界克頻彂責州縣而所謂省莊田者雖蔬葉皆有
征民田至什稅其五判嘉州楊承日仁政而虐行之
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
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何
畏焉事迄成爲鄰縣最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椿年竟
坐沮廢失官二十六年右承議郎曾忡上書論鄰邑
之弊言今之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拙於催科旋
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
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

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皆須銓量有知縣二
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
此若能獻羨餘籌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
稱民安矣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負及坊場河渡等
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至隆興二年知饒州
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爲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
時有爲民代輸者然是時朝廷雖屢蠲積欠以蘇疲
民而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籌籍
重委四年戸部侍郎韓彥古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

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
輸之多寡爲今之計謂且取諸路所入稍依唐制且
供留州送使亦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
自上供爲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
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泒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
其贏焉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內而
責任戸部量入爲出歲考其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
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得多取於州縣則上下相
恤有無相通矣先是紹熙元年朱熹知漳州奏言經

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熙已經推行獨泉漳汀未
及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
其必可行也然須推擇官吏度量步畝審圖造帳費
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通鄉而通縣均紐庶幾百里
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
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
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納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
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之則版圖一定民
業有經矣但此法行貧民下戸固所深喜然不能自

遂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詞以惑聖聽此則不能無慮明年詔浙臣陳公亮同憲協行會慶事方興憲益加講求異米歲行之細民欣忭而豪貴之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憲請辭去至嘉定中知婺州趙愻夫復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愻夫報罷後守繼之行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析爲貧下貧田隸爲逃絕者皆燦然可考民甚便之至淳祐時御史謝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之資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肉强食兼并寖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所

用遷徙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壓境于外盜賊竊伺于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損金助國其餘自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條論奏而行之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譬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又是時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率先期歸于吏胥攬戶之手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議者謂以今年下兩年減租之詔則吏難爲欺民受實賜矣至淳祐八年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曆之弊法也常賦之入尚艱況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今之州縣有借淳祐七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鑿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今日救弊之策其大概有四爲宜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州縣得以直達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土斷之法俾縣令得以寬心于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

其氣然後爲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
橫歛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時不能用大抵南渡
以來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
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
事利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輕而
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
得爲侵漁之盜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
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若不繼於是因民
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

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
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景定四
年賈似道以造楮和糴爲非計求所爲足國裕邊
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言三邊屯田非食
不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既未免餉兵而廣和糴
造楮幣日相尋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莫若行限
田之制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
糴之處行之先併諸詭寄分析子戶諸弊後將官民
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但得千萬

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而諸軍餉饋沛
然其有餘和糴可免楮幣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安
一事行而五利興矣於是買公田所以知臨安府劉
良貴爲提領官實嵩其本謀而似道首以己田在浙
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當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之意
行之繼數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
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法租一石償十八界
會子直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直千緡者抑買之價
稍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

虛告又吏恣操切民有本無田以歸併于戶田勒買
之有自經死者浙中大擾凡得田三百五十萬畝而
良貴等進秩各有差於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
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淮西
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
總制所歲租輸視水旱爲饒減甚者放免增置四分
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催
收者曰莊官莊官選富饒者以充兩歲一更方始買
時官吏迎合張虛數數率厖其舊及歲收稅額有虧

責償於田主若田硗租惡佃頑之處又責償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囚繫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皆償責無窮者蓋土田之弊極於此尋做道役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則大姦憑以至於亡嗚呼官田責之民則抑令買公田買之民則抑令還官與民交易勢必至於此而欲持公正之論遂為小人蒙括掊克之資則善治天下者又奚貴於多聚斂哉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做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做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驗丁五升新戶丁驗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逮及世祖申明舊制官吏商賈驗丁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太宗定天下賦稅上田畝三升中田

二升有半下田二升二戶共絲一斤鹽一兩四十斤商稅三十取一朝議以為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十年應時可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候豐歲議之是年太宗南伐道平陽見田野不治以問陳守賢對曰民貧窘乏耕具致然詔給牛萬頭仍徙關中生口墾地河東世祖至元元年大名大水租稅無出張弘範免之朝廷罪其專擅弘範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帝善其言詔勿問十七年定諸路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揺百姓又救撫逃亡民田者有罪十八年以開田均賦課守令二十二年用盧世榮言圍買江南土田至仁宗皇慶元年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盍縣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為民田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然期限猝迫

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爲奸以無爲有虛具於籍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至泰定天曆之初盡革其虛增之數民始便安

明代田賦

明代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凡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爲共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蓄做近世公田官田作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徵折銀二錢五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蓄做背中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定賦法久之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額二十年帝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役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飛灑詭寄奸弊百出有司莫能詰至於那移賠賦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肖主名及田

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成，州之
經界，於是乎始正。蓋魚鱗圖冊以田為主，田各歸其
都圖，從而籍之，諸原阪墳衍下濕肥沃瘠鹵之故
畢具，為之經，而土田之訟質焉。其黃冊以戶為主，田
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
而賦役之法從焉。已念賦稅重，關國大計，閭既富方
殺，揄殷實戶糧多丁眾者為糧長，督其鄉賦稅。多者
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京
闕，勘合。帝親臨諭以所為重民恤賦之意。是時田賦

總數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
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
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絹叢提承樂即徵，
一遵成憲。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有司嚴責
蠲租三年。諭戶部曰：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以其
供給特勞，休息之。洪熙元年，淮徐山東民乏食，召大
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宣德
中，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正官外，諸發糧
運上者，以里甲為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親部所下

京。嚴派里若諸當輸納者，置十冊，如日派剩布之，自
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
諸里甲派銀全圖六兩半，圖為之亦具，數條布山野
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日，即宿姦
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徵行後，參政宋納稍有更易，創
一切煩碎苛嚴之法，隨造隨改，適偶為大猾資，而糧
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為例而後行。自唐
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
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

金寇未服，士誠據吳中，帝憤其久不下，籍豪
而更為守，夫無為也。籍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
入租簿為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十年而樂遷從垂
三十餘萬，計部奏上，帝惻然憫之。十三年，令稍減其
額。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糧
民田起科。當是時，州道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賦
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乃大駭，召父老問
故，與知府況鍾斟算，疏減八十餘萬有奇。乃師齊民
都言民治之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勤耕稼以致其

稽戶乃登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差無歸者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於是憂民者業精稽議丈量時唐冢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而議嚴田糧詭寄影射書算飛灑之誅令宇趨分詣地方督州縣將詭飛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磽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

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冐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爲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則側時吉安府推官危徵閱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故議者以爲有三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蔡愁豪強并兼率不以田均爲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

賬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是謂三難而誰與領此於是靖江朱本恩得之著論言天下承沿流習以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則版籍之不正也今天下官不勝其煩民不勝其擾者惟在田得過圖糧差那移豪滑皆賴貧弱賠賦而賦役不能均耳誠於圖立四界計其田畝明其糧差任土作賦不論人戶之主客斷歛而總於都都總而會於鄉鄉會而登於縣則版籍定於旬月之間而弊端革於千年之久豪猾侵頑者其產不能盡一圖之

十甲又不能跨數十圖而立戶必且有潛退之心雖適有貪賴避租之人則圖之人群聚而推之無孤孑之憂貪頑者不得以販役如此井田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而事執甘於限縣是而隱賦難逃徭役可均諸具所爲實錄匣中其後聞諸都邑頗倣其意爲經緯二冊以錯綜其事然以地爲主不以田從人則田多者入賦縱難而力能令郡縣爲之使同圖者偕賦稅難而九私聽使田多者之無皆賴也久且歸於以田從人而已矣至若催徵之法亦頗加

融通而徵一法一條鞭綱銀諸法在所異名而同貫民咸稱便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濟餉當天下半郎不稱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既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遽變而加耗歲會因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撫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討畝均輸之乃請

於帝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通減耗米派輕賫折除之以陰見輕而不能加益者爲徵本色運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坍不從戶田爲母人爲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僱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蠲費定收納則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綱銀者舉民間應從役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

猶綱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若官府所支撥大都不雜出名色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役科固不可勝言矣然議者謂其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則吏書因緣爲姦增減洒派弊端百出

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爲一串鈴法謂之聯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領積餘之資解者任賠補之累是豈得爲平平且錢糧必分數明而後稽查審令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不惟不便於民抑且不便於官又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啓視驗收貪吏遞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羨增吏收下戶差銀稱欠銀一分若幾厘注之簿後復勾稽而數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盡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通得以法守自解

免他辟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弊往往如昔時嗚呼法安可專信哉萬曆七年張居正疏曰致治之要惟在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聖慈軫念元元加意閭閻海內忻忻如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才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餒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裁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合宜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illegible]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帝命亟施行之

六年從允輔臣議行丈量法夫均天下之田然其弊自郡縣吏而上皆程日趣工苟以奉旨集事為功不暇審度一委於吏胥之手乃知經界之法郡縣之民各視其守令賢否為丈量利病法固不能以自行也查明初分田之制有四曰魚鱗有圖曰刑嚴詭寄曰律嚴欺隱曰籍沒有稽夫魚鱗有圖則疆界明矣刑嚴詭寄則法令行矣律嚴欺隱則賦役均矣籍沒有稽則官民辦矣而且賦有定期役有常額此師古而述不泥故善而民宜焉者也今則豪右之兼併也而賦獨輕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皆曰富豪執豪不可問姦猾之詭射也而役不供問之曰何不舉初年之法乎則不曰投靠恩蔭城狐莫究兼併不清則縣土之民必逃詭射不關則守法之民必貧夫兼併何以能驅民於逃也得其地而遺其糧賦飛灑糧而可獨存乎詭射何以能致民於貧也差重而供之者寡役奚以辦而能獨供乎故地去而糧存兼併者使之也人逃而賦存詭射者為之也況兼併必勢豪其財智足以迷吏胥而賦獨減詭射必貪頑其值

者足以攝官守而役獨爾由是鬻產者逃而責賠於里甲里甲復逃而均之概縣色賠不勝而告者紛紛矣守令無如之何而均田之說起矣蓋古之所爲均田者因人而授之田而無不耕之人顧賦有定籍法不可以盡壞人有定業勢有難以遽奪是未可行也今之均田云者無亦欲因而以平其賦使無不從之田乎然行之未得其道將且緣是以興其敝何也蓋明何以監牛供丈量之費役或重圖行差錯則罪之以敝法行而難犯今則民僞滋其法有難以盡行者

且田有等則賦有上下不論其等則欲盡取而均之則官民異辦肥瘠無等吾恐法難行而弊之踵於昔者愈滋矣何也蓋兼併詭射者咸既足以制人財又有以通神向也賦雖隱而名猶存今則併其名而去之矣向也役雖隱而籍猶存今則併其籍而去之矣雖然田不可均固也而兼併獨不可抑乎權不可均固也而詭射獨不可革乎然抑兼併之法有三曰稽田地曰重差役曰先徵科產去稅存則稽鬻產者誰也由是計畝而責之催收田多糧少則稽脫漏者誰

也由是計糧而責之收糴此稽田地之法也富者必重其差役必先其科徵役重則不勝其差之繁徵或且無樂其業之心徵先則不勝其督之嚴而亦將苦其糧之多此重差役先徵科之法也稽詭射之術有二曰覈優免曰考寄莊夫優免免其本業耳今則廣收富人之財以射利欲覈之則近日之例可尋也寄莊其處布者耳今則借豪貴之名以隱差欲革之亦近日之禁可尋也至於投獻有倒強占有禁其法具存也其他荒蕪汙下之地糧不可減也召民耕種之使之止供輕糧而差不與焉獨曰不可乎河水衝決之地糧不可減也則以汙漲者補給之計畝而不使贏焉獨曰不可乎是皆救敝之急務而通變宜民之至術也舉而行之則利不必興也去其害者則利自興矣法不必改也去蠹法者則法無不善矣不然欲行均田之法則將奪富人之所有給貧者之所無情屈勢格必羣起而爭之況司府會計之繁郡邑賠勘之擾又有不勝其弊者乎故朱子謂均田爲東坡之戲論良有以也

張瀛海策曰井田以養民也封建以司養民之
事也而任土作貢率作興事則賦役於此乎始
其法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如所稱百步爲畝畝
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登之
至爲井爲同斯鄉大夫之采地也又十之則大
國之提封也又百之則天子之王畿也四海之
大祈之直與百步之畝相通天子之尊推之直
與一家之長相比故其法通上下而命之曰徹
於是乎井衍沃牧隰皋法皆什一丘出戎馬甸

出兵車牛甲士步卒賦所從出矣於是公旬之
令歲三日大事致民家一人大故致餘子田與
追胥合作則役所從出矣自秦壞井田開阡陌
盡民力之所能耕予爲世業而又使得買賣富
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田與民之數君皆不
可得而知則合田賦民至二十倍於古民不堪
命逃亡轉徙并賦與役無所出故自井田以後
歛民之土著其法無如限田即求賦役之均平
其法亦無如限田限田之法始於晉武繼以後

魏至唐而法稍備人授田一頃有世業有口分
以租庸調徵之然其聽民買賣又使得自狹鄉
徙寬鄉從者賣所分田而去故民遷徙不常貞
觀至武德不數十年而天下半爲浮人於
是楊炎就流民爲上斷變租庸調爲兩稅一[illegible]
逃亡頓悉而世業口分蕩然限田之法廢矣宋
建隆有度田之法熙寧中又議行方田農田水
利諸法徒足擾民無益於事獨其差役雇役之
議猶可備役法之變通耳總之三代以上法莫

備於周之井田至商鞅開阡陌而一變而今世
所用者固商鞅之阡陌也三代以下法莫備於
唐之限田至楊炎定兩稅而一變而今世所用
者又楊炎之兩稅也何也周以前田在官而秦
以後田在民以官之田予民易以民之田予民
難此阡陌所以不可變也民有田則土著無田
則流轉旣去而反客爲主則擾斷流爲主則便
此兩稅所以又不可變也明太祖洞悉民隱頒
墾田定天下之賦稅以版籍定天下之甲丁爲

田者二曰官曰民爲賦者二曰夏曰稅秋曰糧爲役者三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而又有銀與力之不同是不特用楊炎之兩稅兼亦採宋人差雇之意此明代賦役之大都也版籍有圖有冊爲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膴瘠方員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徙析變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

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於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稽其常定之務則田不紛於出入而隱漏之弊絕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於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寖久則圖不足據一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灑詭計之叢百出諺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戶日變而田不變也田之隨戶者朝更暮易

而田之地著者終古不易也田終古不易則圖亦可終古不變也於法當爲母戶無歲不變數豪則大變冊所以十歲一更也於法當爲子母以權子則子不能遠去子必隨母則母不爲空名子母之不相符病在賦役之時不先核其田畝而亟徵其貧富急於得富民則追之衰衆一衰衆則子去其母而不能問矣左得高貲之戶一而右失中人之產十矣幾於責姦民則聽其支分一支分則子弱於母而不任役矣上募幷

恤之美名而下得隱漏之經實矣此皆經畫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即是分爲縣縣分爲都都分爲區必有經界爲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戶也受役之數重與經易裁也輕重之額定而以人責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立而以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敝於奔命必約而定於一方而單戶窮於分析將舍而待

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於鄉井不限田而民甘於所制矣

槀草堂治平類纂卷二

豫章 朱健子強父原著
朱徽子美父原訂

戶役編

三代戶役

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大司徒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辯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禁令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

辯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畧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用之役在民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涂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而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槩責也故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人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

之以其才太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貴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三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歲之役惟有於冬之一時故也故當其時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

場協入廩協出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
知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
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
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
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于諸侯者三
月不從政自諸侯徙者朞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
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周之民
不惟以役爲勞而且以役爲樂由後觀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則民樂於爲臺之役矣由前觀之百堵皆

興鼛鼓弗勝則民樂于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
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
不以兵役爲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生
闔城臧獲盡編籍則其役困于力小東大東杼軸其
空則其役困於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
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終縣
之老亦預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
雖貴者不舍也後之役民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
規避也哉

漢唐戶役　魏晉南北朝附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
者也漢興制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百二
十則爲算賦年七歲至十四出錢二十則爲口錢凡
民二十而傅給繇役爲更卒及戍邊不行者出錢雇
之或入官以給戍者則爲更賦是既役之而又稅之
也高祖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口
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蓋獻者貢也以口率
不從田以當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千石

其賦從乎薄如此文帝即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
一事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
以功利繁興因加民口錢人三文以備車騎是時
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至於鄉置三老以事
相教復勿經役嗇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
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
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數役有七科之謫雇役有三
品之號而喪亂相仍民皆役於兵無復節制漢始衰

吳、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小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所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丁男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

出一運丁役之、至崇和元年、桓溫秉政、以民無定本、傷理爲甚、乃以二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嚴之、庚戌制、又時役使無節、牽曳百姓、營造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後義熙中、宋公劉裕亦表依界土斷、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課、初自晉孝武來、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後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勅虞玩之等、檢定簿籍、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謫戍緣淮者各十年、百姓怨怒、又以北伐頻侵擾徐二州、並人丁三人取兩、而鄉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昔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民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簿籍爲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淳既析、則同于編民、僑者之居既久、則同于土著、難以稽考、此以僞冒滋多也、至齊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

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奸、戶口租調、十亡六七、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之制、凡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以相檢察焉、然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奸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小、規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

上下帝從之自是人知爲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烝烝懷惠姦無所容是後雖遭水旱戶口有增及江表既平帝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說者謂熲之力多焉煬帝之役禁網疎濶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賦役以工役煩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亡者過半天下之人十九分爲盜賊以至于亡唐制戶有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因爲九等其比戶民年二十一爲丁十六爲中六十爲老用

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凡丁附于帳籍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無籍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當時初經隋末喪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生養至永徽中天下樂業直將一世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八十萬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開元初天下戶未嘗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僞濫宇文融請搜括逃

戶玄宗倚任之於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爲客歲終奏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大得褒賞久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爲老以優民然強寇未夷孝又率戶以給軍糧民亂甚矣又自開元承平既久不爲版籍法度玩弊丁口轉死貫籍不除而王鉷爲戶口使務爲聚斂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爲隱課不出乃按籍稽

三十年責其租庸法愈大敝至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彫虛豪族貪吏因緣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是以天下殘瘵燬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至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鏁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輸差是則庸錢已斂而差役猶在民也宜

初定兩稅意哉當是時議者謂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元和遂止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于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察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皆從典觀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爲按比收入公符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緡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夫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元和間長吏以戶口增損爲殿最遂有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戶額者是豈理平之本與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長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皇祐中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而知制誥韓絳蔡襄請行鄉戶五則之法以

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
籍分為五則又第其役輕重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
息至熙寧特帝嘗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
七錢庫吏邀求踰年不得歸重傷之而知諫院吳充
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
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懼人丁故近年
上戶寖少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
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乃詔制置條
例司講立役法於是王安石定議言古者斂民賦以

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為用漢世率相沿
予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之苦不
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為役舉
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
若縣應用雇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
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成
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
役錢取足用雇直而頗寬其數增三分為水旱缺乏
之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輸

錢訖即弛然退自力於為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舞
之姦一無所得施至便法也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
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於兩稅
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問戶之高下
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以議不合罷令既具
試於開封府尋推行諸路而司農不用舊則鄉立等
第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
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
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

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
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
不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也今既招雇恐止
得浮浪姦詭之人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
典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衆矣至于弓手耆壯
承符散從手力胥吏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
騷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
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
五害於是遣察訪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或助役為

免役而頒其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府免
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和鄉計創手實法其
法官爲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凡
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
告以其三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
而籍之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
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部從之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帝之力主
免役也知民間舊若差役而衙前尤甚特辯免役雖

均數厚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自
前之困故羣議雖起意不爲變第其間擇安石識不
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
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不恃之益堅此其爲法
既不詳究永歎而聚斂者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
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繳廣
則安居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亦所當行
法者不善初非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光爲相奏
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輸入錢

充常平本錢於是部修定役書而侍御史劉摯言坊
場自兄劉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
並用祖宗差法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借助
法以盡變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先
於是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
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
戶原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
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盜官物又農民出
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

官而提擧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出五
害也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
許擇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逋逃先罰雇者任之惟衙
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賦備既少當不至破
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
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尚慮役
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
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
轉運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要在

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
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役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
提舉官專以多斂役錢爲功必就言免役錢不可罷
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
光所奏疏畧未盡者駁奏之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
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
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
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

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
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
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
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
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
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
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
役入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
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募以衙前不皆有

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
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不必謀自己出
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是時言
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
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
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
戶部議之詔復免役法三年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
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名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

下初章惇請復行免役置司講議久而未決京謂之
日取熙寧成法施行之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
差雇兩法光惇所見不同而京再莅其事成於反掌
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自是法益深峻民
愈病矣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
長吏不得其人是以罷雇役復免役法然非久輒莫
役役錢并寬剩錢畢自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
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
灌等首倡義度其貲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錢處

數三十萬乃分賞其貲爲三等定皆役之差次於籍

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皆役者役先後視籍用名冢

視等他日戶升降則皆於衆而進退之歲三月衆畢

會挈豕醪酒皆里正以授所里正或遭退而役以太

平名之曰義役約成上其書於府願爲有司所持

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役三十年役之訟不抵於

有司俗大歡洽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諤言當從

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然未盡謂義役有未盡善

者四事蓋始倡義者誰悉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難

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

智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轢而奪差役之

權是皆貧投富竄寡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

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

所謂未盡善之弊也嗚呼至義役而猶有弊法豈可

盡信哉

　通考曰差役古法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

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

役如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

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

受凌故役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

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未知

之何也巳緡皆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

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

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

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

黨鄉里皆以命官主之在漢時鄉亭之任則每

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

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獄收賦稅又有游徼掌

逐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尤爲

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故戾太

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

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

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微爲才吏亦皆

見於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

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慮下之人亦自愛自

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

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有不任鄉亭之職者
至唐肅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
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
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
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
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
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
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
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
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
其困苦卑賤同於徒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
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上之人既賤其職
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
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
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
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
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
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特重破家耳蘇黃門言

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
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
麋鹿一人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
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
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
充役之無費然官常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
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
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
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
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
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
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
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
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
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州縣所徵雇役錢除
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
又有寬剩錢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
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

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蠹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可復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法所以行之弊、豈而民便之元爲諸君子皆以爲善、而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婪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群聚顧惟恐墮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相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稅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厲士大夫、條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厲、力行好士、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刪非法之支備、以養其力、賦斂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後雇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養浹乎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

明代戶役

明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

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下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故有圖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概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里甲如實編下式條商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布政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

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籍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濟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於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徑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徑三年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

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程徑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
都圖百戶分十甲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邑
雜目宜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
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揀稻衙前而各又五歲克
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做古里魁坊
正而名值里甲畢卽以其明歲爲經催巳因用爲糧
長皆起於役於田賦不相及其役乃約省部上供若
官府春秋飲社有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蔵錢以
供曰里甲銀意在於便民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

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供以市民僉充豈
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卽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
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則上
罪配流後法稍弛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
心其里胥收祇應官用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
中吏往往優形勢戶而推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
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稽貧富者以資產
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
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最

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處二者
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
由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
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
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
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
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
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
次塡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

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民獨諸市
民商賈富饒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屋賦
里布之法徵之倘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
省而事覈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
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
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
法益弛而吏於土著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諸上供
公費既輸銀於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
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

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
給而重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若丁糧
若干分為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為祗應曰值月郡守
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值其衙若官司外出賓
旅經由諸夫馬供帳飲食畢於民是給而里甲先病
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
而並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即又更賦諸十
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甲長因與官為市一科十
豪使之不即訟言諸官為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需

妻質子以更費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省司藩
差解者最病所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邸諸收納皆
中官恣留難不易中不中則往復改買至傾產以更
次者直堂庫子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
焉至日費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
盡償又主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為獨甚又
次者倉戶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
繁及查盤倉出米稍贏名過收稍耗罪折罰富主守
廢業以工貲為必得之罪矣又會所收受必支放請

乃得代所為編二役銀僅七兩此錢而費至什百倍
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
蓰為共其本境內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備水夫馬
匹以支應皆徭編即簡僻地亦輸銀為協濟其所在
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民而均徭益又
病又其後兌淮南糧長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銀有火
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
花鼓既部運有馬足舖陳諸皆稱常例其吏胥百需
濫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詔

撫按二司官痛革之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
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凡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
取之於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法盡輸甲則遍年十
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
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
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
運之力輕易舉也諸設銀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
得復取贏於民而民如限輸銀訖則閉戶帖息可無
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

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成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定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且相什佰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消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則人不損直而戶不苦難固甚便也嘉靖末都御史龐尚鵬奏革

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嘖嘖望會辛官民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畫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民兵皆得以秩役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優免者孰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消縮實數以編銀則賠累息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

富人不近官從人不坐名則覬覦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復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册籍清甚嬌快至於此然山谷民畏事而避官輒條鞭行坊里自祗應如異時猾易十二總甲八班吹直月日値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將鳴呼法安可專哉

棗草堂治平類纂卷三

豫章 朱健子强父原著
朱徽子美父原訂

國計篇

三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與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後化成

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阻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懋遷有無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而其詳制于周官今觀其冢宰所職以九賦斂財賄即頒之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謹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其致豐于儲如此當其時井地之法寓軍於農國中無養兵之費鄉遂之租止輸都邑甸內無遠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京軍無戍邊之役卿大夫之祿取諸邑采公朝無原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賓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若頒財則大府以式法

授之而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厚于禮賓乎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工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使之輸輕乎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共其藏之常而以尊者共其禮之隆乎至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薄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之恩而職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故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
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
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其不使少有耗費而妄用
致兢兢下九式之是舉焉者抑何也蓋財非天雨鬼
輸必取之民間夫惟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
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之職歲又以式法而
贊逆會職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逆式
法而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道非節財之道
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掌財者言之則太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賦于
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
執事者受財用焉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
貨賄之藏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掌受九貢九
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
之金玉齒革兵物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
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
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

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
皆受焉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服不會是掌財固非
一職而歛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則利權不分歛
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向使分掌于諸府而
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用財者推
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而不虧哉
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
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
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會財者言

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
鄙官府之治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
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
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司書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
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於
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一歲則大計羣吏
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
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歛掌

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與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

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此則成周會財之宜然也、大抵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帑匱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須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內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爲二府者、切于一身之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

卒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役而之以書契散置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貴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奸欺、而其內外出入交錯互舛、簿書會計繁多委亂、將必有弊其精神而昏其思慮者、所疎漏寧可既哉、至于相參而互攷者、則內府在內、及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及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入、及以每歲所入而攷其出、職歲職出、及以每歲所出而譏其所嘗出

不甚相殊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事、且必相稽覈財罪擬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于用、征斂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矣、故司會所稽鉤累考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羨餘、所謂知羣藏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知其存亡也、又當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決家有多而有寡、牧監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壹而[illegible]殖川澤之

猶葦魚籠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者其有餘則輸官
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
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爲一體非若後世
之判然不相關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
太府爲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之
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
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者其
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
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爲太府

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又安敢校其是
非令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之數
得以行於諸府之中又況貫總於天官而冢宰以九
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國計
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日流於貪
至於齊桓公與任管仲圖霸業於是定石民作內政
撦殺幣讀鹽筴乘其游王山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
之計而內則籍於號令藏府以佩私家之國莽而制
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

其輕重其國蓄篇曰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
者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
不足于用者是皆以其事業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
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于上
也五穀食貨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
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
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
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
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

也王國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
樂從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
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
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
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君如日月親君若
父母凡將爲國不通于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
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
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
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

賦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鏹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

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繦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繦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于君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

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大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于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于功賞而稅藏殫于繼孤也是特名羅于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

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成之滿虛衆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强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飽心腹也齮鄰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也去王道大徑庭矣及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强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魏文侯時有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圭之術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趣時若猛獸鷙鳥之發嗟乎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耳雖管夷吾亦羞言之不又去霸術遠哉

兩漢國計

漢世租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酤則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筭賦更賦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其所以司斂藏輸納之職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主之于司農最後屬分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供宗廟祭祀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與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榷均輸平準口賦筭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爲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更賦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而酎金

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鍰以給北軍之用而鹽
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興至
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斂藏
調用之目畧可覩矣初時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
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
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蓋藏高祖于是量吏祿度官用
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
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
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即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
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
不曳地蹈行節儉以示敦樸爲天下先于是民大樂
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始增
修矣至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
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

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
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
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
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恥辱焉當
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
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
室廬輿服僭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
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
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
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
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
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
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
此始也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
奉戰士有司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減罪又請置

賞官命曰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免時徃十
餘歲河決灌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
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
汾河渠以爲溉田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
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
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於時縣官大空而富
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
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
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并兼之徒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
事而桑弘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又作鹽鐵
行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商
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算軺車賈人緡錢皆
有差商賈大家皆破不事蓄藏而縣官有鹽鐵緡錢
之故用亦饒益廣關置左右輔元封元年桑弘羊爲
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斡天下鹽鐵弘羊請置平
準于京師許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
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

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
以贖于是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
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
金者再百焉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
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
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
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
罷酒酤而已後至元帝時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
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

食乃從貢禹奏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
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
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
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
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
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
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
削爵不得仕宦天子下其議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
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

歲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稍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爲意宮室苑囿府庫之藏已侈百姓貲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有道惟寬而大者爲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鍛月鍊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天下之財而巳矣漢武帝商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帝昭行淵默無所規爲而紅腐貫朽浸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者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取其效耶蓋楚漢之勝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之以恭儉學漢其耕自耕籍勸農之外殆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掾宇縣閒爲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載之間職庾有土公卿大夫有祿衢巷有馬而國國有粟凶財賦太倉之粟都內之錢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集非不至也悉帑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算舟車告緡錢甚至賣爵免罪矣郡國農宮置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其區處調度機務備具如此宜其財用之益溢也然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

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顧不得祿何若是靡靡哉夫天下非小慶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養宜百倍於曩時惟其不能清靜無爲以待其自遂顧切切焉惟財用之是營無或乎財之不足也自其兵役之興轉輸饋餉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幹鹽鐵置均輸算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立轉送之法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省酎金也而列侯國吏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庶人皆財之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蕃野日闢蓄積益蕃而貨財益流通租賦之入不可勝用矣何患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亞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勢致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制其選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爲主計也又兼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而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

穀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
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
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為不知請問治
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吏奸無有能知其數者于
是會計無法乾沒蔽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卒動數
萬人棄安陵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
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
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邊田車師
以給過使公車索米于長安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

即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劍務甚不明而廩祿所給
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
入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
大百萬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
期也業興賜蜀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糴
工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
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
泛濫無統如贖罪之錢儲于北軍無名之錢儲于內
郡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廩犧之錢寄于馮翊軍市之

租委于邊吏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
出入之司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釋邊穀百萬而虛
數至六十萬斛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甚者盜
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
數者使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
租何至于無定數有弊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廩給
何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
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
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有職內職幣

則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
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吝其姦欺有均
節之式如冢宰之任則雖好功極欲如武帝亦不得
以盡肆其窮黷此漢之財賦所繇不足之故也雖然
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倉悉在郡國歲
漕關東粟給中都不過數十萬石算賦為錢亦有二
十而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
尚五十七更之不役者出平價而更卒庸錢悉在州
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剩猶視天下如一家故財

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邊陲盜賊之虞則卽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爲災患而不足爲憂漢之所謂有尾解而無土崩或以此與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歛又一切稅吏民貲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民無以自存漢兵入遂亡

東漢光武寬仁恭行天討躡復三聊乃聽而九服篤

條帝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于少府尚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簿其逋者各別具之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又置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參互鈎考之利源澄自不相淆亂防閑密矣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府庫還積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

裁自是迄于元興忠賢相彼壞土且剖符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延光以後災害屢發重以羌戎抄畧乏與不給大司農帑藏益匱而詔爲阿母起第連里竟街攻山採石窮極工巧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詔陳貨斷盜渝法造作無已僕射陳忠極諫靡不見省永和建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

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貸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遂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傾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之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

廹遣之又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
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
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
各數千萬至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及
至董卓之亂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
戰地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漢祚遂傾嘗試論之
夫今昔共天下也而光武中興處以節約之制郡縣
十并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及昔十去其八九乃
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煩碎

靡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
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
之兵循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矣第其并禁錢掌之
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將以絕一己
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啓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
藏之弊蓋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切取
辦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後世之
君不復能堪自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
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御者鉤盾尚方考
工諸署列而為監用閹人以領之于是不惟無稽考
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至于桓靈遂
使天子無私財至開西園自為私藏賣官鬻爵無所
不至豈非措置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三國六朝國計

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懐民軍旅之資
權時攝給于是乃募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
官歳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文帝黃初二年以
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歳動及至明
帝不恭淫于宮禦百僚編于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
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
國之經用胡可勝言晉武受禪既平孫皓然後納百
萬而釐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富輯于戈于

府庫致舟船于江鑿河濱海岸三丘入藏未靡之所
聚至者人皆受焉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
玩相輝于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輿服鼎
俎之盛連衡帝室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
中尚有錦四百萬匹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
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
以為車駕之資焉懐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
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烟火元后渡江軍事草創
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

屢作蘇峻既平帑藏空匱庫中惟有綀數千端鬻之
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綀帛中
单于是人士翕然競服綀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
至一金其竊乏若此迄乎孝武太原之末天下無事
時和歳豐穀帛殷阜稍為給足宋初高祖崇尚節儉
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文帝繼以省約不好奢侈
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明帝驕暴任用阮佃夫王道
隆等官以賄命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庸販之人帝又
令小黃門于殿内埋錢為私藏而奢費過度天下騷

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即位以儉
率下移易風俗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
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為先珠玉玩好傷俗者嚴加
禁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赴送修城錢二千宋
泰始初軍役大起事有未邊自是並不輸送而積逋
限不可勝算文符督切擾亂在所即位之始即詔免
之百姓悦焉是時巖貢有恒府藏内充鮮人勞役宮
室苑囿未足以傷財亦稱有齊之良主武帝林失道
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

至于東昏尤爲後麗與作宮殿以居潘妃極其綺麗
服御珍寶至主庫舊物不復周用虎珀釧一隻直百
七十萬復重征取前後不息巻自永元以後魏每侵
代徙以內難而備調徵求皆出百姓銜命之人皆臨
意取捨不可殫述者矣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
侯景之亂國用遂褊京官文武月惟得稟食多遷帶
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惟尚儉素服御裁令充足
不爲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
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太武平方難收獲珍

寶府藏盈積獻文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賑盈
黎庶至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淮北告亂
命將往援者冀恢求數年乃拔山東之民咸勤于征
成轉運帝深以爲念遂因民貧富定租輸之等復罷
常賦以外雜調百姓稱騰文帝始準古班百官之祿
以品第爲差已又下均田之制立三長之法賦役均
平公私豐贍至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民則太和
之治夏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
足預折天下租調而徵之民不堪命尋而六鎮擾亂

相率內徙寓食于齊晉之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
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
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糴粟以
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之後倉廩充實文
宣受禪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
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
用度彌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
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國之
費用焉後主嗣位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

修文偃武之臺嬪嬙諸苑起玳瑁樓又于遊豫園穿
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堂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
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諸曹糧膳
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
出錢而給事黃門頗之権奏立關市邸店之稅以其
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後主大悅于是州縣職司多
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晏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
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周初做依周制創置六
官事務遵舉宣帝好自奇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發山

東諸州增殺以赴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有增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九年陳平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已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停其輸庸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于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于人毋藏于府

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田土立義倉災傷有備亦頻有年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帝以天下承平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夫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廻洛倉又于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周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于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以幸江都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明年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緜亘千餘里死者大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于赤

水于是置河源郡積石鎮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於是馬匹至十萬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宜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歛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

產出駝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
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于遼西柳城營屯
往來難苦生業蕩盡盜賊因起是時百姓廢業屯集
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
肯振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于葉皮
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
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
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
以絹爲汲綆燃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

饑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
方蘇息矣

唐代國計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
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
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
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貞觀初太宗
銳意恤民事從節約元年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
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
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荒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
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

致治之大略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乂安及
中書令李義府侍中許敬宗既用事役費並起永淳
以後給用亦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
其毒玄宗即位勵精求治開元之際海內富實米斗
之價錢三十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疋錢二百道路
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後天子侈驕于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
常過其所入于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楊崇
禮勾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選歷年不止其

子愼矜專知太府次子愼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
恩時帝在位多載妃御承恩者賞賜逾後不欲頻于
左右藏取之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額
外錢百億萬緡云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
供天子燕私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
楊國忠判度支請令糴變爲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
帝藏充牣古今罕儔天寶八年帝帥羣臣往觀賜國
忠紫衣金魚帝出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諸
貴戚競爲豪奢進食相尚帝亦倦于佚樂命姚思藝

爲檢校進食使凡一食水陸珍羞數千盤費中人十家
之產揭及安祿山反尋潼關失守帝出次咸陽距宮
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俾有民獻糲飯雜以麥
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又命軍士
散詣村落求食嗚呼困乏如此回視向之進食果安
在哉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淸等籍江淮蜀漢富商
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
軍錢一千者有稅于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
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

稅市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
淸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
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
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
平又于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
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拸爲糧民行乞食者屬路
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至吐蕃逼京師近甸屯
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大曆元年以
國用急征及青苗地頭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

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
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
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
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
郞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
宗厚遇之與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
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鎭旣陷歲發
防秋兵三萬戍西京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
朝恩方恃恩擅權代宗與宰相元載日夜圖之及朝

恩詠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繩以法顓留意祠禱焚帛玉寫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澣染至再三欲以先天下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敍者食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甫計命掏客省者出之食度

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未幾詔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十事又罷榷酒自第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庫掌以宦豎繇是公賦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至是楊炎奏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蠹不集今獨綰于中人出入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知政之蠹弊莫甚于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輸入帝即日下詔俾財賦皆歸左藏將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尋

以生日詔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疋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天下望太平之治焉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

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

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及楊炎變立兩稅法、歲斂錢二十五萬餘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田悅等叛、用益不給、而借商茶筭之令出、然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為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踰境而屯、及涇原兵反、倉卒出幸奉天、帝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

疏諫、疏奏、卽去其榜、先時儲蓄空虛、帝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給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及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而劍南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自是節度使王緯李錡等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貞元四年、李泌為相、帝常謂之曰、每歲諸道貢獻、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肆為誅剝、則上供給矣、從之、及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京、令悉輸之大盈庫、然帝猶數有宣索、仍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初素不善財計、既領度支、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白左藏天下歲入不訾、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萬緡析為負庫、摘貫三百萬緡為剩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

者為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則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帝於財用無所加也、是時陸贄為宰相、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所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為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使就、號曰敕索、弗償其直、名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大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檢覆覈、有御史以監蒞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措

冀上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巳棄而獲皆羨餘也恐後會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於下又引建中積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卒斥逐贄等及延齡死而人相賀嗚呼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後世多懋之君聚斂之臣苛征橫斂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

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斂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稟餉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怨橫斂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窘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貲藏皆入內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及討淮西判度支楊於陵坐餽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

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旣由聚斂刻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而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由是競爲刻剝而司農卿王遂京兆尹李傃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

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爲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抗兩鎮萬餘之衆饋運不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強奪於道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

助軍錢皆輸焉懿宗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亾嘗歷攷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貞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壞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緡至季年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榷茶

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爲兩稅新法竭耗編甿日月滋甚則賦斂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爲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源源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乏用天寶以後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爲兵無事則隱之於農則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議變府兵爲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餽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常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爲重當時有所謂卒更踐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既厚故其

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費用百出桑弘羊孔僅謀利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民之法固爲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於唐租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爲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日省賦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

也

穎濱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衰於內而外無藩鎭分裂之患約巳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偷於朝而藩甸之外皆爲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

下也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强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忱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巳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銀山治銀歲可取

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休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羣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

文融以括田幸進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巳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巳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歿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愼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遂去而异鎛

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鎭之强宦官之横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恐無幾耳而頑至於不可勝盡玄宗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不絶於世蓋未之思歟

宋代國計 元附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方鎭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而征取無藝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

其征榷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群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未幾復爲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爲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

退材給窰務爲薪秤揀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克歲用勿增賦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祖額前界遞年相參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爲之初吳蜀江南粵皆號富強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

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浸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內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貨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擿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敕有司毋輒禁止至于州縣征取苛細蠲減甚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以搖人心其後西兵

久不解財用益屈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二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六百一萬至是享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使趣議罷冗官裁節稍徙戍兵還內地命三司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古

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爲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英宗以勤儉自飭然卒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時蘇軾策有曰凡爲國有三計有爲世之計有一時

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夫無益之

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害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患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爲

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
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
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
少息也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
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登對言國用不
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
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幾有效非愚
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
條析馬會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

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
當貴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
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
得善理財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
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
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辯不
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安石因言昔
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

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
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
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遂立制置三司條
例司議行新法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
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遣使者四十餘輩頒
行天下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
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
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
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咸平中嘗命三司具

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
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見府庫充美恐生侈
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其愼重若此至王安石
爲相以周禮行新法遂指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
當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籠其數於都前謂之旁
通簿凡稅賦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煮海
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三司
民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
禁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剩號朝廷封樁爲歲

料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預焉於是天下之財分而爲二始無專主而祖宗處置計之良法胥失之矣自元豐官制行戶部度支豐儲鑄屬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胄案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歸之太府半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於六部寺監利權一分財用無藝於是他司以辨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

計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畧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則三司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如之何而望財之稀乎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工部者猶故是以蘇轍爲戶部嘗請以三監皆兼隷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然卒莫能返其初也利權散出安得而不匱乎至紹

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既罷導洛堆垛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而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淸臣因白帝令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利

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願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歲入經數各額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祿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以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帝意始廣

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故當時議者有奉秩幾於執政之言京又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自崇寧以來言

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陂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久之又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蓋自蔡京以制作自任賚費紛起貂璫承受不復關白所司而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雖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

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已勢弊莫支國終無可爲矣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爲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樁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鹽酒算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凡六千餘緡而半歸內藏當是時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總所不屬上供而上供所入不過閩浙數路宜其增設科窠瑣屑重複數倍

於祖宗之舊總制錢者自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呂頤浩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樁錢者始於紹興之元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

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拋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皆不能給十之二三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賍則不還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豁而抑納遠鄉之賦索者豪民獻

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不可偏舉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與歲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之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景

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具之令然當時法度寬弛未嘗窮究熙豐以後聚磨方寄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役等錢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日增征商之羨餘截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陸儈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勉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于民則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

則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其于游擲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雜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率悉用取給而重處以號事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壯丁催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之所趣辦者復瓜剖碁布胥吏藏于簿籍屬官倦于催發凡令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制士方其入仕執筆茲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嗾之于是在江湖則苦于月樁在兩浙福建則

困于板帳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竊嘗
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時青苗免役坊場河
渡水磨碓塲之所入公上無所用止以給吏祿而前
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
改錢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
未有收拾零瑣若此之甚者嗚呼昔桑弘羊劉晏之
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若酒酤均輸舟車之
算則取之商賈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買販坐籠不貲
之利稍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

厥泰祭本拂來議理財之臣然未可深譬至後世則
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
之羨嘗有遺利在于民間乃復別立窠名以爲攤
靡縣斂不及民辯譏歟哉然則是主者不存濟跡羞
劉晏之所不爲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
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是何其無
斯未爲是也哉且使酒價牙稅之利可以增羨當于
坊場買撲之地人戶殷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
輒法而使州縣之凋弊無措者不免加賦于民以取

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起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
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執留頭錢而使士大
夫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
郡椿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
于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
此考覈明白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椿板帳之
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
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
去則州縣不得借取辦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

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
藏諸遲而暗取之固不若放核名實而明取之擇其
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
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哉總而論之
宋承唐五季之後太祖制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
而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而稍柔桑
衆務盡地力至於太宗國用殷實輕賦薄斂之制日
與群臣講求而行之傳至真宗內則升中成告之事
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貨之議日盛一日

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陲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石之流進作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行民始罹其害矣哲宗元祐更化斯民稍望休息紹聖而後章惇倡紹述之謀秕政復作徽宗既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言苛政暴斂以濟多慾自速禍敗高宗南渡雖失舊物之半猶席東南地產之饒足以裕國然百五十年之間公私粗給而已考其祖宗立國初意以忠厚仁恕爲基向

使究其所爲勉而進於王道亦孰能禦之哉然終宋之世享國不爲不長其租稅征榷規模節目煩簡疏密無以大異於前世何哉內則牽於繁文外則撓於強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於民謀國者處乎其間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殊不知大國之制用如巨商之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切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輒區區然較其失得尋復廢格後之所議未有以愈於前其後數人者又得言之知前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可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謂儒者論議多於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貨大率然也

馬氏論曰夫以經總制月椿錢觀之則其斂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寬假夫其欲取之苛細則民宜爾受椎剝之苦儲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賦斂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惻怛忠利之意

故民無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薄而所以勵士大夫者一皆禮義廉恥之維故吏少貪汚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爲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起於中葉之後[illegible]版籍蕩廢賦稅陵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術竊私財節鎮刺史往往取經常之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之數而苟爲是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

於承平之時益裕民以仁馭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躬慾聚貨之事雖內藏之蓄積常裕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爲監司郡守者廚傳支吾官給其費則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沿襲既久得失相半中興以來經費日繁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椿錢之類是也州郡事力有限則不免于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蓋所以責辦于州郡者以其原有椿苗之賦然有限之椿苗不足供無藝之征取又其法立于倥偬之時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優劇不暇審酌而一槩取之故郡計優裕長吏廉能則椿節奉上之外猶可代輸下戶之逋懸對補無名之槩額若郡計竭弊長吏貪庸則經常之賦入不登于版曹而並緣之濫獵已遍于閭閻矣

葉氏論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

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僭僞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眞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爲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爲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爲慮矣當是時善人君子以爲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悍狙儈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爲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盬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

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牢上下以利贖然
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
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
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書藏至
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寬裕百僚並歸覇
方州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
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職則加
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
十年関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

建府於河北而張愨任饋餉之責者鹽鈔數十
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
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
議起矣況乎大將擁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
運所至劉劉攫拏朝廷科降文書文移守令丞
佐追提鄉戶號痛無告賊貧之人又因之以爲
巳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旣立添酒折帛月椿和
買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爲
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以後

遂一有警賦歛輒增旣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
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于漢唐之盛時一
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
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
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丁黼之免夫至六千餘
萬緡其大半不可鈎攷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
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
財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
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

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爲國者也
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
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
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
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
至是哉夫理財與聚歛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歛
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
失以爲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
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

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夫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者也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私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

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

不與而誰與之今天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府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也乎

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

帑藏盈溢于講武殿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于民其意以縣官有巨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未始以自奉也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令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于內東門進入外是

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皆處司計之臣
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率于民朕不以
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後用兵及水旱
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
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
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
則除其籍仁宗明道二年三司使言自藉田後
繼有賞賚以用度不足請假內藏錢上謂宰相
張士遜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
士遜曰不如是則有司不免侵擾民庶矣自是
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緡錢綢帛以濟市糴常
出龍圖閣延福宮金帛以佐三司支費謂晏殊
曰藏之內庫不若付之有司可以寬財賦又出
內藏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贍三司諭輔臣曰
此無用之物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以助邊儲
亦可少紓吾民之歛康定元年合宣聖殿五庫
為一改曰奉宸庫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
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為數嘗謂輔臣曰比

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曹
以龍腦珍珠鬻于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
考嘗閱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
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
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
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
籍關防之法即命[illegible]當部[illegible]齊衆須其事繼
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詔上三司拘催
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巷有
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
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
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之拘催而已
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
彼惟知謹局鑰塗牕牖以為固密爾又安能鉤
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
意令戶部太府寺于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
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南渡內藏諸庫貨
財之數雖不及前然兵興用之亦時取以為助

自虞允文爲相盡取版曹歲入輸之內帑于是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財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鉤考其存亡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矣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破分祖宗以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不可枚舉至于州郡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糧帛銀錢是故米綱立額始于景德銀綱立額始于祥符錢綱立額始于天禧紬帛之綱定于咸平然務行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自熙寧雖非舊貫猶爲未甚崇寧三年始立上供錢物新額于

是益重至渡江後版圖僅及承平之半而賦入實過宣和之數其時中都有戶部有倚內司有內庫有大庫之激賞有圍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舶有坑冶有總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如所謂軍資庫公使庫皆財賦之在州郡者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爲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二十一年任盧世榮中書郎日奉詔理鈔法之弊世榮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旣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

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
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彧
吏久之世榮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
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世榮
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朝中震懾
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
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
悛狂悖尤甚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
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

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
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準勝諸路官司虛
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殆不早有更張須
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鬪詔丞相
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世榮親鞫之一一欵
服遂命誅之總制院使桑哥爲人狡黠豪橫好
言財利帝遂有大用之意由是建置多所關預
桑哥摘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役以爲不
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算之計行入

倉庫錢穀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
之桑哥又言諸路錢數欺盜者多請以參知政
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
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
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今權姦用
事立尚書省鉤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爲務所委
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
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
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

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衆免
桑哥官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
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
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
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
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
而竊視者罪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
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成宗大德二年
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

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
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爲請帝爲
罷中外土木之役仁宗卽位諭太府監臣曰財
用足則可以養爲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縉之微
非朕命無輒與人冬十一月李孟言每歲支鈔
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
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
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
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時都

水監傳旨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官諫曰陛下
踐祚詔天下凡非宜索毋得極進誠取此舟有
乖前詔遂命止之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
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
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
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
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
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興利故也秦始皇
營宮室而民愁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

珍奇聞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
欲營一殿財用已具緊泰而止王公以下宜體
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樸素衣無錦繡公
私富足英宗至治二年以國用匱竭命諸王及
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賚以紓民力三年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棉
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
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後
國用寖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

增而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
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
能量入爲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
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
百年者有以也夫

明代國計
明之制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
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歸總淮曹四倉每年運米四
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內夏稅五
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歲辦鹽
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
十三萬七千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
萬餘兩外鈔絲綿苧多少稱是此其大略也二百餘
年來郊養歲幣祠祿視宋差省而其最費者無過宗

祿養兵養子三者爲極然地力有限生育無窮令不
饑寒勢通義爲邊費凡二一民糧起自各省起運計
他糧出自衛軍明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之後
科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及目需用
不一然自開種轉爲輸納迄今差潤澤矣若夫在京
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餘皆歸之老庫太
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冏寺蓄也內供則光祿職
他又皇城內設承運供用廣積天財及甲乙丙丁丙
戊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措薪諸司皆爲人主

內府爲初洪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
之頗悉帝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
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
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
陽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
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也
言者慚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一日閱內藏慨然
謂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
私荷奢侈妄費快一己之娛奉耳目之樂是以天下

之費爲一己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
軍餉月省浮費其慎重公利類如此至永樂時戶
部言此年早潦少收諸王歲給祿米宜各撙節于是
命俱依祖訓萬石內歲給米三千石餘支鈔各有差
蓋稍稍通融矣當時定鼎燕都再狩沙漠費用不貲
而躬行儉約率天下先嗣是宣德洪熙以來重熙累
洽宇內晏然且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
無幾國用有餘法網未密財利無耗自正德初以迄
盜日熾遣將出兵府庫日虛理財始益急矣景泰間

御史左鼎奏國家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于不足迺至軍興尤爲窮蹙于是責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斂愈煩國用愈匱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專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愼擇守令嚴修約束以杼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則何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成化十六年時內政相承奸壬迭起妖僧異術肆爲蠹蝕土木頻興于都城內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張玩烟火建設齋醮動費千萬于是

賞罰無期而傳奉除授一歲之中貴而莫能裁制竟致內帑空虛軍民疲困初國家內帑積金凡十窖每窖凡若干兩蓋累朝儲之以備邊虞未嘗輕費景泰之末頗爲浪費如金豆金錢等擲賜內臣取其閧笑英宗在南內聞之輒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亟往觀之則金具存止缺一角旋飾他貲補之及成化中太監梁芳韋興等用事于是十窖俱罄孝宗嗣親政務平臺召對念切斯民其時端揆大臣亦悉心勤沃舉成化敝政振刷頓清會是時宦[illegible]

需索俱億後竝大喪婚相繼并內外及各王府請選賞賜無節而戶部尚書韓文悉心經畫追究羽流幻術凡歲晚中滑占奪和買民田又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自成化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內臣二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用乃責京師舖戶買辦宮中不給負累市井除借至是兵部尚書劉大夏奏言光祿日辦不勝查算日殺生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傷愛物之仁疏入上惻然即令下裁減八十餘萬

官民乃得甦是時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工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十頃有餘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正德改元八黨並起逆瑾剛狠尤甚日造巧僞蠱蕩主心國用日益不足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各司貨于京師豪家回任括民財倍償之而朘削民脂政由賄成是後佞倖雜公漁國課

私責民償内外驛騷中原盜起而帝且恣幸無度旌
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輒驛州府官日不暇給至末
年籍没江彬家得金七十櫃銀二千二百櫃雜飾五
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數夫此皆錢財也使後之于
賑民則可以得民之心後之于佽軍則可以倍軍之
氣而乃蕆之于權幸私家以致百姓困竭府庫空虛
況合群奸八黨衆義子各鎮守諸逆黨宦濠賊賢畢
其盧明泰用之籍没其數又當何如耶無怪其傾蕆
竭府不足以賑益耗竊至此極矣嘉靖初年凡所嘗

造一切停發嘉與維新時當事奮裕黃上意興議言
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
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
十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内額
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
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六萬河
南額田一百四十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
萬此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
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

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癟
里如猾非荒虎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
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閱歷百四十
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强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
伏望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
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備纂仍乞特
召戶部尚書謂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
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
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額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爲心

天下有受豨民賦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彝無紀
極者來歲造籍冊獻田額數盡豫思設法處之乎再
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
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幾其寡宜也弘治
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
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
年減百一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
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遞年
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備纂俾司國計者知戶

曰日滋、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十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在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

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滋、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十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

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昔光武初年、鑒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蓋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自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

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十人爲享之、其自將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丘八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舊、先業不立墜乎、孤宗創業之初、猶大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人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

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躋乎所望、陛下早計孫恩、日慎一日、心出此正、念由此窒、克己復禮之目、由此而堅、所天永命之道、繇此而致、幸甚、其後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頻興、齋醮繁建、又大軍數起、兼以大臣貪猾姦賍無算、海內虛耗日甚、穆宗隆慶元年、帝問戶部京帑所貯金、存者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何年、尚書馬森奏、太倉見存銀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兩、歲支官軍俸糧該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邊儲一百

三十本萬有奇、補發年例一百八十二萬有奇、通計所出、應銀五百五十三萬有奇、以今數抵算、僅足三月、京倉見存糧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十一石、歲支官軍月糧、二百六十二萬一千五百餘石、遇閏加二十一萬餘石、以今數抵算、餘足二年、請崇儉約、帝季報曰、帑藏之積、何乃缺乏至此、朕于一切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常妄費分毫、爾等尚悉心措處、以濟國用、森復奏、臣查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境、一歲之入、足供

一歲之用、邊境固未常求助于京師、京師亦不預權括于天下、後因邊庭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年例、再變而有土兵年例、然其初止三五十萬耳、邇來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其七八、鹽法十折其四五、民運十逋其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各邊則士馬不加于昔、而所費幾倍于先、在太倉則輸納不益于前、而所出幾倍于昔、如是則邊境安得不告急、京師安得不告匱、臣等見聞有限、宜乘朝覲之期、廣集眾思、令中外各陳理財之策、采酌施行、報可、遂

差戶部郎中馬明謨趙纓譚啓張問四人、分查天下軍需錢糧、以補元年所需之數、又勑都御史三人分駐直省清理屯糧焉、二年、工科王道貞、內府之弊、其在外者有三、曰包攬花費、曰解戶私迸、曰那移延緩、欲嚴擇官保籍其年貌、以便稽查、在內者有四、曰鋪墊、曰苛罰、科就、曰茶果饋儀、曰提從需索誆騙、欲如會典所載、令鋪戶辦驗錢糧、每季徵易庫夫、盤運看守、三歲一更、科道官給與印記、年貌木牌、方令進庫、至于紙筆薦席車價、雞豬盞華、亦宜酌量抑算、立為定額、

抽驗上庫者卽用印記以防他日遺落委官解戶其在逃與係獄者歲月淺深物变必壞當先寄庫執其人付法司情有可原者赦勿治得旨俱如議行又太監李芳請裁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觔仍令二年後悉遵弘治㑹帝嘉其節費惠民允之至萬曆初輔臣張居正等疏言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歲輸太倉銀庫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今陛下臨御以來躬

行儉德覆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羨而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方欲俟國用少裕請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僅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

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積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數頓少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消磨新收者日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倘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所在皆虛無所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況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

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及讀萬曆會計錄九年以前凡天下歲入本折各色通計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而錢鈔不與焉除入內府凡六百餘萬其出數莫可稽憂國奉公之臣唯漕糧銀庫出入之為廩廩矣

太倉漕糧者歲運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
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將客昌平鎮兵皆倚
此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年來多行
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
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漕積愈耗改折漸
少則漕積漸復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
鹽鈔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餉邊餉
以充百用者也近因中外多故災祲頻仍原額內有
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于是

復損額四十萬且遞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
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若開納事例有若漕糧改
折曰稅契曰樽節曰新增屯地曰節省公用曰吏承納
班曰缺官柴馬曰隨漕折席曰抽扣工食曰新增鹽
課曰廣餉積餘曰帶徵逋欠曰扣除月糧其於搜括
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
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
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
草料惜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薪光祿太常之果

品諸假修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
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夜夫酒醋麪局之豆麥
光祿寺之錢鈔厨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蕃折
絹工部器皿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
之豆草京衛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
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於太倉
者大軍需若珠寶市買之類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
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何歲不需何年不發無俟
計三十年之通即以通者三年計之始猶出浮于入

今則出倍于入昔之通欠者什之三今之逋欠者十
之四五是何以故民源也財流也源太則捷源竭則
竭今天下財源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
歲督金花巧增稅契也而農民益竭自攬金紹也而
豪右竭自開例誘納也而素封之家竭自傳遞羅驛
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羽
健之於彼安能復灌輸之於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
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漕折矣漕折盡則開納事例
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冏寺

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兩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列宗累代遺蓄屬鎗催謹以戒不虞者今一旦洗而空之各僅存七十餘萬大非防危慮患之初意矣壁夫猶是宇宙間有盡之財數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即盡搜括恐非不涸之倉也而況其未易集也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如開鑛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鹺利乃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效則人也非法也漢充國領屯田不掟廷議唐委鑄事于親王稅關劉晏爲鹽鐵租庸轉運使所置諸道皆愼

簡盡當時之選先朝曾以重臣屯未幾報罷今錮者之使鉄焉未備即掌治粟而分鹺務者所除而委任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往以眾其數不相覆也更日抱底積而考成之法往以眾其數不相覆也地日言無隱鑄無隱焉而功罪之版徒以眾其數不相覆也則人匿也廣集成之難既欲錮狗其事俾庖始之難又欲壓土吾法而解吾事之難又併欲痒梗其官也則人惰也夫天地原有此利我第發洩融液以達之未用者畢致于有用則生也而

不任卽利亦或有其害我復撓則纖粘以固之使有用者不逸于旁用則生而遍通而節也而又不任經綿失而天地閟人實爲之法于何有哉然而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誠一旦大反樊端而中外實心而究理之奚遽不可轉匱成豐卻貧得富而紛紛末議亦奚爲哉

蘐草堂治平類纂卷四

豫章　朱[illegible]文原著
　　　朱徵子美父原訂

農政篇

三代農政

自耒耜之教始于炎帝井野之畫作自軒轅而農事為萬世永賴堯舜繼之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邦暨稷播種樹藝百穀蒸民以粒故五材並用歸修土穀八政農用及賓稼穡文王卑服即康功于田功豳詩陳風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蓋于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聖王所以奉順天德阜育羣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至于周官尤為詳備大司徒之掌建土地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毓草木以任地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焉于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其任土之法則有載師以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蓋有園中場圃以及甸稍縣都畢舉之為田而天下無不耕之地其任民之法則有閒師以掌其數以任其力而待其政令自園圃虞衡以及工商閒民皆有事于朝而天下無不耕之人于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為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為一易中地地瘠而休二歲乃可耕者為再易下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于是以下劑致甿受其力以田里安甿厚其俗以樂昏擾甿洽其恩以土宜教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甿通其力以時器勸甿趨其功以疆宇任甿防其惰其治野也則匠人職之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其修稼澤也則稻人掌之而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而作田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及其澤草所生則種之芒種其掌土化也則草人相之而騂剛用牛赤

騂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
壚用豕彊檗用蕡輕㶁用犬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
糞種凡周悉如此于是遂師則巡其稼穡而移用其
民以救其時事遂大夫則正歲簡稼器修稼政而以
教稼穡稽其功事縣正則趨其稼事而掌其賞罰鄙
長則趨其耕耨而稽其女功甲里則歲時合耦于鋤
以秋叙其耕耨而詞稼又爲之辨稽稑之種周知其
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懸于邑閭則衆著于土穀
之宜矣又爲之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

民之食以賙其給而平其興則衆足于豐歉之常矣
當其時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
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種穀必
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先王拳拳重農之意如此百姓
豈有不從事未相而服勤田畝哉是故周詩有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在民則有先公後私之意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在君則有先私後公之心君民上下皆
相勉以農力不啻如父兄子弟則其農耆有不待勸

矣雖然周人雖曰重農而實以士待農不以農待農
也六鄉六遂之民皆受田之農也鄉大夫三年大比
之賓興遂大夫三歲大比之興甿皆于鄉遂中得之
耕則爲井邑之農學則游州黨之序居則聯夫家之
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放教之以待升者所以勸農也
教之以游藝者所以教士也何也民數穀數之登必
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今也賢書能書之
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非士藏于
農則有待農亦待士乎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

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戒攸
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
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
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所以爲王政歟數傳至宣王
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
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
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
厖淳固于是乎成是故先王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

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來福用
民王弗聽已而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至
于幽王寵褒姒荒棄厥政羣小用事奪人之土田
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周于是乎東遷
嗟乎農桑係王業根本觀周之所以盛衰不益可見
也哉春秋時齊桓公倡霸與管仲謀所以富國足民
之道管仲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
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秉則
民情可得而御公曰為之奈何對曰士農工商四者

國之石民也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
易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具備其械器
用比耒耜穀芟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乃耕深耕均
種疾耰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
鎛以旦暮從事于田野脫衣就功別苗莠列疏遬首
戴茅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力以疾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遷焉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
為士者則足賴也是以聖王敬畏戚農為至其者謫

有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
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故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
養桑麻育六畜也農事先則野不積草謂之野與市
爭民藏于民則府不積貨謂之家與府爭貨家用足
則市不成肆謂之金與粟爭貴鄉分治則朝不合眾
謂之鄉與朝爭治此治之至也苟有地不務本事君
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凡地
十仞見水者不大潦五尺見水者不大旱距國門以

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
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
卒焉故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桓公嘗問乘馬之數
對曰國無儲在令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
日之內公曰何謂也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
十日而陰凍釋而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今
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
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
不舉起十人之繇十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

起于人之録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殺地數亡殺失于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以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故曰觀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澆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

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君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無禁壤地雖肥桑麻無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不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網罟必有正船網非私草木愛魚

鱉也惡廢民于生穀也故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于生殺也彼民非殺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力無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無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有餘藏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故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天下之物盡矣其後魏文侯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

至之增積輾爲粟一百八十萬石矣及秦孝公用商
鞅益務耕戰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
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
三代無知兵事務本于內而使秦人應敵于外故廢
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寡數年之間國富兵
強天下無敵其墾令曰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
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
私利于民則農不敗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
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官不敢爲

邪民平則愼愼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愼而
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
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
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
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
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
而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厚祿而稅多食口
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
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所以食則必農農則草

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
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
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
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
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
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
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于
食則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
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

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
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一山澤則惡農慢惰
倍欲之民無所以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
矣貴酒欲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賈少農
不能喜酣奭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
不能喜酣奭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
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
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
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

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于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游居于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則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于吏而饟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辨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

主待農戰而尊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猶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强半農半居者危故民避農戰則必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强作十歲者百歲强作百歲者千歲强千歲强者王大制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故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

漢唐農政 晉魏六朝附

漢興接秦之弊民失作業而大饑饉高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節儉又安百姓然民猶背本趨末者衆賈誼說上以積貯于是始開藉田躬耕以勸天下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生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盗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

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至于粟有所渫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愈

勸農。上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明年、又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差、蓋漢興、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上因其欲、能不擾亂、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斗至十餘錢、景帝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

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役、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後上郡

以西旱、復修賣爵除罪之令、以廣用、然屢赦、有司以農爲務、民遂樂業、武帝承之、外事征伐、內興功利、役費並興、民失本業、董仲舒言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逆至末年、功費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帝乃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其處、故

曰代田、古法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從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于是過以離宮卒試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

家若公卒田三輔公田又排之以教邊郡是後邊城
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
而得穀多矣至昭帝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
自此貸種假種之詔閒歲輒下孝平元始中置大司
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二年內墾田
八百二十七萬五百餘頃天下安樂戶口蕃盛為世
祖中興更亂離之後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
帝生長民間見百姓稼穡艱難所疾苦又數引公
卿郎將廣求民瘼建武六年以郡國旱蝗穀價騰踊

特詔二千石勉加撫循無令失職久之以屯田糧儲
有積遂減田租如舊制至十六年以郡國盜賊徙其
渠帥他郡皆使之賦田受廩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
閉明帝嗣之躬耕籍田皆以穀麥登豐大赦天下元
和改元詔曰人政以食為本古者急耕節用厚儲畜
以備凶災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勸課未至
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也其令郡國募人欲徙他界
就肥饒者恣聽在所給公田為僱耕傭賃種餉貰與
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後欲還本鄉者聽迄孝

和以後如匱之不能自農者貸之糧種貧民無以耕
者給雇牛直續廢弛飭故而漢不失富庶條多近古
而一時循吏亦往往以勸課為本有足述者龔遂守
渤海勸民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
韭二畝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令趨田畝秋
冬課之收斂益畜果實菱芡使民皆富實召信臣守
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
舍鄉亭希有安居時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閼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人之
吏民親愛號曰召父黃霸為潁川守使郵亭鄉官皆
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務于耕桑節用殖財種樹
蓄養諸為令東漢之初杜詩為南陽守善于計畧愛
省民役作造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而見功多百姓
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田畝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
方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時九真俗
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任
延為之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

百姓充給而王景之守廬江亦教其郡以牛耕境内由是豐足焉後自董卓之亂天下流離民失農業穀石至五千餘斛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經略四方而若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募民田許下教耕作于是諸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以故國用不匱晉初江南未平朝廷勵精于稼穡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倡詔郡縣長吏奉宣德意競勸農功元帝為晉王課督農事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

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于以周濟所益甚大是時周訪在襄陽則務農訓卒劉弘督荊州則勸課農桑而恒宣之鎮襄陽也或載鋤耒于軺軒或親芸穫于隴畝王駿之鎮關中也勸課與士卒分役僚佐及兵將計畝至咸康中荀羨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此皆當時之著績勞徠者史謂其太元之末時和年豐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厥有由哉北魏初定中原接喪

亂之弊兵革並起民廢農業方事雖殷然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陽塞外為屯田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天興初制定都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内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又躬耕籍田率先百姓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太武帝嘗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

游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二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至恭宗又下令脩農職之教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逮于唐貞觀初太宗方鋭意于治官吏課考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而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

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天子以至誠行之故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高宗即位耕籍東郊有司進耒耜珮飾之帝曰耒耜農器也今珮飾何以訓農以他耒耜耕竟九推乃止玄宗開元十九年躬耕於興慶宮側後以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爾德宗時關東淮南浙江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一不收亦旁爲數道憂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今漑雨二時農田不闕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與連帥守長講求所以佐民者帝從之乃遣裴陟等循行慰撫焉貞元五年宰相李泌請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祭句芒祈年從之七年以關輔牛疫遣使以兩稅錢買牛散給耕者大抵自安史之後兵亂荐興凶荒沓至人民流徙蕩其本業又佛老盛行爲遊食逋逃之藪而農政不復講矣

宋元農政

宋初課民種樹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有差梨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羡野無曠土者議賞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瘠埆不宜種蓺者不須責課遇雨不時若水旱藝祖輒躬祈禱憂形于色召學士咨訪即田家卜歲豐凶雨暘有驗者幷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爲薪者罪之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蓺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勸稅免役民有飲博怠于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爲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初農時太宗嘗令取畿內青苗觀之聽政之次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帝顧謂左右曰朕每念耕稼之勤苟非兵食所資固當盡復其租稅端拱初親耕籍田以勸農事言者謂江

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風土各有所宜至于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諸州長吏勸民亦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于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條陳其利害曰方今天下土田除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閑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遶二三十州連接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半家破逃之戶又有惰農廢業之夫願就

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有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人戶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蓄牛羊或孳蓄雞彘或給授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保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纖至悉必躬必親使其聚廬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產以可

懷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即量田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其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帝覽之稱善令靖條奏以聞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未幾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真宗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主客戶多方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河朔戎寇之後耕具頗闕牛多瘠死二年內出踏犁式詔河北轉運使詢于民間如可用則官造給

之且令有司議市牛送之河北又以兵罷民始務農耕什器遂除生熟鐵渡河之禁是歲命權三司使丁謂取戶稅條敕及臣民所陳農田利害刪定成景德農田敕五卷上之已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而諸州長吏除當勸農詔可祥符四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于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

旱別又遣內侍持于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稔或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爲殿最自景德以來四方

右丕類集　宋元農政　卷四　二十五

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敦本重農屢詔勸劭觀稼于郊歲一再出又藉耕籍田以先天下景祐初患百姓多去農爲兵詔大臣條上兵農得失議更其法遣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懷衛等州敎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兗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帝每以水旱爲憂寶元初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爲令皇祐中於苑中作寶岐殿每歲召輔臣觀刈穀禾自是罕復出郊矣帝閔天下廢田尚多

民罕土著或棄別流徙爲閑民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限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至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而流者優其蠲復緩其期招之元豐元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京西南路流民買耕牛者免征哲宗即位宣仁太后臨朝首起司馬光爲侍郎委之以政詔天下臣民皆得以封

右丕類集　宋元農政　卷四　二十六

事言民間疾苦光抗疏曰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沾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至使世俗俳諧其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散重斂給陳納

析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于非業之作保馬則困于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而不敢遠徵諸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懇懇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則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躬臨親縣一日不言及稼穡眞宗皇帝〻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嘗言農家之事眞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不替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業德度田勸至今稱爲盛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畝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于艱難者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府范祖禹以經筵進疏曰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

以不知昔漢昭帝耕鈎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作勞既登有功歲歉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眞宗于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法聖意下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爲先則天下幸甚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如令則倣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丘民胡昌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與不縣抑民田爲牧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南渡之初恐於招撫命有司誘農民歸業官賑貸之而蠲其租欠免耕牛稅意至懇矣紹興五年立守令墾田殿最格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言歸業之民其田以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

無產願受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積負而至。亦可給田以廣招來之意。六年。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殺罷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孝宗隆興六年。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爲朕任之。七年。知楊州晁公武奏。朝廷以沿淮荒殘之久。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戶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者。既廣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

興。減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加賦。庶民知勸。詔可。沿及理宗端平元年。以買似道爲籍田令。四年二月。遂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盡變造稱和糴之法。迨蒙古兵入。軍旅倉皇。而農政不暇問矣。元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于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俾民崇本抑末。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十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于解繇戶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其可法者。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爲事。凡荒閑之地。悉以付

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自是每歲申明其制。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災迭見。饑歉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說分農民爲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

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牆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年十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具文而已文宗時關中大饑方數百里民死徙無存者帝問學士虞集

救飢之術集曰方承平時人情溺于宴安故雖勤志士急乎近效故怨讟生今適不幸二三千里之旱二患俱無之亦更新之會也誠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之人稍寬其禁令使隨郡縣擇其人而使之用相地宜修城郭制閭里治溝洫畝畝而薄其征斂招流亡之民以其力耕之春秋爲興發補助一二歲間來者漸多勿征勿徭以勸其後經界可正守望相支數年之間四封之內蔚然治象將三代之民復見于空虛之域矣帝大稱善集方有去志因進曰陛下誠善之

願假臣一郡以推行其法數年之內必有以報國侍臣曰虞生欲以此去國備遂罷議

明代農政

明太祖起自田間備嘗艱勤故注意農事獨爲䖏摯
渡江之初庶務未遑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曰比
因兵亂隄防頽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
于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事俾
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託惟汝功
巳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
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罰洪武元
年即詔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

以賞[illegible]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
以后稷氏配遂耕耤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
婦蠶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以爲常三年以
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
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
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于
地皇太子捧榼進農家食凡三日巳而大雨霑足中
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帝曰邊軍勞苦能
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

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隄水可溉田萬頃巳又命工
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有司老課
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又詔陝西河南山東北
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
科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者令狹鄉之民
得遷于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恆產也今河北諸
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
就耕種帝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
田者往業之蠲其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巳

又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
滁和等處閒田仍蠲賦給鈔以湖廣辰永寶衛等處
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給其處民
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其
敕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蓄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
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部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
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
皆會及時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

惰不督勸者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惰之民人人鉏鎛、月且召京師父老諭以力田敦行。大哉明太祖之爲烈也。文皇繼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嘗謂戶部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者多、不及今勸相、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早遣人督勸、毋忽。嗣徐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發刑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爲僧者、並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文帝躬親戎馬者

凡五載、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務用一長策矣。昭帝當監國時、臨州啓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愼用民力、而譏不時。令農隙修築、及飭戶部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科給事中郭永清疏、令有司如舊刷嚴督百姓以時闢田畝、修陂堰、種桑棗、從之。章帝舊勞于外、知小民之依。元年禮部進籍田儀注、帝

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所以率天下務農、貴有實心耳。誠能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致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趨稼、不待勸率。不然、三推五推何益哉。嘗召戶部夏元吉諭以移文戒飭郡邑省徵徭、勸農桑、貸不給者、發倉粟賑之。又諭吏部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凡民

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任其種作、當是時、天下方罹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廉法宇下、役簡賦薄、安堵蓄阜、號稱治平。成化九年、添設者並頻劇府州縣判丞官一員、專理勸農、時責減內臣往往受姦民投獻、奏討莊田。孝宗銳意留治、農桑不擾。劉愷頻行蒞政之初、既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壅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部諳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潦、便農作、諸勤恤深厚類若此。至若皇庄田、國初

厥經亦起乎成化之初盜倣宋季年公田課租而典以中官正德間倖倖用事皇庄始盛至跨州連邑三百餘處畿輔大困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捏稱湖蕩不耕之地投獻勢要奏立皇庄比近民田多所影冒宜嚴加查勘以除民害于是部科臣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覈還發曰皇庄之設初不甚廣正德增加計爲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厲階起于奸人欲規微利以媚朝廷流弊濫于勢家

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宮闈則中官禁宰祿是肆出而郡縣欲其驗視在勳戚則豪奴悍僕藉以勒併而官府莫敢誰何貪累朝積弊之政至正德而極也自今皇庄租稅宜照原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而皇親功臣赴關關領禁中宮官僕毋得出收受幸甚于是前樊蓋章至九年乃建先蚕壇于北郊十年行新穀禮于大祀殿召學士翟鑾等偕往西苑視收穫上御豳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真聖祖常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

謂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特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于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歛倉曰恒裕刻典獻考察農家作律于殿壁御爲文以記之十八年璽自顯陵途中爲賦麥涯詩特養玄饒未啓南北兵戈未熾所爲垂章光于茅屋酒露潤于窮簷儲有恭儉之思焉嗣是神宗初政勵精至十三年春久不雨至期步禱郊壇乾心露禱遮起遜無倦色益嗣帝相承惟是休養生息恪重農事如此其至焉前說者謂燕趙古稱饒富而今逸漕數千里之粟于東南近

棄可耕之地于三輔使畿甸一望萑葦海瑞李成沮洳是西北之地利未盡墾也三吳昔號澤國而今急期會之報于催科緩勸相之法于撫字致得涌淤而不治隄防缺而不修是東南之水利未盡復也且也戴茅服稼道殣相望而廢居囂販之家乘堅策肥連車列騎雖蒼頭廬兒莫不褕衣而美食則農害也四方劍肉醫瘡賣田質子而貂璫厥豌之族比櫛崇墉屨絲曳縞彈琵鞠漿酒藿肉若不知有下土之耗斁則農害也特食禮用謹撙其餘以待凶荒而乃奢

侈成俗靡酒秫畜競甕于錦繡奇巧之觀竭于室
廬輿馬之飾而一簪之值幾千百金一席之饌半乎
中產則農害也細民手胼足胝竭歷上供而管庫鹽
當之爲肆其侵漁至胥吏舞刀筆之奸貪墨恣溪壑
之欲賦則盜上匿下役則漏富欺貧一時之借辦遂
踵贓以爲例已竭之逋欠猶搜索而訶完則農害也
至若富者可耕而不屑于稼穡貧者欲耕而多苦于
牛種稱貸課業則勤在弱而利歸豪門胥濫派科
則耒未釋手而追呼踵至逐使困佃從及其身逋逝

累及乎鄰則農害也凡若此者不有以開導而懷保
之欲其盡力于南畝豈可得乎大誥有曰凡州縣官
以戶口增田野闢爲尚所行事蹟御史監司要報明
實以憑黜陟益明初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
特爲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
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益設官分
職原以爲民舍此更何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
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以經
理之彼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

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擔也誰爲紡皇祖
之法慎守牧之選因封疆之宜修畎澮之俗以勞來
安集冀流移以寶農勸穡驅游惰以雞豚畜牧廣孳
字以開荒鑿渠普利頻人治其山林川澤而接壤成
可耕之地人汰其飛詭兼并而通都無敗業之奸人
闢其禮樂教化而比屋偕任恤之風人整其保伍卒
乘而令野壯無形之險有司以此上監司以此
上巡按御史部院一視以爲考成務久其任合實行
之俾一如高皇帝之所以養育元元者〃不亦[illegible]

之鴻烈也哉

棠草堂治平類纂卷五

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不　做子美父原訂

屯田篇

漢唐屯田　魏晉六朝附

三代之隆寓兵于農因厥井田以莫軍賦出則兵居則農如左右手故戰攻守禦之道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櫌之具其矛戟也簑簦笠者其甲胄干櫓也钁鍤斧

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室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兵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故曰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大戰巧矣自秦人開阡陌趣利急戰而良法壞地緜漢以來常克復古驟至其役征戍既頻召募日廣於是始有長從之兵而朝廷浸增養兵之費當事者以地遠運艱師久糧匱乃思通變以就利而即兵以務農得地以與墾則屯田昉矣以今攷之自漢文帝募民耕塞下於是始有屯田之說自武帝屯田車師渠黎於是始有屯田之名自趙充國留田金城於是始有屯田之利大抵成於漢宣廣於魏晉而極盛于唐宋其間漢之屯

田以兵唐之屯田以民宋之屯田或民或兵率因時制宜有足取者請得而詳言之武帝元鼎六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又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黎師行三十餘年海內虛耗帝既悔遠征伐因議屯輪臺遂下詔追咎往失自是不復軍屯然昭帝後又遣鄯善田輪臺並及車師嗣置戊己校尉而常惠屯田於烏孫甘陳因屯士攻郅支傅介子更鄯善屯田于伊循奇功不一而足然最善者莫如趙充國宣帝神爵元

年先零諸羌叛充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既至以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持重愛士卒
先計後戰度先零必敗遂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
奏曰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
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
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
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屯要
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

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并及其
器用簿上當是時以為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
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諸羌
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眾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眾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羌
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
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之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奏每上輒報可以故羌卒降而置金城屬國以處

之是之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故足貴也世祖之世
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於是分遣屯田而李
忠屯於武當馬援屯於上林張純屯於南陽王霸屯
於新安鄧興屯於威武侯進屯於順陽自是軍士屯
田糧儲差積乃令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矣至如邊
陲蕭條郛塞破壞則令馬援分築烽候堡壁稍立郡
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上笑曰今邊無人而
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營屯田殖穀
弛刑謫徙以充實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

多寇議欲棄之援言不可帝然之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戶令各反舊邑援爲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羌以和親明年還杜茂屯田北邊而王霸築亭鄣自代至平城則助茂者也馬成屯中山治鄣塞皆十里一候則繼茂者也至若伊吾爲西域門戶宜五穀桑麻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而戊己校尉更互屯墾蓋始於祭彤繼於任尚竇固是皆屯於伊吾者也章和中鄧訓

出擊燒當羌迷唐於寫谷遂罷兵歸郡置弛刑徒二千餘分以屯田永元中侯霸擊滅叛羌於西海於是繕故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屯於龍耆後上官鴻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置東西部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羌叛乃罷是皆屯於金城者也順帝永建中隴西羌反馬賢擊降之虞詡疏曰禹貢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而軍糧足故

孝武光武築朔方開河西置上郡皆爲此也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繕城郭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其後韓皓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群羌馬續代之還屯湟中而以湟中地廣更增置爲十部是皆屯于湟中者也迨下中平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軍中取給蒲蠃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

監棗祗建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

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從之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操又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鎭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諸葛亮治蜀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後將北伐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以運十二年率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吳黃武五

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報曰令孤父子親自授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欲與衆等均勞逸焉其重屯田如此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貢軍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時廣農足國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則有若胡質恭民開屯樂者乃取不願者不強則有若袁渙及司馬宣王督諸

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恪棄城遁走宣王因欲廣田積穀爲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至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

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後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鎭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隔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及咸寧元年詔以鄴奚官奴婢著新代田種稻五十人爲一屯置司馬如屯田法元帝爲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非宿衛要任皆令赴農軍各田作即以爲廩大興二年三吳

大饑百官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軍興以來征戰漕運用度殷廣而游食者以十萬計閒者流民奔東與今已還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勞報賞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則公私兼濟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也齊孝昭皇建中于州刺史裴準修廢左右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于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緣邊城守之地堪種食者皆營

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北魏太祖初墾闢河北自五原至于棝陽塞外爲屯田自徐揚内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以實邊備文帝太和十二年詔求安民之術有司請立農官取州郡十分之一以爲屯民因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之數年則穀積而民足矣帝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隋開皇三年時突厥犯

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于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隋以富庶唐興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二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于尚書省苑内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其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

爲率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巡行謫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大曆元年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

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
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又奏五城
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約以冬輸、又以
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
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
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貞元中、德宗嘗與李泌
議復府兵、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戍征關東卒戍京西
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
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

對曰、誠能用臣之策、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
須急爲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
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
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
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
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
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
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
少、軍士月食官糧、粟米無以售、其價必倍、名爲增價、
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府兵亦集、何如、對曰、戍卒
因屯兵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
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爲永業、
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
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
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
之疲弊爲富庶也、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
六、至若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

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
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
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項、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
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
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
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
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重華入朝、奏請
益開田五千項、法用人七十、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
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又杜佑鎮淮、決雷陂以溉、

斥海濱棄地田之困鹵完實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
三十區以處卒乘功省利博憲宗末天下營田皆罷
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
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
終身太和三年李同捷既平以殷侑爲義昌軍節度
使於時瘡痍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荊侑單身之官
與下共勞苦以仁忠爲治歲終流戶襁屬而還遂爲
營田丐耕牛三萬詔賜度支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
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初至一歲自以賜入贍其半二

歲則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廩儲盈腐上下
便安其郊寧靈武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
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郊寧節度使畢誠亦募
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僖宗光啓中張全義爲河
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
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
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
乃于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
榜于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

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
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
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
于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關市之賦無籍
務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戶口率皆
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
明察人不敢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
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
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民間言張公不

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
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
彼誠乏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有蓄積
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宋代屯田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餉宋
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
織失業州縣多闕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至
於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
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
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
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諫議大夫陳恕
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

日有詔令修完城壁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
六宅使何承矩請于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
討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
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
懋上書言閩地雖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今令河
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數年間公私必
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屯
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鎭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
典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承矩建議沮之

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于營葺既種稻不成群議
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
議者乃息而萑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咸平中陝西
轉運使劉綜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
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
北至水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
戰從之既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皆依之
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浩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臣經
度行之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永安軍營田務爲

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
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
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其
後陝西用兵詔轉運使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
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
郡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況言鎭戎原渭地
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即其地大興營
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
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

用時歐陽修亦奏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自
今觀之其勢艱而難田莫若趙充國急追而不暇田
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
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自京
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
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耳久廢之地其利數倍于營
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其尤可
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
而令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

九州以上言之衙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
而重困也今誠能蓋驅之使耕于棄城官貸其種粮
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
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且鄉民本農
也籍而爲兵則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
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
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
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
矣自是以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

置屯田迄不能成熙寧初以入不償費罷緣邊水陸
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廂軍時陝西曠土多
未闢屯戍不可徹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卨請
募民耕以紓朝廷憂七年樞密使吳充上疏曰祖宗
時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
手于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
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襄州韋停初築沅州
亦爲屯田務正極邊兩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
閑地之利議以耕耘縣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屢遷

費塞之費務足國安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
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旣調夫矣又取鄰
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州營屯不限兵
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于都皆手不輩
之地彼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
或以侵佔民田爲擾或以差借耕夫爲擾或以諸郡
括牛爲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
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至于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
從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則以

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散給之費民有耕墾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手初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九年部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元豐二年改定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紹興元年知荊南府解潛奏

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渡江後營田蓋始于此其後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別給十畝爲蔬圃命樊賓主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荊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張俊尋覺其擾請以監司領之已而川陝宣撫吳玠治廢堰營田歲收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

二十二年督視軍馬汪澈言自昔營田之實其說有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修器用必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凡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任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

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水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荊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幼饑死強者轉而之他又使之就耕荊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特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部虞允文同王珏措置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端平元年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淮之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教以騎射久之知大寧監邵潛

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收粟二
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既廢糧運之費益增筐韜
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則總所無轉
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則餘備矣從
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
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
警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
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
俟三年事定則各還原業

葉心水論曰今之用兵不藏於全盛之時者獨
漢荊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爲邊郡湖廣閩浙崎
嶇山谷間皆爲內郡非兵無以爲守也今日養
兵資耕者田稅之入征榷之利皆以數倍於盛
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內郡地狹民稠亦無
可墾之田矣邊郡沃野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
不可爲屯田地乎祖逖措錢雍丘與王屯田濟
陽荀羨之東陽陳慶之之義陽劉義欣植壽祖
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預之襄陽鄱貴薛

虜子之徐州以圖授之皆在漢南淮右惟雍丘
在齊滑之間壽春爭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
邊郡也渡江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開邊隙
徙邊之民佔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今也或
戰或和猶狼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貲北伐流
韓者衆何佔佃之可戀乘流韓之初返而以安
集爲名當時務之相持而以防拓爲說行屯田
之策省養兵之費誠當今之急務也至於就高
爲壁以固民心則韓重華之法可行外爲游兵

以護田作則趙充國祖逖之策可用計夫給畝
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爲三等則當如唐之軍
府屯因水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則當如鄧
艾之導淸河杜預之激滍淯劉義欣之疏芍陂
凡此數者不及是時少爲根本地忽有小警相
顧無策不免瀝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
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敢爲保復計哉

明代屯田

自古屯田或用兵或用民皆于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明代之制就于衛所有曠閒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邊方則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耕遇有警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穫之利其法視古為良後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illegible]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則有屯若干人專設農官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有

納租六石而餘可則又降殺焉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推之於南北兩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為極備焉太祖常言門養兵而不病於農者其惟屯田乎以故天下既定即改督軍萬戶府為軍衛以統兵遂撤民屯並還屯田萬戶府悉以衛兵從事其法每衛一指揮指揮一人督十千戶千戶一人督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人為進而耕遠之天下初命諸將龍江等處屯田惟東戍十

所屯充牣乃下令申諭諸將而歸之人力勤惰激勸著矣既因冰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荒榛莽蔽翳姑緩其輸粟徵之數年之後矜恤至矣山西沁州民若干戶願應募受屯責以矜定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廣矣令在屯軍士樹桑棗柿栗胡桃若干隨地所宜以備歲歉規畫詳矣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綜理密矣誅侵暴屯卒百戶之吳信遣使戒諭諸將毋如信此用法嚴矣命秦晉二王凡邊徼屯種五月報

屯發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以富有四海度越萬古之主而仮仮南畝若此精神注矣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至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矣文帝即位之初首徵牛於朝鮮以布帛分給屯軍重農具也詔各荒空土不拘主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誘民力也念屯田肥瘠不同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戒取盈也設按察司屯田僉事綱紀之取武弁也顧謂侍臣少保田家兄所食租稅毋親勞之管屯官何不如是恤軍

情也以諸衛屯田收物不一令蓄積移稡蘇豆各准
米均等便人力也勅寧夏擇屯有水草者築城浚濠
以聚芻糧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入土城
待援防寇掠也定屯田則例刑若紅册以定考校而
寧夏總兵何福積穀最多則降勅獎諭賜勸政也屯
軍擊登聞以京操妨耕子粒不敷而本衛責徵無已
遂著令免徵輸軍之也此文皇帝欲守可以爲法者
也後列帝相承代有紹明而屯田軍士不許撥差妨
其農務凡京操必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則

有若弘愿之論申明屯田之法歸於任意得人而遣
風憲以時考察則有若宣德之制以實邊備如冀弁
請以山海薊州十二營操練外給以附近荒田令之
且屯且守則遣官經理焉以充內地如黃福請以濟
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壖地役軍十萬人屯積
省漕則下部酌行焉以豐京儲如楊士奇請以京軍
操練造作之餘令于北京八府閑田屯種則撥就近
屯焉至於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遂令
戶部灌輸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

此其豫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
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
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蓋其立法也周故人便
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
緩故利博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張武之事何以加
茲蔑矯怙既久法漸廢弛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
自便命之曰養廉而屯軍始困膏腴在官而瘠薄
歸軍官享其利而軍受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
於勢要而欺隱遂多欺隱既多則不得不攤稅于佃

軍而包賠愈苦此隱占之弊也自邊城變亂屯政廢
畝必於取盈而屯田愈廢蕪但聞清查不聞開除但
聞增糧不聞減稅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稼
未熟而吏已至門此條科之弊也自衛所之官各占
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於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
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蓋有糧在而田不
識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撥役之弊也
況在邊田稱膏腴者十之一二而沙石者過半也則
憂又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爲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

夏又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而氾田變滄海也則
憂又在水以此三弊兼之三害是以新田不可墾故
田又不守於是則有謂膏腴多爲蕪田悶匿悉歸邊
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務所論者有整葺不修引
弓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
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有耕種之際
自蕃滅裂收貯之後侵欺移用以官屯爲職者優逸
城市而不見所爲之忽以與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
不較倉廪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有擾之以兼併

之以太急今日履地明日徵糧報起正德中寧夏屯
變卒令荒地儲場邊地凋瘵且叛潰而入番如王律
所陳者有貧難者未免將田佃租無人租者未免將
身備催究其一年之催息猶不足充一歲之徵甚而
屯官又或將幼男報充屯丁三兩朋合謂之撞籍至
有終歲賠納而不知屯地之所在如楊一清所奏者
嗚呼屯政若此豈終不可舉乎蓋天下之民各自養
則均足養於人則憂養人則詘必然之勢也若古聖
王之養民也使自養其衞民也令自衞自屯法壞而

天下以民養軍以內地養邊徼待者憂能者詘故今
天下以民養軍而尚以勤苦之民養游惰之民而尚
以內地養邊徼而尚以內地之東南養內地之西北
而竭夫執戈受甲能扞社稷者軍也負販雜作
游手而惰偷取食者罷民也乃今所謂軍多負販雜
作游手偷取食者其一日有事求執戈受甲戰鬪必
反募之民而願令民廩之此所以勤苦養游惰也
淮北燕齊等處地多可墾者而近濟王懿章號爲名
儒皆每每言京東三邊地當募民爲營米漕運費近

日京東之議既行而久不得其要領亦擁去財賦專
倚辦東南而力益窘夫以東南養西北猶割左臂以
屬右臂無益于右而左必大傷矣然則講求屯政豈
非今日急務乎說者謂其要在于清兼并以抑豪強
給牛種以恤貧難緩科征以作衆趨嚴斥堠以護力
作嚴殿最以禁怠暴無過數者而已至於正軍充佃
餘丁撥屯此制雖不可復矣則如楊一清所條補助
屯丁料實驗數使健丁貼役貧丁假佃者不可酌議
乎經界模糊飛詭百出其源雖不可稽則如胡璉所

奏總括舉紛畫一格式詳註都圖土名明開除收新舊庶虎糧可蠲逃亡可復者宰不可施行乎地廣民稀土著不論耕闢則當做漢募民之法分卓鄭之餘貲買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紀勲廣示風厲者不可一舉乎內外條屬法必專設所司則當做劉晏以士人領度支不許吏曹預數謂士之廉恥重於功名胥吏惟利是為麻秩者不可做效乎又其大者則屯鹽與與供興廢與俱繫自業洪建收折之說而凡粟以金金不之塞而之局夫粟不輸則屯不復乃

令徵催之令不日百下商糴之入脫悄已空少府重索以應煩甚緊藏罄懸以尤濮滿必次以粟易金無輿采参芝欵誰其信之則夫虛心参酌在輸粟之外多設便宜使商農兩濟為之臣責委輸令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或者不有濟乎又其難者姦宄日滋法所雖禁老子曰衆罔若有餘非真有餘上之嗜欲奢而民心躁也今之民躁極矣窮者甘于析肯强者喜於桐竿跳能倘僥汗邪堅石則以異要頑戮朝而服勤夕不得報不決旬而棄之他徙矣可奈何則夫

奏憲勞來優養斛課蠲租除欽令特官專屯田之利而屯軍不見屯田之若或者不終有濟乎況如此則存留在山淵屬鎗在閩閩垣薪在川野不特可行之於民亦可行之于兵不特可行之主兵亦可行之客兵不特可行之西北一邊亦可行之諸邊不特可行之諸邊亦可遍行之天下不特可行之軍興倥急之日亦可常行之安居宿飽之時蓋民屯而兵受和糴之便踏則利在兵兵屯而民省科徵之折納則利又在民客兵戢而主兵屯固坐不受客兵之害客兵屯

而主兵亦獲于屯尤可賂害兵之利西北屯而本邊有一石之入東南省數石之輸則內地利諸邊屯而邊遠粟生腹金亦生腹金生而邊愈無虞而不生之粟則邊地亦利天下衛所皆屯而不使官屯益民屯而民屯益軍屯削則朝廷益利有事而屯固不失許下潁之策而兵以飽強安居而屯益可廣李悝晁錯之計而圖以儲富且屯田既與即因屯田以料邊餉凡願耕者編之使悉為兵一切他役無所與如個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

萬兵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敵雖強弗足畏矣新縣既立俾沿邊舊縣若州皆從更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禦除其差役則不惟可以足食而重可以足兵邊縣既立即因屯田而寓地網夫敵騎剽在乎驍勇易于馳突今阡陌既成溝洫交錯敵騎難欲長驅勢多阻遏而又桑棗蔽野榆柳成行足爲藩籬雖可衝突則不惟可以盡利而且可以增險至于借屯精守借屯精戰分團主伯亞旅千耦可強合則材官聯張萬寵諱鉅尉候相望一切繩檻惡杵耦蠶之屬不輸稅而具出將前茅後勁皆屯卒也先號後笑師克相遇皆屯致也則又不惟可以善守而且可以善戰兄若此者孔非屯田已試之明驗哉然而講求驟詳而度閒如故故因事出賊人三十畝至四月草坐發騎就草爲因者爲游兵必得趙充國其人而後可集也撫者難于滑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皆畢無私焉必得諸葛孔明其人而後可無擾也大治諸陂穿渠溉田又通運漕之道必得鄧艾其人而後可

無慢也築屯百三十人就高爲堡凡六百餘里列戍二十必得韓重華其人而後可無擾也雖然營平之措置定成于魏相之中持振武之成斷出于李絳之措畫則法與人責相御內與外尤貴交應而久任以責其成毋掣肘其職專責以期其功毋築舍其議破格超遷以勵其績毋刻狗其事是尤在廟堂有碩畫定論也哉

棻草堂治平類纂卷六

豫章 朱健子強父原著
朱徵子美父原訂

水利篇

周漢水利 魏晉六朝唐附

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而于農事爲尤重故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一夫百畝夫間有遂十夫則有溝百夫則有洫千夫則有澮萬夫則有川而匠人之爲溝洫也畢起法于耜耜

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繇是廣四仞深四仞則萬夫之田謂之川是何也凡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是故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必三十里而廣倍若行奠水必磬折以參伍則其去有漸可以灌溉而欲爲淵則句于矩以深之故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

勢蓄溝以導水不因水勢之曲直則其流易壅防以障水不因地勢之高下則其防易潰故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䊮三分去一大防外䊮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其法之詳備如此至若天時之雨暘不時地形之瀦瀉不等則又有稻人掌下地之稼以瀦蓄水以防止水備乾涸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欲流通也以列舍水以澮瀉水防氾溢也而夏則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春則揚其芟而作之其用歸于原委

有鍾隰臯有牧畢畫其地利之宜而已今試考其自四尺之溝積而至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者凡幾畝也自一成之地積而至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人以治溝洫澮者凡幾人也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入賦歛之收而棄爲無用之溝洫哉誠以蓄泄無時則旱澇待以爲國患而瀦滙不廣則蓄泄不足以制水利故多其地大其蓄使其有餘固可以疏通使無壅而不足又可以停住使不涸則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于公上者毫

髮而所以福斯民澤天下者無窮此所以經界疆理
之制明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環南畝而無非治水
之人故農有餘力而地利盡也其後齊桓公問管仲
曰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何如而可對曰聖人之處
國也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
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焉地高則溝
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
以爲固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此謂人命
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

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公曰願聞五害
曰五害之屬水最爲大夫水有遠近有小大水之出
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于他水入于大
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
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
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反常有危殆也公曰水可
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
則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迂其道而

遠之以勢行之水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
則平行之高即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
倚而妄行知備此者人君天地矣公曰請問備五害
之道曰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
一人取水左右一人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常以
冬無事之時具備水之器籠臿版築各什六土車什
一雨輂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鋼藏里中以朝日出
而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歲冬令甲士以更次
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

事之已其作土也以功未起當春三月日夜分水斜
列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
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
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
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
膏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
見水則輕征至于五仞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
則十去四至于三尺比之于澤所以詳水地者如此
自井田漸湮溝洫之制非復周官之舊才智勁幹之

土始出其經營以規一方之利而滎陽則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淄濟之間于蜀則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而水利之說自此興焉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其曾孫襄王與群臣飲酒王爲群臣祝曰令吾臣皆

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民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漑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

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漑注塡閼之水漑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興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達而邊地源派爪分原濕碁布其制尤爲詳備京師則有少府總山海陂澤之事其屬則有池監有都水丞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司空有都水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

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皆所以掌水事之政令也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漑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渠三歲而通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莊熊言：臨晉民願穿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汝

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元鼎六年，兒寬奏請穿鑿六輔渠。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之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

節水勢，澤中有鉗盧古池，因以爲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爲民作均水約束，立于田畔，以防分爭。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脈，召與議之。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賄，晨遂收楊下獄，尋釋之。而陂成，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

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餘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魏武帝時以沛國劉馥爲揚州刺史，鎮合肥，廣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爲利。賈逵爲豫州，遏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流水濟爲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

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青龍四年司馬宣帝欲并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宣帝從其計乃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自此資食有儲而無水害晉初太始中光祿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三年大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

甚當陽侯杜預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瘠百姓困窮當今秋夏蔬食之時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愚謂既以水為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濫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則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蕭萊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又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利害也人心所見

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以偏利忘其害者也案豫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項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

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東
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其功、夫川瀆有常流、地
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
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理、固可坐論而得也、朝廷從
之、及平吳之後、頃在荆州、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
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
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
險阻、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

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人歌之曰、後
世無叛繇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時張闓爲晉陵內
史、亦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孔愉爲會稽內
史、于句章縣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宋
文帝時、劉義欣爲荆州刺史、治壽陽芍陂良田萬頃、
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乃盡溝引芍水入陂、伐木開
榛、水得通注、由是豐稔、後魏裴延儁爲幽州刺史、范
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堰、
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

多饑饉、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
躬自履行、相度水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
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齊天保末頻歲不熟、米糴
踊貴、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鼈陂、歲
收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于州
長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
收稻粟數十萬石、周武帝保定二年、初于蒲州開河
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漑、凡此皆南北六朝之建
水利者也、唐興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

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千餘頃、貞觀末揚州長史李襲
譽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
城塘、溉田八百餘頃、民獲其利、永徽六年雍州長史
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
大賈競造碾磑、堰遏灃水、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
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水田六千二百餘頃、開元
九年詔決三輔渠、時宗室貴主權豪皆旁渠立碾磑、爲
諸堨、專渠利、元紘敕從史盡毀之、分渠水下田、代宗
廣德中敕毀白渠支流碾磑、禁分水、令得溉田、是

平公主有二磑其中請得毋毀帝曰吾欲利民也汝當識吾意爲衆先何格令乎竟毀之德宗建中時曹王臯爲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爲浸溢臯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挑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臯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爲便元和中孟簡爲常州刺史開漕古孟瀆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頃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千頃初洪州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每遇霖雨水

漲輒灌溺城市人不爲生產計韋丹拜觀察使蒞洪乃泒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閭府衢南北七里瀦濼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因鑿六百陂塘溉田一萬頃益勸農桑民賴其利長慶二年溫造爲朗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爲右史渠後造復爲河陽節度使奏復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

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先時開元中姜師度兼度支營田使好興作始厮溝于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帝故跡並海鑿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久之爲同州刺史又泒洛灌朝邑河西二縣闢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孝忠以星顯時爲諺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嚮所嚮也當時水利其可考者大畧如此

宋代水利 元册

宋朝屢世恩養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諸路則有提舉州有倅二邑有丞佐而郡守邑令皆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其在緣邊有塘濼堤水因以限敵河北屯田司緣邊安撫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轉運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深淺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河北諸水有通轉者有爲方田限邊人者熙寧中各路置農田水利官沿汴設淤田司至于南渡東南水利尤盛而其後有圩田圍田沙田之制焉先是有雄州

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敢侵入而戎騎數擾頃歲嘗議者以爲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所以實邊廩而限契丹雍熙後數用兵歧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端拱二年遣陳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詔止令葺營壘而營田之議遂寢淳化四年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

禦焉至景德元年閤承翰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釃而爲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河經邊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又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以息挽舟之役自是朔方之民灌溉饒益大蒙其利矣仁宗慶曆中參政范仲淹陳奏言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不湮于潮泥

壅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由而摧壞臣知蘇州詢訪高年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七八千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府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壞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于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往時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

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勑諸路轉運司下所屬
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
諸可爲旱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度于十一月閒興
役半月而罷其功狀以聞如此不已數年閒農利大
興則下無饑歲上無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
其勸課法宜討論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率者令
而寂趙尚寬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之亂田發
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爲邑尚寬
曰土曠可以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行乃按

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
渠溉田萬餘項又教民自爲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
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
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爲膏腴增戶積萬
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上其事命留
再任且旌擢之神宗卽位志在富國尤以勸農爲先
熙寧元年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農田水利又
下諸路轉運司各條上利害又詔諸路各置相度農
田水利官已而秘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

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項多用牧馬計馬而牧
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項常爲不耕之地觀其
地勢利于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分
爲支渠及引京索河并三十六陂以灌溉田詔叔獻
行之叔獻于是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
水患都水監或以爲非三年帝謂王安石曰都
水泪撓淤田者以侵其職半衛安石曰必欲任屬當
以楊汲爲都水監令飭事兼于沈立張鞏何能辦集
久之帝聞淤田多侵民令內侍馮宗道往視宗道以

觀者爲妄于是以叔獻等特提舉沿汴淤田五年康
叔獻等言民願買官淤田者七十餘戶御史張商英
言嘗聞獻議者請開鄧州穰縣永國渠引湍河水灌
溉民田失邵信臣故道鑿焦家莊地勢偏仰水不通
流詔京西路擾貿遣程昉領其事昉劉河去疏土築
爲巨堰水行再歲會霖雨諸谷合流大漲堰下土疏
惡莫能禦由此廢不復治昉又奏引漳洺河淤地凡
二千四百餘項帝曰灌溉之利農事大本但陝西河
東民素不習此苟享其利後必樂趨三白渠爲利尤

大有舊跡可極力修治凡疏積水須自下流開導則畎澮易治書所謂浚畎澮距川是也時人人爭言水利大抵迂闊少效且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而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一旦興復而好訟之黨多怨之人或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而又上糜帑廩下奪農時繫空訪尋遍消頻擾而安石急下興利一意行之是時原武等縣民因淤田壞廬舍墳墓妨秋稼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縣令追

尋將秋之民謬云詣闕謝耳使者因為民謝表遣二使詣故院投之安石大喜久之帝始知雍丘等縣淤田清水頗害民田詔提舉常平官視民耕地蠲稅一料七年詔司農寺具所興修農田水利次第已又詔籍所興水利自今遣使體訪其不實不當者案驗以聞從侍御史張琥請也先是杭州於潛縣令鄭亶言蘇州環湖地卑水多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棋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堤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至是命亶興水利又數月中書備正沈括復言浙西涇浜淺涸當濬浙東堤防川瀆堙沒當修請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府郟亶言治田利害一論古人治低田之法曰古人因地之高下井田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於江又於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

塘濼濶若此蓋欲取土以為堤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借令大水江河之水高於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於塘浦之上三五尺故雖水大不能損侵民田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於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又論後世廢低田之法曰古人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每年率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年祀綿遠古法廢壞水田之堤防或因田戶利行

舟之便破其圩岸以爲湮浜或隣人射下腳而廢其隄或官中開挑減少丈尺或田主但收租課而不加修築或租戶利于易田而故欲淤沒或張捕魚蝦而漸破古隄或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亶之論可謂切矣然措置乖方民多愁怨僅及一年遂罷其役元豐元年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取淤

土視昔極爲潤膩然而奉行者鮮愛民利國之實法雖善亦奚益哉至二年罷沿汴淤田司而元祐以後朝廷方務省事水利亦浸緩矣四年知杭州蘇軾濬茆山鹽橋二河分受江湖及西湖水造堰牐以時啟閉初杭近海患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導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及白居易復濬西湖引水入運河復引溉田千頃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後廢而不理至是葑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于江湖潮水淤河泛溢闤闠三年一濬爲市井

大患故六井亦幾廢軾既濬二河復以餘力全六井民獲其利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臣向在姑蘇遍詢民吏皆謂欲去水患莫若開江濬浦蓋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昔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良由初開吳松江繼濬入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與諳曉水勢精強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假以歲月先爲之備然後

興夫調役可使公無費財而歲供常足人不告勞而民食不匱是一舉而獲萬世之利也詔吳擇仁相度以聞而開江之議復興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江東四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閘之利畢設紹興三年始定州縣圩田租額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其禁甚嚴政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

歲被水旱之患。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於是詔諸路漕臣議之。其後議者雖稱合廢。竟仍其舊。初五代馬氏於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築堤瀦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其後堤壞。歲旱民皆阻饑。七年守臣周湛始募民修復。以廣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張成己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岡。望委守

令講陂塘灌溉之利。其後比部員外郎李詠言淮西高原處。舊有陂塘。請給錢米以時修濬。知江陰軍蔣及祖亦請濬治本軍五卸溝。以洩水。修復橫河支渠以溉旱。乃並詔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聞。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不時無旱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二十

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浸。緣溪山諸水。並歸太湖。自太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二十八年。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

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眾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趙霖復常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于是詔監察御史任古視之。既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十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隆興二年。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堙塞流水。諸州守臣按視以聞。三年監進奏院李結上三議略曰。蘇湖常秀自

紹興十二年以來屢被水害議者皆歸于積水不决之故第以工役浩大事皆中輟竊謂治田之便利有三一曰敵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夫古人治塘浦闊深者蓋欲取土以爲堤岸非專爲決積水也若知決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溝不過積土於兩岸之側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五七年塡淤如舊宜詔監司守令相視諸州水田令就農隙作堰車水開浚塘浦取土修築田岸且民間築岸所患無土今既開浚塘浦積土自多田岸既成水患自去此所謂敵本之議也

夫百姓非不知築堤固田之利然而不能者或因貧富地同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非協力不可且百姓所患工力有限必賴官中補助官中非固饑欵雖免顧募今民方饑饉但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兼以秋冬旱涸湮浜斷流連畝修築尤爲省力故曰非因時不可其後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將有力之家各依鄉原步畝出錢米與佃租之人更相修築庶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陂澤湖瀦水則資之瀦洩

旱則資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歲占湖爲田築爲長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蘆於是舊爲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蓋出于此乞責縣令毋給據嚴督覺察之有圍裏者以違制論給據與失察者併坐既而漕臣錢冲之請每圍立石以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爲紹熙二年詔守令到任半年以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以興修水利圍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慶元二年戶部尙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

皆千百畝陂塘漊瀆悉爲田疇有水則無地可瀦有旱則無水可戽不嚴禁之後將益甚無復稔歲矣于是以大理司直留佑賢措置之又令知縣並以點察圍田事入銜每歲三四月同尉廉其有無圍裏狀上于州州聞于朝至其沙田之說自紹興末言者請江淮閒沙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特命根究之既而奉行者不恤百姓名爲經量實遍縣官按圖約紐惟務增數以希進用有力之家初無加損貧民下戶以受其害于是言者極論之乃詔沙田蘆

場止爲勢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例根括而
行者以經界失實責焉久之方滋疏論沙田上則沙
田或以爲可取或以爲可損陳康伯等奏君子小人
各從其類小人樂於生事不惜爲國斂怨君子務存
大體唯恐有傷仁政所以不同上然之命止前詔勿
行乾道八年詔官田所所從三路沙田蘆場租錢併
歸戶部已又遣官覈其頃畝悉追正之嗚呼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于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
則沙復漲于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豈可以

爲常哉至若湖數陂澤水之所豬而河渠溉灌水之
所泄豪民望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
之入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以爲創置之
民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潦之害矣倘
令官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
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舉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
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
輕舉也才不辦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
從者不足任上靡帑庫下奪農田堤防一開水失故

道爲有損鄰國以爲壑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
謬耳不然閩之苕溪入太湖東坡何託以此諷熙寧
興水利者哉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
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爲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爲
通惠河以濟漕運而百姓無輓餽之勞濬渾河疏灤
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
免決嚙之患開會通河于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
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旱浙之
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

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
以爲不可泯也其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凡河渠
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
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築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
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
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
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
法散諸農民英宗時虞集爲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
京師恃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

人而因地利也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且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作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因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中為率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第其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

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

明代水利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閘壩陂池引河水以灌田益利農民者務整理疏濬如河水泛濫損壞房屋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務在農隙之時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于害民其功可卒成者隨時修築以禦患二十七年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利帝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潴防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經

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矣已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時奉行致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毋妄興工役永樂元年江南嘉興蘇松諸郡頻年水患有司督治訖無成績于是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治之已又遣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講究拯治之法原吉奏曰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

緜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
頂浦港浬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
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
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岱屢以當潮汐之
道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
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
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則湖汐壅障茭蘆叢生已
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濫沙淤泥浮泛動盪
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

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淞
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
二港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
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港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
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通泖湖之水使其勢行廣狀
禹貢三江入海之舊俟水道既通乃相度地勢各置
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帝從
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屏
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如是水洩農田大利

宣德四年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田民百餘頃舊
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
得肯修造今未興工禁民失業帝覽奏太息曰彼惡
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且苦既
得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府
縣陂塘閘堤年久坍塌不能蓄泄淤塞不能灌溉者
令修築復故為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具實聞已
諭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最風憲官巡視息
惰者糾劾之景泰六年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敏

為戶部尚書專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
退會知府汪滸議當開濬白茆等塘以洩之滸躬往
常熟縣相視時久不疏濬壅成堤堰近民耄倪皆卧
流堤上以求免言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淺矣滸
不聽強之挑濬青墩浦橫瀝塘共五十里以通白茆
塘鑿開三堰約三里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汗塞
淺以叢葦仍挑去約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天順三
年三月吳松江舊設撈淺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
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淤沒役漸廢弛入十年泄

江之民歲漕濕潦至是巡撫崔恭親諸其處相度督
工挑濬分江爲三段節挑潦至今爲利民因日清恙
爲都台浦以識不忘云成化元年閩中水泉斥鹵衆
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巡撫都御史項忠奏
開之渠餘三十里徑陽鄉白渠亦久淤奏築工疏通
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鑄鑠而
穿鑿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八年
雲南巡撫吳誠奏雲南東西二渠之水發源松華黒
龍潭灌田數萬頃每歲修築之費皆給官錢今御史

樊瑩奏不許動支而水利不可廢請以都司所收公
田租給之帝曰水利有司急務况雲南邊方蓄積甚
寡使田被水患豈惟民食不給而軍需亦無從出矣
用官物以築爲隄防有何不可其亟行之弘治六年
河南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
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
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波等堰許州有棗祇河渠荀
盡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
隨宜濬通置閘啓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磨

之侵據悉釐正之五府一州田得灌溉旱幾有備七
年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曰臣惟直隷之蘇松
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
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農田之害其
所係亦不輕矣蓋天目諸山之水滙爲太湖而太湖
又由江河以入於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垻而遏其
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
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壅塞故前代
或置閘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厯歲既久其法廢弛

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澱於外士民
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圍上源之來者不
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溢經冬不涸屬
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霖雨山水横發淹沒
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五年繼
潦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
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見令撫按等官相繼
論奏伏望聖明以根儲爲國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
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

重其委任設法賑濟俟民心稍定然後度其經費量
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
汎濫九月乃以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自茅港以泄
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充軍諸費充役又
以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役使官
假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
萬衆不以為勞費不旬月厥工告成惜其急于成功
肇自七年之冬訖于八年之春而有司多務迎合補
苴目前止將近岸沙土略加挑濬移置岸旁嗣後一

遇淋雨仍塌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諸處皆復湮塞
下流不通水患如故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
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以
工部郎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愒又何由舉其
職業哉至嘉靖時河數敗為漕梗議者紛紛言固
國本興農田水利事矣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
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
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然禹之自言則曰
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

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河歷千七百年而不為中國
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
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
時溝洫加壞矣而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
而溝洫埽地及漢而河決數數至歷漢而唐而宋元
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
疏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夫今之黃河古之黃
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
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名川之水與納每

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
之安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
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由於溝洫之不修者明甚陛下
養愛元元無所不至墾田勸農之疏屢蒙俞允則今
日舉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
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
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
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
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而

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行之則溝洫既成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卽萬一有戎狄盜賊之警亦將遴衞相顧而不敢橫又推其法與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黃河一帶州縣積年逋欠查理停免而見在積荒田種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修事之臣劉大夏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賜抽分以備支費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大務誼當不惜本費量於漕糧數內通融抑補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而有餘比之候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僨不貲之費與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蓋相萬也萬曆中御史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擇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皆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弱官者關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壓則先之薊鎭而諸鎭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靑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一寄命於天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利一國家全盛據上游以控六合顧待哺於東南水利興而田疇之間皆倉庾之積利二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卽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卽所省彌多東南民力幾獲甦息利三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數十里之外無一溝一澮爲之瀦蓄今築爲渠堰疏爲溝澮引支流而納之使霖潦不溢則河流殺而其患可弭利四西北平原千里騎便馳突溝澮舉而野皆金湯窺伺旣難所樹榆柳棗栗資民用者又可設伏而避敵利五西北土曠而民游人輕去鄉土易於

爲亂水利興而游民有歸變亂從與利六東南生齒日繁地不勝其民民不安其土今招擄南人修水利於西北蓬蒿之野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繇役之苦劇矣田墾民聚則賦增而重繇可輕利八沿邊諸堡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商避轉輸之苦折色以兌軍銀田墾則轉輸不煩軍不乏餉利九屯田隳占難稽久矣而西北非無田之患田不墾之爲患也水利修而游戶佃各募可立致營田成而屯政自舉利十塞上之卒募軍有客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夏上之勞積軍有逃亡勾補之苦水利修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十有一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量度祿之意官授以所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支庶漸絜示不再授使及期授之時勸儉明農於其間以咸食之餘墾田墳產爲長子孫計仰上下俱利利十有二古有志者欲做井田遺意授民產而奈其時之不可豪家羅兼并欲限名田而限其勢之難行今於西北荒閑之地修舉水利將井田名田無施不行利十有三古曠地盡井廢地居民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不可多得一介之民而地也民居適均也今舉井蕩之地盡井居民寡多益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將制定戚俗而教化可興利十有四夫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廢轉之機帝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經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賴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濬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益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季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桑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其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

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遂甲於天下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又行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illegible]塞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眞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

澱[illegible]之處然世之疑而不能行者何也蓋一難於得人二懼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不可不察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求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令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收養斯民之首務也惟于開府特簡者得人以擇濬泉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利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獲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此庸人操什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獲繼是有興仰以所獲者爲費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雖蘇文忠公常有定論誠得收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便者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畧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稟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於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循其利乎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關治水利輒徇吏書之索而害及闔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

而深嘆也然尤有二妨小民之業然懸而害淺奪豪右之利然斷而謗速既不藥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擾然不蒙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驟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畢濟可以無憂誠一舉之其皆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民恥

於邊而趨於勞矣乃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可功
自舉者予之得而無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
有三借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
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役復業之人立力田之
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偏裨卒伍所望而趨
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
盡井而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翕應而競耕者昔郭
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遂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
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
糧官朱康仲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
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參給事務
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
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
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
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
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川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
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俾之印綬得世
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

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墾雖殘未起科督又嚴甚則
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
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廣之盛
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爲勸率之微權也
今若定爲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
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
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遞授散職又其次者補承吏而
役于官則力田者欲起矣贖罪有條借貸墾以行私
者何限也使令罪而有力者損貲墾田官課其墾田
之費與贖罪相當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遣配
者亦得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此固法行
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
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疏上水衙當事
者迂其言尼不行既斥復召而人情安故駭創爲浮
議沮事者衆又竟尼不行惜哉蓋自遷都燕京歲用
率仰給漕運艫艤千里啣尾而集率取於東南於是
言水利者莫急於東南顧災沴頻仍催科嚴迫東南
之民力竭矣而體公識遠之士談漕運則虞阻談江

南則虞譏談無事則虞服恃談有事則虞挽苑始有發僨言西北水利者二者均行國之大計也夫蘇常湖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自溧陽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人之一身五堰其首也宜興荆溪其咽喉也百瀆其心也震澤其腹也旁通衆流其脈絡諸竅而吳江則其足也今上廢五堰之閉而宜歙池陽九江之水不入焦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人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蓋自宋慶曆以來欲便糧道遂

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于是水流漸紓泥沙易淤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潮堙以壅積不滌吳淞之埋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失其趨矣夫太湖一壹於長堤再溢於吳淞汎溢之患理所必至況霪雨淋集諸郡奔流匯焉注之欲其不爲廬舍稼穡之災勢所衍乎然則治水于慶曆之後較之禹蹟難其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臣之書陳正同有官相視之札史才有圍田之議李結有敦本之說而單鍔郟亶則經畫尤有詳切矣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開百

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單鍔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湍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則郟亶之大槩也蓋鍔之議詳於道水宜之見乃工於圍田夫治水以爲田也治水而不治田則瀦足何益治田而不治水則未見何功然則二者事誠相需而二子之爲議則固不可以偏廢者矣永樂閒夏原吉以善言水得莅茲役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擊吳江以達劉家

河而洩吳北去之水自華亭泖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廢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遂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塞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經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浚其未浚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

途多而四達之勢渙矣。是故近理之澗，則水得所容而橫流可銷；遠薄之汀，則水得所趨而壅塞可達。然則所謂障患以興利，或者萬一有裨於是乎？至若分瀉浙江之議，則所以殺太湖之受而省專治三泖之難也。擬之今日，雖民窮時詘，蓋非可以緩議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圖遠者不泥於近。昔者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堤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以讓之見爲今日也。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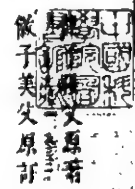
按地勢之所歸而訪之長老之習者，以求風以稟杢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磨塘，過皐亭，下臨平五灞之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殺矣。斗黄之游浸之田，可以復膏腴之舊矣。至若尋風際險，常爲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瀉諸瀕，勢爾邇之海者也。必使修治澗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流通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浦不竭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患不自此息哉？至予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嚙，顧以全河建瓴而下，

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外，皆無一瀉一滄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求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白二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畫可引注爲農田用；昔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上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

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獲耶？廣南沿海多淤泥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入閩江右，谿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稍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餓，終無適樂土之慮，非帝都振而開導之，孰知致力哉？雖然，渠一也，鄭國開之則爲利，息夫躬開之則爲害；陂一也，翟方進決之則民怨，杜預決之則民悅。有治人無治法，是又在於善推行者。

豫章　朱[illegible]父原著
　　　朱徽子美父原評

貯糴篇

三代貯糴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二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蓋積貯國之上務久矣周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遺人掌

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其後齊桓公問于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

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彼諸侯之穀十使吾
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于諸侯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
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
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
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此以輕重御天
下之道也謂之數應公又問曰寡人之國五分而不
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
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對曰唯籍于號
令爲可耳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
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
十而困窮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
國貧而用不足請以貸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
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
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積藏之
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
鹹鹵斥澤山間堁壏之壤無不發艸此之謂籍於號
令故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

西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
號令引之以徐疾故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故曰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于四百里則
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于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其稼亡
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
大遺苞矣什一之師十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
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十一之師
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一農不耕民
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
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
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
之求焉無止是使奈涂不可獨行遺才不可包止賦
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
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
不及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
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
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令一怒布帛流
越而卸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

山阜此閘不待戰而內敗魏文侯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將文侯御廩灾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灾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所藏也今火灾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以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為費也今求粃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于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因立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于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于民此准衡之數也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

不節也故時作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嘗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因本而用節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湯五年旱凡其罹凶饑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

以應卒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而不爲備也故此之謂國備

漢唐貯糴 三國六朝附

漢與天下既定民亡蓋藏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文帝即位恭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猶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

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乃騃而闇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
直爲此廪廪也竊爲陛下惜之已而晁錯復說上以
勸農貴粟之道曰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降罪
夫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
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
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
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
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
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
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
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
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于邊得賜爵自上造至
大庶長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令天下
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
大漆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
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之以故民
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
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
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居官者以爲姓號則倉氏
庾氏是也其後功費煩與取河南地築朔方又通西

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饟率十餘鍾致一
石散幣于邛僰以輯之猶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
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及桑弘羊爲治粟都尉請
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
以復終身不必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
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
餘穀末年行趙過代田之制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
帝時流民還歸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
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

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筭能商功利得幸
於上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
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後漢顯宗時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
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環
積至十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獨般
對以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
緣爲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晉受命武

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
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
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
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
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
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
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
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
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

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
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
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久之立常平倉豐則糴儉
則糶以利百姓焉北魏孝文太和中詔求安民之術
李彪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
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
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
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
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至魏武帝西遷連

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
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
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
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
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
自是之後倉廩充實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
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至北齊時置富
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
穀賤斟酌充入貴則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

依價糶貯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後周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于是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

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于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十六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天子遣使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嗟乎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

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漁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憫之心則國家大禍繇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拾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

之政民其廣有瘳乎唐初有社倉以備凶荒貞觀中
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
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米秔稻隨土
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
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
爲九等出粟有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焉歲不登則
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
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
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高宗以後稍假義倉

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
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著本錢德宗時劉晏爲轉運
使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
狀以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
官用及於豐處賣之又令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
先申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急不待
其困斃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業
而戶口蕃息其後陸贄以諸道所得稅茶錢均融分
配每至穀麥熟時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

倉收納以義倉爲名除賑急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
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若稍貴糴
亦便停所糴多少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
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
須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貞元四
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
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元和六年
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貸借
百姓至豐年塡納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常

平義倉請準舊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
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開成元年戶部奏
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
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
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永絕流亡之慮從之至文帝
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歲增市之
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
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
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出御史督察州縣墾殘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
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
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
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粮廩益羨自是
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
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漕輸京倉者百
餘斛米亦減少寧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貞
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

吐蕃踐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
代兵道給粟十七萬斛皆糴千關中宰相陸贄
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其畧曰陛
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
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
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
賤既而有司匱乏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
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頗糴者則務裁其價
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貴捉之糧抑使收

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
私之乏用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
羈遊之士或托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于
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
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
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
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
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
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

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邊行欺罔不顧憲章
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
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
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
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
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詆
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
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
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

之謂也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蓄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夫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蓄息力役鼎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遞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于常時米貴加倍黎庶匱乏流傭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雜陳尤為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

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舊例從江淮諸道運者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從河陰運者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從太原倉運者請停二十萬石運一十萬其江淮所停者請委轉運使於遭水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合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及所減運腳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其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所糴得米粟擇倉收儲專備軍須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邊儲既富邊備自修帑乃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

然後貯納穀令所司自鄉運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踴於時價或厚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捧百姓苦之又聞是弊皆析便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熟請糴內和糴府縣配戶皆限有程遠則追迷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自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糴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

開場自糴此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願至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與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為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孤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糶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

折糴之便昔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和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

宋代貯糴

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發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倉歲饑即下其直予民景德三年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浙皆立常平倉計口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糴糶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廪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數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以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

郡正稅歲八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賑濟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弗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之三司熙寧二年神宗既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于是條例司言今天下貧富不均兼并之家乘凶荒之間新陳不接之候往往徵倍稱之息故富益富貧益貧而國本日蹙非王事也今諸路常平廣惠食穀積爲朽藏必年凶出糶而所及不過游手游食之民請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二稅以輸其願輸錢者聽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以償不惟通一路有無

斂以收富人兼并之權而貧人緩急賴濟得赴時
以赴農皆不異于民間息不至于倍稱誠富國裕民
之至計也安石與呂惠卿議令既具會蘇轍自大名
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其法
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
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
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候如此則鞭
箠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
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

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
之未嘗踰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
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爾公誠能行
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
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
僧牒數千道為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
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
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蘇
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

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民乃欲得之即令隨
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民間喧
然不以為便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
書務在惠顧小民不使兼并乘急要倍稱之息而公
家無所利其入今所下條約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
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
戾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
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盡罷提舉
官第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

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
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
欲雖坊郭何害帝終以琦說為疑初群臣進讀邇英
殿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
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
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
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
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
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

言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猶容副使光璉有日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啙窳偷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債不能償至于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

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又令貧富相兼其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于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

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得之依閭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數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鄙之警興師動眾凡粟帛軍需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于朝廷因乞弛放

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于敗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矣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穀錢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闕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糶轉

運使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
供軍倉自不能足用故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
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所
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
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
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
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
此數乎臣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
害猶大也疏奏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

甚衆翰林學士范鎭臺諫官呂公著程顥等皆疏論
青苗罷歐陽修繼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
鎭七年帝患倚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請縣置一主
簿專主給納役錢及常平從之十年詔開封府界先
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蔡承禧言義
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令年夏稅之
給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隷提舉司而京東西淮
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稅爲始民輸稅不及
斗免輸頃其法于川陝四路元豐八年並罷諸路義

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
常平錢依舊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
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三月以散及一半
爲額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等交章論行青苗之
非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
舉官速要見功務取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造籍
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
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令朝廷深知其
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

下諸路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初同知樞密院
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以
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至是始大悟送
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
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原支本錢驗
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蔡京用事復議行爲
時上官均疏曰備災恤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
熙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興置義倉令人戶于正稅
斛斗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

周家蓋所斂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于民
斂之少則民易以輸粟之多則上足施予蓄之郡縣
則凶歲有備散之于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
宗嘗行于治平之世已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揮諸
路義倉一切廢罷議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出
所纔二十分之一若患他處則當時已有著令又況
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每苦不足行勸誘則
不免強販與其施之于倉卒不若備之于無事今平
糴之法既以修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

倉財積在近居民則饑歲獲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
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迄
興復義倉之法令于村鎮有巡檢廨舍處建立倉廩
以便斂散其餘條例令有司更加修整以備饑歲誠
非小補高宗紹興元年復常平官請補助之政以廣
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鄧爲言以常平錢于民輸賦未
畢之時悉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詖請糴州縣義
倉米之陳腐者孝宗乾道六年有司奏水旱州縣請
留轉運使和糴米以積常平上即爲之施行孝宗慶

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
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
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負郭義倉令
就州輸送至于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
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
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
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初乾道四年江南民艱
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于倉
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遇歉則蠲其息

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
原數償府外見米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以儲之名
社倉焉自是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
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民不乏食至淳熙八年奏
於朝請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
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
史志焉嘉定末眞德秀踵行于長沙人多賴之然事
久而敝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
意胥此爲失豈不深可嘆哉

至於和糴宋歲增以廣軍儲實京邑而河北河
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
之勞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
糴自是率以爲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
計直付河北糴粟實邊儲而部凡邊州積穀可
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
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
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初河東既下減其租
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和市隨

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而京東西陝河北
缺兵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
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封糴皆
非常制麟府州以饋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
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于邊以要券取鹽
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
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
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
糴者前後可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付三司

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奏伏河東邊言
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
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
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
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三路入中悉以見錢
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
十萬賜河東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
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其廣或取之三司或取
之市易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錢或鬻

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爲其後官糴量
于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糴是
爲弊法于是議者欲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
邊州郡和市封樁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糧草
然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
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
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
支錢復儲其米于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
可當斗米于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

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之米而庫有餘錢故能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于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錢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夫矣且民有

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應元價賤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于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抵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

量川茶因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沿馬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于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詔修關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俟糴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

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俟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稍價糴望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預貸官錢之半隨稅

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番部皆然、用錢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措便糴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寄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歲定二

斛、所糴數以鉅萬、而散于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併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急運致非難、于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之、括索贏糶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略使錢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于有斛斗之家、未有害

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須費、雖奏坐貶、五年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為名低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于均糴、宜約止之、宣和因年、荊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為準、勸糴之法、其後寖及于新邊鄯郡州、頗不循當、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啓交趾之際、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

繁、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惟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畧、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

粒當大麥之三、興販人攙給精米、馬料給青稞、
幸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
邊臣不獨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
斗給散、卽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
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
稞一百三十萬、紙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
緡、計七百八十萬、帶處其米仍龐、將士或有錢
色、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
于陝西建回糴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

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
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
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
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旬月、
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旣大、因
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
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
盡輸免夫之直、永爲定法、及是王黼建議、乃下
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豈克有濟、論民

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
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
河北郡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
容已、紹興間、于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誥、少
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
情大擾、于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于
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滯不卽還
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
五萬石、無擾民、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

不匱、及勸誘賑糴流離、皆出一官、七年以饒州
之糴石取耗四斗、罷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
罪、十三年荊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糴以寬
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漢兩詔
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無強配于民、四年、緡本
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
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
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未禁科抑、莫如
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望飭所司奉行、有肯

從之紹定元年給銀會度牒于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備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既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

通考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于糴也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抬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仰急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于民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不敷其數則爲民病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紿終也民又爲官所紿其失一也

林氏駉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集此其始也厥後罷于元帝復于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制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爲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艱于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靄之日民乏于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嘗糴本而爲青苗之錢斂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鏹官帑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于鄉社至唐改置于州縣此其始也厥後廢于永徽壞于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以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

定焉夫古之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豈徒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部倉人遂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斂民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致廢矣中興以來講求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騷繹置倉長濟巳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

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裹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爲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于場以活其巳飢之殍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于官義倉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蠹頭斛面重斂

取贏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于待賑振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哄以濡沫之利豐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取蒲緜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穆民實政隱于常平義倉之外

明代貯糶

明太祖起自民間歷試艱難尤軫念民瘼洪武元年
令各處悉立預備倉各爲糴糶收貯以備災荒擇其
地年高篤實者管理已而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
饑民饑益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
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
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爲四所于居民叢
集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
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務蓄之就令富民守視

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已又令
未備處皆舉行而召天下老人至京覽朝命擇其可
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協同所在官司糴穀爲備後歷
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毀有司漫不加
意大學士楊士奇奏申飭之擇廉幹官督理平糴以
備荒而郡縣官以廢舉爲殿最嗣後南直隸侍郎周
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
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
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

亾而租稅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
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
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
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
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各其倉曰濟農是
年夏江南旱蘇州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
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
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逃負者累歲忱欲
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

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
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
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
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
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
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
各場儲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
常二郡次之忱自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
于此給借部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

而有乏食者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
家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輒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皆擇縣官廉
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
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等分給之秋成
償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
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忱
之力也成化中敎所發以與時州縣設預備四倉所
以儲蓄備旱潦為民賴也比久廢弛皆數實見在

備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贓罰贖為備有
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勸助以
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
至通司官吏實收虛放為侵盜者論如律衛所地亦
如之弘治中嵩積寡而益繁詔州縣所儲粟務三年
足周一歲之餘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
里積粟五萬石官儲中程為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
有差少六分謀殿嘉靖中侍郞王廷相言備荒之政
莫善于古之義倉若立倉于州縣則窮鄉就倉旬日

徒艱宜貯之里社定為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
為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于倉
而推有德者為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遇凶
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
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
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
從之直隸巡按御史宋纁言各州縣歲派積穀之數
徒資貪吏指尅無益實用中間廉潔者往往首鼠兩
端不能自決欲監守撫字則畏罰黜譴之典欲從事

科罰則恐失素履之貞非所以阜民生勵士節也上
集莫如罷之不則稍減其數庶官民兩便戶部言積
穀備荒原非弊政但係奉行者之賢不肖不可經議
變法且先年給事中胡應巳奏行減半之例必不得
已再減其半可也上從部議隆慶初陝西巡按御史
王君賞奏請寬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
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千石即日入民
于罪不可得蓋宜再減其額十里以下歲穀千石
十里以上遞增百里以下二千五百石二百里以下

三千石即劇郡無過五六千石而止則官不擾而敎
易積從之時戶部以蔚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五員
積穀不如數倒當降調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
急務然較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況皆出贓罰紙贖
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
可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
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今宜止治其侵漁者若止息
玩仍當分別輕重明註考語俟本部劣處不必遽議
降調制可五年巡撫山西靳學顏疏曰邊鄙強固則

遠人休服中原乂安則邊鄙傾動故中原者邊鄙之
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
也閭閻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
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宰卿夙夜不遑者乃
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國家建都於燕東極
齊西盡秦南阻江淮神州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
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何哉誠以京師北據幽都更
無郡縣而守在強敵雖有東齊西秦其形勢皆足以
自固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輿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爲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
南山東江北裏八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驁悍
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
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臣固聞之熟矣八
府遭歉則走山東山東遭歉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
夫作難而千人嚮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其彌之之計
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
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覈其官
舍之所藏每郡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

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
眞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
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自古中原空虛未有
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隋以前有洛口倉唐有
義倉宋有常平倉皆隨在而貯不專在京師今徐臨
德州皆有官倉本爲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前疏
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錢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
一曰社倉蓋收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夫
社倉即義倉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廣

歲背之徒府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
其故唐義倉之開券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
税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
正税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爲社蓄富者必田
多田多則税多税多則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
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戸又大歉焉乃洽及於
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夫民之饑也必至
於轉徙轉徙不已必至於盗盗必先諸富戸與夫役
古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得非官府至待而鼓舞之

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而
就土俗合人情占歲侯以通其變限明春以裏畫報
各府已前見貯之數以品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
一歲二倉新收之數驗其功能者而爲令歲歲修之
在官倉者將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
則以賑之在民倉者將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
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官皇
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
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彌

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
哉故曰明君不貴金玉而寶五穀部覆請以防秋客
兵銀并鹽課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又修復社倉令所
在有餘積無爲文具皆試論之古之積貯者藏富于
民而今之積貯者藏富于國古之積貯者導利于下
而今之積貯者専利于上在下則民自足而君有賑
恤之恩在上則君有餘而民無周匱之望是以唐虞
盛時雖有九年之水而未始無倉廪府庫之充觀耕
用鑿井帝力何有之歌可徵也成周盛世雖有軍國

之需而未始無三年九年之積觀水旱凶荒民無菜
色可徵也厥後管仲之在齊也通輕重之權立聚散
之法似矣而乃陰爲富國之謀李悝之在魏也量豐
凶之節制糴糶之政美矣而何救於地利之盡無已
則賈誼晁錯耿壽昌之策乎誼欲驅民以歸農畝而
抑末技此上策也誼之説行當無一夫耕而十人食
之者矣錯欲使民入粟塞下以開爵贖罪之路此
中策也錯之説行當無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者矣壽
昌欲立常平倉使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

糴此下策也壽昌之說行當無官常有餘民常不足之嘆矣唐宋以來雖有義倉社倉之說大率皆常平遺意自熙寧以后散爲青苗之本南渡以來取爲軍國之需不能恤民而且害民矣自今觀之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爲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并日之名多迫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許爲逃詞貧民必皆與里胥市而視爲滅跡前

者獲利後者効尤將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鬻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故粟竭於官有出無入窮乏于民有貸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餓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糴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其本不作故公私兩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

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甸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廉吏而主其衡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糴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糴本而粟始可得矣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答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爲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

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暫起而即廢至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雖然亦在行之者何如耳明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即常平之法也嘉靖間又議令每鄉立社會以貧富出粟有差凶札則散之則義倉之意也夫茲二法者業已備之矣然或始篤而來弊或作輟而旋廢者何哉守法者偷取一切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預備倉與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會

入者乎城且者必以粟贖乎即有之能十而一乎則上固未嘗貴粟矣州郡贖鍰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舞蘇以行其德使誠究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祲雖有愷悌之長斂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耗民命矣且平日稱爲備者既無義輸及稱吏諾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箕斂拔一訟牒輒苛有方無力耳非大較曲直也爰書以定復加以罰及所罰贖非穀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因之況歉言備節或有勸令富家出粟廩貧民者捐瘠滿壑嗚呼備路吏非獨無睹聽而所斂者又非粟也所貨者又非貧民也民之慘在溝谷而其膏血在吏橐矣蒼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備法有常今當儉歲少豐之後飭廢舉墜而重督之無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瀆瀦之則溝澮不足恃然汪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而枯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儲多而溉博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循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皆聽輸價所司候秋時易米備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母出子入則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權貸而責取之權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倉之制一如嘉靖中令令因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者而貸之視尤者而賑之民生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紓計居豈多糴以泄鬱故農不傷遇災多散而歲恐收歲不病爲今時之計實無善於此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責儲民間役卑易耗則奉法者事也在後惠文彈治之孰敢不懲

謀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徽子美父原訂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輸將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故三代之前漕運弗傳者考之禹貢如所載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鳥夷皮

服自夾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是因水入水以達帝都也青州則浮于汶達于濟徐州則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則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則浮于洛達于河梁州則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其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物而所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精而輕者以賦遠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則粗而重者以賦近是雖甸服之中猶量其地之

遠近爲輕重勞逸之等而未始責之王畿以外也至于周九畿之貢因乎五服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千里之畿內而有餘且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則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觀之于詩郡伯之徹申土疆也以峙其粻而去且亦云衛取下社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積倉于圃時猶于甫會蒐之傳達于衛境則當時之富蓄亦可見矣至若齊桓之

師陳鄭供其資糧屝屨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責糧轉送者耶惟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河之役則是恤荒也吳夫差欲謀伐楚因城邗溝通江淮則是伐國也大抵漕運之法多見于兵爭之會三代盛時車書一統比大宇小月聘歲問天子食其畿甸諸侯食其國卿大夫食其家干戈不紛優然享均和之奉至于戰國以來兵革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不免竭土地之所有罔恤遠近以應供輸而

漕輓之術于是始熾然事已兵休輒復無事猶不至于甚病及秦始皇貪于聚歛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又使蒙恬戍于北河飛輓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當是時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至漕運始爲生民大困而先王之制蕩然矣漢興擊楚于滎陽成皐之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軍需大振及即位都關中阻三面而

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即有變順流而下可以濟輸然其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其弊漸見如淮南之遠數千里遙屬于漢輸將甚苦賈誼諫曰古者天子之都輸將繇役遠者不出五百里故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而不然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

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不過此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窶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弊強提荷而至慮出假貸非諸自有以所聞也紿嬌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幸早定之時以資奸人則當時之若民已若此至武帝建元中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餉率十餘鐘致一石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又時官多徒役衆因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而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能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

以溉田久之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
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宜穿渠引汾溉
皮氏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歲得穀二百萬石
使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已
而渠不利遂廢後又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
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
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
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
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

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
竹箭之饒擬于巴蜀于是拜湯子卬為漢中守作褒
斜道渠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元封初桑弘羊領大
農請入粟補官除罪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
百石天子用饒益當時用兵四夷凡郡國所積錢穀
悉時轉送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
損益多寡取相給足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錢之矣
殺郡國之財以給邊費徒自為勞擾而已此特著之
病所以特詳于建始元封之間也宣帝五鳳中歲數
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
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
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言築倉
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
災壽昌徒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
任宜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光武中興將兵北伐命
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從車轆駕轉輸不
絕及至事定省官節用經費簡約因罷渡漕都尉官
末年張純為司空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利焉

安帝永初中虞詡為武都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
通驢馬負儎率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
沮至下辯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
雇借傭者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司馬懿輔
魏用鄧艾之策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以通運
漕之道每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
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十年議鑿陝南
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雖詔施行而未成功永嘉元
年修于金堨于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中以海賊寇

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十餘丁各運米六斛矜帝
時又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
自徐楊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
實邊鎮百姓奔疲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
置倉乃于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
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自此費
役徵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京西水次常年實絹皆
折公物雇車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今求車雇絹
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汾州有租

調之處去河不過百里華州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
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達于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
倉則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于公私爲便
于是議者請諸通水之處皆用舟檝宜開興修築使
溝洫通流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太和七
年薄骨律鎮將刁雍表曰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
之粟泝流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
安樂今求于牽屯山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
舫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

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
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
送六十萬斛其輕于車運人工十倍有餘不費牛力
必不廢田自可永以爲式隋開皇三年文帝以京師
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虢許等水次十
三州置募運米丁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
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
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
以東募民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

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
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
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
之煬帝大業元年命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
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
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
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
始以婦人從役

唐宋漕運 元附

唐都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
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
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
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
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
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
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

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
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
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
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
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
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
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
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
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
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
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宜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
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
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
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
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
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
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
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
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
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
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
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
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及耀卿罷相

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
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
開其山嶺爲挽路燒石沃醯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
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
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
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
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
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牆鑿潭
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

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栿上先時民間唱俚歌
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
成甫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
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自
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
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
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
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
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

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
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
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于
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
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
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
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
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
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

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
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
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閔我貢輸
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
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
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
爨無盛煙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
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廞淤
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

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夲據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餽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擾。朝廷既得晏。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將轉運船由揚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艎

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柁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其

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以給關中。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使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初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

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故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廩。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

刺史、巡官部送兩稅至京師、㶊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佑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得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先是興元初、帝在梁州、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裌衣、久之、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縑四十擔于行在、募侍何士幹請行、滉喜曰、若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

減五之四、事平、上還長安、或言滉聚兵修城、陰畜異志、上以問李泌、泌請以百口保無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諭其子皋歸覲、令滉速運糧餉、此朝廷大計也、上從之、皋歸、滉感悅、即日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喜、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泄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輸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

者償之于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
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
人相挾爲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方秦漢時故
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
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
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
遂决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凡漕
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宋都大梁有四河
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

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
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故于兵食爲重
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
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
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
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
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
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
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于是擅貿易官物者有

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
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
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
遂革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
用官物及用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
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
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
事分隷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
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

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
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
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
浙荆湖路租糴于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
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
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廣河三門泝流
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使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
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
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

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慶曆後以黃河歲漕益減耗而般船市材木役衙前勞費遂罷其運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

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斡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

石米必陡賤縣至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
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
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糶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
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米賤
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
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熙寧二年罷汴綱
通作二百綱在部遣綱官餘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
斛不用衙前十人爲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
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

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
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
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
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
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
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部侍郎來者効尤時有進獻
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
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之法壞矣高宗建炎元年詔
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

因地之宜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
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荊湖之粟餉鄂岳荊南量所用
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顧舟
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
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
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
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挽之人以爲
便總領所遣官就糴于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置
場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

運對糴米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將內外諸軍歲
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楊楚間轉
輸不絕濠盧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
饋于齊安蘄舒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于
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于湖
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屝屨
與夫所在邀求艱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
四十五千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
於道路者至于部送綱運兼差兒任官闕則選募得

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俾攷
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惆之亦
時寓于錫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
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而運糧則自
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
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
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
旱站運至臨淸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
貲卒無成効初宋季有朱淸者與其徒張瑄俱爲人

傭海瀆沙淸因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
門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
登夷維諸山巳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飄忽若風與
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推抒無慮十數登私念南
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
知其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
元十九年廷議漕運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
以爲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
淸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

從海道至京師時𣺌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
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
漕運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
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
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
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之舟悉皆
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淸
張瑄爲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揚州平
灤兩處漕運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濟州接運猶未專

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淸瑄
專掌督歲運至大四年以嘉興等秋糧并江淮諸處
財賦府歲辦以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道
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
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及密州
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
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
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淸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
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

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

良法與雖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至其河漕則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牐三十有一準高下分遠邇以節蓄洩河成賜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容大舟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不若海運之多又初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弊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潮河東下每十里制一牐以時蓄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時專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便爲是元

運至于海而兼乎河所以爲國計者大矣然歲久弊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刦覆亡之患自再改至元後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及汝頴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而元已不國矣

明代漕運

明初太祖都金陵、為東南財賦之會、引江帶湖、舳艫銜尾、鱗次沓集、故帑藏充溢、芻糧之詔歲下、兩軍國之用沛然、乃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輸之京師、大為勞勩、所司其設法轉運、務取便利、無重貽民困、其時會通河故道猶在、以不關漕事、堤築崩淤廢而不理、及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水以通運、後因河口塞淤、乃脩師家庄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陂、接引西鄆黃河通梁晉之

渠、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繇徐州下河、至其給餉遼東、則仍用海運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六十萬石以餉遼瀋、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帝命增十萬石、以嘉定縣米輸太倉轉送之、明年諭戶部以遼運連歲不絕、近聞遼有贏餘、可令其軍人屯田自給、而貯所應運者于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其致護于飛輓如此、及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江南恭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于東南、于是漕議始重、初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達還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詔命詳議、俟民力稍甦施行焉、戶部尚書郁新等又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運漕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

至跌坡上、別以大車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既而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又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船往來之衛、宜設軍衛、且瀕海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戶以儲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五年戶部會官言京都各用糧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亦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董理、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漕道、都運使其

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充覡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簡埋如法下部詳覆以聞大畧水陸兼運河海並濟而自海運者則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繇江入淮繇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卅運至京然海險殘溺不可勝數官民皆患之而陸路罷遞運所八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三百餘輛民州其役先是屢有言開河便者成祖重民力未許至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傳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

之一濬而通之非唯山東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于是命尚書宋禮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山海轉故河漕汶以濟道猶存宜可疏爲之衞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渠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敝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今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瀦廣宜可漕於是疏衛

河達海豈古河而築壩于汶上鄉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會徐沛分十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曾築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衛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乃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二閘五百艘已運至三千餘艘以轉輸底平舊潤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尺而足六尺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

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十二年乃罷海運令支運轉漕而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湖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爐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待暍者置倉于淮安徐

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亘四千里。數十年清河事宜
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制蘇州
幷山東兗州糧輸清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
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
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
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
日支運一歲四運益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
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清河有洪閘淺
滦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務費于正糧數倍

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宣德五年巡撫周忱與平
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腳價
及撥淺耗折盤席諸費兌與衛軍而直隸各省軍俱
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至成化七年復用都
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與河官會議江船于江
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視遠近以爲差而疏淮
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
兌自是兌運遂爲一代良法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
耗五升後稍增至七升已又有淋尖斛面有隨船餘
耗于是糧運輕齎有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蓋加耗
隨地理遠近爲多寡而江浙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
謂之三六江南北直隸次遠則耗四耗三而折二故
謂之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耗二折一故謂之一六。
先運耗俱本色後抵灣僱車起卸則易銀爲用弘治
間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遂定折
銀每石五錢可以輕齎就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
一六等輕齎之名所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
二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軍官固無利之者

是故旗卒富饒漕運于斯爲盛其臨徐德淮支運者
加耗數寡止有隨船耗米無輕齎之費亦于兌運輕
齎均貽之總儹運四百萬石然用亦裕而運無告匱
迨于正德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齎
而弊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借
公物爲私賂以希寵庇于是始有鞘封避淮越濟運
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灣過發之蓋以違過奪之
弊而把總甘欽遂引貪樑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
之官故又有扣除之例欽雖旋以贓敗而後之相繼

者則用意算扣歲增厥數務多獻爲功至太倉庫所
積羨餘量數十萬而官旗舊借賠費貽害不可勝言
欽之作俑可盡誅耶夫一六等輕賫乃耗糧也惟因
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
灣中起糧之費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
六之殊哉今以輕賫扣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
外復收其耗糧也嘗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參將一
員駐通專驗封而參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
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儹每石一釐部之

鑿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究之以數每
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于是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
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兒錢其他如小盤兌銀會錢
銀救斛面銀者名色不一後又革除參將只趲倉御
史會同通判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雜名
之費不准開銷則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皆
逼之甚勢不可用乃別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議法
不一故倉有掛欠之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
議者紛及故又議以羨銀給軍然不復詳審概給錫

名使旗甲不免銷扭追償而衆軍反被虧餘惟列衙
除不多爲恨欺辱旗甲動輒嚇詐官司莫可誰何于
是旗軍受累日深而運亦獘極不可整理嘉靖初都
申飭嚴禁爲二年漕總楊宏請清運輕賫聽運官沿
途僱舟車不必裝鞘封筭以苦運軍部議准規惟船
不守凍糧不掛籌軍不借債爲急輕賫雖責運者宜
解漕運視驗過淮照數領給至通州方許發封仍聽
巡倉御史酌定餘着各總驗船料應修補者給之三
年新定運軍隨正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便之已命輕

賫銀過淮于王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如或羨餘俟歇
者許軍隊所至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
抵都城乃元郭守敬所建者而承參閘亦以通漕歟
尋湮廢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
而成之爲力甚易仍令剛運漕可省脚價二十餘萬
又漢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五十里
外者今令京軍車糧通州悉稱不便而浴雲諸處清
有閥可通設敵人鄉縣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
廩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書下所

司議暑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得達
京倉。興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為便計。帝命戶部侍
郎王軏工部侍郎何詔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
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十丈。中
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設官吏編夫二百八十。
造剝船三百艘。分置各閘。貞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
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大集國漕歲四百萬八
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二
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糧
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斛斛
撥剝淺籌。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催
之兌與旗軍也。害如之。旗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害
復如之。而總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于田
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既
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
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于所運之
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者。實
不啻費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

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銜激。險而
則慮漂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
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文移又促以
再兌矣。凡艱勤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慮也哉。況
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為漕用。而自
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獨衛與河為水道。餘
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遇旱亢
流細縮。則行頗艱滯。又抑黃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
決溢蝕漕。為漕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
大臣奉勑專臨焉。益其重也。先是成化中。大學士丘
濬議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
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
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
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
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
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
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都蓋極北之地。
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

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亾之禍矣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及蘇松常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詳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

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無雲因便發行已時而止則不遇暴風或中道忽

見雲起即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至是河決益甚漕舟往往更歲而乃率事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萊河後遂洋總及海運事時嘉靖三十年也給事中李用敬言運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副使王獻觀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嘗按元遺迹鑿馬濠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

水患。漸張自現諸河以濟水道。現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沽河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疏入遣御史何廷鈺往度之廷鈺返言爲費浩繁遂報罷至隆慶四年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而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

宿遷至徐三百皆游舟爲逆流潦損至八百艘溺漕
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餘石于是給事中李
貴和復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餉運遣工科胡楨相視
而河道都御史萬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
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礪
砳則頑石粗礦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益
奚容更議既而復勘視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罷然
說者謂海運繇安東衛靈山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則
稱浮麥之險放舟入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達頭經

成山沙門萬里波濤未易涉而新河則出麻灣至
海滄相距纔三百餘里非遠若漢海數千里之阻也
天下欸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
淡險濟強疾細流以蓄注也噫乎海運關京都重輕
新河係海運通塞此役當與天下共非淮海山東之
私利也且元人業已爲之前驅矣奈何吝數十里之
費喪垂成之績哉甚矣遐俗之未可與慮始也至遂
洋總則海運雖罷而宜統問猶造船給軍由海運赴
薊州諸倉迨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

建議罷廢而海運遂息無復存焉者至是給事中宋良
佐議曰今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遠洋
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乃稍稍推
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今繇天津入洋抵薊
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
國初並海諸衛所傳制博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即河
渠少梗而此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下漕司詳議
以聞于是山東布政使王宗沐鬪其議以爲膠河不
必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巡撫梁夢龍大然之救袂

起行海上歷覽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
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
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
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
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自膠
州運麥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
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
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度風波
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略故道實爲安便大約每歲自

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艘保無他患可挨濟京儲羽翼漕河省挐挽之力免守幇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絡又可嚴海禁壯京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眂其效從之至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撫鳳陽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岷凉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兼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水背負大河面襟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京師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也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所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自運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寇盜務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又以爲河運

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溯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靡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艘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虞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欵二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衛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閻家口出支河逕徐睢靈璧又幾于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藉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恐欵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尚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所近南水緩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出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

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險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是者于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大抵海運之間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減運軍三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以裕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閩廣舟師不踰月可集或用島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況造舟有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者督之則飄溺益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稽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顧相當近既銳意規復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猶未有爲之而即入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況海運乎乃何以一噎而遂廢食耶未幾恭與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湖汐等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不害

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數尺不害運惟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閘河先爲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爭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顧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不危臣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趣漕御史依期驗發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以程之遲速爲其勞叙之殿最凡三月過洪者爲上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漲流者重疑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于是漕船不與河泛濫直而河壯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

嘗稽轉運迄今事經幾更變矣海運變而海陸之兼運再變而支運三變而爲改兌今且爲長運矣始猶兼督軍農而今獨委轉輸于漕卒賦出于田田者不供而軍代之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也今以輸租貢稅之人而悉彎疾

之矣軍不輸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萬口饑盡軍者爲君足國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軍而牛馬疲之矣衛所依軍而立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所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輩而魚肉啗之矣軍無甯人百金之產而有經年飛輓之勞遇黠運則富買閒而貧在役然而富者不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亦貧矣每僉若則逃者倖寬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抱老羸憊頓之軍勾攝新集之衆儘不更事紛必假手于積年包攬之徒胥於是責船盜餉而運官經年羅織傾其產殲其族可哀也夫就非王事而與民爭升斗之羨賦役長以全力逆之而又挾長官之勢以制之托豪有力以推之穅粃混入水濕相參米不上倉逼軍就兌憲臣稍二行法而勢豪且反脣相稽有司以恤民爲賢以闔軍爲强幹風力獨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淹澗霧蒸之苦乎有淺澀盤剝之艱乎有飄颻扇

饑之虧折乎兌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計臣不能强出兌者之稍任其虧而欲責轉輸者之兼任其苦貧軍疲卒左右皆無可托第托身於統幫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恤一體同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事權而轄軍旗之疾苦有經收之主司在有監臨之使臣在而祿役之需索倉攢之阻勒直同負嵎之虎官愈嚴而弊役愈横當事者誰不明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就能窮之以萬苦敝歷之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倉糧未經交割新運又攝家丁爾如壬子之春則以次丁領兌而遞舊卒於塗家無二丁且攝其親屬嗟夫何使軍至于此極也然則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今之所謂運軍也率蹈斯轍不數年而罷伍之軍立盡矣軍盡則不知所爲漕事計又安知所爲軍國萬民根本計故今其最急者惟漕運漕之可慮又懸繫于江湖河洪一線之脈此一線水焉夷司其吐納天吳宰其紀績飛渉相殃

彩沙碧石時以鐵力與激決森渺之天河抗衡爭勝一決塞即以金錢數十萬委之波濤汨汩中自嘉隆以來秋風飛于豐不勝役此通彼滯前論後淤今歲甫以開決敘功明歲又以疏排請餉以游龍變幻之勢爲畫圍域地之工三方之人力各省之協濟祇以供河伯之鼓掌清之有渠也猶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吭時時受病而瘳心安然無恙者也往當事者屢頻受遭則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及膠河請以一丸泥

東塞沽河西塞灘河以通海道迨夠爲膠萊而知不可塞也其說窮再變而爲東引沽河循引灘河以疏水竇又窮爲膠萊而知不可引也其說又窮上令科臣往視會濟河按撫以及郡院大臣之詳議其說皆窮比隆慶間濟臣徵然後海運大幸縱桅連檣以納蛟龍之殿始有留罷杜異議而海中之粟不可登矣說者謂海運宜于勝國今何獨不然朱清張瑄爲海上亡命故周知海門之險阻元虐使其民役之窮海而忽

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漂米二十四萬石五千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覆溺泪沒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當元之盛歲運三百萬以上及其衰也僅十有一萬枵腹而乞靈于海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策哉昔始皇驅民於邊猶積骼長城之下而元驅民于海濤納命流潑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運安得靈長人羣安得永戴有爲國爲民之心者其忍創言海運耶以今時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闊定

有餘糧以供倭寇之劫掠爲封豕長蛇之毒矣即丘文莊公而在亦必緘口咋舌不敢掀掌而談斯事矣海運既不可復則當先時而圖以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籌以恤此漕踝燥悴之軍大抵驅人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宋時以豐易米故終宋之世而運事猶可支今直驅之以害有不以漕爲爵饋者耶然大盜之充積皆財也君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儲時有巨測而崇

米于四千里之遠京通所積僅開縣水沃售精銀白鏹不可以療饑故有國者無財非匱而無糧爲匱急財而緩餉急催科而緩灌輸有三年之疾而忘七年之艾正恐憂在蕭墻豈獨九邊軍士之能大呼脫巾已哉

明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甚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儹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儹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將支運幾四什之一而故法費廢矣蓋凡五變焉

豫章　朱□□父原著　朱微子美父原訂

錢幣篇

周虞錢幣 三國六朝附

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觀俯覌，以為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益輕重，以適有無，而錢幣自此始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神農氏列廛于國，以聚貨帛，日中為市，以交有無。黃帝氏作

立貨幣，以制國用，乃焚山林，破曾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財用自是作。刀棘由此顯矣。陶唐氏謂之泉。夏禹之時，天下大水五年，人之無糧有鬻子者，禹于是采歷山之金，鑄幣以贖之，民用以阜。至湯有天下，大旱七年，民復有鬻子者，伊尹言于王，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賴以不困。及至成周，武王問于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于羣臣，吾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

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近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王曰：行事奈何？曰：玉起于禺氏之旁，金起于汝漢之右衢，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善

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於是太公立九府圜法，以掌其政令，要會其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財用足矣。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于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嘗問於管子曰：請問權數。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何也？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而民無入于溝壑乞請者，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公曰：吾欲行之奈何？曰：梁

山之陽精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以守國穀歲守一
分以行五年因穀之重十倍異日請立幣重銅以二
年之粟與天下相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
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失權下陰相
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公曰請問國會曰幣
準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
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
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行此奈何曰王者藏于民
霸者藏于大夫殘國亾家藏于篋何謂藏于民請以

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于
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富無錢布
府無藏財貲藏于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
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幣輕穀重上分
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
在上一分在下穀三倍重矣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
家受食而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
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
一在下乘時進退則刀布藏于官府萬物輕重皆在

于賈故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人君操穀幣
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桓公行之國以覇強其後百餘
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
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
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
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
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
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于
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

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
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
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
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
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
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
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
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險哀之

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
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
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災備也其所怠弃
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
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
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
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
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

鑄莢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
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
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
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
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
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
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
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

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穽
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
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
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
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
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
不殖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
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

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
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
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天下其爲禍博矣今
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
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
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挾銅
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
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
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

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單于逐爭其民則敵必懷
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
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從亦敗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
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時天下有事于遠
畧又工作繁而用彌乏出御府金錢賦不足而民洛
鑄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
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歲久寖少建元來縣官多往往即山而鑄錢民

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
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於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
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以取鋊錢益輕
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藻績爲皮幣值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
皮幣薦璧乃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
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
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其二曰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農丞領鹽鐵事已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
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
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
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于是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賦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又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
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
工大姦乃盜爲之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下大
抵皆遇告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帝
時貢禹奏曰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漢家
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
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

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無厭足、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冀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暴露中野、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勿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一意于農桑、便而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禹議雖志于古而近本、然膠而難行、王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錢、造契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已纂漢、以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四裔、而貨貝錯亂、莫之能行、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

而公孫述在蜀、廢五銖錢、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爲之語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及莽述卒受誅而漢復、建武初、復五銖、而百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書請改鑄大錢者、下四府郡僚及太學博議、上太學生劉陶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貨寡、在乎民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誠以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者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于蝝蝗、杼軸空于求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務、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造鑄之家、於是乎生、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且不給、況今一人鑄而萬人奪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奪、國可不勞而足也、事得寢、至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登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

矣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
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魏武爲相
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
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
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
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
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
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
便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
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
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
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
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界其值勿有所枉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
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
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
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
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

錢由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
器各肆其業何嘗相妨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
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
功德具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
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
用此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也據今
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語曰利不百不
易業況又錢便于國耶宋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
制與古五銖不爲盜鑄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銅

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錢一當兩以防剪鑿不便
乃罷其後猜囊鵞眼綖環諸所鑄者錢形式薄小輪
郭不成而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取其
銅重刑不能禁齊奉朝請孔覬言鑄錢之弊在于輕
重屢更重錢患于難用難用之弊小輕錢在于盜鑄
盜鑄之禍深夫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禁者由上之
鑄錢惜銅而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寡
而易成然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多刑罰之所始此矣
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世有興廢而五銖

不變者、以、輕、重、行、貨、之、宜、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
一準五銖、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嚴
斷剪鑿破小缺無周郭者、令無得行、於以利、貧、良、之
民、塞、姦、富、之、路、利、甚、博、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
江、襄、梁、益用錢、餘州郡雜用穀帛、交廣全通金銀、武
帝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普通中、更鐵錢、而私
鑄、騰起所在、鐵錢如丘山、貨滯不行、交易者以車載
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
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

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後錢陌益少、至
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
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於、時、人、雜、用
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
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
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
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廢
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
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

爲名、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
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改
鑄常平五銖、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
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
有青薄鉛錫之別、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
銅、至於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
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
利、與布泉錢並行○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

舊錢、至宣帝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
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初患錢品輕重不
等、更鑄五銖如漢、而錢貨始六、已大猾私鑄、而錢更
濫惡、甚乃剪鐵葉、裁皮、糊紙、爲之、尙用相欺、由此觀
之、始末嘗不重利權○動國力○無變銅錯工○坊僞濫从
福利○而末乃薄濫也○元魏任城王澄尙書言、臣聞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因所宜而順之、太和五銖、新自
孝文皇帝、誠不易之式、雖利于京邑、而徐揚兗豫、各
便其土之錢、貿鬻、不、用、也、本律所爲禁者、謂鵝眼綖

鑿鑄鐵之錫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假而禁之失法
意矣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皆仍不行
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式者裂為
尺寸以濟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饑寒之苦非子
恤黎元稱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為名欲從行如泉
流布也非可塞聚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
者無大小聽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惟濫鑄不
法及錢大為小者禁之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
而河北諸州舊少錢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促

民而已矣

沈約論曰民生所資惟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為
民天是以九棘播于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
民未漓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
耕則餘糧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
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
變姦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工
事逸故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
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
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
以棄本為事豈行則同泉粽之資饑肉又減田
米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于堯年貝或如輪信
無救于湯世其為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
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
匹為貨事難于懷璧萬斛為市未易于越鄉斯
可使末技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
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
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

無待雖致乎要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
醇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
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于水火既而蕩滌
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於
豈異唐世但末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覩其
末而不統其本豈慮其開塞將一往之談而然

唐宋錢幣　元用

唐初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
重壹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于
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而民間盜鑄者死其後盜
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
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乾封元年改鑄乾封
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
貴復如舊然天下皆鑄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
于江中者乃詔所在納惡錢于官姦不爲息儀鳳中

瀕江民多私鑄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而載銅錫鑞過
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糶米粟一斗别納惡錢百
少府司農毀之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
用之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異舊錢不
可用者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
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今官鑄所
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得公鑄謀下錄事參軍劉
秩議曰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
齊相得其術而國以伯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者諸

載籍國之興衰實繫于是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
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
于煖也舍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
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
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
在君是謂人主之權今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
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
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物重則錢
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

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
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
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
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
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
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
草不墾又鄰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
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制人之
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

爲恐觸貧而役于富富者乘之而益恣是與人利權
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
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
則不如漆禁之無害誠重銅禁則銅無他用銅無他
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盗鑄
者無因盗鑄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
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皆以縱民
鑄爲不便于是禁惡錢而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
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盗鑄益

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
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
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
以易江淮鑄者西京錢有鵞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
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
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
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第五琦爲相復
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
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

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
初有虛錢京師人私鑄併小錢壞鐘像犯禁者愈衆
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
錢不便命百官集議卒不能改由是錢有虛實之名
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
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
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
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大曆七年禁天下
鑄銅器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

境商賈皆絶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
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時兩
稅以錢折納單業吏祿悉取給于錢以故錢日丟而
民間苦于物輕宰相陸贄極論其弊有曰物賤由乎
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
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繋於
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于官中蓋稽官失其守反求
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
貸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

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榷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奸二十年閒府庫充仭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

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于農人哉疏入皆不報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

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議者請許商人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一賞告者京

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又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錢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趨人

必從之古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洩之于邊裔又有闕井送終之唅商賈賫挈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

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焉文宗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已又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于是禁銅器官爲一切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

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請以銅像鐘鐸皆歸巡院州縣益多銅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淮南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會宣宗即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云周顯德二年世宗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及佛像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

期隱者論刑有差時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嗟夫令之而行禁之而止爲人所難者其惟世宗乎宋初鑄宋元通寶錢重十準廢開元當是時嚴私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京師升鄂杭州南安軍各有監久之廣南安南平聽權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劍極後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錢輕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

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即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液流澁而難就初申自䟽月鑄錢可萬緡已僅得萬錢以坐斥太宗時用紀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成文後來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年冠之然輕重率準開通慶曆中西事棘而軍須之需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而三司使葉清臣與學士張方平等議請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皆河東

治平類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二三五

小鐵錢皆以三當一而罷官所鑄爐便自是姦人稍禁利而濫錢多卒未能絕也其後罷商州所鑄青黃銅錢又合陝西大銅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衰止而折二錢大行然兵民艱于資用多咨怨先是當十錢行中書人丁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及國朝通寶輕重大小最爲得衷歷代呼更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尋即改鑄議者欲絕以峻法革其盜鑄而終已不行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貿零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過窮物之價必增矣已竟不行

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乏非銅禁之不嚴以毀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錢之禁而邊關無譏於是諸路各置監鑄錢已諸路務增額以爲功而所鑄錢銅錫雜肥惡易毀元豐末西師起而邊匱即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斂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元祐初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闌出之禁而諸鑄錢監新置者皆罷熙豐間銅鐵錢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後鐵錢寖輕乃命公私給納貿

紹聖類集　唐宋錢幣　卷九　二三六

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運致之內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當國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議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有四斤七兩赤銅鳥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爲文募民間私鑄丁作出爲縣官使并其家誘嘗以居之號鑄錢院用做古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于陝西行鐵錢地公然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絕私鑄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契丹益市中國鐵錢爲兵器器犀利若雜以鉛錫則脆不爲敵所利宜改鑄夾錫鐵錢行之凡貿易

不愛夾錫錢聽告訐糾民衆共患而私鑄者紛起又立搜索告捕之法廢官司漏逸之罪天下騷然宋南孝宗時舒蘄守臣以鑄鐵錢增羨遷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與積錢有禁而民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轉運而訾圜法爲無用申積錢之禁至嚴盜賊以窺人之闞與嚴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于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洩於外蕃者乃國家富貴之

操柄錢之不耗於海舶也無幾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樂具臨川隆興之銅工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京邑鍮鎔濫靡之器飾公行于市而莫之禁香藥象牙犀角之類可珍玩者又上下交重之乃宜專急於民之積錢不已違乎惟陛下昭示儉德斥靡費之物賤難得之貨使風行俗易此端本澄源之道始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使家而輕裝趨四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尹裴武猶恐行久滋僞難質易請禁之便宋

置便錢務許商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償之猶之券貿錢也其後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齎資私爲券貿易謂之交子每一交爲錢一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後貨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轉運使薛田議以爲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滋起請官爲交子務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屬官於是置益州交子務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官權其出入而爲之限禁然非積錢爲本固不能以自行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

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五界之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後用兵陝西寧藉其法給糴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賤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陸載錢重難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子詣榷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

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得錢數滯道路嗟怨矣其後金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爲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實始以楮爲錢南宋做之造會子行之諸令發官錢並充會子輸左藏庫時參政沈位爲上言用會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儲之乃得行蓋會子價減卽以錢提收貯之候踊乃復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後僞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閱不

行賈似道作銀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十七界會子不用而楮益賤物益貴國大耗弊總而論之泉布之設乃阜通財貨之權財貨之所由生者也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以救民竊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然則是商用之時所以作錢幣者蓋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爲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也所以三

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而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甚少至于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釆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爲祿故其人多地著不爲末作蓋緣錢之用少所以錢之權輕漢初有天下猶存古意自王公至佐吏班祿高下俱以萬石千石百石爲數則亦以穀粟制祿而人民出錢不過口筭至武帝有事四荒國用不足乃始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王以穀粟爲本布帛爲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旣盡浮游

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旣壞以匠夫之家叢鏹千金與王公爭衡古意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則見害懲艾矯枉而過直矣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畧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爲無用其意本以重穀帛而適以輕之然則天下惟得中適平爲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非也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爲得中故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

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最得其平故開元之法終不可易何者論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楡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稱爲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爲法錢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法錢雖多其精緻不及前代當時惟務得多不思大體夫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

多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豪民務爲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是以求利而失大利矣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議論紛紛或立法以禁惡錢或以錢爲國賦條目不一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爲式是錢之正也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是錢之蠹也至于南渡以錢爲患數十年矣百物皆所以

爲貨而錢幷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而猶不足至造楮以權之凡當時之所謂錢楮又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其所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事意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于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其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必幷乏之是設法以消天下之利

孰甚於此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于百物者爲其能通有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于一物[illegible]性融液月鑠旋化此其服天下之寶亦已多矣太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藏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徒權於外以代其勢而天下有坐鎮其移之幾此豈智者之所爲哉雖然舉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貴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復則楮在而錢亡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雖然又

有疑焉計當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
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貿易
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
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而猶患其少者大要
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宋
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當日其用
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
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其
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

家最爲難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衆力之所得者是
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錢少民以
爲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
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于持空券以制錢乎且錢幣
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
其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
三官錢不得行郡國用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
然錢以銅鐵鉛錫而銅鐵鉛錫輕運重難是以歷代
多卽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

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
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
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
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
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爲錢蓋
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
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
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
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

以之爲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齎輕用
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則何必
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用或否令民
疑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
而卽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錢所以後來收換
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不知錢與楮俱權衡
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
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便如古所謂聚
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

謂治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何資于楮自物貨難于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權于攸挈于是有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卄倍蓋古貫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貫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故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矣元初做宋金之法有行用鈔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以百計者三

以貫者二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為中統銀貨其等有五兩銀貨蓋未及行云凡鈔之昏爛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倒換除工墨三十文其貫陌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倒之鈔解赴省部焚毀隷行省者就焚之十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等以釐鈔不便于民命罷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鈔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伍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偽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為最善然鈔本以紙造易于昏爛又貫有成幅零畸貿易不便碎貼成宗時鄭介夫議曰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愈貴是時民間貧無置錢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之民間者甚少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天下之物重者為母輕者為子前出者為母後出者為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

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
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
一錠者蓋以子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
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
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
以後論前非止於大壞極弊亦非吉兆美議也夫鑄
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費用水火不能
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
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

無窮之利也先賢常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
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
計之亦不至于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僞造者
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
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爲輕齎百姓貿易則錢
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
理甚明無足疑者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
見近利將來實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
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

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
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
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蓋廣雖億千
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
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
文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則懷十文
鈔而出難買米散濕亦不能數民安得而不貧何也
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
漆麻紵雞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

所出物產可以畸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
積蓄所用入多而出少此所以益富今窮山僻壤鈔
既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換不開若討物還鈔則零
不肯貼欲若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枝蔓生受百
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貨物賤價求售
貨不直錢而利則盡歸于商賈之輩此所以益貧詳
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積可以取資國用
二則市廛交易不須貼換免有挑偶昏爛疑認之憂
三則國之所出者鈔民之所出者貨鈔以鉅萬計國

不可以得民貨貨以畸零計民不可以得周𢿙若使
畸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
民兩便之計也議雖善未見施行武宗至大二年又
改造至大銀鈔定爲十三等元之鈔法至是盖三變
矣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
明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鑄錢曰至
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
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
數用之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鼓鑄弗給新舊資

用其弊滋甚而鈔之倍法太多輕重失宜遂罷銅錢
與銀鈔並罷而其所立院監專用中統至元二鈔焉
時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
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
不用時論偉之後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欲更鈔
法吏部尚書偰哲篤迎其意請更造至正交鈔以鈔
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母錢爲子下廷議祭酒呂思
誠曰本錢鈔之相爲用者以虛與實以實權虛也今
歷代錢與至正中統至元鈔交鈔分而小民將藏其

實而棄其虛鈔用析閱國何利乎偰哲篤曰至元鈔
多僞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僞人爲僞耳不能
革人心而變法何益至元鈔僞人猶識之交鈔人未
之識僞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也則何如思誠曰
不可行也夫錢之于鈔輕重不倫既有以故紙爲母
而立銅爲之子乎焉不聽卒定更鈔之令仍鑄至正通
寳錢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置寳泉提舉
司掌鼓鑄至正通寳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
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値海內大亂軍儲供給

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舳艫相接
文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
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
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
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開元立鈔法以至元
寳爲母中統變爲子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二貫
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
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罷不印行獨至元鈔法

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
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
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
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
印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
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
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
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
及當衰叔用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

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
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
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
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
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之
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
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
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
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

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
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旣塞則水
死而不動惟有漲漏浸淫而有潰隔之患矣此
其理也昔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
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
而亡也

明代錢幣

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敕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圖錢貫狀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僞造告捕之法上鈔一貫折銅

錢千當銀一兩自五百文遞殺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尋罷設無常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姦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充賞鈔昏爛許人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蓋欲以寶鈔蔑天下利權而銀錢佐爲使通行之制甚嚴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難徹行況洪武時易鈔千貫爲銀百兩金二十五兩而永樂中鈔千貫爲銀十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弘治時鈔三千貫不過四

兩餘矣自是鈔法遂廢格不行嘉靖初諭戶部議錢法浙江道御史潘倣言兩浙鹽糧商稅課程俱收錢鈔固爲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平居則半價收買臨期則全估包納至官軍轉需又復如是展轉相欺夫以斂取小民鋪錄之餘而委填奸人谿壑之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司給散官軍俸鈔從之十三年命工部造嘉靖通寶錢依洪武折二當三當五當十式各三萬文指解府庫十五年

御史閻隣等言朝廷所用錢幣有二一曰制錢如祖宗列聖及皇上所鑄洪永嘉靖等通寶是也次曰舊錢歷代所鑄如開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錢是也百太十年來二錢並用民咸利之雖有僞造不過翻舊與售其于原制不甚相遠也邇來京師之錢輕浮薄小觸手可碎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鐵不以鑄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遲滯壅遏乞榜示五城許以舊制二錢通行其僞造私

藏者斯以半月日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僞錢進呈帝亦惡其濫惡詭異命都察院亟揭榜禁約如敢有仍前鑄造及阻抑者嚴偵捕之治以重罪久之以新舊諸錢定爲二則上則七十文准銀一錢中則倍之官司收稅亦准此例已又出內府貯錢折給俸糧是時民間行用濫惡錢卒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分餘僞者或剪裁夾其中卒不可辨乃詔嘉靖通寶錢以七十文准銀一分洪武等年號錢與前

代錢錢上品者俱如例其餘副錢高下隨價遞減一切私造濫錢悉禁止犯者置之法然小錢行用已久驟革之小民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年號及錢美惡悉以七十文折俸由是諸錢市易者亦以七十文抑勒于民民益騷然局是歲大祲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籍議者咸謂錢法不通所至于是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言許民用小錢致與戶部郎中劉爾牧相訐帝怒斥爾牧而令錢法且從民便俟行之十年再議然諸濫惡小錢以私

禁之嚴雖奉旨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又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嗣是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漆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旋銀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鏇車以鑢溢代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劑易銲治而輪郭粗糲色澤黯暗與前造大不侔矣由是奸僞之徒倣倣盜鑄濫惡日滋貿易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廢棄者商民悔怨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投閣閭大困其盜鑄入報罪死終不能止帝憂之同閣臣

議[illegible]弊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請曰濫僞滿處民苦[illegible][illegible]民競行而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部工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鑄奸猾者詐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之給賞而受惠者受無益之賜三也官府以此給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生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與禁嚴之令因之不行大損國體五也今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給之則奸弊革而私鑄止國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

于是罷寶源局鑄錢法、隆慶元年錢法不通、部議所以復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嘗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于錢、故錢之用廣、其後舖戶盜收惡錢以克俸鈔、錢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用古錢、于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疎濶、私鑄者多、眞僞混淆、則煩挑擇、太精則難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𤨏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錢及濫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

洪武以來制錢幷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則僞錢不售、錢法自通、部從其議、吏部侍郎譚綸陳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歲鑄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

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以輸之于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免有壅而不通之患、請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仰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歲錢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俱以大明通寶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悉聽民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起運折色、令銀六錢四、存留折色及官軍俸

糧草贓罰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欲錮其用銀、不可得矣、從之、萬曆初、會從科臣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有三兩、每文重錢有三分、必輪郭周正、文字明潔、以銅質厚、即易爲全美也、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論即素非行錢地、亦鼓舞稱便、蓋以鏡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復銷、白金而行之易濫、而難精、固不如錢行之爲

便也然方開鑄初許借官帑銀于州縣收買黃銅鼓鑄其紅銅烊鼎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踴非產銅也苦之尤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矣及既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泥桶沙罐火提權之人到銀穿條薰色之匠與烊銅質單錢模之工又多費而不甚然可羨日不受銅而借工此錢始流民樂舉令則銅以告乏之故鑄不給而錢背莫之繼也是患不在于錢之不行而在于錢之不繼不在于錢之不繼

而在于銅之不廣錢不繼銅不廣而欲其如流泉與行也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矣無何而私錢盛行濫惡滿市耳目眩瞀而民無所措手足夫是低錢色質輕銅假字文磨糊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先王制錢也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總其兼使收買之科茲息而不立重以留難則是不患于真錢之不行而患乎偽錢之錯行偽錢錯行而欲真錢通行而不壅者否也弊三矣及既行使請解京貢賦之入固必搭良白金而可矣即蕃省祿給存留鹽稅薪俸工食之類又

緩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諭責之必行與罪其不行者非先之齎莫之備剛責之荷擔之子也雖設行鋪名爲倒換實恣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責其必行之于下勒收受于彼而不開倒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乃民愚相扇閉匿觀望而姦豪右族依托城社若又從而黃鼓之以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令下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止矣又安望其必行乎夫錢寶于金利于力而取法于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即山鑄

銅誠原本初議今議于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灌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司議凡課程之征贓贖之鍰一以錢爲課發上而朝廷賚予之典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倒換而稱提之則斂于上而復散于下收于此而提引之于彼如泉之赴壑轉注而不窮而又嚴低錢行使之禁以峻防之其銅廢者告收之以入于官而諸用銀貝之地悉遵昔各從其故不强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法其行哉

棠草堂治平類纂卷十

豫章 朱健子強父原著
朱徽子美父原訂

鹽課篇

漢唐鹽課 三國六朝附

夫鹽民之所食不可一日闕者其用則與民共之其利則在民而不在官也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養貢其所有以供王用耳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供邦事未嘗以鹽之用而供邦財也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為之掌其政令謂供鹽耳待共戒令謂責鹽耳自祭祀賓客

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上之人特資鹽以為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降而伯世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富國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萬乘之國終月幸男女之所食千萬鍾偶筴之商月人三十錢為萬乘之國為錢三千萬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此王資也於是齊有渠展之鹽乃伐菹薪煮海水為鹽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萬鍾乃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興工作北海之眾無聚傭而煮鹽如此則坐長十倍梁趙宋衛濮陽盡饋食之國無鹽則病而守圉之國用鹽獨甚使糴之得成金萬斤齊以富強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而元狩中天子用兵四方兵連不解縣官大空于是東郭咸陽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宜皆屬少府陛下不私屬大農以佐賦而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致富羨役利

銅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宜罷鹽鐵官募民因官
器作鬻鹽官爲牢盆敢私鑄鹽者釱右趾沒其器物
使僅咸陽桑傳舉行之久之卜式見郡國多不便縣
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
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之上不悅而博士徐偃行風
俗令膠東魯國民得鼓鑄鹽鐵還徙爲太常丞御史
大夫湯劾偃制害法偃以誅死故法必用而行昭帝
時賢良文學對策言民苦鹽鐵均輸而桑弘羊反覆
難以爲往者豪傑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鼓鑄煮鹽家

聚或乃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也去鄉里棄墳
墓依倚大家相與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大
不便夫宋人有寶器然且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四海
乎先帝故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
爲制四荒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
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其使以成私威而逆節
萌作今從人于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強禦日以不
制姦形成矣賢良文學引古義爭以爲任民得占租
鼓鑄煮鹽時鹽與五穀同價今官總其原一其價鹽

價蓋貴貧民有木耕手耨而淡食以從務者矣言甚
切而爲弘羊所絀鹽鐵特不罷弘羊誅乃罷尋復置
已罷行無常其後覽禁乃遂與古今相終始矣東漢
明帝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
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
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
爲然章帝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
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建安初關中
百姓遭董卓之亂流入荊襄者十餘萬家關本土安

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于是衛覬議以爲鹽者
國家大寶以喪亂放散宜如舊置使者領之益市犁
牛百姓自歸者畢給之勸耕積累以豐殖關內計之
大者也魏武如其言而流人盡還境內豐實元魏時
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
厲禁令取之以時無戕賊使失性而已未有爲民父
母官有群生吝有鹽而權之者也今立官障護鹽
泉而收其利爲父權子豈不痛哉宜弛其禁與民庶
共明帝從琛議罷禁而豪舉爭擅之於是尋復置唐

初榷鹽其業開元中拾遺劉彤具表言臣聞漢武之世外勤遠略內興工役費十倍于今而用沛其有餘者何也古取之山澤公利厚而人歸于農今取諸貧人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也故先王之法山澤有職虞衡有官輕重斂發有術故能使人尊於農而用饒于國今誠從農餘之人收山海之利而寬徭薄斂息疲苦之甿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也于是命將作大匠姜師度與諸道按察使檢括海內鹽鐵之課而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諸軍

鹽屯皆隸于度支乾元初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籍游民業鹽者爲停戶免雜徭資盜鬻者論皋已盡榷天下鹽建中初軍興國用大困賦稅不足以供億自許鄆之西皆食海西鹽度支主之汴滎之東皆食海東鹽劉晏主之于是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于出鹽之鄉因舊鹽爲置吏監亭戶收鹽轉鬻于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又以鹽生于霖潦則鹵薄生旱暵則土溜墳隨時爲令做古勸農法道使者廵視曉導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征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晏始至鹽利歲裁四十萬緡至大曆末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仰給其後繼者爭挺忌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厚賂利積于私室而國用益耗矣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請益州劍山南西道鹽估以佐興峻盜鬻之罰罪至死穆宗時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解利請官自賣

鹽以富國下公卿議兵部侍郎韓愈條析其不便曰平叔請令州縣差人自糶官鹽獲倍利以上臣計令所在百姓富少貧多除城郭外有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貿易鹽商規利無物不取或從賒升斗俟時熟塡還用此濟彼兩利俱便今吏自糶不得見錢恐失陷官物必不敢糶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斂怨已多恐生失常謀也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者令所由將鹽就糶糶毋令闕鹽臣以爲鄉村遠者或三家五家山居谷處而人

吏將鹽家至戶到多將則糴買不盡少則得錢無幾
商人自負斗秤與百姓貿平價而上不過剩得一二
錢而足所由依官必索供應所利至少為弊至多平
叔又言所在及農隙時召車牛般鹽輸都倉毋閣府
州縣和僱車牛必須差配無情願者而百姓將車請
官勢必務集始得載鹽院監請受又須輪次實為請
難輸納之時人事又別百凡和價其弊皆然故百姓
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
也不和僱則鹽無從載和僱則害及蒸黎此殆不可

平叔又言今百姓貧虛來債逋稅顆粒無餘若官自
糶鹽一家五口食鹽率不過十錢隨日而輸必且無
積債逃亡之患臣以為百姓困弊所由多端不皆為
鹽以平叔所約計之賤於舊時日校一錢月校僅三
十錢五口之家為利幾何豈此便能免積債逋稅之
患耶非事實臣以為百姓困弊惟不以事擾之自然
漸復不在變法也平叔又言長吏有不親公事聽所
由浮辭云當界無人糴鹽請差清強巡察官檢責所
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令四季輸納其口多糴

少及鹽價遲者觀察使而下罪貶有差平叔本請官
自糶鹽以寬百姓令其蘇息而乃令責實戶口團保
給鹽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
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計口給鹽依時徵價辦與不
辦並須納錢即欲淡食度生亦且不得追徵條件罪
譴嚴峻官吏畏罪必加鞭捶百姓流亡轉死此
又不可之大者也三限商人鹽納官後不許于諸軍
諸使覓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以求影庇而富商
大賈或行財賂邀截喧訴者嚴加糾察令所在決殺

臣以為鹽商納榷為官糶鹽子父相承坐收厚利比
諸百姓實則校優今奪其常業又禁其為生不知何
罪將變至此若果行此驚動遠近富商大賈收重寶
入反側之地矣且夫宰相者所以臨察百司考殿最
者也而以為事儀至重須宰相充使刺史縣令職在
分憂不問治行而獨以鹽利多少升黜之皆大不便
事得竅而前此立權鹽食鹽等名色分五等戶業依
散卹配之矣

宋代鹽課

宋興藝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詔書屢下寬鹽禁
於河北資鹽價於海瀕諸顆鹽末鹽鹽盤聽州縣
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操其贏佐一路
之費而峻刑入煮鹻若鹽入城市之禁末鹽出於
海役電戶煮熬漿頭而鹽成諸近海皆然爲官所謂
散鹽也顆鹽出於池惟解州有之疏畦壠決水其中
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以則課虧爲官
所謂鹽鹽也雍熙中李文靖沆爲真州發運諸漕運

轉輸至者空船回聽載鹽散之江浙湖廣諸路于是
諸路鹽盜盜迹舟利而民力寬公私兼利咸平中度
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食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于
爲利數倍判官許士衡爭之不能得詔以鼎爲制置
使而命內殿崇班杜承睿副之承睿行鼎親爲帝言
往郎延環慶儀渭等州禁青鹽令商人入芻粟運解
鹽於邊其直于青鹽不逮是以民安于法而蕃部青
鹽欲售無從也今官運解鹽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
冒法闌入蕃界販青鹽以邀利而居者亦棄其價廉

與之爲市是助寇盜而結民怨也常以頻擾不售得
詔罷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
直二千一百餘萬貫慶曆有遺利宜可增市撫然曰
地利阜矣遐求羨將有時而闕抑不許而官鹽闌入
私鬻法已重詔屢優寬至是赦犯止配流先是官鬻
鹽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咸困于輸榆淮南自通泰楚
運真州行江浙荊湖而綱吏舟卒頻沙土盜惡不可
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終莫能止陝西池及淮
南積鹽多無用所獨森積至生合抱木其上而數莫

可較天聖中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畫通商
五利以上略言方禁商時伐木造船兵民輦運不勝
其疲勞一通商其弊悉去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
役車戶貧人憚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逋逃歸復二
利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
味苦惡民食之生頑腿之疾今得食真鹽三利也錢
幣國之大用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
今商人藏出錢貿鹽裨助經費四利也又歲省鹽
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利不可較矣于是詔罷官自

客聽人入金錢京師榷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給
之一歲中增課十五萬故貨待商而通世未有官與
民爲市而民不受其害者也其後西師起募商人輸
芻粟塞下增其直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已又置
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中
者優其直予券以在所鹽給償由是羽毛筋角膠漆
木石鐵炭之類畢入中而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
椽木二估錢千而責給償鹽不可勝計也後世召商
中鹽始于此自開寶來河北鹽聽商貿易收其筭上

封者請禁榷以斂遺利諫官余靖言臣嘗痛燕薊之
地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無南顧心者大率契丹之
法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
故許通商今榷之價必騰踊民懷怨懟將何及議
遂寢慶曆中三司使王拱辰復請榷令具未下學士
張方平入見曰外間籍籍言河北再榷鹽何也帝始
愕曰今始榷耳何謂再方平曰昔周世宗重鹽禁犯
輒處死後北伐契丹河北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
均兩稅中輸錢而弛禁世宗慨然許之制兩稅鹽錢

是也今兩稅鹽如故而鹽禁復行非再榷何且未榷
時契丹常以青鹽闌入邊盜貪今榷之則鹽貴而彼
鹽必益售是爲我斂怨而獨以爲寇利也禁之則邊
隙必自此開矣帝悟立手詔罷行河朔父老得詔皆
感泣勸石罷北京城南集僧道禱祠報上恩會河決
運艱增江淮兩浙荊湖六路五十一州軍糴鹽直斤
五錢兩浙轉運使沈立李肅之言本路鹽課緡錢歲
增七十九萬而嘉祐三年纔及五十三萬乃一歲之
中私販坐罪者至三千餘人繫在于官估高而私販

轉難也然國課爲益虧歲俱恤亭戶使不至困窮休
息濟本使有以爲生防制倉場官吏使不爲掊斂如
是而裁官估罷鹽網令能戶衙前得請場販鹽則鹽
善而賈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課必羨益矣因集鹽
策二十卷以進其言亭戶困乏尤甚帝嘉納然自皇
祐來屢下詔給亭戶官本皆以實錢其額外鹽給粟
帛歲遠久不能輸者蠲之諸所爲存恤者甚厚而有
司莫行時運鹽既艱惡官估復高百姓利食私鹽而
並海民以魚鹽爲業工用省而利厚由是盜販者衆

捕急則聚爲盜、虔汀州不産鹽、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歲秋冬田事畢、恒聚數十百爲群、行剽爲盜賊、捕不能得、則赦其罪招之、浸淫滋多、例置使來挺、令民自首納私藏兵械、給延捕吏卒、又損鹽價、盜以稍減、而歲課視舊額倍增、熙寧中、杭秀温台明五州私販衆熾、議者欲損鹽價以與民、相安石以爲猶宜制鹽亭戶及屬督私販、察捍和而鹽法自舉、姑自改制、于是令盧秉專提舉鹽事、部十萬爲甲、而當鹽地亦什伍其民以相譏、又峻盜販者罪、雖止杖、決頓科罰

妻子、還至百里、又益兵防捕之、時杭越湖三州、潞其法不行、劾課逮繫、安石爲帝言、捕鹽法急、所謂獄以益則也、而秉催償鹽益急、有母獄、繫至殺其子、搆謫配流至萬二千餘人、部劾秉罪狀、以安石庇而免、以增課轉資、當是時、天下鹽皆官榷、而自鬻、做桑弘羊遺智、名一利權、而知滄州趙贍在河北、章惇郟亶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皆朘剝民、增額課、用顯、元祐初、坐掊克設誣並斥職、紹聖中、諸言利變法之臣復用、而三司使章惇言、河北與陝西皆邊、而河北鹽獨無榷、乃祖宗一時誤恩、請遣使按視、尚書蘇軾議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損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塞外、有可禁止之道、故法行、然猶城門之外、公食青鹽自若也、今東北循海皆鹽、欲籠而取之、其爲弊與淮南兩浙無異矣、臣在餘杭時、見兩浙民以鹽得罪者、歲至萬七千人、而終莫能勝、盜販者以兵仗護送、率數百人爲輩、吏士不敢近、其山谷之民、貧儒者、衛日并日、有數月而淡食者矣、今東北之人、幹千

準[illegible]甲居推剝之餘、常甲他路、而一旦榷鹽、此其禍未易涯也、由此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適事之宜、何名誤恩哉、且榷鹽雖有故事、要爲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效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病矣、右臂何爲獨完、而斸以酒色伐之、可乎、議不用、而榷鹽遂爲河北患、已蔡京糴般倉之法、欲囊括四方錢盡入中都、以爲美、乃置諸路提舉官、令商人先赴場輸錢、請引赴產鹽郡受鹽、先王者增支以示勸、而買鹽者少、乃由是搖之、令嚴

避免沮壞之訴、季輙比較、務峻督以取盈、于是京南鹽利特厚、禁罔益酷、被罪者滋衆、而西北解池、天産美利、與糞壤俱積矣、京爲法大都、常使見行之法、速售以罔民、法纔通、輙復更其制、未受鹽者、更與鈔、鈔未給、更爲貼輸錢、又數十日、輙復變其無貲、更鈔輸錢者、前數十萬券、一夕盡棄、有朝爲豪商、夕爲流丐、至赴水投繯而死者、南渡以來、稍因舊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虞、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

爲分數、許入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始不爲具獨所制、然自唐始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征榷之數也、伊欲民安利而商阜通、何可得哉、

明代鹽課

明代以鹽課給邊糧餉、而水旱凶荒、亦時藉以振民、故天下莞榷之利、莫如鹽、制産鹽之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于淸運米直等次、浙次、長蘆次、福建廣、又次河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稽、額者進理其商、販各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界、合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戸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關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

險易、爲之則、召商納粟中巳、給引諸場行支鹽、如有而展額外夾帶貨買之訴、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掣驗、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進斷、商所中者鹽賣畢、即所在退引、還官、運司類進、僞造引者斬、而倚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及坐私鹽給貨之令、其竈丁勸賞以附近有丁産殷實人、樸充、優雜泛繇、其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其刑罪止杖一百、仍煎鹽、諸法令詳具、而兩浙淮河兩歲遣御史巡行提督之、又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

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陸河東場以出有專所
無運司乃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洪武中鹽運使
呂本言舊額鹽輸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
一石又準米價低昂聽錢鈔兼支以資竈民然其間
有丁產少而鹽額多者未覈非均也臣謹與各道分
司郎鹽場所屬地方驗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
場除額免科外他斷自所宜得量等分則較一詳定
而均平之詔曰可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令各運司
提舉司查中鹽商若上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

許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十錠優之其優恤至
于此而中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禁正統初令竈丁
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
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
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司支給不願
兌者聽守支而長蘆鹽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
聽于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為通商計甚悉
也弊孔乃稍稍日滋弘治初戶部言鹽法阻壞勢刑
部郎彭韶兩淮清理韶念治安長利之道在厚下因

本也具疏言天下小民無處皆窮苦而莫甚于竈戶
竈戶者上所使煮海為鹽收博利者也所當恤宜莫
如之矣臣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竊之涕下破屋缺椽
不蔽風雨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苦也山蕩
渺瀰人倫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之苦也
鹻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隆寒砭骨亦必為之
此淋滷之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
如湯不敢暫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
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場無鹽

抵償備極艱辛家業蕩盡此賠鹽之苦也逃去鬻身
日課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
因為繪圖寫窮民鹻淋熬煎負累折閱若賠償逃者
景敘事情為圖詩以上而章奏兩懸覬冀事務救代
都御史具疏其五端一曰存恤竈戶以為鹽之出產
在地而成用必資于人濱海之民以煎鹽為業供辦
薪芻朝夕烹煉為勞甚矣其單丁老弱之家賠辦不
前課入不數吏又以嚴刑峻督之至鹽入官而本銷
取又遭有逋賠之患此竈戶之尤可憐者也其敗實

戶爲總催者場蕩歸其兼并鹽課爲其乾沒煎麥旣
多私賣尤廣凡諸竈丁盡其家備分業蕩然乞骨爲
活雖欲無逃不可得已今行優恤凡照黃曆事例遇
竈戶缺聽令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之
數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命鹽司以掣下餘鹽行諸縣
關領計口分給民得鹽以食而納鈔以償固其理也
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改爲鹽糧市民猶得
納鈔至鄉民往往令輸本色或逕糴于外郡費且十
倍爲困甚矣乞依市民例一體納鈔便三曰申禁鹽

窩國家以邊地險遠餉餽乏而飛輓勞費也命商輸
粟邊倉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競趨之而
邊儲近遇開中則豪勢家詭名請託占窩轉賣商人
不藉手於彼卽無由中納于此故費多而中鹽者日
少前朝雖有禁例而法玩不得乞申嚴前例有犯必
誅庶人知所警其四五言鹽商挾私鹽徒橫放之弊
以爲商受鹽于官有額也于正數外輒求場官私加
數斤以益之至有得以倍蓰者矣已運入江又買私
鹽而夾帶行之所過關津賂其吏不照引截角其截

者十止一二發賣訖引不卽繳往往復數回以前引影
射而行故私鹽行而正鹽愈壅請敕巡鹽憲臣嚴飭
人私載之禁遇者沒其貲關津有容令引不截角及
舊引影射不舉覺者罪如法乃其間游手無賴之徒
什伍爲群駕小舟舟多置篙櫓戢私鹽沿江上下而
强買之卽不售輒挺取其財又伺間爲椎劫已跳身
疾棹瞬息相失不復可迹矣今不治恐生他變唐末
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此尤宜深防
者而其責在巡江時天子加意國家盈縮之變召閣

學士計屯田茶馬之故甚悉已及鹽大學士東陽稱
今鹽法壞盡矣各邊名召商開中而商實失利頗私
賣中納帝問何也閣學士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
討之弊帝曰奏討不過幾家東陽對曰奏討之內又
有夾帶奏討者一夾帶者十復有各年奏蠲支日零
量有剩堆積日所鹽皆爲奏討後事端隱言國家茶
馬法舊有歐陽駙馬者爲夾販高祖震怒以親壻一
行法今卽欲首壞之邪遂寘極典此等事今皆不敢
言帝悵然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于是下戶部查

議、西部尚書文條鹽法積弊七事以上、一開中引鹽、二與販私鹽三鬻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私鹽六越境賣鹽七運司號廢當擇人主鹽于是部下言鹽國用所須近年欽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割私餘鹽乃遂至攙越支賣并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住支邊官自今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並毋得求討窩占巡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囑違者聽巡按御史科劾居無何上賓正德中大放決而極嘉靖初天

子伏察于百司登耗利弊每部下輒申祖宗舊鹽法之政令而諸公忠憂國之臣梁尚書材周中丞用李戶部夢陽霍詹事韜張學士邦奇東莞陳建疏鹽法利害之要甚具大都言國家以鹵地授民蠲課其鹽亦猶以土田授民而歲收其賦也國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有夾帶者絞之科誠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產鹽除正額

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泄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達江西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騰貴也國初竈丁旣給鹵地復給草蕩免其家雜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値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利二千文也資之者旣厚又歲課止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卽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權利

故餘鹽抵禁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前事爲已削矣然誠得米麥而給之亦猶有言也今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賣餘鹽之禁是使之必饑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之利顧小民煎煮之力旣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于是貧弱逋逃四出爲死其富室負海悪黨多招亡命廣占斥鹵貪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

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益橫故日行之者失也且
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軒民數千家
專販私鹽良兵勁弩高檣大舶千萬為群行則烏飛
止則猿聚官司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際不弭必貽
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
就之巧鹽充食矣形影既見素可寒心此鹽場竈戶
鹽徒之利弊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
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
永樂間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

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
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
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
支之鹽也于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
支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發
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而罔利亦烏在其為王體乎
且自成化已來每引納銀三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
分矣視洪武永樂間增買以十數倍而權勢之府古
賣窩經紀之包攬使派衙門之斗頭火耗不與焉其

艱輸納粟也又有管攢取索常例刀蹬留難之弊雖
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合者費復不貲蓋至于
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候守每鹽一引
用銀既二兩有奇矣法開中鹽引二百五斤勘正數
外所場官私加至三百餘斤近納銀于官聽買竈戶
餘鹽通五百五十斤此皆貿易于官民而得之者也
嘉靖末年掊克峻深之臣復䖍科夾帶割沒之令每
斤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少裁六十
萬兩而關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關中商力不

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關中商先于兆鹽
院具呈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給數水
程若諸小商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以其
數下批驗所類為冊聽補掣鹽院補掣之所鹽院不
以時掣視待鹽身積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
視故商益壅而不行有守年年不得掣者而鹽壅重
不如舊皆論輕以益賣論重以夾帶論乎是江運諸
小商以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為旺餘月為衰閒
節其時又復以晴雨為生息之候既遭雨旬月沙滌

崩塌淤礙無地煎煮無聊坐守貽逃吏急逋併而官
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國初命鹽運司以
舉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戶計口食鹽而納鈔已賦
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關吏緣爲姦利已命于所
額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
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此
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較矣
而各鹽道督所在官司巡徼嚴切皆以私鹽之令月
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爲姦民受其弊市豪大猾與巡

徼者比而公共賑之時獲一二貧窮肩負易米度日
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產鹽之地官旣驗鹽給引
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道何道也始
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鈔
復不蠲人之稱斯賦也其閑之何斯道何義也天下
一家也権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権于病之矣況于
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
又護何道也往鹽所自出者賦家戶給是今運鹽諸
小商買引掣故之留難費十倍于昔所從出益貴價

不得不騰踊騰踊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弊之民
有數月無鹽以爲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永樂
中下輸粟于邊之令凡富商大賈于三邊自出財力
自招游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堡伍
田日熟年穀屢豐甚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
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法商
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
于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錢一分
支鹽一引大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

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于國利而銀納運司
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商人引鹽
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
然淇淮人意獨爲淮商地而輸粟于邊之法旣廢西
北商亦徙家于淮以便鹽于是墩業自歸田作坐廢
墩臺坐頹保伍坐圮遊民日散邊地爲墟外患入而
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蒸蕪米石直銀五兩而
邊儲楞然此又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
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誠專利則弊生未有

利專于上而能以靖弊者也議塞利則害作未有利塞于下而能以祛害者也漢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氷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逢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逐汗辱之利開納之歲內外權豪陰以其間託撫臣爲之所而撫臣者率視執尊卑太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買窩則不出闤闠而引獲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百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游

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緊諸圖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挹其睨睨可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於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鹽察御史分鬮鹽課宣德中始令于稚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

益專而查盤清理料治與華文武官吏皆得聽其綵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于[illegible]其事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拜是敗之汙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汙況道之以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亦且勞事事之勞也如絲然絲之多手理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敵國外邊謗

詆譏察如蹤姦宄不欲毫纖芥之利餽之民而邊臚行省鹺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勞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誠獨于諸產鹽設運司之地寘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經歷則窮源決流而久其任則官專重旣不可屢阻而鹽運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其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勸農使召鹽商耕塞下入粟如異時則鹽課邊儲交爲挨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于邊中粟

巳即給引赴場徭常股以差次聽竈戶發引支鹽有
請比能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雖貴必刑其竈戶
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訴訓其縮贏贖代
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分地之禁中國一家恣聽其
所往唯嚴通遼之禁則上之關中歸之商賈下之
場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
量力中納富商大賈末由操利國家得鹽利自饒而
不必峻制曲防以擾之竈丁得貢鹽自給而不必更
免差徭以優之鹽可通貴人無爭奪豪舉專利之弊

不養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
邊備漸充退遷稍挈乃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
必慮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一除如此
而利不興國不足弊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　評

申瑤泉議曰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政
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媒
臣借著計司特籌屬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
猶然虛也則鹽政之積未復也國初鹽轉運提
舉為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

東閩粤蜀滇與天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
鹽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貢有常貯有
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哉召商開中入粟實
塞下塞下粟無勝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為便
而國不問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杼柚周則國
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八分耳粟二斗五
升耳至輕也所司關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
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
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

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鹵地給草場蠲鹽亍引給
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官
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
蓋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政太嚴
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
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
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
中越次收支是居偵罔利則非徵也乃輸之不
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

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忽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
資于內帑商跡絕于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
類多覬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
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勳
戚恩賜或權倖請求與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
權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掣餘積堆名曰所鹽
以供權要之報中使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
商之困也自支守始也羨同貫魚繁同積薪有
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
壅積也所竈丁之困也自勢權始也搶奪壅賣
費恭鹽課為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計備而
已矣素薄然既貧為生殺無藝區不可得也乃
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徵斛所輸灰花鹽
且余重與正且有虎支有貴高有科罰有勸借
費殆不貲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競趨私鹽欲逗
課無滯不可得也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
始也鈔法廢則縣官將何以收餘鹽餘鹽積而
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投貨私鹽者投

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枵腹以饕不然即
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姦人橐中
裝不可得也夫商竈俱困若此之甚安可不求
其故乎愚以為欲救竈民之貧者莫若弛餘鹽
之禁欲救商人之貧者莫若重私鹽之罰夫竈
民之所賴為生計者鹽也終歲勤動所積之鹽
自商人鬻賣之外悉皆辛苦所得之物乃欲其
盡輸于官則已大拂乎人情欲其私鬻公行則
又有乖于國法似宜倣正統年例除竈民所辦
鹽課外其餘鹽若干官給米若干以償其勞賤
餘者鹽即為公家之物候商人來場掣鹽之時
竈民或貧難不前者即以本價當官給領其價
收貯以待取用庶幾竈民得受餘鹽之利而商
人亦無守株之待乃為策之良也至于竈戶逃
身家富厚者則必嚴國課之徵除隱射之弊如
入下泉者必析戶辦鹽如民屬當差之例其有
逃散者必令其代納以充國課此非獨濟乎富
竈也蓋灶民居場雖至富者不過充總催之役

而已。但鹽之外甚有餘鹽。竈之餘鹽入爲己有、以圖厚利。是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似非公平之體也。然又聞竈民之富者交結本場官。以營己私。貪官亦利其饋遺。樂與之庇。凡所指使無敢不從。今宜痛加重懲。以爲貪墨之戒。庶幾富竈無所倚仗。不致罔法行私。而貧竈亦得寬一分之賜矣。故愚謂救貧竈之弊者。莫若寬餘鹽之禁。而尤必致嚴于富竈者。蓋其勢常相爲依附也。以至商人中鹽者。多棄父母。背妻子。不遠

千里而來者。豈人情哉。民之趨利。猶水之走下。其勢然也。今自中引以至收鹽。中間所費不知幾幾。及其鹽既通行。復爲私鹽之所阻。以致國課壅塞。商人疾首。此其弊安得不預爲之防哉。蓋竈主于辦鹽。而民主于力本。其勢誠不相及也。今平民不務本業。輒販私鹽。甚而結黨至百餘人。肆行罔貸。又其甚則至昏夜劫掠商人。鹽始爲之不空。各場及巡司官。既安于積弊。難除復不繫念。間或差人緝訪。而衆且吠以甘言誘

以重利。甚至盜徒反出數包之鹽。送爲功績。差人僞債至官。以徼厚賞。是縱之使爲盜也。所以然者。蓋緣鹽徒素號勇悍。積黨成群。差人苦于力不能勝。遂姑爲縱容。以圖兩便耳。此等積弊。憲臣既阻于耳目之未周。窮民復安于小利之是就。以致私鹽盛行。官鹽日阻。及今不爲之處。誠恐商人費重而利輕。幾何不轉而之四方也。亦宜補緝。如有獲私鹽正犯者。即給以本鹽。仍加重賞。則人皆樂于激勸。且鹽徒亦有所畏。而

少知戒矣。私鹽既禁。官鹽必行。至于富商之有力者。每夾帶餘鹽。甚至每包重至九百斤。鹽所失于查盤。或反受富商貨賂者。則必嚴爲禁防。通同作弊者。一體究治。則庶乎頑民可警。而貧商之鹽亦不至爲富商所阻矣。故愚謂救貧商之弊。在于禁私鹽之弊。而尤致嚴于富商者。亦以其勢蓋相爲低昂也。

秦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一

豫章 朱健[illegible]原著
朱徽子美父原訂

雜征篇

歷代關市之征

昔者神農氏日中為市致民聚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則市利興其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則門禁立至於周官則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

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官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是所謂古之為關也以禦暴而非專于斂財可知矣若乃市者所以通商賈而阜貨財則有司市以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為其為制也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通而行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法至詳矣于是大市則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則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則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以通往來而便營貴進胥入市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為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

之于是有用之物則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蓋貴其值以來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則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而又有肆掌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質人掌成市之貨賄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一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廛人掌斂布

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斂而入于膳府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恆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

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先王之致詳于市政若此抑何也蓋以利柄爽人已相形不能無私已之心故一物也賣則欲多買則欲寡彼此競爲虛誑爭辯于是乎起然獨自已之物弊端未甚也至于有商賈則專以牟利爲事且纂孳孳凡可以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至濫惡僞飾凡可以欺人而罔利者無所不爲于是山野之甿不得不賚于市而其受屈則有無所控愬者至于天患民病乘急踊價衆方以爲災禍而彼獨以爲幸孤

寡貧窮假貸稱責此方以爲困苦而彼乃以爲貪息又大利所在則奸細于是而竊窺大衆所萃則奇衺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莫如市而可以害民者亦莫如市也爲民父母均吾赤子可以無處治之法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師奠其價值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察其犯禁胥師察其飾行價慝而詐僞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其坐作出入則事不亂有質人以爲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制而物有所準司虣禁虣亂

訶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亂之謀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得其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阜爲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罕用而不可無宜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廛或低昂其價直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過以民間貨物爲轉移之方耳猶未見夫君民一體

之意也民有貨物不適于用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
榮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蓄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
焉及市中既乏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樂從也後以
其價賣之雖富資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以市中
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
民之有用者不困也然此猶行交易之意爾至于民
有喪祭大事適乏而不能卒辦聽其從官賒用事
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無用賒而與之
有益于彼而無損于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然此猶

欲其還爾至于民有極貧者則送貨而與之以其不
可爲繼故以國服爲之息蓋力者民所自有無待于
外公事上所不免必假于民故貸之而使服國事則
下之用物者若食厥力上之與物者若假厥直市法
之善誠莫有大于是者然終以爲近利之地防之不
可不嚴辟之惟恐不遠于是爲備之禁在民者十有
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而
小刑則憲中刑則徇大刑則朴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焉至若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之則罰一幕世
子過之則罰一帟命夫過之則罰一蓋命婦過之則
罰一帷蓋防利而絕其端類若此至其後禮教陵遲
風俗靡敝士庶人棄本而事末姦富者衆商賈牟利
穀不足而貨有餘于是管仲相齊制斂散之權曰歲
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
理則蓄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何也君
朝令而夕求其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讐賤而去
賈人受而藏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已而民反
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以網國幣若此則

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于三分之間國
之財物盡在賈人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
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凡輕重之利以
重射輕以賤準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
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則大賈蓄家不
得豪奪吾民矣此其策蓋抑商賈之途欲作一摶力
于農遂用區區之齊霸顯諸侯而齊富强至于威宣
也逆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令凡事末利者一切收以
爲孥始皇承之并攻力取凡謫戍邊者七科吏有罪

一七命二贅婿三與賈人有市籍若嘗有市籍若父
母若大父母有市籍而七斯則以其逐末專利而抑
之近于酷矣漢興接秦之弊公私窘匱而不輓逐利
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高祖乃令賈人不
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時凡市肆租稅之入
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
經費孝人亦輕矣孝惠高后以天下初定復弛商賈
之律文帝時晁錯言曰今農民重困而商賈大者積
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

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
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
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
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
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
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於是帝爲之下令務農而市井之子孫終不得仕宦
爲吏至武帝時好大喜功財用耗竭徵山東被水民

多饑乏遣使賑給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滯財役貧轉
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
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以東郭
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
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元狩四
年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
之地今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而民不齊
出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
軺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
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率
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
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
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
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
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
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

錢緡矣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
緡錢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代僅筦
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
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
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
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

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于是以均輸
故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
者再百焉昭帝即位詔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
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
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
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
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
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
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
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
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
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
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
調緩急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
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
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
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

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
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
也大夫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
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
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
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
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
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
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

財鹽鐵均輸萬民所載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均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

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而藏之況人主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谷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歛贍窮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于權利罷鹽鐵以資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兼并之徒姦形成矣文學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于國天子藏于海內故人民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櫃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于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而丞相為弘羊所持不得就遂罷議夫為民父母行政而

均輸體貨效尤尚賈子之所治而徵市利也豈不甚
哉王莽纂位藉周禮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之文齊
衆庶而抑兼并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皆置交易
丞五人錢府丞二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
及畜牧者若嬪婦桑蠶織紝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
販者各自占所爲于其所在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
以其一爲貢敢有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爲
取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定所掌物上中下之價各用
爲其市平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于人用而

不售者均官檢實從本價而取之萬物卬貴過平則
以平價賣之以防貴庾者人有欲祭祀喪紀而乏于
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賒之祭無過旬日喪無
過三月或乏絕欲貸以治生者聽授之除其費計所
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是既榷其貨又操其術而困用
取贏也聞者驚極矣建武初莽所設皆改盡廢罷至
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
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下詔議尚書僕射
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

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
主所宜行者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晉自過江至于
梁陳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勵雖
以此爲辭其實利在侵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
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
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
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
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
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

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
之後主大悅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
國之用不在此焉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
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
稅開皇時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
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
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
逢冬寒莫敢陳訴李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
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

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遂寡
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諸關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
國之臣當如此矣唐武后時有司條關市之稅者不
限工商但人行輒稅鳳閣舍人崔融曰國家所爲立
關市之賦者以市縱繁巧關通末游故從而征之也
令行者皆稅本末同塗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
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
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僮僮永日今若江
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

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
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
分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
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富
商壯俾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
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秦漢
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廢以擅
國武力拾之而不用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
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

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傑不耗夫人心莫
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
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
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流規小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竊恐亂大倫
哉爾是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
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
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德宗初顏以邦貢獻馳贏利于天下會兩河亂國用
不給拾遺陳京請借富商錢以佐費帝以問度支杜

佑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足矣
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之令
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已又于諸道關津各置吏
閱商稅商賈錢十稅二竹木茶漆十稅一已稅關梁
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
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
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
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千錢
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

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
用市牙者紛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
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旣行
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分家所入不能半
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
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于是間架除陌竹
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是時宮中取物于市以中官爲
宮市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
白望數百人于兩市民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

名爲宮市而實奪之順帝即位乃一切罷之宋興商
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鎭亦有之大則專置官監臨小
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同掌行之齎貨謂
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
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
初太祖知民所疾苦詔天下榷酤魚池水磑等物諸
五代所征算者並罷而詔關津毋得苛留行旅行旅
所齎貲非貨幣當算者毋發篋搜又詔榜商稅條禁
于務門具曉知毋擅增刹收淳化初詔諸路轉運使

條部內州軍市征名品塲務減以利細民又詔官和
買物非地所出產毋抑配授民以京朝官主市務內
侍副之給實直毋抑配諸司急需物毋一切收市擾
齊民皇祐中下詔言三司歲下諸科買物出倉猝故
物須翔踴其先期度所當賦早論被得爲備若府庫
有備勿收市已闕用寬與有請算緡錢助經費者拒
不聽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木所潰者數重因詔
天下稅務毋毀汚衆商幣物前後稅錢詔蠲者不可
勝數諸隱悉至矣熙寧初王安石創制置三司條例

司議以爲天下財用所爲不足者與領之官拘于弊
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而輕重斂散之權失也
今發運使實總江浙淮揚荊湖六路之賦入而其職
以制置茶鹽礬酒百稅課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
年豐可多致而不能制其盈年儉難供億而不能節
其緡于是遠方輸以倍蓰而中都鬻以半價徙爲商
賈于之所利也亦僨矣今立均輸法尉知六路財賦
之有無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得從貴就賤
用近易遠而預知中都帑藏歲知見在之數當供辦

者蓄買以待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而制其有無于
以均轉輸省勞費廢國用可足民財不匱于是出內
藏錢五百萬石佐均輸費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又
以爲京師百貨所居獨多爲兼并者之所困以市無
定價而貴賤相傾置市易務召京師諸行戶令自貨
所有若借他人貲產充抵當因用爲知務諸商貨滯
不售者許至務投賣行人平其直官市之願易官物
者聽既收市視抑務所抵當物許請賒立限歸故直
毋抑勒歲出息毋過二分其非行和所需物民貨之

歛市予官而無質錢者官度其用宅若金帛爲振而
貨之與期責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
者月加錢四之一以謂之請折博收買皆以時估毋
求羨息所謂仁能與智能取可以爲天下之道也予
是出內藏錢百萬緡京東市稅錢八十七萬緡爲市
易本以戶部判官呂嘉問領其事而諸州各置市易
務昔祿薄已又言官中所宜索或非民間用物即用
物或時缺少價事以借從爲諸行戶病今立法計算
歲官市用之物分行戶衆出錢於官責收之以待急

自免行錢歲中不用即出賣息無過二分而行戶得
免待制數倍之價時諫官御史爭言其不便不聽權
開封府推官蘇軾具疏言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
也或先期而予錢其負也或後期而收直多方相濟
委曲以通之此倍稱之息所由積也今官爲市易必
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賂不
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之商
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此之慮乃捐五百萬以予
之此錢今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得而征商

之額所損必多矣其後均輸法止不行而市易背綱
官至自鬻蔬果變雜米鹽所需物物輒踴貧賴子弟
所賒貸多拆閱不能償而導洛通汴司官請置堆垛
場于泗州商貨至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輸算已部
非導洛司船所載商貨許糾告雖自請稅猶如私載
法而商貨入門市易司輒遮欄赴務名驗實盡數買
之其麄欄諸役月食錢畢取盈千商商俾避逃徒而
商稅果顯減已又令諸小賈非充行戶出免行錢者
毋得買于是翔民負水擔粥貿諸日食用物者亦無

敢不赴官投行戸矣元豐七年帝手詔三司使言聞
市易司市物侵害小民之業衆乃讙何也三司使曾
布具對言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盡收
市肆所無者畢索於官府而爲商賈兼幷之事呂惠
卿疵嘉問罔上蓋欺今市易之爲虐已槩槩乎唐季
葉閒架除陌之弊矣疏上與嘉問俱落職補外初市
易之建實布本畫端上意疑遂急治嘉問以自明爲
安石所深恨而惠卿與布方交怨助擠之故布嘉問
並貶而市易如故已而惠卿以免役出錢或未均乃

用其弟曲陽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
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
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
有賞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
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
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
錢部從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于雞
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未備至
分以上不預荊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

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
凶弛張其法從之民于是益困矣嗟乎均輸市易皆
建議于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
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于桑弘羊均輸之
事備于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
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
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迫其署以
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
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

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則天初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
卽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斡運之使其可以移國而
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
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耶介甫志于興利苟慕前
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
至于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
下行駔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
之下矣元祐初有司言市易無本無慮二百萬緡錢

所息二分十五年之間子富數十百倍今僅收其本而官吏糜十數年之費乃在其外上下相蒙至于此夫以朝廷而行市易就使有獲然且不可為況今所獲曾不如所亡乎詔罷市易法而鬻前後案官吕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先是熙寧六年蘇湖歲稔穀價北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惠止一方未為定法及汴泗漕梁易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病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

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與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某年始也切為聖世病之臣在黃州親見累歲穀熟農人連車載米入市不得鹽酪之直所蓄之家日夜禱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珠金餓死于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

人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何刪去近例附令免稅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而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而回貨之稅所得末必減于力勝且災傷得以有無相通易為賑救于省利不可勝計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令其直宜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并臨給都下亦一再免旋復如舊惟兩浙并東北鹽以鹽事司之請遂不復征焉南渡以後郡邑新創兵革未息四方之稅間有增

置及于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並收稅而寬弛之令亦錯見焉如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而免之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一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孟于牛米薪麪民間日用者並罷孝宗繼志凡高宗罷之未盡者悉推行之又以臨安府物價未平免淳熙七年稅一半光宗嗣服諸郡稅額皆累有放免然當時雖寬大之旨屢頒關市之征迭放而貪吏並緣苛取百出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之屬擅

用稽察措置添置專欄收檢虛市有稅空舟有稅以
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遇士夫行李則
搜囊發篋日以與販甚者貧民貿易瑣細于村落指
爲漏稅輒加以罪空身行旅亦白取索金方紆路避
之則闌截叫呼或有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
囊而歸聞者吞嗟指爲大小法場與斯民相爭制不
啻仇敵而其弊有不可勝言矣明制府州縣有稅課
司局河泊有所諸處辦商稅漁課引緣契本有差洪
武中令天下稅課司局客商貨賄俱三十兩稅一赴

司局投稅兌驗平買以負諸有稱官牙私牙團商買
者徒化外不貨而收兌牙錢一分其金銀鉛錫砂礦
蘇煤黃丹青綠毛褐碧甸子鍾乳粉綠毛木銀俱起
解本色其魚鹽茶酒醋硝鉛果錫石膏商稅窯課俱
折收金銀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紙札不稅酒課
不設務不定額如舉時巳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
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府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
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
天下物貨及纖末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凡軍民嫁娶

婚喪祭饋贐遺送儀物及自織作桑綿布帛及買已稅
之物若造作舟車并細民挑挑蔬菜魚肉果實并興
販者毋得稅永樂初西洋諸國使臣來朝貢方物因
攜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成祖曰商稅者國
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遠來乃欲
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不聽囘初止
收商稅未有鈔關宣德四年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
務臨清九江滸墅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榷
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

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鈔折銀備餉料初
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景泰中則廣金
沙洲江西九江南直蘇杭各設主事算舟船而廣
東雷廉平江等珠池遣內臣起蛋戶採珠供御之
用其稅各鈔關停御史不遣遣部主事而天下州府
縣丞治縣簿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即其地其山或
植或童或蠶或蘆葦均之里甲日課程而門攤則治
市門均攤之其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存是成化初
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

半象收鈔一貫折銅錢二文已放九門監收錢鈔內
臣各及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貨物違例抽分雖
稅民象承前代之弊而德意獨深矣七年工部尚書
王復始請添部屬三員分往太平蕪湖荊州沙市杭
州抽分竹木變銀爲營繕費是年所得僅千兩後至
者以多得爲能至爲倍兩成成加增朘削無極言利
之臣賄惡如故二十二年詔天下有司稅額以除
價弘治元年御史陳瑤言崇文門舊設官課分司上
以客從近差御史主事往監其事以括越爲能有傷

國體上命今後止許稽察客貨餘行李車輛毋得搜
檢阻遏九年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
官戶部尚書周經言內體非便且民力不堪乃止正
德十三年內官監劉養等以缺物料請差監官二員
往湖廣浙江抽分廠會工部主事中半抽分得旨以
養往湖廣馬俊往浙江工部因奏抽分廠竹木等料
供以給造糧船及供器皿之用比年流賊刦擄焚毀
糧船幾二千艘補造至今未完而上供器皿工價亦
多逋欠他若賞賚朝貢番人衣服綵段動輒數萬皆

需抽分所入者補還況今連歲饑饉民人逃亡止供
厭稅尚望蠲免代望追寢前命不聽正德中布政司
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尚賤民不可以無禁都
邑輳集如張家灣宜課司延綏亦皆是遺稅值巡欄
狗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掯車輛
篋搜篩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商估物貨規多稅
入此其害非細矣盧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
而數征也宜敕諸商貨但于所在抽稅其經繇地方
不得攔阻止大明門宜課司查驗應稅之便正德間

始差太監抽分遷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擾巡撫御
史朱越請遵詔裁革且極言太監瓶臣奸狀得旨抽
分太監裁革該府委官監收一如舊制七月浙江撫
按劾奏抽分太監馬俊貪婪恣橫及挾敕誅取官銀
諸不法事併請裁革抽分內臣而以原遣部官領之
制可府世宗初登極新政故也嘉靖初戶部尚書梁
材條議言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
或藏貯之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類解時那
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于州

府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祇立號簿二本收料文票于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催鈔以船梁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催鈔訖開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鈔封記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傾煎成錠季冬差官類解委官委代部主事三歲代于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權管交代說乃聽行至萬曆二十五年以兩宮三殿災大工浩費遂議開礦權稅命內臣出省直專理其事于是所

在搜括興起稅課而管天津店稅內臣王朝奏設各項雜貨稅銀關是節稅進銀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勝書矣蓋初念大工須費帑藏空虛特差權稅諸務聊佐一時之急不意利孔一啟恣入貂璫率不可破而所委者又刑餘狙獪之流凡所以恫愒取盈者日增歲益不知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羣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故諸使之害一而參隨之害百所引用之土棍皆且千萬究皆難剝百姓之膏脂耳雖曰不恐加派而害不更有甚者哉至光宗登極始詔罷撤天下咸慶更生焉

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發于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放于齊桓公晁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之與平糴立法

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于民用也則官買之斂之及其適于民用也則官賣之散之甚悉還有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富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爲而指爲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

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爲民何也
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
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
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剛愎不可行雖賢哲亦
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宇宙悉以封建
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百里以至五十
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
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于公上而上之人
所以治其民者亦常如祖父之于其子孫家主
之于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
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
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斂
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
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
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
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
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
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

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
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
蓋獎幣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
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上下
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其法可以世守自封建
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
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
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
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
方能諳其土俗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
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貪饕貪鄙
之人則視其官如蘧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
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于吏胥之手既授成于
吏胥之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
必擾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擾已極矣是以後
之臨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
其教斯可矣甚環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

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備猶或廢[illegible]稍滋繁數則不勝其瀆亂且生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甚或以時政而妄釋經語或屈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貴價斂滯貨之云遂為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人主乃自為商賈而牟利焉因國服為息之云遂有放錢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以病民人主乃自為

豪民以病民焉不知夫商功計利奪彼與此日積月累以肥其家者匹夫之行也以宇宙為家通有無同憂樂以均平為事而不使有一夫之不獲此天子之事也君民一體資有助君以為歛于民且古者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借而收息乃周衰已後事注疏一差荊舒因執之以殃民由學不通時宜禍豈有極也哉

纂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二

豫章　朱　健子强父原著
　　　朱　徵子美父原訂

維征篇下

歷代山澤之征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

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數十年

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

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授法於山而掌其政令、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

其川與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角人掌
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量度受之以供財用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
山澤之農以當邦役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
爲摶十摶爲縛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
葛征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
之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
而頒之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

與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受之及
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
之政令上之賜予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
家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秋令塞阱杜擭
禁山之爲苑澤之沉者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
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
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薙氏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
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

草之政令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
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禁令囿人掌囿游之
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場
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魚人掌以時魚
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凡祭祀賓客
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漁者掌其政令凡漁征入于

王府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
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
簎事大界山澤之利先王以來未嘗禁民自取之也
是故古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而九州山川澤藪
之名皆職方氏之所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害有可
與諸侯國共者則命山師川師辨其名而頒之使致
其珍異之貢而已夫不封以山澤之大者所以弭諸
侯之侈心而謹天子之守地也必須以山澤之利者
將以示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以幾

外山澤尚爲之繼悉區畫而況畿內之山澤乎大抵山林川澤民之所取財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財則是山海天地之藏而爲一人之私有是與民爭利也不爲之禁則是山澤國家之寶而聽百姓之自取是縱民趨利也先王不與民爭山澤之利亦不縱民趨山澤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任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則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屬則有山虞令萬民以時斬材澤虞頒其餘於萬民田獵者得以授迹人之令取金玉錫者得以受北人之圖羽翮齒

角之物皆山澤之農所得取絺綌草貢之材皆山澤之農所得爲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澤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謂與民共財既而太宰又以九賦斂財賄而五曰山澤之賦則是民不得擅也至地官之所屬山虞則掌山林而爲守禁林衡則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澤虞則掌國澤而爲厲禁川衡則掌巡川澤之禁令以至執犯禁者而誅罰之迹人則掌邦田之地爲厲禁而守之廿人則掌金石之地爲厲禁而守之齒角羽翮以當邦賦則

角人羽人斂之絺綌草材以當邦賦則掌葛斂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蜃之屬無不以時而徵其物也此之謂禁民趨利蓋古者鄉遂之民皆爲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爲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爲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爲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於趨利以逐末三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而無游民歟後春秋時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不聽遂往

陳魚而觀之齊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之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于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僊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襜大夫散

其邑聚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晃服於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爲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故當時鑄山煮海綰山澤之利而國富饒後至景公之時征歛煩重民多慾咨公嘗患痞不瘳梁丘據請誅祝固史嚚公問晏平仲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

室日更淫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蓋三代之時貨器用下之貢獻有程上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于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天下山海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百姓豪強者所擅其說發于管仲而盛于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

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至金爲天地之秘寶而歷秦迄漢獨未聞有征榷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伏左趾博育使郡國鑄部令民鑄農器者罪至夭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官偏于天下獨不聞有犯金之禁夫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果無資于金耶卽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強之致富亦不繫于金耶上下之間好

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晉南渡以迄梁陳大抵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于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宋孝武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當去絕宜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舊書占山護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尚書左丞羊希以壬

辰之利過于嚴刻事既難遵理與特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旨華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爈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占頃畝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南齊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

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唐凡金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坑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

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乃黜萬紀麟德二年廢陝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鑛采之可以富貴主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帝以林甫爲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恩德宗將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時天下銀冶

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籍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言利以自殖舉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千三萬

二千斤宋興金銀銅鐵鉛錫之貨凡諸金產金有五
日商饒歙撫州南安軍產銀有三監日桂陽鳳州之
開寶建州之龍焙又有五十一場三務產銅有三十
五場一務產鐵有四監十二冶二十務二十五場產
鉛有三十六場務產錫有九場產水銀有四場開寶
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
侵削下益抗敝每念茲事深疾于懷未能捐金于山
豈忍奪人之利自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卝定州諸山

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
共之不許金銀銅鐵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
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
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發
冶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為常而有司亦輒從之
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繫焉皇祐中
歲得金萬五千九千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
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

四萬一千一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
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
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發至治
平中或增冶或復古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
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
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
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令之論次諸冶以
治平中所有云天聖中登萊採金歲益數千兩帝命
奬官吏王曾曰採金多則背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

景祐中登萊民饑詔弛金禁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
復故八年知黑州王誥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
市易司其計之以所入為熙河糴本七月詔近坑冶
坊郭鄉村并淘採烹鍊人並相為保保內及于坑冶
有犯知而不糾或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坑冶國朝
舊有之官置場監或及承買以分數中賣于官舊例
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
後廣搜利穴榷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
冶用常平息錢與利錢為本金銀等物往往皆積之

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處
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
趙其後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
請倣茶鹽法榷而鬻之于是戶部言詳度官置爐冶
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
收中賣與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先是元豐六年京
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置軍器及上供簡
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萊蕪二監歲課鐵少不能
給請以鐵從官與編計所養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

是官榷其鐵且造器用以鬻於民甚失天地之間顧
并發冶而屬吏貪殘積成蠹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為
民欲有力之家悉務辭避逃匿坑源廢絕鐵條湮閉
聞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原個之家方施工用財未
獲其利而照依舊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國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者金有常例若鐵水
銀銅錫有常額至于銀礦珠池間或差官暫取隨即
封閉迄至今日令更加嚴洪武七年命置鐵冶凡一
十三所時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

元時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處
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帝曰朕
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
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
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
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
千家于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近臣有進言山東
舊有銀場可興舉者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
于官者少而損于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

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
言者慚而退二十年廣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
州地有銀礦可復採以資國用帝謂侍臣曰凡言利
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
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
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
徵收無已有司貪為己功而不肯言朝廷縱有恤
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臨淄縣丞
王基言乞發北海之藏以通貨路太祖召而詰之曰

汝云發山海之藏須人力乎自發乎况發之未必得
而勞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
善也放之言果導人君以善乎遂黜之永樂十年廣
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
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成祖曰國家所重在民不在
利皆斥之通政使趙𦲷奏山西民言介休出五色石
可爲器用帝曰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况此石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不許仁宗時學士楊
奇聞折薪司賦斂于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

至八十餘萬人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舉事未還帝
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
奇言恩詔甫下兩日折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
以堪帝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即命減其半天順以
京師人衆而莼薪皆採于數百里外詔居庸關以東
與天壽山相接空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宣德元年
錦衣衛力士觜直言山西中條山產䃞礬乞令有司
採進帝曰䃞礬何切于用使民耕則有衆充饑寒則
有帛禦寒礬如山積何益饑寒乎若礬可利民聽其

自採二年正月綿竹民奏世以採捕爲業歲辦鹿皮
新地荒林密人少獸多採納常足今以屯戍墾地皆
爲良田獸少捕之難得歲久逋多乞賜寬恤帝諭吳
中曰田野闢人民衆多此美事也雖羽毛齒革以資
國用若果難得理當除減不宜以此困民初洪武間
福建各場歲課銀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歲課二
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
餘兩浙江增至八萬二千七十餘兩宣德間福建又
增至四萬二百七十餘兩浙江又增至九萬四千四

十餘兩自是地方勞而民不堪矣英宗初即位下詔
封坑冶民大蘇息至是有盜礦廝相鬬殺者福建浙
臣各言開銀場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三處
三司議奏曰開場雖一時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
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其患尤深爲今之計
莫若責官與守嚴禁加捕則盜息矣朝廷是其言而
刑科給事中陳傅復請中貴與言利之官相與附和
乃命戶部侍郎王質往經理令福建歲課銀二萬一
千一百二十餘兩浙江歲課四萬一千七十餘兩蓋

此宣德時娛半而比洪武時已十倍矣至于內外官屬供億之費倍過公稅于是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至正統十四年師出有功兵始安戢成化十年時內費日侈浙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領金場淘煎以進役撫等官命所屬十　縣閘二十二處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嘉靖中備新禮祀

採造方丘朝夕壇大禮須珍寶青黃玉璧行採取奉行者耗庫藏不貲至萬曆二十五年二殿災大工並作經費浩煩帝用指揮千戶王允中鄭一麒等言分遣內臣陳奉等往湖廣浙江雲南山東等處開採礦銀屢旨不許擾民內臣不能遵守信任群小抑勒酷詐而陳奉尤甚至恣逮分趨會事馮應京因激變地方殺傷多命百姓諠譁甘心于奉奉避匿楚府得免又疏撫臣支可大庇護焚燒撫院公廨科道連章奏請不下尋以湖口征稅太監李道奏稱各權滋差

官併送陳奉同京處分而以守備內官杜茂兼理礦稅時又有以浙江土產冊青獻者事下礦監劉忠委官搜索金華之東陽紹興之新昌衢州之江山所至騷然時儒士程守訓假開採之名所至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言官交章論奏守訓及誣奏按臣云嗣神宗廉知其弊漸就停廢

歷代茶榷

周官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蓋未始斂之以爲利如後世之不微茶而稅其直也嗣是漢魏以來俱不入征自唐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奔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及朱泚平佞臣希意興利者益進貞元八年以水災減稅明年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拯之也穆宗卽位兩鎮用兵

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踴則市者希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

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儈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

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悰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宋于江陵淮南官爲場置吏以榷茶放鹽法具令民私蓄商盜販皆有禁而令以背頻置榷茶務凡六官自爲場置吏總之曰山場者有三州軍采茶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爲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日用曰食茶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

三場茶給茶券隨所射與之曰交引雍熙用兵令商入芻粟塞下酌地遠近爲之直給之交引以茶償端拱三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悉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後虛估益高茶益賤入實錢金帛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悉告錢得券則轉鬻之商若京師交引鋪茶商及交引鋪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務以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

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復趨邊以頓之茶法日大壞三司使丁謂歎以爲邊糴纔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之豪商大賈也天聖初三司使李諮言淮南十三茶場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二十三萬緡茶券直錢十萬鬻之售五萬五千爲實錢僅廿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入息僅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以十三場本錢爲定中估使商與園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斤鬻錢

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分得給券通行爲左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其商人如芻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即實錢量增直給券徑至榷貨務立償以緡錢不給茶謂之見錢法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絕虛估之弊豪商大賈不能爲重輕而頗費頓者已論者言邊糴償見錢恐府藏不繼詔遣官行視詳等條新舊法歲入課上二府兩府大臣言計新法所省及增收歲爲錢六百五十萬異時

邊儲有不給今多者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積滯之患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而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動搖而論者不察助爲之說也詔有司飭諭論者猶不已竟罷行久之官給本錢券直不平入中者寡公私兩失其利而通商之議起矣景祐中葉清臣疏言山澤之產天所資以惠民者也封園置吏隨處立筦已非天佑黎元之意既奪其資又一切官爲之禁而黥流日報豈不過甚也哉即令有厚利重資能佐國用聖仁惻恨猶將

矜歛，況度支爲費甚大，榷易所收甚薄，而刺剝園戶以奉商，使朝廷有聚歛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爲國者亦何利於此。建國以來，法用數改，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臣竊嘗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祗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祗收稅錢，利自數倍，諸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

榷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黨之辟，臣竊意生民之弊有時而弭，而盛德之事俟聖不惑也。議者不用。嘉祐中，權茶法益弊，園戶困於征取，同累其疲產，逃匿者歲有，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收稅，所在徵算歸榷貨務，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時富弼並相，下三司議行之，既得茶通商，歲收租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與諸路本錢悉儲以給邊，于是天子下詔言自茶禁行，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

盜販者，繫而刑辟滋有，是以百十年江湖幅員數千里爲陷阱以害吾民也，朕甚悼之，官遣使詢問皆歡然願弛榷，而歲以率輸官，其著令勿復更，然識者猶藉言往茶戶摘山者受錢于官，今因于輸錢，錢不時入，以刑隨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經費日蹙，爲不便推奪之然，更制簡易，官坐收榷利，而民便貿易，以無抵于罔禁也，可謂變利矣。熙寧中，利置條例司始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以博馬，市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馬中國所利也，而敝所嗜唯茶，今茶

乏無從上布，是坐而失利，詔趣水陸各運茶趣河州市馬，而茶馬之令始于此，已而蜀諸州設官買茶，歲增茶課四十萬，知彭州呂陶言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爲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爲私礬，固當禁止，蜀民茶園本兩稅地，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租賦與鹽礬異，而抑爲禁地，賤買賤取，承鎮十之三，損治體大，不便，不報，及李稷、陸師閔繼爲提舉，累增息至百萬，侍御史劉摯言蜀產茶地不過數十州，茶司盡榷而市之，有茶一本而市輸至數十

斤者、又官所給錢、靡于牙儈、名平、市、而實奪之、園

戶或逃或死、猶及隣伍、欲代茶則有禁、欲增置則加

課、故蜀人以謂非地產茶、實產禍也、願選使者罷茶

法、以蘇疲民、既上不省、後蔡京說天子爲茶、務、榷、茶、

大都如榷鹽法、而加以苛峻、歲以百萬輸京師、似天

子私奉、指息滋厚、取民愈酷、上戶各抑配以十數引、

引借十數千、民罷病極而國亡矣、寔矣、初成都轉運

判官趙開、言則利出于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

三司、諸道利源各歸計省、故官省而事治、今所在茶

馬諸司宜並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參、無掣肘窒礙

之患、因指陳茶、馬五害、其畧言黎州買馬、歲額僅一

千一百餘匹、自置司榷茶、增歲額四千匹、茂馬兵騎

千人、猶不足用、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

有定、則令吏旁緣爲姦、以空券給蕃人、不時歸茶、爲

根必生邊患、萌起、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鹽運

司凡五十二萬緡、于常平二千萬緡、自熙寧至今幾

六十年、舊所借未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不已、爲

三害、榷茶初預俵茶戶本錢、巳乃收稅、後于數外增

和買、最後、乃抑、預俵、錢、充、和買、于是茶戶、破產相屬、

而官買歲增、不得不爲僞茶、以相抵、說于是茶官日

益濫惡、而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

入秦者十八九、薪患猶壓難售、今關隴焚蕩、而責之

舊額、加以茶官吏兵坐靡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

害、請依嘉祐故事、罷榷茶、買馬、如故、便如謂榷茶未

可遽罷、亦宜歸之運司、減額以蘇茶戶、輕價以惠茶

商、嚴私販禁而盜賊從可弭也、詔擢開都大提舉川

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于是開罷官買茶責茶之法、給

茶引、聽茶商執引與茶戶相貿易、錫官獨發引、稅茶

封記驗、故他一無所預、而精茶戶爲伍保、定茶鋪並

名互覺發、搜影帶若私販罪者、凡茶納春爲錢七十、

夏五十、官納稅二錢、若一錢五分、茶官以馬到京實

數及格爲推賞、馬道死者至京死者黜降有差、比四

年、冬茶引收息凡百七十餘萬緡、得國馬萬匹、蜀用

以饒、明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

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採春先春次春紫芽及爲新

等號、則福建茶貢固甲于天下也、每貢入必碾採爲

大小龍團進、高帝以勞民力也、命罷造、照諸處徭採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已聞有司督徵嚴切、復籠民自採進、焉其通商之法、商人於在所買茶、已其數赴官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由帖照六十斤、茶地定、稱以青面杷私販與鹽法同罪、許批驗截角退引、以准鹽法令以行、成化中、批驗所不許茶商姓名貫址、聽冒名給引、得傳相販賣、故退引累催不繳、爲影射茶山山府、不從公盤詰批驗、所又不加詳批驗、而夾帶者衆、

又法商人茶批驗所買引、而所獨在應天、常州、徽州並府、于產茶地分遠者數千里、近不下數百里、遺苦跋涉費、而姓名貫址易爲欺、于是用尚書王恕言、總稱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卽將姓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發該府州各將貨過引由造冊、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開須次年合用引由、各批驗所過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送在所官司問理、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合于上司、繳部而防私販之禁甚嚴、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言、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多死亡、存者皆給役于官、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觔、都縣責懲急、乞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帝曰、天產茶爲蜀民利、不獨爲公家、奈何盡之、旣責納課、復加他役、何也、悉免之、乃命部諸物產虛耗、課責悉宜從寬、其大畧如此、

豫章　朱[illegible]文[illegible]
朱健子漢父[illegible]

賑恤篇

歷代賑恤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存恤之則民安得而生聚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財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

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廣又時若彌之容矣二溝渫澮鑿之周矣要其代張鑒之索矣此皆未災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詳矣故周禮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遺人掌鄉閭之委積以恤艱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

周稽民食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散主粟與斂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豊饑饉潦無侵即饉潦不爲災即爲災不病民也未嘗不旱而以不痛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者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不特此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

馬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帝王遇災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災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裁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皆爲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垂於阽危瀕於死亡爲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至其

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爲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廪藏之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故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而侯甸采衛皆有餽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弛張斂散之權所以不復究也至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歲一不登則乞糴于隣國所謂九年之積已自敗壞而管子輕重諸篇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上而已暴用官荒政一變爲斂散輕重之權又豈復有及民之意哉至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危于死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振貸之于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鼎二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饑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則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巳而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

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及還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宣帝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元帝初元元年詔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租賦江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閒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需貢之服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大飛外池嚴禦池田假與貧民成帝鴻嘉四年春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

內所之郡國謹選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又
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
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
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
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
錢以上一年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
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
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
捕詣吏以石𣂪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

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
賜死者葬錢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起官寺市里
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
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王
莽時常苦枯旱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
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
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稟之吏盜
其稟饑死者十七八莽恥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
陽九之阸百六之會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

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
言以至於亡後漢世祖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
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
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
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
循撫無令失職明帝永平中詔鰥寡孤獨篤癃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
澍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廐及涼州諸苑

禺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
采捕不收其稅然是時令有司務擇良吏而有司不
改兢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埶行
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安帝承初之初連
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言調和陰陽
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
尚未奉承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
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
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

且令百姓各安其所宜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守光祿大夫使冀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餓人臨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疑賦卹有虛乃親于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候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晉

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喪亂彌甚北魏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至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邵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東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

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期乃帥民就食于洛陽敕斥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于仗衛之間逢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煬帝嗣年巡幸無度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

懼法莫肯振救繇是益困及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元年山東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寶贖還之中宗景雲三年關中大饑米斗百錢詔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者什八九群臣多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

使巫覡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言者上怒曰豈有逐
粮天子耶乃止玄宗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曰
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
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代宗時關輔旱河
東租庸鹽鐵使裴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
入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對曰有所思帝曰何邪
諝曰臣有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民人愁歎穀菽未
種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
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

貞元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
人以爲瑞然人作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
故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
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奸欺贄奏曰流咎之弊
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
今遣使巡撫所貴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
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退而奏曰
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于隍
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

有昏迷不共是懸敎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
希烈亂常汚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編甿
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雖茲下人久罹
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心
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宜命本緣恤患弔災諸道
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羨聲教者絕望懷反
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夫得
獸之情窮則搜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脫之
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旋寧備慮乖方亦

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曾有
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
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
爲允也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
書乞勅州縣一切停止蠲免稅徵仍發義倉亟加賑
給畋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周顯德六年淮南饑
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倚子也
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也大梁漢
以來始有糶貸之事其所糶貸者有二因賦一也遍

貸二也雖三代之時獨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變
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
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
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于他州又有雜
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
未嘗立為定法孟子謂治地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
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也
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發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
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

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懸既無逋懸則官有責
糴貸而當時之民亦秉義以恐其上所謂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
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于斯
賦之外則亦未嘗他取于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
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嘗責其償也春秋將有補
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
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
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恭不視時之

豈卹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繇唐
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
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
有所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
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
不密而桀黠頑猾之徒至有故違常賦以待蠲而以
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
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周世宗有人君之
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女蠶諸庭置

必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而指麾四方賓服也宋
之為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貸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
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
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于主客戶不足則
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
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為課若振放以濟貧
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
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
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

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遣貧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鹽麴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鬻蒲魚果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劫囷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粮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隷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

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栰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粮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爲埋祭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若衆或物價翔踊罷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兵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九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閒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愞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

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饑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矣太宗眷眷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毋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惟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旨慶

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貧疾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應于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皇祐間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首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䘏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廢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塡壑荒政之施莫此

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富弼自鄆移青會河朔大
水民流京東公以為從來拯救當聚之州縣人既猥
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緣此人多饑死
死者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
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部豐稔
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
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巖為窟室
以處流民富民不得擅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閒官往
主其事間有從吏寡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者皆

給其食令供籌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
為塚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
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饋日
至人人感激為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饑死
者無幾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驍壯堪為禁卒
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
以青州為法滕甫知鄆州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
所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
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庸屋以

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
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
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
之廬舍道巷引繩棋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
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
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
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糴限升斗或抑
價適足以增其氣燄米卒不可得而平凡知臨事當
有術也趙忭知越州值吳越大旱忭前期為備令州

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
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人而止公斂
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粟四萬八千餘石佐
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
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
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
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
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
自食者有是其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

糶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抃獨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于是米商輻湊價頓減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于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他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詔褒美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于先王救荒之法為略具焉神宗即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發糴便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時差官支撥種米于永泰等門

過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郎大人每人支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諭在京難以住泊令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司馬光以為有損無益上疏曰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棄其丘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之歲粒食狼戾公家既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手靡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為苟計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則饑饉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仰食縣官既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于無素之時不在于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不得人視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役吏緣為奸蠹弊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為生則不免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攜就道若所指之處復無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為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為此之要在于得人莫若擇

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
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令使賑濟本州縣之
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徧者須救土著農民各據版籍
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爲矣若富
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候豐熟官爲收索
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夫如此
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弃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
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哉既而
王安石秉政改貸糶法而爲借助役常平廣惠倉錢

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
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
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
之責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
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于是崇聖大觀之間直
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繁民日以困而宋
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爲頒慶曆善
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于
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

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
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錢十日
令太醫擇善察脈者即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疫狀予
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夭閼其生天禧中于京畿
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京師舊置東西福
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
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
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
利錢增爲八百萬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

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
膳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
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高宗
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
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殞于戈甲斃于道路者
則給度牒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
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
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
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

羌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發民有遏糶
致盜者詔閉糴者斷遣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
有方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
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糴以
濟民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詵言米價翔
踴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
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
米貴減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曰今日
急務莫過于平糴乾道間郡有米直五六百錢者孝

宗聞之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令壯倉
翔踴未知所屆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蹤
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療
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
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詔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
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
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大抵至後世斂散輕
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謀禍害急迫之政一
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

法又殆數等矣至其法愈壞則其術愈拙如移民易
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非王道也秦漢以下即以
爲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
乘荒年則幸陳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且
有逐糧天子之語後至德宗溺于宴安不出長安以
此論之時會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
善政也後世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雖非先王
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思其次之

良規也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各安
其居而無流散之患至于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
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策又其下者統而論之先王
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
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至設糜粥
最下者也雖然有志之士臨時理會以便其民雖不
及先王而措置有法亦無不可且如漢截粟入關中
使無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
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

公在青州處流民于城郊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
而委當時寄居遊士分掌其事而不以吏胥與於其
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抑穀價四方商賈輻輳
此皆近時可舉而待者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
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而已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
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
或廢或罷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
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癃廢疾病閒院有常
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

于民三倉蓋有力也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
以支給盡糶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三分之息百
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
元祐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
致焉明祖訓有云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
之所積於被災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
傷亦當驗國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瘠民貧優免之
特不爲常例二十六年孝慈聞言民饑有請發預備
倉糧以貸之者太祖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之資付

天下者民糧儲正欲備荒以濟民急也若歲荒民
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餓死者多矣爾戶部卽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
奏聞著爲令先是帝詔天下郡縣立養濟院民不能
自生許人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匹小口給三之二已又念天下貧民以水火盜傷風
化詔京師設漏澤園天下府州縣於近城寬閒地立
義塚凡民無以葬者聽葬之俱著于律永樂五年帝
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

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五者有十不
及一者亦有採草實爲食者乃亟命發粟賑之逮其
官悉寘於法仍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
不以聞者必罪不宥八年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
水患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視軍民疾苦賑
恤謙等尋告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
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
亟發倉賑之勿緩仁宗初爲太子時赴召北京過鄒
縣見民男女有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

旨荐荒以爲食因爲之泣然於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鬻衣不結不掩體竈釜傾撲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逆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饑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逋勘饑民戶數近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憚擅發廩昔見上當自奏也及即位令有司凡政令

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水旱奏賑恤有稽遲者守令處重罪宣德元年青州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粮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救焚若待覆勘必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令布政司與府官就便民分給庶幾有濟是時寬恤之令數下役簡賦薄號稱治平景泰中淮徐大饑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又周恍巡撫直隸初至蘇松屬大饑救貲恍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齎金

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與中米價高甚用是三省大賈載米數百艘來集恍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半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懊覬望只得賤糴恍復椎牛釃酒謝之各賈悉大歡而去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巧行其平糴者也成化中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民適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賑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

頗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命右副都史原傑蒞其事傑馳詣鎭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度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至嘉靖元年南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妨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

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王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此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令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不過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糜賑恤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萬曆十四年水旱頻仍

給事中吳之鵬請于西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畧曰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讀之猶可想見其雄才大畧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行之者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霪雨不絕田圩盡沒禾苗渰爛廬舍漂流若不大施蠲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奸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數民危在眉睫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起運民未有能獲甦者也袁伯修策曰日者天災頻仍萬戶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陜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旰食公卿拊髀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圖

之而二三臺諫皂囊屢上卽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故今蠲賑二議卽管晏持籌賈晁握筭計必出此然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拘其迹而拘攣弗變狥其名而奉行鮮實也拘攣弗變奉行鮮實雖恩綸時下出累歲少府金而馳之郡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災郡邑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將腹才遺

秋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肖之吏蒞封雖下白紙猶催踦贏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縶於桁楊甯肯寧之膢恩爲溷籓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按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黷乎故苛征之察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擧軒輶使至餽送充斥供張疊賸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凶遝部屋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擧州邑之庫藏賑賑急給州邑之窶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貴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歷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由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甇甇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賄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失柰何宜令耆民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庶不踰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大殊

不可衣玉不可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璧以殞者卽得州邑及貲戶之賑而操金貲易轉糴尙艱故使下民貸粟則難官司轉貸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小補裨賑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犂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壅滅澤何濟乎故在天子淸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準祖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之易私家不必濫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竊見

意旨。不墮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爲蠹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否也。

棻草堂治平類纂卷十四

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徽美父原訂

治河篇

三代兩漢治河

昔者帝堯時洪水爲災帝咨四岳治水者僉薦鯀帝試之九載績用弗成至帝舜受禪殛鯀而更求習治水者四岳又薦鯀之子伯禹諸舜于是進之司空俾治水禹既受命乃握括符登虞余度人徒以傳土俾

前人之非度乃勞身焦思歷四時乘四載行山表木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毀停導滯鍾水豐物身脊芟以爲人先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濟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過河所被冀兗重而雍輕次之所被則徐豫而兗青冀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都故治水之患先于河于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及盟津雒汭至於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灑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冀州既乂于是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徐肇洛而入河揚下于荊荊下于梁梁荊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于揚又西次于荊以放江淮江淮乂而洪水定瀹濟漯決汝漢引南河以通淮泗排淮泗而注之海于是由荊而北次于豫由豫而西次于梁由梁而北次于雍以奠江河之上流沸泉纂以波諸衛瀦畎澮以距諸川涓九川以距諸海九川滌原九山刊栞九澤既陂蒸

民乃粒萬邦作乂始禹之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獻然沉思于是上觀于河河精受首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于臨洮得綠字于瀦水乃駐江山稽桐柏受策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制其水怪豕龍降之命范成光鄒哀御以通原閼究委黃帝書乃登騎覆探穴獲五符知治水要于是復岳下龍門受玉簡以揆地遂周行天下至名山川以利于民當是時也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棝居外三十年三過門而不入功之所施名川三百支渡

三千而弗自功從今考之其始于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也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必先施功于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勞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夫天下唯河患最大河始入于帝都而下冀州當河之下流而兖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首之功次自冀而兖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去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

塞之處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此所謂決九川距海而水之大者有所歸濬畎澮距川而水之小者有所泄皆順其自然之性而不與水爭勢世殊鑿之智孰有外是者哉至殷河數圮決至五遷都以避之不圖其有所隄塞備近循禹之跡故也逮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當時溝洫澮川起自田畝疆封築取諸農隙早畜潦涯任之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乎力征故土不隄而固水不渠而疏

河由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其後東遷靈王時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

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

觀儀其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鈇以滑夫二川之神使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夫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不聽卒壅之數傳至定王五年河南徙矜碟失禹之故道

自是諸侯各作隄防壅遏百川以自便利甚或壅決灌以隣爲壑而河患益滋爲患害治及漢興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至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後二十餘年河後徙歲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爲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使郭昌汲仁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于是帝悼功之久勞哀傷太息而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後元帝聞方事北邊興功利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

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壞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于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

絳館陶東北四五郡雖頗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
郡無水憂宜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曲三
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
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
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
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
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易傷頃所
以闊無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
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

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
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
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
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
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
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
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
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
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

之晚矣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
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
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廬室且四萬所御史
大夫尹忠對方略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
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
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
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以延世為光
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

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六月乃
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
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
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鐫之裁沒水中不
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渤海清河信
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二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
為今河道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
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

淡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

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

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游盪時至而去則填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

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此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

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
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
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
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但為東方一隄北
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
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

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
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
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
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
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
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
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
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治薄勞費無已數逢
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

空語無施行者迄于東漢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
言河決積久日月浸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
費其功不難宜修改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
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
人庶熾盛緣堤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
擁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
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
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
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

他役不先急民時議者異論久而不決或以為河流
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右隄傷左右俱強則
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則公家息壅
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會
有薦樂浪王景能理水者顯宗乃引見問以理水形
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乃賜景山海經河
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
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

踈淤塹積十里立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景龍間皆毀廢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桑庶帝親自歷行部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舊制嗣是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于禹功蓋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洛伊汝常閒溢為敗然不至大橫決如與時而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

宋元治河

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穀抵張秋以遏橫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宋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遙隄以禦衝注之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橋梁澶鄆亦言河決帝以河隄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開寶中決澶濮數州官吏不時止藝祖聞震怒劾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詔緣黃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舉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樹榆柳為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州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

輸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爲災輸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壞民田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隄舊址使囘條奏以爲治遥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爲隘狹如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

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爲斗門啟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發卒治之乃塞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棣州河決聶家口及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乃徙城于商河後[illegible]踰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滋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爲易疏廷議其煩費遂寢將黃河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爲之名立春後東風解凍並河人候水寸夏秋爲一尺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華水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

謂之菜華水四月麥黃水五月瓜蔓水朔野冰堅盛夏消釋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謂之礬山水七月豆華水菼薍荻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其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芟薪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梢芟相重雜以土石實以巨竹外編茭索卷而束之積置平薄之處謂之埽岸又有馬頭鋸牙木岸擊水勢護隄焉仁宗時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

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丞相富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滑州天臺。尋塞之。復故。又于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決王楚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橫壠大決。是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

久必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于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況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六塔既開。河勢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苦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既成。可以全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河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況開六塔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

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產。生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歲大決。溺民夫。漂芻藁無算。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費大。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臣宋昌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

流。今二十有餘年矣。自澶淵而下。州軍創堤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棗彊。願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闊。勢趨海疾。乃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觀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下以紓恩

冀深瀛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
恩冀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於
海者也時議者多與帝意王昌言會故相韓魏公嚮
留守大名具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
下約甚急深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
及嶽㙐舊闊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東大河
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虞湍悍奔其衝決必矣
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儻令
河門東狹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

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隅西山諸
水腹背交注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遠至河所與外官
詳度帝復命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
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鋒方已深致北流河門
稍塞宜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裹護之其滄德
界有古堤誠葺治即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導水
東去生堤本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嚮
以琦說爲疑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
河通行而北流稍自閉水官張鞏請塞北流詔光涖

則復往視光入辭言鞏欲塞北流恐勞費寺而可塞
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
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東流益深北流漸
淺薪芻有備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
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
當何時成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
分三流于鞏等不見成功于國家亦無深害何則西
北之水併于東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
供億難光曰併爲一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今

減北流財力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鞏等欲俟東流
及六分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北流屢塞
合意沮議罷不遣獨遣茂則行遂用北流所詔塞撥
鞏等塞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
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溢滄衛
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
一帝憂之數遣使經度而主者護其責二股河壅塞
不而者防河因合理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乎塞之
而河溢大名於時聽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

法以濬河而用輒不效帝謂安石曰歐陽脩言開河
如放火河決爲失火爲害等而勞民豈已講安石曰
勞民以道所謂勞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何傷於是
虞部員外郎范子淵希安石意言河必可治乃命子
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屈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特甚詔
都水監諸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昉以憂死又明年
河大決澶州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横堤破大名北京
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
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愛惜民力思

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爲安石使卒以
不治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
起自大臣文彦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舍人蘇轍謂
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
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右相范純仁言理
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今理意有所
向爲天下先矣舉下既趣如川流山摧非一人一言
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文彦博呂大
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利純仁王存

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節勞費何惜今
水官自來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以冀功且契
丹得御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
險得固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
黃河未見其能有限也況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
乎明年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而尚書省奏前
議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又言其未便乃罷回流
及修減水河議未幾吳安持李偉復力主東流而謝
卿材謂近歲河流稍循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

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爲然尋以旱暵詔權
罷修河蘇轍適使契丹還言河北之民聞部議呼宜
先罷修河司及吳安持李偉都水建差遣正其罪六
年乃寬責李偉明年以吏部郎中趙偁代之偁素與
安持等議不協至是三省議作北流軟堰偁上言曰
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
倖邀功或取此舍彼譸張眛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
不去上誤朝聽下滋民患横役枉費豈勝窮哉所謂
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

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
則爲利未能去則爲害今不恤此而議欲專閉北流
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
流伏槽之水易爲力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併
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
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倖邀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
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之說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
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竊恐其枉有工費而
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北

二流可乎已而梁村上下約東狹河門既淤漲水遂
壅而溢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宗
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
浮梁監察御史郭知章請閉北流乞下都水監相度
于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即建言乞梁村口開清豐
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以護東流之平呂大防以
其與已意合向之范純仁復爲右相與蘇轍力以爲
不可是歲紹聖元年也轉運使趙偁深不以爲然提
刑上官均助之而安燾使許將言度今之利害故

道止從北流則虞河下流已湮而上流橫潰爲害益
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虞受水不盡而被壓
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
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
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
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
有時耳以保其無害知章復言河復故道永之趨東
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
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

間河決南宮口講議累年先帝嘆曰神禹復生不能
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
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
以前議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
九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
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
以梁村口吞縮大河今則梁村口淤澱而開決堤兩
岸沃口以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
當俟霜降水落興工矣朝廷尺只不應九年爲水官

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砦山水漲霜降水落靑獨
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
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
六塔河施行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
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偉罪
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建中靖國元年
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後全河漫流宜立西
堤詔都水使者魯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
正言任伯雨奏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

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
之勢以從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遠引稽於元豐
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謫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
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
洪流中立馬頭設鋸牙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永
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隄益防
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
此非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
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
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爲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
大段湧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祗宜因塘泊之岸
增設堤防乃爲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
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
勢窘急固不可爲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
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
自困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

河自大伾山東而來直大伾山之西回面南復折北
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勢東迫
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
流因三山爲址繫浮梁廣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
朔諸路之憂部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濮疾都負暴
山大伾山浮橋屬濬川者賜名天成橋自大伾山至
汶子山浮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已改名聖功製
碑磨崖刻之而蔡京建閣于三山橋名曰續禹繼
天成閣門曰[illegible]功之門已又以河清稱賀然方河之

間也水流雖通而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濫近
若民失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
至于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尤憚其役而昌
齡首建三山之策因大河之勢取其資儲為數歲行
路之觀漂泊生靈無慮萬計又官吏聚斂相繼領職
歸與一役乾沒無數至靖康雖罷黜而國已南矣史
臣曰黃河自昔為中國患大矣探厥本原則博望之
說猶為未也其源實始于吐蕃朶甘思西鄙曰星宿
海其四山中有水百泓滙而為海望之若星宿布列

故名自此流東出曰赤賓河合諸水而流漸大為九
渡河其水猶清淺可涉貫山中行出西羌之都合納
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
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
至積石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抵蘭州始入中國北
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東勝折而南出
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
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
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

海口二三千里恒被其害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
伾嘗兩經泛濫尋以疏治復禹蹟不遠而一時姦臣
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
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
下之性以導之故也況宋人無意于幽燕而區區防
一河以為敵限烏足道哉元時河決屢告輒加隄塞
至大德初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
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
水視田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水視田高三

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
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德舊
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
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
築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所便避其衝突
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
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
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
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

殺其勢然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後至正
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瀕河郡邑皆罹水患九年冬
脫脫復爲丞相慨然有志于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
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
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循
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
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
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二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
復故道其功費數倍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

策議定乃薦魯於帝大稱旨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
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
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
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
且曰山東連歲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
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先入魯言及聞
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決
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
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

易遵出爲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
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七十萬自黃陵岡南
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口等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
凡二百八十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
道招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特
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元
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
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
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河防記

畧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
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
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
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
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
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
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
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
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

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潦也又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

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故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明代治河

明初洪武中河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于淮故道遂淤自是至永樂歲為決徙修築隄民用困弊至九年決益甚時議濬黃河故道工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宜可濬大發卒濬之而至事嗣芳言今于中灣分導河流使復故道誠萬世利然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雖堅久宜編大木成圈若欄閣然置之水以榆木椗其中實以石腳

而横木貫于樁表牽築隄上使從之河以分復徙故道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決榮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于淮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遣都御史徐有貞治之有貞行汶濟漳衛及沁循河道濬其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疏而水益橫流於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由阻也今欲驟堙之則

瀆者益瀆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
止多方塞闕堨以時修宣無溢潰而後河可得而安
時有挑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忠顧鬭之令爲
患耶上遣中使郎閈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
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恍然知能
策之爲貞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
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
書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浩李華至廻花池大瀦潭
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沁矣有

貞曰河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于
平復成疏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旁有不順
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濟截流欄木絡竹
實之石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
水閘於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
通古河以入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
水道云當是時瀕河民牧馬府役以專力河防役
丁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役以有成至弘治中河
決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

下趨張秋衝衝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
一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不可禁
議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
而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
治乃築陽武長隄防長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
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
南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
十六由是河入淮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
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乃

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
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
海塞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
奪汶水以入海塞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於張秋當
是時議者洶洶謂河不可復塞復治海運而朝議弗
是也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銳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
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
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防
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

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
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至潁
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溜爲二一
由宿遷一由亳渦會於淮于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
臺立表貫索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
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
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泥柱森如列星又
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
長堤亘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役歷三時用軍民

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奇竹木薪芻不可
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
濬著論言則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
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後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
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以隨之斯民患者烏可不識
其所在而除之哉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
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河淮濟皆名以瀆焉今以一淮
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
自入海尙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淮海合一而淸

口又合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曩時河水猶
有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
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
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無涓滴之滲漏矣
且本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必由博濟
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行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
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國計矣然則爲
今之計奈何古今治水者要當以大禹爲法禹之導
河既分一爲九以分殺其洶湧之勢復合九爲一以

迎合其奔放之衝萬世治水之法此其準則也後世
言治河者莫備於賈讓之三策然歷代所用者不出
其下策而於上中二策蓋罕用焉往往逆水之性堤
水之勢而與水爭利其欲行也强而塞之其欲止也
强而通之惜微渺之費而忌其所損之大護已成之
業而與夫難就之功損民力于無用糜民財于不貲
苟顧目前寬恤其後非徒無利而反有以取其害因
之以召禍亂亦或有之顧又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
之爲愈也愚以爲今日河勢與前代不同前代止治

河今則兼治淮矣前代止欲除其害今則兼資其用矣烏可置之度外不講究其利害哉朱熹有曰禹之治水只是從低處下手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因朱氏之言而求大禹之故益信賈讓上中二策爲可行蓋今日河流所以泛濫爲害者良以兩瀆之水既合爲一衆山之水又併以歸加以連年霖潦或歲增益去冬之沮洳未乾嗣歲之潢潦繼至縱之則無所於歸聚之則未易防遏遂使平原匯爲巨浸桑麻菽粟之場變爲波濤魚鼈之區可嘆也已伊欲

得上流之消洩必先使下流之疏通國家誠奮然不惜棄地不愛動民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衆除其利害之孰甚毅然必行毋惑浮議擇任心膂之臣委以便宜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近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汙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于所條支河之旁地埤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河既分疏之後水勢自然消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

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溢出而河之波不及于隄下有所納不至東溢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制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漸除而利日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于鳳陽膏腴之地歲爲河渰沒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近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濱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宜有以辨此矣正德中部尚書林[illegible]言今河自儀封以東南分二道其一

出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經陳留雎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虹出還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出陽谷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之間境山之北溜溝此五者皆入漕渠而南滙于淮今且淤塞矣止存沛縣一河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所以豐沛徐州瀉爲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陽湖以致運道壅淤漸成堙塞然壅淤積久勢必復決決而東南其禍猶小決而東北禍不可

言故今治河當因故道而分其勢也其陽谷魚臺二
道勢近東北不可復開而汴西柴潭閘孫家渡決矣
宜常濬之以分上流之勢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
小浮橋溜溝四道宜擇其便利者開濬一道以分下
流之勢或恐豐沛湯流久而北徙欲修武城以南廢
堤至于沛縣之北廟道口以塞新決而防其北流此
亦一計也至于運道止塞沛縣以三十餘里而不能
遠開者以夏秋水溢流沙半壅控沙水中為力甚難
沙隨水積豈能成功今莫若于昭陽湖左應沛魚臺

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五六尺以通
二齊之交冬月水結船止更加濬洞以為運道此其
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開國初清運在淮達河由
陽武起陸百有餘里至衛水入船轉運至京又開沁
入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闊六十里通衛近年
始淤是河流因沁可以達衛也宜遣官踏視或紅荊
口或陽武上下開通一河北達衛水以備徐沛之塞
此亦一計也且黃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
靖初河道總督盛應期言宜于昭陽湖左別開新河

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其說
與世寧合工部尚書童瑞覆議從之乃集夫役分標
開鑿已而言者嘖嘖謂其功必不可成徒靡財勞民
上怒奪應期官歸田里而新河之議遂寢嗣是歲有
決溢所由無常迨今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
民為魚也劇甚矣而南鳳陽泗州迫近陵地接歸德
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為天下根本抑而北會通漕
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江宿遷清河偎受
其下流為墊溺無極至四十五年河決新集而南流

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禁於是都御史朱
衡以工部尚書屬治河衡躬相度訪應期故迹因疏
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辛學
河直泰濟可因其勢而利導之開新河以濟南廷議
以為河淪洋以泰濟衆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即溢
而東又挾極而反于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為壑也幸
故道淤未久宜可濬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使新
河三難不可為也下覆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固悍
難恐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為

即出徐州南而二洪盡沒爲敗今幸出泰溝直境
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東隘而河流
得益駛疾此爲國家於河不治而忌得其大即夏秋
水損盛極反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
水得游蕩休焉獨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
至兩河口無論湮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
廣難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濬者
亦以盡於先臣所謂撥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
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今決

河深川之文而增卑培薄事西堤以固魚滕便於是
新河就而西堤亦成隆慶三年河復溢自沛河抵淮
安城西淤塞三十餘里決方許二十塌出藤平地水深
丈餘費憊新堤往往崩潰山東莒州郯城諸處皆溢
從直河入邳州溺死人民無算總河翁大立乃繪圖
以獻且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
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廷議爲自往者劉大夏設官布
失而河南之患息近日改成新河而豐沛之害平非
此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既不能引泄水以濟漕

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碁
則故道定可通至如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
永逸比歲賑墊費亦自省于是復以衝往濫之衝首
自景泰間奪河爲漕而今徐邳之漕河即黃河也往
河趨濟甯則決曹單魚沛而沽頭上下諸閘盡廢後
趨邳遷則決野雞岡口下亳泗而徐呂二洪頓涸今
新河雖築而茶城以南猶屬黃河非盡斥漕之無以
善後宜將議者開泇口之說下廷臣詳議報可萬曆
初河決崔鎮奪淮入海泄水不敵遂決高家堰于是

河淮分決流沙淤墊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陽
諸郡悉爲巨浸議者洶洶爲諸決口當急塞開支河
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
折相視議以爲海口闊潮汐之所從往來也難濬
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
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藉固隄防使無旁決水
入地益深則治坊即以導河也今河決上流固宜疏
令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哉豈必疏哉筏岐分之
即水力益弱宜入海之淤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

壹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關而倒灌也嚴五壩走閘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官民船並盤壩禁於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沓塡土膠泥築南北兩堤號縷相望如長山東峙以東水諸縷堤逼河者卑展築兩崖地塞下者各增築原堤短窄防護未周者從接築培薄增爲營重門以待暴增縷以禦衆卽有異常之盈之水縷隄不支至遙隄而極隄蓄瀦者寬勢固不能潰

而齧也於是淮必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海口不壅而瀦邊然堤堰雖堅而疏濬乏法以致淤沙日壅淮口日淤泗陵水患實基於此二十一年河復決淮監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決邳州宿遷高郵泛濫泗州幾成魚鱉之鄉是故御史牛應元上其象神宗赫怒易河臣道科臣茂度之訖冬水涸將河臣尤玉分黃開桃源縣之黃家壩三十里下五巷口入海清臣稍鉄按臣牛應元議廣疏入海之途盡闢清口之沙以導淮正流止開周家橋下通金家灣以洩淮積弱

無事週爲分黃者而河臣必欲分之也乃黃不之所分之爲而之黃壩數十萬金錢枉置烏有矣未幾晉大司空假手伏事者挑三山台趙家圈旋卽告阻而徐邳之流幾斷致屢易河臣豈以天心效順而河難爲小害無大變云嘗試考之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徑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

與淮漢相表裏爲南河顧江在中國右爲陰性靜其而泗瀦故江永漢廣萊淮澤湖湘之瀦而皆容蓄險不爲敗河在中國左爲陽而性動又北地土疎水泉少至行數千里不得井故河嘗水暴伏槽騁衍爲奔餘里之水其觸身懲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爲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漲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爲勢故湍悍迅猛夯激直瀉湧急于平土而不可制且其自昆侖入中國凡九千餘里而經大折者有四其勸

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闕也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逆轉北而行凡千餘里河西北岸郎爲涼沙甘肅四郡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通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而正枉大河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楡林境舊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州東北皆抵大河自北以往直至潼關皆南河矣此又一折也其來也既遠其行也必怒其行也數折其歸也愈悍而自孟津而下無高山石嶺以障之無洞庭彭蠡以蓄之則其衝溢震蕩任性而往害固其

所致當時禹惟患此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廼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陸播爲九河逆碣石以入于海流遂既窮其勢自平故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況是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具在凡中原之地無非受水之地凡中原之民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自而橫流哉及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

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故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蹟其後又疏爲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德棣之河復播爲八漢人猶以爲太史馬頰河者是其委多而河之大有所瀉力有所分而後八十年又無水患至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以迄于東漢永平使王景修築隄防自滎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鑿山破砥截溝疏壅令更相洄注繇是至唐不爲患者千百餘年或者

遂似以爲王景隄防之力是大不然使無屯氏及德棣諸河之大以瀉其勢而分其力景徒以尋丈之防而捍之是猶以螳臂而當大車之奔也豈可得哉由是言之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可睹矣蓋始由東北似入于海未入淮也河之入淮自漢徙頓丘濮陽之引汴始宋熙寧澶淵之決實溢腸爲南渡之後遂繇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漢之故道又失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迄明時且全入于淮矣一自蘭陽東南流

睢杞縣睢州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
寧陵南入渦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
北折經黄陵岡蔡家口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濟河
縣入此河之三道也善乎朱學士濂有言曰河流合
則勢悍分則力弱辟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
與之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
一則全屑矣宜浚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于故道然
後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嗚呼
是卽賈讓之上策遺意哉雖然昔之河決其患止于

河而今且移之濟矣是昔爲四肢之患而今爲咽喉
之病故古之河患小而今之河患大也惟資河以濟
今河適北與衛河合入于海則又憂濟必隄使南而
後安則濟安而河勢又愈激不可制故言之治河者
易而今之治河者難也然則河終不可治乎不知河
之所爲衛濟四出而莫禁者河之未有所歸也河之
未有所歸者下流溢而無所受也彼徒治上流而不
疏其下流疏下流而不竟其所歸此猶治病不循其
本而徒執其標吾未覩其效也何者河形亢亢則難

制淮形卑卑則必害勢固然也而所恃以分其勢者
僅止于草浮一口則何怪其衛濟四出而莫之禁哉
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以河之大且
迅而淮受之宜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以外視其
勢之所決而可以别爲支流者宜因而疏之使其流
旣分則勢益殺而河嘗漸寧雖損尺寸之地以予河
可弗惜也然河流分矣而海口不治則淮必且通且
河而河患未可終弭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
卽有八珍之美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飧而夕

病故治濟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致于見奪治河
者當治之淮而後河流不致于肆溢治淮者當治之
海口而後河流之分者不致于中梗而有所歸則下
流通上流不制而自平支流廣正流不遏而自殺庶
幾昔者先冀兗而後梁雍之意乎然或者爲濟固以
汶而不以河河可使北而復于故道獨爲之九河不
可復考而千乘德棣之間漢人指爲大史馬頰河者
尚未泯可尋倘可棲析而分注之使反于故道由漢
之千乘以入海則將大有所泄而力有所分非若一

淮之小而扼其勢使之橫潰爲民害也矧河北只汶自彭城以下必徵徵則可以制而用之以濟以漲無不可者是則百年無患之長策哉固今世之所大諱者然則亦惟因隄埽而動遷覩謀修賈魯之三策而已矣

孫愷陽論曰漕河如身然河南之蘭陽而上爲肩山東之單縣而下爲腹夏鎮而南爲股河決蘭陽經東長過曹濮則橫截張秋而肩背潰決單縣則橫截穀亭沽頭入之昭陽湖而胸腹潰決夏鎮之蘇莊而東西鎮口遂爲河奪而臍脛潰故劉公大夏治其上法在以河避運於是塞黃陵則以保安平之功朱公衡治其中法在以運避河於是開南陽河以安徐沛之流近者開泇之役稍倣南陽然南陽之役遏黃河之入沛者歸泰溝而雖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出斯以議欲全泇河而朱旺口之大挑何可緩也獨是首事之時未有不列爲必然之畫而功成之日輙不能無意外之虞則以南虞陵北虞運以奔

騰澎湃之勢而東蕩蕩百里之間主籌者見衣必盡眞備防者謀或不盡効又況中外異勢南北異心大小異任功罪異調則費必[illegible]各局懸圭臬之或錯也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奈何始則假學製之錦堅其成終則顧巳破之無追其敗且工雖主于事中議或聽于局外議從旁出者既敗可以免大罰議從獨立者雖成可以生後毀讟不勝觖艤而議利鈍足不覊撓擔而議遂塞基斷之于獨容後日之衆口不若狥之於衆智今日之會謀也且地聯二省議或參商總河者欲聯爲一體而專主者或分爲二支故議相反輒明言其成心相忌又樂觀其敗欲釋負于此則皆必于壑鄰欲嫁禍于彼則藉誤於棄舍且上清而下方汙堤防之責也而或諉之下下淤而上立潰雖淪之責也而或諉之上獨議之則各議其責而偏護其短並勸之則兩執其咎而遞省其罰其成則碧幢油幕居其功其敗則貴綬斗食當其罪監司議之倅令簿尉議

之編丁甚之已告決而銜奏其成方告成而旋
聞其潰總之治朝多明作之功季世半姑息之
政然則設專局以久任爲遷遷以責成省議論
以寬中制之權嚴賞罰以核功罪之實焉得泄
泄乎然防軌之折而更載軌遠其折也見徑之
塞而不別啓徑盍其塞也舊有膠萊之議近有
泇衛之議雖其說如建屋者之爲半料而前人
巳言之而巳試之豈其白璞之說以人廢乎文
皇帝雖能海運而遠洋猶不廢且不以入北軍

而爲之南兵也然則神謨聖慮未嘗廢海運而
主計者又烏得不遠慮也
張雨若曰自禹別九河殷五遷復歸於亳以避
之周之徙者一耳齊桓申命不曰無曲防乎周
制也亦齊意也蓋各自爲備以防之漢武瓠子
而後雖王延世李尋賈讓王景輩爲法不同要
歸於塞而堤之唐亦決者數矣治法無聞爲孝
賢河卩韓瑒益因其勢而委之宋決已甚司馬
光導使東流王安石又欲收兩河之利而呂大
防文彥博亦思復河以爲阻故與之角而爭之
至元則引河爲漕而用之矣夫三代而上禹功
懋矣乃殷獨憊于周者非偶致也九年昏墊八
年胼胝自可保千年無事而安邑鎬洛各據上
游河在東方委諸建國小患小費不煩王朝亦
各其勢耳商之與河鄰也乃其所以困也然而
蹴耕之利遠也三代而下漢費倍矣乃唐獨省
於宋者非幸成也管仲塞九爲一白圭壑水壑
鄰戰國列侯務盡地力千載淹沒待時崩潰漢

當承之物力既富謀求未精宋都河南恃殷堅
冕北行則失天險南行則迫王氣東行則資寇
逆務奪地勢以就人謀亦各其時耳唐之丕復
塞也所以不復決也然而勢逸之形殊也水流
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防至於不得已而
避之而塞之而爭之爲無策矣今之清濁與元
同術今之河更與元異合堯舜以來未有之患
而不察堯舜以來相沿之法欲勝國以後捷潰
之便而不鑒勝國以前元解之要謀事者無無

疏耶說者曰河害漕也夫借河為漕斯漕承河
患耳黃陵岡旣築則張秋以北無河矣泇河旣
開則茶城以南無河矣舳艫百萬皆浮汶泗矣
所藉而永其敝此可無議也又曰河妨陵也夫
少室以東乘高而下伏行千里頓起汶泗盖少
有不脈為高則氣浮下則氣沉郎有衝決郭汗
流之布于膚外而况水之所聚卽氣之所鍾又
形家秘說也祖壟鬱盤雄覩淮泗何至両遏虎
哉此可無議也又曰今田滄瀛之間可得穀無
算漕可省河可治矣夫因両穀則可因之廢漕
則不可京南灌輸非止是用亦平糴房本十且
廢之必舍本色徵折色金錢益貴米粟益賤両
田又不可得也是闢闔棄本業也向者開萊至
借市于民以充數而別輸其賦一歲再歲客去
賦亦日歸民矣且田有漏尙民須召募此易可
無議也又曰海運之難難於白蓮頭耳今開膠
萊河可損前患此欲棄漕并棄河也然漕廢而
河不害則可漕廢而河患如故治河亦如故是

而費也而膠萊又未易開也斷地損脈潮汐齧
之風濤引之皆難預斷也况合二百年之人謀
盡二百年之經費一舉棄之而謀其新乎此又
可無議也又曰由鄭可以達河由沁可以達衛
衛與通而河不與焉夫前此治漕惟是不復用
河耳一引於濟張秋潰矣一引於徐茶城淤矣
與其通鄭何必不徐與其通衛何必不濟逆道
千里交承其害鄭運渭之安流而就岐周之狂
沍不過五年保必敗矣非完策也又可無議也
夫前之說二為漕也為陵也因為河也將以為
害而愚以為不害何也若身已移而射之不止
後之說三皆為漕也亦為河也為陵也將以為
利而愚以為不利何也若病少瘥而藥之不置
雖然謂漕不因河可求河不侵漕得乎謂河不
妨陵可求人不藉口得乎爲河故其來也必務
分之以殺其勢其去也必務防之以遏其衝其
分也必復防之以當難返之流其防也必復分
之以消浸淫之漸河爲于不竭之淵人疲於奔

命之府於是而財力殫矣然則當事者何可不
爲變通計哉一曰議分黃謂分殺其衝然後防
可固也禹跡以來河分南北久矣靑徐兗冀豫
潤千里震蕩衝突惟力所射僅而容之今豪墻
以東徐州以西行堤以南靈璧以北三百里而
近不勝決也不勝淤也三堤相望歸出荒原瀦
目鍾隴半無完土即欲分疏正如甕中畫水耳
黃陵岡不可開也所謂導沁通衛者猶不可引
黃北流使分南方之半蘇久魚之民乎衛水自

臨淸而上土脈墨厚地形高表用力少而成功
多亦一奇也蓋水在天地間亦有定數均其害
則均其利可以一二數也一曰省工費謂寬民
以治之不若利民以委之也挑塞以來歲無寧
日朱旺口之役用工二十萬其徵下郡縣者也
持樸裹檔肩釜荷鍤亦齊稱是淮徐蓋單草木
盡埽樵蘇斷絕煙火僅屬言之可爲酸鼻費稽
八十萬其可閔司農者也官吏之費道路之費
舂鍤之費樁埽之費楷車之費亦齊倍是河之

所及既以河當之河之所不及又以治河當之
變廬宅爲波濤者十之二消膏血爲堤防者十
之八養由基雖善射乎亦務息哉竊恐其易潰
決爲土崩也苟無大害姑緩之而俟其定一曰
重責成謂固防在人不若人自爲防也向者河
上之役分治而無恙總治而愈囬豈專其責者
益其事權盡分則各守其土而人無俛倖之心
合則獨擅其成而計伸必然之畫凡瀕河而邑
者能高其選乎令長日皆可總河焉而況以數

衝要之地專責其防禦而已分水之後變難禦
固力以精勤不爲寡制其有難爲者日省議擬
謂空言無當不若驗歸實用也神智者所不
保滂殿之決堯舜聖矣而不奏底慶之績夫大
成而小敗寬之可也甲得而乙失舉之可也先
利而後害容之可也使皆可謂智計士也合
千萬人之誅歲月之績而欲以一言斷之立誠
之間使其中道而殺故慮誠不如其解也夫分
黃之議法乎疏上也工費之省法乎委中也責

縴路壞不亙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
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于
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
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
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
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
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
沛入運則治堤壞而無以過縴是以有水難也
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就論

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
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
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
二洪自險鎭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
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嘗不憚勞費而
治之運不借河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
嘗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
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尙書開新
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

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
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
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召募行而窮民不
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
散以仲淹之賑湖代汲黯之發倉善五糧艘過
洪約在春盡蚤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泇河而
安流逆溯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
可免即運軍不至以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
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遂恣橫流而滔鳳泗

祖奈何夫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
不治河也從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爲
陵寢慮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
旦舍令其索寞荒涼矣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
岐遷殷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參河
直須聽耳徐民安土重遷闢泇河之役且制必
隱痛曰奪其利也泇河闢而徐城之實遷化居
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泇河上下即土著
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此爲曲突徙

難於徐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蓋其議起自夏鎭訖於直口綿亘二百六十餘里避黃河險者三百餘里其間吹李家巷以避河游聞王市田家口以避湖險中鑿郗山以展河渠建良城臺莊侯遷頓莊丁廟萬莊張莊德勝等閘以節宣水利費僅二十萬計而泇之遲始行總河漕臣勝復建壩遏沙修堤濬築置郵驛設兵丞增河官立公署而泇爲坦途總河劉忠役慮其易淤議以每歲三月開

泇以行運九月閉之以修漕閘呂舜令陽空繇黃於是泇黃並用云議泇之初度費以百五十萬計李公用二十萬而役竣自三十三年三月放水行漕關今四百萬軍得以避險就夷厥功爲峻云至四十年復議新開駱馬湖猶修歸仁堤將淮海道朱鈛駁議曰看得董家溝陳家溝二口之議較計難易迂直總不如駱馬湖爲便蓋以此處在水發重運時原可行舟歷年往來目擊非臆說也今第於中間歸一自成安瀾如

此則歸仁亦可以緩防而睢鎮無震驚之虞矣下之而邳州之郭灣千保州城此就彼修中實實修築可以免患其下卽爲直口磨莊等險有見在駱馬湖之修無容議矣而下之則自桃源以至清河尚可無虞惟至清口則爲黃淮交滙之所是漕運通塞之大關頭也查通濟一閘外受淮二水之入而淮弱黃强每年水漲正重運經行之時淮既不能敵黃而黃水每挾沙而入以運船則難于登天稍水落時而運河頻淤淺

不通舟矣去歲雖大加挑濬目前僅可無患然年來糧運日遲一日旣不能復伍月閉壩之舊則重運所出卽黃沙所入一二年後其能免於淤淺乎此必然之勢而又非區區人工所能勝者自非速會漕運諸衙門大加調劑力復五月閉壩之祖制恐將來憂方大耳自此以下二百餘里河入海矣此二百餘里內惟南岸有堤頗歷年防之而不決北岸無堤無所事防却無甚害則以河身日高而有堤者一決卽成建瓴無

堤平地與河並高、無處可決耳、此亦天地平成之大勢、而非一時可定、一方可築者也、總而言之、淮徐河道情形概可想見、惟是黃河之為河也、從無十年不變之局、目今四十三年三山決口、而後復決雙溝、決青田、決黃舖、雙溝再決、皆係全河之勢、所用料工庇材、皆此沿河數州縣百姓耳、年年大工、幾植措處既艱、而所估料價皆係一定、其實民間賠貲數倍、無論買辦、即裝運一節、苦不可言、如去歲安清桃邳宿五處

明代治河　卷十四　終

所需船腳所運料數、費盡心力、至今猶未補奏情面他可知、及今河流東注、維堤不遠、似宜次加保固、預為修防、務使萬分有備、此沿河數百萬生靈、實皆賴之、

稾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五

豫章　朱健葵父原著
朱徵子美父原訂

官制篇

帝王官制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官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官故爲龍師而龍名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平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唐虞之代分命羲和宅四方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有天下設五等建百官置三公四輔師保疑丞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棄播百穀

契作司徒敷五教皐陶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伯益作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多承虞制殷湯初置二相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制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司六

材時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曰三公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通於人事者也行猶矩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列士忠正彊諫而無姦詐去私立公而循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

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至其千里之內為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此殷制也周典仰監前代迪訓厥官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成王董正治官作周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乃施八法於官府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而陳殷置輔焉施八則於邦鄙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而陳殷置輔焉施六典於邦國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而陳殷置輔焉是故以掌邦治則有天

官之屬六十而太史而下史者五則書達命令有人焉大府而下府者四則掌藏財斯有人焉宮正宮伯而下則王之起居服食有制也司會司書而下則國之會計出入有節也以至勳祿之有司則官秩得叙矣焉保之有氏則天戒克謹矣凌爵之有人則物和允時矣此修身齊家出治之本隸於天官者如此以掌邦教則有地官之屬六十而六鄉多士故鄉大夫而下州黨族閭比詳於教六遂多農故遂大夫而下縣鄙酇里鄰詳於養有師保諫救則糾過失者不憂其乏人有訓匡撢調則和風俗者不憂其無術而樂以和禮則大司樂以下諸職共勸中和之美教本乎富則倉人以下諸職爰務教養之全此安國乂民隸於地官者如此以掌邦禮則有春官之屬六十而儀衛服物之有章則典命司常諸職是也朝聘接遇之有體則大行掌客諸職是也祭祀祈禱之有徵則典祀守祧太卜司巫諸職是也死喪賻賵之有制則職喪喪祝諸職是也以至環人象胥則因行人而見附犧牧雞儀則因祀供而備設此和國諧民隸於春官

者如此以掌邦政則有夏官之屬六十而司馬之職
貢於家都伍籍不發其不賓司險之守達於門關防
禦不虞其不讓若乃近而宿衛之嚴則太僕虎賁諸
其位遠而道路之阻則懷方合方宜其職而問車之
攻則戎右大馭之諸人是任閑馬之伺則校人圉師
之衆職牧司閑器械之利則司甲槀人之庶官具舉
至於師旅克詰朔方來庭則又有司隸以下凡六隸
統莅焉此平國均民隸於夏官者如此以掌邦刑則
有秋官之屬六十而訟獄欲其平也則士師之設由

鄉遂至都家者而士聯市胥司虣亦設其任爲奸害
之欲其辟也則犴圜之司自掌囚至職金若而人雖
蟈蜩硩蔟畢周其制焉若乃辟刑主於生民則司民
者舉其數弱教貴乎無訟則司刺司約司盟若奏其
平此詰國糾民隸於秋官者如此以掌邦事則有冬
官之屬六十而大者壟域之有制則量人封人爲之
政小者物土之有宜則土均草人稻人爲之司以居
民則有地征而載師均人諸職釐其等以質地則有
市壓而司市肆長諸官平其直以奠山澤之利則虞

衡柞薙及數獸雍萍之各麗其事焉以教物產之宜
則絲枲羽角及染炭荼蠶之各貢其入焉此富國生
民隸於冬官者如此外而五等之國又各設其孤卿
大夫士宜序其下一依之以建官從事焉於是乎五
服羣后各以其方入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
而天子時巡觀申明黜陟焉此周制之大略也是故
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法至是而大備衮服
昉於陶唐而九錫封國之制至是而益詳典刑僉於
有虞而五刑五罰之制至是而纖悉具矣或問冢宰

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關乎天者而冢宰爲
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并而授之所以寵
而尊之也古之大臣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
而釐正天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亂皆對時育物撫
五辰而熙庶績也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惟
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謨曰人事之非天
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蓋至其所以
責大臣也益深或問自太宰至旅下士其爲官凡六
十有三而爲府者六爲胥吏者十有二爲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乃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以三公言之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太傅無與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爲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其大者猶兼而況于百官乎有司乎故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卿

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故夫六官中以春夏秋冬爲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共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是以苟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削置而共數亦未常過濫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則太宰掌治司徒掌教宗伯掌禮司馬掌政司寇掌刑司空掌事各有攸司自太宰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八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凡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

宰實舉其綱而撮其要焉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內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爲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迹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

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大典兼冢宰而請建耶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無多門之政與然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爲之務又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庭宿衛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事之辱者也酒漿醯醢物之微者也次舍帷幄裘服爲末用而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爲冗役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

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
人趨走使令之職日與人主褻狎比其極也則褻損
其耳目感移其心志者何所不至故雖文武之聖侍
御僕從罔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他日立政之作猶拳
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蓋昔先王宗祀在廟三公
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瞽侑凡所以在左
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乂聖德而官宮爽不
得以柔闒取業竊威福固以此哉用見古人輔相
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而非屑屑於樂觀細務集

權勢以益己為也故事權欲其合於一而內外廷之
勢不容分雖王宮后宮宮正宮伯之掌皆執而臨之
自其宰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為飲
膳衣服醫藥閽次舍帷帟凡供奉之人皆領焉宮
禁之秘藏王后世子之好用凡財用之司存皆領焉
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
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宰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無
王內之限九嬪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辨正其服
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間損益增減抹擇進御始

有褻私玩狎之節而無侵竊威移之患矣蓋世未有
家不齊而國可治者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者太
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而以小宰為始小宰之宮刑
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以治其國然後太宰之
邦典始可治天下矣故當是時也治官之屬太宰建
其典於上而小宰宰夫率其職於下太宰操其柄於
上而小宰宰夫舉其法於下自內之王宮而言之小
宰既建邦之宮刑治宮之政令糾宮之禁憲宰夫又
以法致群吏之警戒書其良能是於治內之法無不

致其嚴也自外之官府而言之小宰既推廣太宰之
八法以為六敘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宰夫又推
廣小宰之六職以為八職小宰既曰不用法者有常
刑宰夫又曰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
之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閒掌禁令敘政弊
治敘考是於治外之法尤嚴於治內也治內外者嚴
則所以尊太宰者為甚嚴尊太宰者嚴則所以尊人
主者為益嚴君宰尊嚴則朝廷清明小大稱職百官
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有易紀律者且官各有職事各

有職矣而設官分職則又有小事大事之分不惟六
官之貳然也在宮正則凡邦之大事令其法守而聽
政事在肆師則凡國之大事治其禮義以佐宗伯在
布憲則凡邦之六事儐合衆庶以號令爾在鄉士則
凡邦之大事惟戮其犯命者爾在訝士則凡邦大事
惟讀其誓禁辭有如宰夫之官則必以詔冢宰小宰
之歲會必以贊冢宰司會之廢治必以詔冢宰卿大
夫之法必考于司徒稍人之政令必聽于司徒士師
之獄訟必以詔司寇司刺以赦宥之法贊司寇此則

百官之聽乎六卿也不惟此爾若小臣則凡大事佐
太僕若都家則凡大事必因朝大夫是又各從其屬
之長也至於小事不惟六官之貳得專如內豎則掌
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肆師則凡國之小事治其禮義
而掌其事太師則凡內外小祭祀小會同小軍旅掌
爲罪隸則掌使令之小事小史則凡國之用禮法者
掌其小事行夫則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六官之小
事皆然此皆其屬得以專達也且如膳夫一官有烹
人庖人內饔外饔等職皆屬也而飲膳之事豈必日

稟於太宰司市一官有賈人廛人胥師賈師等職皆
屬也而貨賄之事豈必日稟於司徒是以官屬則治
其大者官屬得行其小者大則不嫌於從屬而小抑
何嫌於專達也哉蓋以宰夫八職觀之則其職已有
長屬詳略之分矣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
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
以治數府則惟治其庫藏史則惟治其文書胥則惟
稽其先後徒則惟任其役是官府之八職如此旅不
可以上侵司之目贊不可以上侵正之要正亦不可

以下行師之凡師亦不可以下行旅之數小事雖專
達可也大事而不從其長可乎且以太宰一卿百官
之所聽命者也及觀太統必日詔王歲終廢置亦日
詔王至於作大事則令百官以贊王命而邦之小治
則聽之四方之小治則待之太宰固不以小者總於
王而其大者且不敢以自專於已蓋太宰之總百官
則有道揆之尊太宰之佐一人則有法守之責有道
揆之尊則不可以侵細務有法守之責則不可以
上侵大權太宰猶爾而况三百六十屬乎而又有官

惡焉以祭祀言之宗伯而下鬯尊彝典祀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祭祀則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馬牲司寇奉犬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又以賓客言之行人而下司儀行人環人掌客等職皆聯事也而太宰朝會則贊玉幣宰夫掌牢禮司徒修委積封人飾牛牲此非他官之合聯乎太宰贊含冢師治役司徒荒政遺人委積此喪荒之聯事也司馬治軍司徒致民小宰掌其縣師受法此軍旅之聯事也司馬教振鄉師論民司徒衆族虞人萊野此田役之聯事也

司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此斂賦之聯事也六官聯事不一而足以至小事莫不有聯與祀春官而得以征役于秋官之司隸蜡人蒞官而得以詔鼓於夏官之太僕秋官掌戮而得頒於官府則之殺秋官蠻隸而得執夏官校人之役鄉師蒞官而致于司空稍人施官而聽政於司馬有同寅協恭而無畔官離次有聯事合治而無分朋植黨成周之官所以內外相維小大相維而無曠官者六聯爲有助焉是故分其職而率其屬則事權者分而不相混合

其聯而會其治則事權若合而不相離此官治之所以會而邦治之所以合也雖然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於官然也其在鄉也則比閭族黨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鄰里酇鄙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族師之登民則十人爲聯十家爲聯八州爲聯至於司關之官亦掌國貨之節財聯門市是無往而不爲聯也官治其有不會乎邦治其有不合乎惟其有官屬則治有所統而不亂有官職則官有所守而不侵有官聯則關節脈絡有貫通

而無扞格有官常則綱領條目有秩序而無舛謬有官成則以之經理而有所依據有官法則以之聽治而有所操執有官刑則人知警戒而無慢心有官計則人知勉勵而無怠志是以小宰正歲以官刑令於百官府俾各修職致法待事聽命其有不恭國有大刑既警之於其始月終則以叙受群吏之要歲終則令群吏致事復察之於其終而太宰乃詔王廢置於一歲之終行誅賞於三歲之後如此則治中之藏不眞可與天府貨玉俱重而無愧與

晉書云、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白虎通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或三等。法三光也。春秋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瀆。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三書蓋同一旨矣。

兩漢官制

漢代官制。有公。有侯。有卿。有大夫。有士。爵秩。有爵。有秩。有職。官有加官。公有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爲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爲比公。侯有三等。皇子而封者曰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曰諸侯。異姓以功封者曰徹侯。卿有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爲上卿。太常至少府凡九官爲正卿。執金吾至三輔等爲階卿。大夫有三等。二千石爲上大夫。千石爲中大夫。六百石爲下大夫。大夫之下復有

士。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凡四等。皆曰士。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曰爵。自百石至萬石。凡二十級。曰秩。自丞相御史而下。中朝外朝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自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曰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而下皆特恩。無常員。其二千石而上。有比者。眞者。中者。他官皆有試者。行者。守者。中二千石。京兆官最尊。眞次之。比又次之。守爲遷擢。行爲權攝。試則試職。必滿歲稱任。乃爲眞。而官吏多久任。惟避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初高帝廢事草創。叔

孫通苟趨時便劇依多循秦官而丞相宗正之置率不過因秦舊歷惠迄文一意休養賈誼請更官名見阻灌絳景帝雖稍有更革然自以奉常爲太常以廷尉爲大理至於以郡守爲太守十餘官之外無他闕焉至武帝雄才大畧憂出千古慨然定一代之章程建元二年遂省太尉之官明年置期門又明年復廷尉自是稍有損益若五經博士若大司馬若司直若諫大夫若水衡若十三部刺史若三輔都尉既各因事以建官因官以立名至太初元年而又加詳焉然

議者謂置加官侍中分卿之權以宦者主中書蔽成左右之勢易內史判爵諸輔之體而朝廷輕立大司馬翻抑丞相之稅而僭竊啓增校尉分析禁衛之尊而征伐慘熟非自帝更張啓之哉其三公漢書多言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而實非也蕭何創定官制初不以此爲三公然其因秦置相國稍有古者冢宰之餘意但當時未置三公而相國爲極重之官無以復加故人多以三公過呼之耳相國秦時金印紫綬高帝更爲墨綬不言位爲三公也御史大夫掌副丞相耳銀印青綬其位則上卿耳則丞相御史何常謂之三公乎自高后以王陵爲太傅當時建議者必以爲古者三公闕官無職之義故以處陵耳亦定制也至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則又失之矣成帝時何武以今一相不可獨兼三公之事請置大司空備三公官於是改御史大夫置司空而官之名職始亂丞相御史始得均秩等而皆得謂之三公末年又以丞相大司馬大司空爲之哀帝雖罷司空復御史大夫未幾遂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爲

則是取古六卿之名而實之以三公乃師古而名不正曾不若秦時背古而名號不類猶可借呼而無害也光武爲受尚書大義者不知革正而亦相沿爲名且既以之爲三公矣又以百官有司叢脞之務責之是漢朝有事而無政也豈非倒置之甚耶丞相之職漢初選用人才盡出丞相高祖詔舉賢良必遣諸相國府書行義年後以陳平周勃屬呂后爲相而平勃卒相與協力謀誅諸呂則宰相之任得有所專而其權亦重不獨此也呂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左丞

相平而不及趙堯文帝錢穀斷獄之問不過右丞相
勃左丞相平而不及張蒼九章之律定造於蕭相收
拏之令議除於平勃是法令之更必歸之造命之地
羣有司不與焉至於申屠嘉欲斬鄧通而劾鼂錯文
帝旣莫之罪且遣使以謝之則其時相權爲甚尊至
景帝寵任鼂錯多所變更內史更法定令而列卿未
免出位之恩御史謀削七國而無復副貳丞相之實
漢制之壞開端於此武帝之初衛綰得奏罷賢良治
申韓蘇張者竇嬰田蚡推轂趙綰王臧爲人起家至

二千石權猶自重後帝懲其專恣殺其權遂增重
加官之制招選文學才智之士朝夕在側以爲舉人
物文令侍中待詔事至得舉白至往往援經書古法
與大臣相難難而宰相日輕自其任中大夫侍中而
謝丞相爲外朝則內廷之事宰相不與知矣自其以
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宰相也則外廷之事宰相
不與知矣自其以吏六百而上調於尚書也則天下
之事宰相皆不與知矣甚者御史言事日旰而事多
決於張湯中大夫更定律令而議竟專於趙禹又帝

性嚴峻多誅殺而丞相御史往往得罪譴坐誅至有
引拜尚涕泣不肯受印綬者宰相之輕一至於此盍
自太初來宰相建空名於百官之上久矣非特石慶
劉屈氂輩之醇謹罷設已也且大事不得與聞而坐
小事輒誅死豈理也哉及末年寵假大司馬之權命
霍光以周公之事當時田千秋方處相位帝旣不以
委之而委之光則宰相之名移於光可也今也千秋
爲相自若而光以大將軍輔政則宰相之名不正矣
於是大司馬至散騎諸吏凡樞要者爲中朝官自丞

相而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官故燕蓋之敗桑弘羊之
子遷與史吳係獄丞相千秋召中二千石二千石博
士會議問法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爲千秋罪則宰
相之職復曠矣由其名之不正以致於職之曠故昌
邑之廢楊敞爲相而不得預其謀至於周旋驚懼徙
汗出浹背而已蓋霍光有宰相之實而無其名楊敞
有宰相之名而無其實名之不正斯時未見其害終
漢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政而丞相具位行文書至成
帝之世張禹爲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平帝之世

孔光爲相而致之所委乃在王莽卒之權移漢祚底
四海之禍其來遠矣若御史大夫初不過副丞相而
御史府有兩丞皆秩千石每人主有大事欲與大臣
九卿議則用制詔御史奏羣臣有奏請天子當下與
大臣議則曰下御史如制書班下諸王國則御史請
於丞相同書而行此之謂御史下相國相國下諸侯
王也或班下諸郡則御史與中丞同書而不經丞相
此之謂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是也以御史乃丞相之
副而中丞又御史大夫之副諸侯王尊於郡守故丞

相主行其尊而御史主行其卑耳及御史大夫抗丞
相之權對立而爲兩府郡國事不上丞相而上御史
御史得以意平決之而武帝又急於功利乃專任御
史大夫事多自行是故張湯爲御史大夫數行丞相
事造白金皮幣而李蔡幾罷不與議倪寬爲御史大
夫與上議封禪從流民而石慶不與議大大臣既不
與大事則賤臣得以輕指臣而大臣無權小臣益横
至於其權既分列四出而貪權者欲起而攻之雖簿
書期會之須猶不得以守自爲於是上多事而下多

數矣至中丞則在殿中蘭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
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初時尚書諸吏等職未設
所謂親近天子而疏決內外以助人主總斷者惟此
一人而已武帝以中丞之官不甚用詔於是始置中
書居中受事又置諸吏居中糾不法又每詔下自兩
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於是中丞之
官不得居中制事不過爲掌治刑獄等官而已中丞
之權既分則內而侍御史外而部刺史其職皆弛而
不振是以武帝末年分刺守令多爲奸猾不能制於

是內置司直司隸外置繡衣直指使持節擧斷於中
都郡縣之間猶不能勝益不知中丞之職廢而刺史
奏尚書事多擁蔽故侍御史部刺史皆不得舉其職
故也宣帝愍之復初制令丞相遣掾史按事郡國每
事奏上丞相一一爲披陳之是以政修事舉內外稱
職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故元帝時石顯用事奪丞
相之權而刺史奏事京師復爲石顯等擁蔽及陳咸
爲中丞欲申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卒爲石顯所
排以此見中丞職久曠而奪於中書一旦欲舉之難

矣至成帝罷中書之職而薛宣爲中丞所舉奏遂白
黑分明則中丞若職其教如此初制蓋可忽哉至其
九卿初以京輔冢右非一縣可令故屬之太常九卿
之長而列侯屬之主爵尚書主章奏屬之少府皆有
本末次第及武帝分更始改爲三輔而太常之權稍
微主爵之職遂廢用宦寺爲中書謁者不屬少府而
章奏始不由於廟堂以至建水衡之官而使大農之
職置中都三十六獄而奪廷尉之權而桑弘羊等致
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倪寬等推文學九卿更迭用事

而大臣之權盡去矣不思今之九卿固他日宰相也
豈爲宰相不可盡信而爲九卿固可信邪且朝廷重
宰相所以自重若使九卿各行其志以與宰相爭權
則朝廷紛紛何時定乎將軍之官自周末有之以將
兵得名而國權重在兵呂后時以呂祿爲上將軍示
握兵權重專制朝權文帝以外藩入踐阼即日拜宋昌
爲衛將軍薄昭爲車騎將軍入宿衛收兵柄蓋安危
係之矣至武帝外事征伐建置頗仍後尊寵大將軍
青薄將軍爲奈官而倣周官司馬置大司馬冠大將
軍之號又設驃騎車騎左右將軍副之而大將軍待
重霍光受遺詔輔昭帝身大蔵冠百僚具奏上而事
趨決於光因用廢立天下莫能難其子山顯卒以專
橫貫禍宣帝誅滅之而詔大司馬不得冠將軍權稍
殺焉然名號未除至成帝專用外氏平陽侯鳳遂以
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任政而兄弟繼起在位威
勢出呂霍之上天子寒心哀帝即位罷王氏列侯俾
就國當矣而寵幸人董賢至以大司馬印綬官屬
位司徒上事益倖然無何帝崩而王莽遂倚叔說起

大司馬入柄國又置三公官而莽以太傅充三公尋
以安漢公備四輔已復以宰衡位王公上而內移漢
祚原其所以然外戚擅兵專政之日久雖哀帝奪之
不以道遂成厥勢而實自武帝寵霍光始也可勝悼
哉光武時務從節約并省官職固所以懲孝武者廣
之弊既省三公之屬而九卿之屬則又省既省朝廷
之官而郡國之官則又省惟司隸校尉獨無所省尚
書之員反增其二帝意固可想見矣抑不思武帝之
制可變而高帝之舊未可輕易也帝徒積鼓世之失

柄爲相權遂重於是罷丞相太尉官不置雖西漢末
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尋改司馬爲太尉
名三公折一相而三而故時丞相有長史得以舉劾
有司直得舉不法皆罷省所以奪其權也又七案以
滅文用章狀以直諫死司徒鄧禹爲將外而尚書伏諶
舉行所以替其尊也然其視三公也輕則其用之也
易夫之也不難在內不過責以吏事雖在外亦無所
不可統攝不正事歸臺閣而三公爲虛名矣至明帝
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而三公居將

軍之下權益替爲君乃災異策免所以責之者益苛
自徐防始就外除拜所以畀之者益輕自梁冀始而
終漢之世三公去爲九卿者不可勝數則當視謂何
至如尚書之制自秦時置禁中通章奏少府令四人
於殿中發文書漢與公卿因少府以自事故尚書與
中書謁者黃門皆爲少府屬自武帝游宴後庭始士
人入內始用宦寺主中書謁者任以樞重宣帝察核
名實而宦者弘恭石顯以便巷從中書遂孝元寵
以中書比周用事轉移上意成其聰明蕭望之自

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竟爲
所傾黨自裁死成帝初始罷中書宦官置尚書五人
僕射一人掌圖書秘記章奏責始用士人任術經至
後漢事皆關決於尚書而帝又躬親政事左右近臣
往往因時用事於是增尚書之官所以廣其職也不
用令使而用孝廉所以重其選也侍中尚書黃門諸
官不以職屬所以成其勢也和熹之世女主蒞政以
奄人便於傳達始復用之典領中書出納王命其後
奄人引用族姓掌握與窃漫衍及於鹽鐵至其後且

領羽林虎賁衛掌兵柄於是尚書之權盡移之奄
豎得封侯與爵爲將軍而禍亦伏焉建安中曹操
實始置丞相以大柄自予自尚書令而下偏置其私
人又都督中外諸軍則盡先漢權重諸職身兼總之
遂以篡漢

大抵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
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
則亂在宮闈則亡漢自孝惠高拱責成輔相人
主不自有所爲至鼂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

帝而文帝始不用輔相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
之尊招俠賓客薦進人物固有起家二千石之
事然而政在朝廷使宰相得陰用人才亦奚不
可也柰何欲攬威福之柄旁寄耳目故置加官
及向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
從之人起家亦自驟貴然則與其假借左右孰
若與宰相同之也夫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固非
矣然此等猶爲朝士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
而尚書等不甚剛寄於是任用中書宦者之爲

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盡爲宦寺而
丁傅董賢相繼擅權然則與其委之閹豎又孰
若任之臺閣近臣哉故後漢始猶以吏事責三
公自明帝有錄尚書之制而三公始不預事矣
宋弘爲司空欲舉侍中以法則三公猶得劾近
臣也自楊秉劾侯覽而尚書詰其越奏則三公
不得劾近臣矣選舉委三府尚書受奏御則三
府猶得辟舉也自呂彊請選舉但任向書則三
公不預選舉矣陳蕃一失其弊遂至此哉古者

諫官無常員工執藝事以諫瞽誦詩士傳言至
元狩五年始置諫議大夫後更名光祿大夫自
此諫官有常員矣古者左右前後皆通明經術
之士如伊尹作伊訓周公陳王業援引古義以
訓導人主至武帝猶有古意從倪寬受四書歐
陽生問尚書是也成帝置金華殿講業而鄭
寬中張禹講經其中非講業者不得執經以訓
人主自是經筵有常所講讀有常人矣至若開
石渠而劉向韋玄成施讐周堪之輩出關天祿

則易惟之徒闡揚臺緣而班固傅毅於是乎進
東觀啟而黃香盧植蔡邕馬融於是乎登白虎
闡而賈逵丁鴻由是而升則漢之人才不多出
於秘省臺閣也哉而光祿勳又有議郎中郎郎
中無常員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郎
中有車戶騎三將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
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故省中郎曰中郎
散郎曰外郎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
得出名曰山郎至羽林則以六郡良家補而武

帝以便從獵還宿殿陛殿下名曰嚴郎凡郎選其途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袁盎劉向是也有以富貲爲郎者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上書獻策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爲郎者馮唐是也有以戲車格伍爲郎者衞綰吾丘壽王是也有以從軍善射爲郎者李廣鄭吉是也有以經明甲科爲郎者召信臣王嘉是也然多以十人爲之則侍御有正人矣而承明金馬門公車黄門丞相府又有待詔之官

無定地而倖祿薄厚亦往往不齊有待詔公車者東方朔之類是也有待詔金馬者公孫弘之類是也有待詔丞相府者劉德是也有待詔保官者周慶丁姓是也有待詔承明者楊雄是也有待詔黄門者李壽是也然以未試職者居之則俊乂有旁收矣至若外則分天下爲十有二州初做秦設監察御史分刺諸州不常設武帝定置州刺史一人秩六百石成帝時何武言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哀帝時朱博請罷牧復史未幾復爲牧光武中興罷州牧復置刺史焉乃其職專以督察爲事凡二千石長吏有善狀者皆得薦達於朝而州部所舉奏司直得而察其能否以懲虛實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師奏事至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但因計吏則不復奏事此刺史之略也初文帝時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詐以給士卒其於恩賜閑里止令丞尉親致而

歲時遣表丞相掾史按行郡國每有調發則虎符參合以爲驗未聞遣使以生事也武帝一切務與功利始遣命使行於郡國則州郡之權盡出於天子之使而長安令買馬不具則當斬內史負租課殿則當免會稽守計簿不上則詔書詰責甚者均輸監鐵等官分布措置而州郡無一孔之遺繡衣直指之使誅斷斬伐而州郡無一日之寧末年奸宄遂至於不可制益州郡之權輕動有牽制而不得逞及沈命之法嚴州郡

惟恐自累得罪又奚暇理其職哉宣帝懲其弊
一切還州郡之權而丙魏爲相時遣掾吏按事
郡國所奏者不過風雨災變而已長安吏民鬪
殺橫道則親過而不問蓋不欲以事外之職侵
郡國之權是以趙廣漢守京兆請令長安游徼
獄吏秩皆百石張敞相膠東請治吏捕盜有功
者一切比三輔尤異黃霸治河南則獨用寬和
爲名龔遂治渤海則得一切便宜從事此所由
吏稱而民安歟至食貨志則又有好農使溝漁

志則又有河堤使者谷永傳又有護羌使者凡
郡國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
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稅地有水池
及魚利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凡州所監郡
爲都置尹及丞他郡置守及丞邊郡丞爲長史
而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亦有丞
景帝更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復置關
農屬國等都尉焉縣萬戶而上置令秩千石至
六千石萬戶而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他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
老有嗇夫游徼此外制也常考漢郡守地大而
權重故二千石得以專制自盡其才趙廣漢將
兵爲蒲類將軍征朔方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
軍擊東越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伐矣朱博召
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而盡
斥罷諸病吏薛宣移書屬郡縣隨易置惟其所
宜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而又減省他用自
與學校尹翁歸爲治東海大豪一郡莫敢犯禁

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酌輕重而自用之矣
然上取之亦有道朴延年吾丘壽王一以治郡
不進盜賊竊發則璽書詰責之而治行第一課
最上則者有增秩賜金之寵此漢之所以多循
吏也然自武帝以來凡侍從左右之士如中郎
大中大夫及博士以上無遷轉之法必補守相
外任治效卓著者則人爲九卿若治郡無狀則
不復升用是以人皆樂從而治郡亦多勉勵亦
良法也故嚴助以中大夫守會稽而三年不上

討因留侍中不復轉他官朱買臣以中大夫守
會稽破東越有功汲黯亦以中大夫守東海康
餘大治乃皆召爲主爵都尉倪寬以中大夫遷
左內史議封禪稱意公孫弘以博士爲內史數
年績最遂皆遷御史宣帝屬留意守相申明武
帝法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如
蕭望之以丞相司直守平原是也至其雖有侍
從文學之才而不明於政事則老於郎中大夫
之間不得遷選如東方朔終身爲郎弟與枚皋

郡舍人秦左右僕諸是也漢制萬戶以上爲令
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爲卑矣有丞尉以佐治
又有三老嗇夫游徼相與助其縣事故凡舉賢
良孝廉茂才直言者皆得選補其或郡縣吏勞
績著者光祿勳舉四行亦得爲令議者以循吏
傳不紀縣令往往以令爲卑不知漢之待縣令
頗亦不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焦延壽以
小黃令課最增秩至於境有盜賊不專責之令
而責游徼朱博是也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焉

不拘於律王尊是也韓延壽爲左馮翊不肯出
行縣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
縣重爲煩擾朱博爲琅琊太守不肯令掾行縣
曰縣自有長吏府未常與也薛宣得吏民罪名
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代縣治若是者又皆縣
令得以自爲而不制於州郡故能不迫於勢不
拘於職得以盡其所當爲而騁其才盡未始視
令爲卑也初選補之法說者以爲自郎以上至
中郎凡四等專以待補縣令故後漢猶言郎官

出宰百里然詳而考之亦豈盡出於郎官哉蓋
有自孝廉賢良舉者有自直言方正舉者有自
茂才四行舉者有自能治劇而遷自郡吏積功
而遷者則進之之路亦廣矣然必出於天子之
命非州郡所能辟置故張敞補吏有功者數十
人爲縣令必上名尚書薛宣使兩令換縣亦必
奏聞此其實也至於治迹既著則頃刻超遷之
賞亦厚故有遷郡守刺史諫大夫者有遷京輔
都尉御史中丞者亦有吏民所愛而增秩復留

者果何有定例哉甚者魏相爲茂陵令御史掾者至於棄市何並爲長令侍中犯法者至斷頭權任亦可謂重矣大概漢設官尚簡無冗員治尚久任少伺察擇任無流品資格之拘遷轉無內外輕重之判建自無文武尊卑之差而又有洗沐之制有予告賜告之法均爲近古後世之所弗及者焉

三國六朝官制

魏文帝時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其後或置丞相或相國或司徒而中書監令常掌機要多爲宰相之任於是權在中書晉承魏祚首建八公大封宗室置十九州而刺史不領兵渡江以來王曇首王華殷景仁之徒皆以侍中總門下樞要密侍帷幄爲國謀主於是權在門下宋齊有三臺五省梁武定蕭朝之位分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陳氏偏小聊循舊制魏起自朔

野分部以置大人既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皆用文人孝文時王肅來奔爲制官品百司位號皆準南朝魏分爲二而高齊名遵後魏宇文周始用蘇綽依周更定六官自餘百官皆倣周禮其他將如都督刺史之類則依秦漢隋初廢周制唯以中書爲內史侍中爲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爲益盛後漢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始爲機衡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與聞國政未常畫奪

三公之權也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貴爲宰相而三公遂爲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典事尚書中書者號爲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姦雄之謀纂奪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然三公未容遽廢也必擇其病老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公爲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溫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華歆之徒也魏之末司馬師昭爲丞相而三公則王祥鄭冲尚書令中書監則賈充荀勗鍾會之徒也蓋是時凡任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

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秉機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時東漢末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處司馬師昭及晉則不置王符堅所謂朕以龍驤建業之說也然東晉以至宋齊梁陳隋皆有之夫中書監既爲宰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爲宰相之任而常爲權代之階則廢其名字也今觀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僅爲三品而貴戚大將軍大丞相諸大將軍則爲一品

二品然此數官者未嘗以授人特宋齊梁陳隋有受禪則居之此外則王敦桓溫侯景亦嘗爲之夫高官極品不以處輔佐之臣而又存其名字使亂臣賊子遞相承襲以爲竊取大物之漸非所以昭德塞違明示百官也

初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

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咸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

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濫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代官制

唐之官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衞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曰尚書曰門下曰中書曰秘書曰殿中曰内侍此六省也曰太常曰光祿曰衞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鴻臚曰司農曰太府此九寺也臺有御史而其屬則有三院監有五監而其名則自國子而至於都水左右衞而下有曰驍衞曰武衞曰威衞而至於金吾衞千牛衞者凡十六衞焉左右率府而下有曰親府曰勳府曰翊府而至於司禦率府内率府者凡十率府焉然其中别位叙之崇卑則有品自一品至於九品有正有從而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之别凡三十等焉定食邑之多寡則有爵自子男而上以至於王而各比其品之數者凡有九等焉自武騎而上至於護軍自護軍而上極於上柱國凡十有二等者所以爲勞能之别也自開府而下至於將仕二十九階自驃騎而下至於陪戎四十五階所以爲文武之

別也自東宮官屬及諸王府屬為京職事官自州縣
鎮戍及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所以為備制之別也
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常不欲立制度明
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
能謹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
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讀周官嘆曰真聖典
也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矣於是省
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
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之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敕之
制而貞觀之遺意盡矣開元初依宗慨然感周典六
官之盛手為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付集賢院命張說等定官制令取衷於周官而臣下
莫能遵明書久不上至二十六年唐六典始克成宰
相李林甫上之以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庶僚九寺
五監理群司六軍十二衛嚴禁衛詹事府二春坊三
寺十率輔儲宮牧守督護臨儀外設官以經之置使
以緯之名甚具矣武德初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而貞觀中又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並三公上無
皆無其人多缺不置此三公之制也其三省宰相之
制尚書省統會衆務舉綱持目門下省侍從獻替規
駁非宜中書省獻納制冊敷揚宣勞尚書曰都省門
下為左省中書曰右省有軍國大事則中書出命門
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蓋析一相而三又以太宗常
為尚書令臣下避讓不敢當兩省長亦不以時授於
是左右僕射遂長尚書省上常語僕射當以洞察耳
目訪賢才為弘益譏細務宜悉委兩丞惟冤濫大故

當白奏者乃關書蓋重相如此已又患相重大難任
患為官擇人舟孖資於是常以他官行相事而杜淹
以御史大夫魏徵以守秘書監蕭瑀以特進劉洎以
書門侍郎並及戴胄侯君集之倫並稱參預機務稱
參議得知政務皆宰相職也於時貞良忠謀之臣寄
勿議於內者衆無相之銜效相之職而獻替啟沃
網羅績以能朝無秕政號稱太平則集才並用之
效也其後李勣以詹事蕭瑀以官保同中書門下三
品而同三品之名始為李勣以疾辭位優詔疾少間

二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而平章政事之名
勛焉至高宗後改易官名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而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中郭待舉
岑長倩以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入銜
自待舉等始終唐世卸僕射侍中中書令猶名銜必
同平章事乃爲眞相不改矣開元中建左右丞相命
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同日上帝賜宴賦詩寵之然罷
知政事爲丞相亦猶爲名高天寶元年又更門下爲
左相中書爲右相未久旋罷此宰相之制也武德初
詔置修文館於門下省後改弘文館教授課試生徒
如國子開元中詔寫四部書置乾元殿更名麗正書
院已又改集賢院中書選耆儒負風望者侍講讀其
中貞觀中置史館門下省已徙中書掌國史以宰相
監修與弘文集賢稱三館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
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中始號北門學士玄
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
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
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

掌制誥書敕開元末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
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
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
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蓋古
中書尚書黃門既任總揆稱政府則內廷將勿啓告
出納之柄當必有所歸亦其勢也而館閣翰林握與
權始此矣此學士之制也其在內則有六部外官則
諸夏方鎮初各置大總管府已改爲都督府定爲上
中下等制數更無常其後分天下爲十道道置採訪
防禦團練等使以所部其邊方有寇戎之地置節度
使得建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誅殺入朝則置留後領
府事其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務團練防禦各
有使下於觀察使其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又有
黜陟安撫存撫等使無常員至於京兆河南太原三
府各置牧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六府各置
尹安東安西安南及北庭各置都護而州有刺史有
別駕京縣有令畿縣若上中下縣各有令丞簿尉以
其地爲狹差軍有將鎮有副馬門有令丞亦各以上

中下爲差此皆見於六典之可考者也建中初河朔用兵賦無所出判度支杜佑以爲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乃上議曰漢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置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外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耳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州縣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

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議入不省元和時李吉甫爲相疾吏員廣由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利寡易求官少易治從之遂詔段平仲等參閱刪汰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會昌中李德裕復奏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若能省冗官誠治本也於是令柳仲郢等裁減州縣佐官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咸怨焉噫亦少哉青弊久然大者未暨撙節即小亦奚多益乎且自至德節息方鎮以來節度使封郡王得兼觀察處度支營田招討經略等使而各自置副屬加本使則權歸於外重而方鎮之勢成自貞元以來內侍得掌禁兵扈從立功外制方藩內與南衙爭重而穆宗以後擁立者七君則權歸於內重而閹豎之禍酷是豈非官制壞哉

嘗試論之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而

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開官三百六十總而計之爲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甚多也今貞觀省内外官六百四十員非不甚美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守之員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末流之弊孰非太宗啓之哉魏鄭公嘗以周典爲太宗獻太

宗以爲不井田封建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是六典者太宗且未之能行其官制自因隋魏之舊本不與周典相侔開元佐宗手寫六條命張說陸堅修撰經歲無成乃命毋煚韋述參撰始以唐之百官令式象周禮六官爲制而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成然則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爲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哉況唐自高宗迄

於肅宗官名與有因革而佐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門下爲黃門侍中爲監至五年而復舊二十四年改主爵爲司封天寶元年盡易三省之名而以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刑部爲憲部之類先後自爲異同也如此其制安得與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過曰尚書以致邦理以宜邦教門下以和萬邦以緯庶務中書以釐萬邦以度百揆之文而已所謂六典象周爲制既非其實元豈又

[illegible]以經正名自若各倣祖宗之法爲不[illegible]省

宋代官制　元册

宋初官制有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其名秩無慮皆唐舊三公三師不常置亦獨為親王使相加官三省長官亦不授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參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書省惟列於外別於禁中置中書為政事堂與樞密院為兩府參衡一相而二樞密主兵而天下財賦皆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為參同平章事然後不相參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宋院其官行三司使其位相也官名仍唐而義類沿三類其

宋代官制　卷十五　四十九

依倣先漢者如此大凡一品以下謂之文武官未常參者謂之京官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諸司而下謂之內職殿前都校之下謂之軍職外官則有親民釐務二等而監軍巡警亦比親民為其官人受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以別流品則有階而文階之等二十武階之等五十有六以至幕職州縣之等七散官之等四凡四色為以敘年勞則有勳而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有二級為以郡封

賞有爵而自王至男凡九等為此其畧也初太祖以節使登極患異時方鎮專恣乃用趙普計安諸鎮節布腹心從其兵賜第進秩奉朝請而命尚書郎及監寺官權知州軍事於是關節外不得擅去而州各置通判一員軍民之政令統焉其定考用之制京朝省寺曹監及外州郡官皆別敕差遣於內術主判於外稱奉使即差庫官京師名銜親其事咸出命於中書而總局於前代人變矣太宗得詔朝官奉使出州縣判知者受代還令中書舍人考校年勞品量才治五類集

宋代官制　卷十五　五十

器又頗用臺臣言政術闕拾遺為司諫正言為諫官置起居院專左右史之職修起居注送史館置諸路提刑官為監科州縣吏治蓋漸漸議正官名事矣當是時自省曹寺監類以他官典領雖有正官非別勅不治本司事以故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如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中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中書常缺舍人門下罕除常侍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八九六曹寺監十六

衛遥大朝會皆遣官攝事爲容而已諸節度使不食
本鎮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實不行都督之事
京府及四方大鎮有牧尹非親王不授諸路觀察採
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遥領率不親本州務故士人以
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
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勲爵邑有無爲輕重時
人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蓋名實紙迂
一至於此故自真宗仁宗以來議者多以正名爲請
咸平四年司諫楊億上疏曰國家遵舊制並建群司

然後有其名不舉其職只如尚書會府上法文昌法
令是資政典攸出今之存者但吏部銓擬秩曹詳覆
自餘租庸筦榷由別使以總領只繕伍符非本司所
校定職守雖在或事有所分綱領雖存或政非自出
丞轄之名空設而無違可糾觭棨之任雖重而無務
可親周之六官於是廢矣且如寺監素司於掌執台
閣咸著於規程照然執儀布在方冊國家慮銓擬之
不允故置審官之司憂議讞之或違故設審刑之署
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植

立不在於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材歸於相府即審官
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即審刑之署可去
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即封駁之局可罷矣至於
尚書二十四司各揚其職寺監台閣悉復其舊按六
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遺墜端拱而天下治豈難也哉
若乃員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竈下羊頭形於謌詠斗
量車載播厥風謠國體所先尤須慎重竊覩班簿員
外郎及三百餘人郎中亦及百數有餘太常國子博
士殿中丞舍人洗馬俱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皆書

朝籍不知職業之所守多由恩澤而序遷今宜按唐
制應九品以上官並定員數昔者秦人罷郡置守漢
以天下爲十三部命刺史以領之然後因郡爲州以
太守爲刺史隋及唐氏亦嘗變更曾未數年又仍舊
貫今多命省署之職出爲知州又設通判之官以爲
副貳此制權宜豈可經久宜並置刺史以戶口多少
置其俸祿分下中上與常參官比視階資出入更遞
省去通判之目但置從事之員建廉察之府以統屬
按輿地之圖而區處而又復置支郡隸於太府量地

元豐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釐也此崇寧
所以自承直至將仕凡換選人七階大觀又增宣奉
正奉中奉奉直四階政和末又改從政至迪功郎三
階於是文階始備矣而武階亦詔易新名以新名
未具增置宣正從正大大郎凡十階而文武官制益
加詳矣大抵自元祐以後漸更元豐之制二府不分
班奏事樞密加置簽書戶部則不令右曹專典常平
而總於其長起居郎舍人則通記起居而不分言動
館職則增置校勘黃本凡此皆與元豐稍異也後崇

京當國率意自用然動以繼志為言首更開封守臣
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又內侍省職悉倣
機廷之號已而修六尚局建三衛郎又更兩省之長
為左輔右弼易端揆之稱為太宰少宰是時員既濫
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亦升擁使黃冠道流亦
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
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目為名亦
何補耶建炎中參酌祖色因呂頤浩之請而三省之
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僕射為丞相去二省長官

里而分尉如潛邸之就臨則名分有倚官業自舉又
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恩賜將士並加奉天定難
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為萬世之通規近代以來
宰相大臣有加至十餘字者尤為輕瀆不可遵行所
宜併除以明憲度蓋當文化誕敷之際正舊章成秩
之時也奏上論者韙之然以因襲既久難於驟革既
而言者相繼請復二十四司之制然制論異同未還
厥正熙寧末始命館閣校唐六典久之尚書新省成
命自臨幸召六曹長貳以下詢以職事因誡勅焉所

謂元豐新制也其立法百官庶務皆以類別如省曹
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詳御史非其
長而以察為官聯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略都省無所
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其法寡成於是長吏察月御
史察季都省察歲法至備矣元祐初於朝議大夫六
階以上始分左右既又慮流品之無別也乃詔寄祿
官悉分左右而詞人為左餘人為右焉已又慮其祖
人為善也故紹聖罷之而判監以上不可不分則存
其直焉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將仕唐及國初已有之

於其間而政治業之矣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
儒者始貴其名而存之爾其自學校爲教官顧達者
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
有貢法而寖失初意矣其以文學見用於朝廷則時
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科舉取進士
議輒中止延祐始力罷進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
世祖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累知儒學之制而加
建爲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
得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乃宗王之有分地官

府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業飲食者執藥伎者爲方
矢衣甲車盧者治曆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造
荒掌其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
官而有恩幸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
而陳言獻策納粟捕盜與勳舊之後爵權要之引進
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槩如此云
　楊誠齋曰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
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
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任一官也以一

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
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今則不然一
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
官則不蒞其公而蒞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
其功而不任其責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
時官者不於才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
之後以才詔官則非才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
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
於官而趨於附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

不冒于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是之謂寧以恩
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
而增足于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有無位而制祿
此以人棄恩之病也且夫郡有常賦賦有常人
一吏運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縣之一尉運
是矣今則有使有副而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
官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
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官
嶽瀆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

歸者老者與夫建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匱者
容者高之爲置使爲提領申之爲主官爲監臨
此何職哉如是者千百爲國得而不貧民得而
不病也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揣於耕者
患於處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
而巳坐於上以種爲自以爲得策矣旣而鄉里
之稻生而巳之稻不生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
而愛非其愛也以巳之不踐爲不踐而忘其數
人之踐爲我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恐一官一

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蹟吾民者多
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
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
刱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得毋毀瓦畫墁比耶
羅考論曰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
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
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
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務
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

位臨民者則自說以清高而下視簿書多能之
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以節俗而業以錙銖
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
官以處之謂之雜流猶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
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建官分職緇衣趣馬俱
類後之流宮伯內宰盡聖賢之侶逮夫漢代此
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
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
宴私陳論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

公卿將相爲國家柱石事霍光輩皆是也東
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嬖倖不得以侍
中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
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爲
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
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出可以將入可以
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特閤荷戈可以前驅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詞文墨者不能知兵
事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

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常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常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常銜樂音。將作有監。而未常譜營繕。不過爲備貯養望之官。是名爲而實淸也。向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字。官校尉在漢爲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屑之冗秩散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

明代官制　附歷代康卹

明代建官、鑒秦始建丞相專權橫恣之禍、罷、中書、不設、而倣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倣六官置六部。糾以都察院。達之以通政司。參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監。錯以百司。文事悉歸翰苑。耳目專任臺諫。俾循蹟並進、分獻黑績、而統于一尊、權統正矣、乃內設六部九卿。以統治天下。而外又設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內設都察院。以振肅朝廷。而外又設十三按察。以分省考。勳兵部節府。以相繫于內。而布核都司。以相制于外。

則名實當而防檢爲加密矣。是故以關武功則有爵。而公侯伯凡三等焉。以贊職務則有官。而正從凡九品焉。以冠誥勅則有號。而開國靖難翊運文武凡三列焉。以叙崇卑則有階。而文自榮祿大夫。自將仕佐郎者。凡十有八。武自驃騎將軍至昭信校尉者。凡有九焉。以與勞能則有勳。而文自正一至從五爲左柱國以及協正庶尹者。凡十有一。武自正二至六爲上護軍以及雲騎尉者。凡有九焉。然階勳惟空名而給俸則視品以分隆殺。職司則又視官以別輕重。卽品

亦弗所論矣今且以公孤言之初罷太尉以下官而
李善長徐達以舊德元勳爲太師太傅然亦無職事
不置祿屬坊閣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承御史言欲
特置三公府不果而僅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
自布衣徑爲之賜坐偶和分四時以贊燮理之任而
無何復罷師傅之官自魏公薨韓公雉亦絕響矣將
下視博采餘所當意所謂無其人則缺者耶豈文皇
乘代不置仁宗初卽位謂羣臣皇祖考神聖無所待
是師傅卽秩末何敢下是拜張輔太師淡晟太傅陳

懋太保蹇義自少保進少傅至少師楊士奇自少保
進少傅夏原吉進少保而公孤之官備矣然以是寓
美稱耳弗必有燮理之實也獨宣德三年詔少傅士
奇等俱罷所領從容謀議以不時召對凡所游幸必
從康襄若直授矣而士奇榮領閣務如故自是而後
三公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以爲常若乃武職則
致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階者于義誠可采云以勳
官言之柱國古勳官也明興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
善長徐達及中書平章常遇春後更定官制正一品

曰初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從一品曰初授榮祿
大夫加授光祿大夫再加曰光祿大夫柱國而所
謂左右柱國者然洪武三年諸功臣國公獨李徐得
爲左柱國其鄧曹宋衞四公皆爲右柱國左柱國貼
以光祿右柱國僅貼榮祿而列侯皆以榮祿冠柱國
當是時伯爵僅二品勳亦僅爲護軍至永樂初大封
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諸伯自茹瑺以下皆得爲柱
國然其授亦自諸功臣而止所謂加授之令卬爲虛
設而蹇義以少師滿九載亦稱曰榮祿而已正統四

年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以少師加柱國而文臣之
有柱國始矣然亦內閣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
書尹旻以太子太傅滿考加而尚書之有柱國始矣
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太子
太保滿考加而諸部之有柱國始矣弘治十八年天
子卽位推恩內閣而少師劉健以官重毋可加因加
特進左柱國而文臣之階勳與上公等矣嘉靖十八
年少師夏言以冊上帝號加上柱國其後常復以加
少師嚴嵩辭不敢當謂人臣無上蓋欲以形言之僭

忠帝果大悅其後復以加少師徐階階亦不敢當爲
居中以加太傅張居正居正亦不敢當居正卒遂以
爲辭而言者不審謂其實爲之也至形之論劾且謂
無將之罪而不知上柱國在唐世不爲重官而二品
勳所謂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考滿往
國亦不易得故備志焉若乃初因元舊置中書省令
一員正一品以皇太子爲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
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參知政事從二品參議
正四品高帝定江左以至郎位仍置中書省罷令不

設餘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祿者不在革
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久專僭誅之因罷中書省散
其柄于六尚書而係之令甲日後有請立丞相者文
武群臣劾奏其人凌遲處死然天子不獨斷必有所
寄不能不歸之內閣而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
出其上萬曆初遂並人主之尊而兼其前勢重矣是
不可不變而通也至于學士之制國初已亥年置禮
賢館命陶安劉基章溢宋濂葉琛王禕等居之甲辰
年設起居注乙巳年設太史監吳元年設翰林院俱

爲侍臣洪武二年定翰林院官制三年又置弘文館
學士九年罷十四年定學士爲正五品講讀學士爲
從五品十五年十一月做宋殿閣大學士之制以劉
仲質等分掌其間然大學士之職階不過五品侍從
崇重文儒備顧問至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固未有
相道之責也文廟纘統注意文學于壬午年簡進內
閣于東角門內召解縉黃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與議
機務然七人始以翰林史職入直陛講讀等官及仁

廟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以後縉廣罪謫胡儼推
陞祭酒而楊士奇等五人終永樂之世亦官止大學
士蓋爲衙門所拘初未有例至洪熙初年以東宮舊
臣侍加超擢又添設謹身殿大學士于是華蓋謹身
武英三殿之名全繫後委任日隆置三公三孤之官
又加至三孤領尚書職隱然有鈞衡之重禮與百僚
殊矣自此官制一變陳山以左庶子張瑛以洗馬各
陞侍郎兼大學士入閣然殊恩非可爲例亦未有由
灌部事而復入者故正統年間陳循高穀苗衷馬愉

曹僞以學士入張益彭時商輅以修撰入劉儁愈衍
存可考也自景泰初年俞剛江淵王一寧以侍郎改
兼學士入蕭鎡以祭酒歷侍郎兼學士入王文以左
都御史歷吏部尚書兼學士入于是成弘以來由侍
郎歷尚書入閣者日久因襲不可復改矣然許賛叙
遷亦未有歷至尚書已理部事而復入內閣焉者自
正德初年逆瑾用事吏部尚書焦芳以附瑾取入內
閣于是楊廷和由南京戶部尚書入劉宇由吏部尚
書入曹元由兵部尚書入而祖宗官制不可問矣初

太祖下江南即置行中書省自領之即吳王位亦置
中書省而于六尚書勢不甚設洪武元年始備六尚
書皆隷中書省一仍元舊制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
專權謀叛誅分其職于吏戶禮兵刑工部分大都督
府爲五而攝其樞要于兵部歷尚書正二品左右侍
郎正三品每部分四子部各設郎中員外主事等官
後以戶刑二曹頗委又分設十三司焉雖並稱政府
而名位不極事權不專蓋隱然周世六官之任而猶
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異耳建文之

主歸重左班以故進尚書正一品增設侍中正二品
侍郎品如故欲以據五都督之上而權輕位崇遷拜
太驟識者以爲未然至文皇即位而悉更從洪武之
舊矣明初設御史臺時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
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
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丞僅正七
品共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七年定設左右都御
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
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

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
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永樂後移于
北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其制大較遠
稽成周倣卿士都官設左右都御史倣小宰設副僉
都御史倣御史設監察御史凡四等皆以言責倣保
民之掌諫委以代巡倣擯人之巡行天下復掌萬民
治令之舊也令清軍巡鹽省惟三人倣王制廣使大
夫監于諸侯之國國三人者也其巡撫自永樂十九
年勅大臣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考察

官吏宣德初年添設漸多始命巡撫官每歲八月赴京議事初各處巡撫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統十四年以後國家多事于各方面邊防有險要者始有專職鎮撫而其制益周于前矣景泰四年以鎮守尚書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礙于是改爲都御史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定爲巡撫兼軍務者加總督贊理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兵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等項皆隨事異名若邊境有事設有總督提督總制參贊贊理及經畧巡視之名延制尚書侍郎出事于外者兼都御史以便行事事畢而罷然各處巡撫員缺廷推各衙門資望相應者陞補非復本院堂上官更代之舊矣其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太祖之下集慶置中書省則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叙遷爲同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始改置大都督府并皇侄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中以李善長兼司馬宋思

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極一時之選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進階有差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十三年分大都督爲五軍都督府雖品秩如故而兵部陰移其權亦漸殺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外此則出納帝命通達下情者通政司也而有正使有左右使及參議之列焉審駁刑獄辨斷冤濫者大理寺也而有卿有少卿及丞之列焉典祀百神寅清陰禮者太常寺也而卿少卿丞具焉監視羣牧蕃滋乘獸者太僕寺也而卿少丞簿使具焉掌飭膳饈會討豐約者光祿寺也而卿少丞簿錄事四署二局具焉若乃隆儲貳之任則有詹事府有春坊有司經局諸職輔導不發乏貝矣重成均之選則有祭酒有司業崇國子監教訓不愛失職矣專耳目之寄則有都給事左右給事隸分六科規諫糾駁不愛曠官矣不惟此也而以專奉使之事則行人司設焉以主書錄之事則中書科設焉以佐朝儀班位之秩則鴻臚寺設焉以守寶璽符牌印章之用則尚寶寺設焉以

主曆數星紀之事則欽天監設焉以督畜牧樹藝之事則上林監設焉諸寺司監各有正副及丞簿吏目佐從之職而品亦各不同焉武職自五府而外內設錦衣衛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又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其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隸屬而他諸衛則分轄于五府焉以至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于掖庭者爲監十有一爲門四爲司二爲局六爲庫三各有正副使而東宮王府亦有司典之職不一其人焉外則分天下爲十三省省所隸

屬之布政有使有政有議則承流宣化之職克舉也刑獄屬之按察有使有副有僉則糾劾平獄之職克舉也兵伍屬之都司有使有同有僉則訓練防閑之職克舉也下此則府有府正佐焉州有州正佐焉縣有縣正佐焉而循良迭出則親民之職無不修者也府有府教授焉州有州學正焉縣有縣教諭焉而後秀勝升則造士之官無不允者也以至[illegible]有司指揮有衛千百戶有所而稅課織染遞運河泊茶鹽草場倉驛莫不或司或局或所各分其職守者焉故權

綬下濟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于唐而職任之綜理甚周祿涼于宋而獨復之恩禮愈厚是以即有瑕隙旋叢嘖集豈無冗贅亦復汰除別文武夾維內外交懲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觸斷獨行則齬齟不遂亦可謂精詳者矣若乃爲官擇人匪專于法因分宜力惟既厥心則又存乎其人焉

附歷代爵祿之制

周官太宰八柄之詔曰祿以馭富司徒十二之教曰以庸制祿是祿秩有定數矣故司祿則有

中下士食之內史則贊王以方出之不在稱也古者賦祿以田公卿大夫有功德者皆有采地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是也未有采地者必有圭田如載師之士田是也不可以受田者則有稍食王宮之宿衛則宮正均焉后宮之女民則內宰均焉至于士庶及衆寡在外守城都溝池者則掌圖均之以大圖師府史之吏在宮中則校人等之內外朝官吏爵治文書者則稍人共之若此者需有常數給有定員而一皆出

予庶人之所藏以待匪頒賙賜者皆失其以之班祿必使司祿班之而使宮正內宰等官給之不獨可以杜官吏之侵欺而且有以養士夫羞之廉恥若無功而受祿不事而素食豈所當之所容哉是故官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焉內宰歲終則會其稍食稽其功事而正歲則均其稍食施其功事焉豈有食浮于事邪不惟是爾凡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食稟人則乘其事而下上其食一盤工之微且必求其事與食相副則三百六十官屬豈[illegible]項[illegible]乎祿者耶至管子相齊爲賦祿之制賦祿以粟按田而稅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家其後鄭大夫祿邑多踰等[illegible]管仲書社至于三百宋與左師[illegible]六十邑施氏之宰邑至百室鄭子產之[illegible]入邑晉頃公時祁后子楚公子干來奔[illegible]賦祿韓宣子問之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

大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可謂允矣至若以原思爲宰而粟九佰孟子爲齊卿而祿十萬鍾則是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益無不以穀粟制祿也漢制列侯有食邑有餐錢其吏祿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各有差其見于百官表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所謂丞相大將軍俸錢亦月止六萬是漢祿多而錢少貢禹拜諫大夫之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益寬饒以大中大夫擢爲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當時未以爲祿厚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則不能自奉此東方朔所以借侏儒而諷上也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百石以下俸十五哀帝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自是小吏稍稍優游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六百以下加于舊秩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也晉武

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有差梁天監初定九品令一品萬石二三品中二千石四五品二千石及侯景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俸別得廩食考選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王唐初外官無祿貞觀中制有上考乃給祿其後遂定制京諸司則有公廨田諸州則有職田亦各有差而祿米以民地租充分官爲九品有正有從視品數而給凡文武官每歲給祿以石計者總一十五萬有奇而在外者不與焉其俸錢之制則以公廨錢充公廨錢者官給錢本置令史府史回易納息以充俸考之通典凡在京文武官每歲給俸食等錢以千計者總一十五萬有奇而員外置不與焉是唐初俸料錢與祿相等矣蓋從褚遂良之言罷公廨錢令史而本府仍給月俸所以養其廉也永徽元年以租庸直爲百官俸料其後又籍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

收息給俸等專以稅錢給之又有防閤庶僕開元初從張說之請始加賦以給官俸大抵唐制有俸有料有賜或年給季給月給日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而後愈增愈重天寶數倍于開元大曆數倍于天寶時方鎮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州刺史亦至十萬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從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爲宜是比大曆制祿又厚矣元和中李吉甫并省冗員因言國初官一品俸二千職田祿米大抵無過千石至大曆而濫極常袞始爲裁限李泌又量增使相通融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減之詔始行焉遂爲常法自此至會昌以後不復增減此唐之大略也後唐同光租庸使孔謙以軍儲不充

百官月俸萬數緣多而折支非實濟減半數而
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處折頓除三年復給
實錢宋朝之制大約依後唐所定數其非兼職
者有一分實錢三分折支開寶三年減州縣官
而益其俸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
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
益俸州縣宜以口數爲率差減其員舊俸外增
給五千太宗雍熙四年詔內外文武臣僚等折
支俸錢舊以入分爲十分支給自今並以實價

給之仁宗寶元初論者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
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寶元間陝西
用輔臣議節浮費有議百官俸賜上曰朕所欲
去乘輿服御宮掖奢侈奇巧無名之費不急之
用爾今朝家裕人用職俸賜自有定制何可裁
減至崇寧間蔡京秉政復增供給食料及給與
兵與京官以上各減三之一而小官之俸或反
增于舊時已不可爲定制矣大槩宋初留意養
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彼給以實數前代

俸給未有實錢也而彼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
于開寶優祿養賢見于雍熙在祥符則加之在
寶元則不減之其爲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
天子意也非臣子自爲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
省俸之名歎其君以增俸之實豊其身寄祿官
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
豐之制比之元祐最爲優異而奚以省言也蓋
日五品降爲六品七品降爲八品然此特章厭
爾議請減舊反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

精減于元豐而紹聖復爲于元豐其切于己者
如此哉然此猶未至于極也崇觀姦臣自奉過
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
以減俸非治世事止之噫古之制祿爲天下公
後之制祿爲一己私竭膏血之私奉溪壑之欲
君子爲之寒心焉南渡以來一洗陋風可謂增
損得其道矣然其大要蓋有三焉其一曰優小
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選人之俸熙寧增
之小官之俸紹興又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

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于慶曆枚支
外官供給見于熙寧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
輕外之患去矣淳化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
仕俸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待
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待我者
厚矣我之所以自待者宜如何曰觀頤觀其所
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爲念而從
事于囊槖槪金始非所望于君子是故所給俸
務請之于所在職奉使不宵縣給天下未始無

廉公伊川也然不可謂皆廉公伊川也自出祿
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
愿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愿稱王居白也至
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府州縣官賜銀十
兩布六疋徵天下賢才爲守令厚賜而遣之六
年增公侯伯都督丞相御史大夫等官祿有差
十年剏賜給百官公田租充祿俸初給與史俸
有差十二年著令給丁憂官俸有差十三年置
判祿司領臣散綠二十二年令六部都察院所

屬歷事官三年無私過者給全俸一年給半俸
永樂初令京文武品米鈔兼支以品次分有差
初皂隸力役當是時百官俸全支已乃折鈔鈔
法不行小臣不能給遂有柴薪之名徵其銀凡
一兩宣德中都御史顧佐以柴薪事被許帝問
楊士奇對曰京官月俸一石薪炭馬芻咸資皂
隸遣半取直藉其用彼得歸耕人情爲便京官
皆然臣亦然自是遂爲例十四年兵部重定官
員合用皂隸數按洪武初官支全俸外尚多歲

時賞賜正旦元夕冬至節賜酒米錢永樂都燕
乃定每歲京官之俸春夏折鈔秋冬則蘇木胡
椒五品以上折支十之七以下則十之六及十
之三是時鈔重物輕公私兩便宣德間胡濙始
請米一石折鈔十五貫然物日以重鈔日以輕
軍國之需益繁折支職數歲僅一支成化五年
御史李瑢監內帑出納見紵絲綾羅及青書銅
錫等器用皆委積塵中乃請以充俸鈔制曰可
聽分授各屬然川後亦數歲一行有絲弗及支

、者若鈔則支者日益鮮矣、又官吏折俸布、曹子
甲字庫折支者、每濶白布一疋、折米四十石、成
化十六年、戶部以爲言、始改折三十石、然布極
細者、不過値銀二兩、而米過貲、石値銀一兩、已
自懸絕、後又以粗綿布値銀三四錢者支、與是
粗布一疋、准價銀三十兩矣、從古所未有也、正
德元年、部臣議文職陞俸終身帶支者、但照原
官品級上支、如由正七品陞俸、則終身止加從
六品俸、後役陞官、不得隨品加支、嘉靖二十八

橐草堂治平類纂卷十六

豫章　朱[illegible]大原著
　　　朱[illegible]大原訂

銓選篇

帝王銓選

自古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機、在于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黜陟爲政治之首、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所以致太平而發頌聲也。故四子列于唐。與九官命于虞廷。而萬世建官蒞

事之規、其是矣。當其時、四岳九官十二牧三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而天工實亮、未始聞其更禹而明刑、易皐陶而治水、遷稷而典禮、易夔而敷教、蓋各各一官、各辨一職、以盡其才、而世守其業、故上不致枉其才、而下亦不致負其職、用之者。惟知明目達聰、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位之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究績之成否。而不以事之勞逸爲美惡。乃咨疇知人官人之謨。則又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而三德六德所由宣嚴于邦家、翕受敷施所由贊襄于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商、迄于成周、莫不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禹以之籲俊。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而官與人相得。君道從此而昭明。湯以之丕釐。則用三有宅。克即宅。稱三有俊。克即俊。而實與名相符。功德從此而懋著。文以之敬事。則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而罔攸兼于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所由克宅厥心。以克立茲常事司牧之人。而克俊有德也歟。武王承之。則建官惟賢。

位事惟能。厥義德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而所以宏政、惟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而已。于是邇而侍御、宮闈都邑、外而侯甸、遠而夷微盧烝、皆得其人、所以邁隆庶日隆也、迨周公相成王、董正治官。立六典。建三百六十屬。悉統于太宰。而以馭群臣。則有八柄。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作徵勉。則有六叙。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

事四日以敍制其食五日以叙受其會六日以叙灋
其情當其時敍數于司徒士造于樂正官辨于司馬
版掌于司士其始也掄材度德不遺進也司馬論進
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官方無僥倖之徑其既
也謹法馭柄不苟吝也司士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
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
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

而朝廷鮮冒濫之失至于小宰則月終以官府之敍
受群吏之要太宰則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
會致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天子則又以三年大計百
官府群吏之治而誅賞之故其時官得其人能稱其
職士不得懷餘力于心進亦不負兼官之責于君故
衆正效能而萬幾理群賢豫附而泰階平胥是道也
及周之衰用人不令而政亂小人各援其親黨以相
左右于是節彼繁霜之刺興而北山雨無正之詩作
蓋任官之制紊而周道蕩然矣及齊桓公圖霸乃任

管仲爲相仲爲之立五鄉之長五屬之大夫使各退
而修德進賢正月之朝公親命之鄉屬之賢公親見
之凡役于官者令官長期而書代以告且令選官之
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愨以
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者公召
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則授之又
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因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
而無大厲乃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晉文公始
蒞政屬百官賦職任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

類廢舊族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于是胥籍狐箕欒
郤先屬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故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獨至秦用商鞅爲政
務于富强衆仕進之途惟闢田與勝敵爲法斬一首
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
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
稱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
各以差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然究
使其俗急首功而棄禮義于貪踏利冒上凌等致于

大臣持祿以養交、守令皆利而蠹國、其弊可勝救哉、

兩漢銓選

漢興定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吏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又調僚屬及部民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于王廷、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分技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選、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于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至于郡縣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為御史大夫、初高惠之時、疎節

闊目、規成周忱恂之制、已蕩然、貴廉潔、賤貪污、貢人贅婿及吏坐贓者、俱不得推擇為吏、而弘易簡恕、下賢之至意恒然、故漢官為多循、武帝即位、舉賢良、衆之、董仲舒對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

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而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是以有司竭力窮智、務盡其業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而又無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

不肖異處矣、于是武帝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選用、或繇博士弟子、而群士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儔也、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

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歟、然帝性嚴急、誅罰深必、士罕能自全、又其時外事征代、內闕用度、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已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于此、其後賦稅既竭、猶不足供戰士、乃置賞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雖招尊賢良文學方正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法令修急、俗尚功利、云、至宣帝勵精圖治、綜覈名實、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

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焉、又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故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而侍中尚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加賞賜、故官得其才、位必久安、漢世良吏、盛于此時、是故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

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嗣統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丞相王嘉上疏以爲聖王之功在于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大抵漢時未立資格而資格甚嚴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至于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者不遷此其大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爲尚書

次者爲御史否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弟子二歲選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爲郎中文學掌故郡屬備員此其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試守一歲然後爲真則稱職有常格矣有市籍者不得爲官入財爲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常格矣然其間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爲升降故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雄三世不徙官至有爲太僕立功自高至丈而猶未謙乎舊職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若賈誼超遷歲中

至大中大夫公孫弘徙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史三歲至光祿大夫又何其遷之甚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一出于上固未始有資格之拘也用人惟視才能而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勇猛材武進者則多除大僕或中郎將騎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律法進退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爲內史後爲廷尉皆法官

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爲卒吏後爲均輸皆掌財也雖其始有分別而積功累勳無不可任固未始有流品之格也第至于大臣不職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哉孔光免丞相爲博山侯久之復爲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大夫未幾復爲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爲他官彼常挾天子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之與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武帝始用

儒者爲宰相華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之良法矣
而其後亦惟意所用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
可爲公卿蓋有激而云然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
無別以宦官典領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
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宜乎丁邯耻以孝廉而爲
郎也使其陞遷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不分
何害哉後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爲吏曹尚書具時
選舉于郡國屬功曹于公府屬東西曹于天臺屬吏
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此其所進

用以歲月先後爲之次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
任有纎過即見斥逐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因日
食上疏謂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
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國家之福也天下非一
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願游意于經年之外望化
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于浮自
是牧守代易頗簡焉十二年詔舊制光祿勳舉三署
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明帝永光
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

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貢舉
率非次尚閥閱而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
者益懈而吏事浸疏韋彪諫以爲天下樞要在于尚
書而聞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
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賢名者尊心向
公奉職周密洎至順帝陽嘉初宦侍用事引援子弟
吏事日非故災咎屢臻盜賊見告上書者率以爲選
舉之失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詔問當世之敝爲政
所宜李固對曰大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今之進者惟利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
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者必荷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澆薄之
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亦何益前詔書所以禁侍中尚
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
託故也而中常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
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
中臣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
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招廣群儒從退宦官則升平可致帝覧其對多所納用朝廷爲之肅然久之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冒法干禁不式王命者錮之終身雖更赦令不齒若被劾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增其秩禄職淸之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

之原息循吏得成其化率土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詳所施行雄本勁正有風裁政事貞固在尚書十餘年選舉淸平多得其人乃一時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黄瓊胡廣之政職練達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庶參廣翊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于茲盛焉及孝桓之時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

校牧守之選多出其門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于是太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千餘或死或免天下振肅焉久之帝倖南陽左右通豢利多特敕除拜秉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曰郎署入奉宿衞出牧百里今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成化由賂敗是以巷議塗列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何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從欲之路及後綱紀墮素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

得相臨選後有三互法其後禁制益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闕[illegible]公府除以三互拘時不補[illegible]蔡邕奏後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桓帝則占賣官錢各有差矣至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自關內侯虎賁羽林皆入錢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園立貯之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時

閨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于是聲譽衰減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

公位劉陶爲京兆尹列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之才特原其罪虞預曰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乃望其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

魏晉銓選

魏初毛玠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節廉自勵時有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用心人人如玠風俗之易何難和洽言于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即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

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乃崇一槩難堪之行以御殊塗勉而爲之必至疲瘁古之大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乃下令禁之勢稍衰止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王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爲尚書以郎署混濁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吏置之營府于是怨聲積然競言艷用私情誹公法艷坐自殺惟蜀丞相諸葛亮辟舉俊乂集思廣益一本于公平時楗爲太守李

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
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
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之器用焉、魏文帝
初、吏部尚書陳群、以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
之法、其武官之選、則俾護軍主之、自明帝太和之後、
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誕、何鄧之儔、有
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疾之、謂帝言古之有天下
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謂浮言華觀敗俗
而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交游爲業、國

事不以孝弟清修爲首、而以趨勢游利爲先、至乃往
來禁奧、交通採問、此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
帝曰善、詔曰、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亟登用、其浮
華不務本實者罷之、而誕颺皆免官、會詔以侍中盧
毓爲尚書吏部、尋詔舉中書郎、謂之曰、選舉毋取有
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致異人、
可以得常士、常士慕善畏敎、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
疾也、臣愚既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案責、徐有以
驗其後耳、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或問之、毓曰、才

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
而不爲善、是才不中器、與不才同、適司徒缺、毓舉處
士管寧、帝問其次、舉韓暨、崔林、後以疾遜位、推王昶
王觀王祥、皆時名德焉、晉興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則
有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州有大中正、郡國
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
實、世籍乃行、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化
漸壞、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爲貴、無
復銓衡之實、尚書劉毅上疏、以爲今立中正定九品、

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
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瑕、或以貨賂自通、
或以計協登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
有之、皆曲有故、侵主罔時、實爲亂源、宜罷中正、除九
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亦表請
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人知
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則華競自息、各求于己、又宜準
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帝雖善之、而皆不能用、是時
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然

後期衰而所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爲任意輕重或出謗言而謗行自若一年之後衆情始服嗣是任選十有餘年其所甄拔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罷王戎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拔用然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世浮沈戸調門選而已及劉頌爲吏部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然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尼不行至惠帝之後權在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拔有如互市尋至趙王倫之亂一時希附賊黨皆拜

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恩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蓋名器之濫一至于此及三王起義又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元帝時陳頵典法兵二曹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今宜改明賞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盛治可期耳然俗弊已久終不能革簡文帝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王彪之議曰得賢之道在于蒞任蒞任之道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則天下化成是以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

才任職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因黜陟而彰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然士風頹競禮教陵遲大人溺于成俗執政撓于群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哉

唐宋銓選

唐制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過者有罰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于省過其時不敘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爲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僞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粟錯隱倖者駁放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

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爲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眾請四時註擬從之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爲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給之其後李敬玄爲少常伯委事于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狀樣銓歷等程式而

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入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爲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假手食非其實至武后時天官侍郎魏玄同深嫉之因請復古辟舉之法不報長壽二年舉人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太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試官之起自此始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于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之三

熙寧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甯氏敗始以來環
爲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
書陸象先盧懷愼爲侍郎悉奏罷斜封官量闕留人
韓賞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
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
環元之等罷又盡復斜封别敕官玄宗即位厲精爲
治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凡官不歷州縣不擬
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殿親臨問以治人之
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

各教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
司之任輕矣其後戶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
乃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
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侵官也奈何以萬乘之
君下行選事帝悟遂復以三銓還有司開元十八年
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
必與格合乃得銓授于是淹滯不收者皆便之謂之
聖書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
之又銓選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李林甫始

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
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吏
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
誇神速由是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侍郎主
試判而已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吏益濫而銓
法無可道者至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旣濟極
言其弊曰近世爵祿其失之者四太而已入仕之門
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
臣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請令五品以上及羣

司長官宰臣進敘吏兵二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
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四方結奏
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
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
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
罪其私冒不任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
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
而自退矣天子雖嘉其言然重于改作訖不能用初
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乃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

雜、因得以爲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
亦累歲不補、陸贄爲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
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爲常、是時士人、大率二年居
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憲宗時、宰相李
吉甫復定攷選之格、著爲令甲爲、按唐之銓選、其制
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
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
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
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爲選補、謂之南

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
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宋
設官分職、其入仕有貢舉奏廕攝署流外從軍、凡五
等、而其選人、自京府留守節度觀察判官下至令錄
簿尉、凡七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
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
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
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分典選之職爲四、
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
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吏部、于是吏部
有四選之法、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文臣之升朝
者歸焉、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初仕幕職州縣官歸焉、
以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武官之升朝者歸焉、三班
院爲侍郎右選、自副尉至從事歸焉、初藩郡監牧舞
遣朝臣爲守、往往專恣、太祖始創外權、命文臣往蒞
之、由是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惟以差遣爲資歷、建
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以重其事、常參官宰縣、
自此始、先是選格未備、乾德二年、命陶穀考正選法

之遺複者而補其缺漏、定其經式、自是銓法漸有倫
矣、帝又慮銓曹惟用資歷、而才傑或淪滯、乃詔吏部
取赴選人歷任課績多而無缺失、其才可副計擢者、
遣書引驗擢之、時仕者愈衆、頗委積不可遣、乃
令選人應格者到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先是常參官
沿五代舊制、各以曹務閒劇爲月限、歲滿叙遷、無以
綜名實、乃詔審官院課中外職事官通歷勘非勞績
不遷秩、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乃得
遷、其七階選人、第資歷無過犯、有年勞爲循資遷、又

令諸道節度觀察使于部內官選才識優茂德行叙
篤者各二人防禦團練使各舉一人遣詣闕庭觀其
器業而進用焉凡被舉補官于詔命著舉主姓名他
日不如舉狀則進坐之太宗時選注者往往得引對
親擢又時或臨軒注選常謂宰相曰朕欲擇一河
北轉運使閱班部多不詳擇屢朕何自悉知今俟臣
僚授任並詳具履歷狀乃引對庶幾朕漸得諳識考
覈其行能皆自淳化以前資叙未一至是始定遷秩
之制內外升轉粲然可考時帝尤嚴牧守之任詔諸

道使者察部內履行著聞政術尤異文學茂異者州
長吏擇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名以聞驛召引
對授之知縣聽政之暇每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
擇其有德譽者悉令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爵里及
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如舉狀者有賞與無驗者
罪之咸平間秘書丞陳彭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
詔下詳之馮拯等請令臺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
授訖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
以見舉多者量授之遂著爲令至真宗時選人須三

任六考有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知縣供奉殿
直至四十年不遷者仁宗初吏員循爾吏部奏天下
州縣朔滿無代者八百餘員而川廣尤多帝曰此豈
人情之所樂耶其亟代之帝性仁恕尤矜恤下吏命
銓擇選人有私罪者放恩勘近臣門謝後至者與引
對放班停遣以爲員銓注引見率常至旰食時中書
可否多用例人率十劉沆進言三獘曰近臣保薦辟
請動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爲舉有司以之
買易遂使被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

常而或緣選出官超資橫職堂除使家先次差遣之
類此近臣保薦之獘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
廣乃求近地當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
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乞親屬之獘二也其餘錢穀
管庫之勞捕盜招安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
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
勞干進之獘三也願詔三事毋用例事行衆頗不悅
而諫官孫洙亦言資格之獘傷治爲甚時舉官權人
不常其制自天聖後進者頗多稍戒近臣非受詔毋

輒舉官又下詔嚴厲毋薦舉爲阿私慶曆中宋與六
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久磨勘法用而祿奉大臣任
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國費日不
給范仲淹參大政條上言今文資三年武職五年不
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勘序遷雖甚猥謬而卿監丞
郎固可坐而至也此豈黜幽陟明之意哉在京百司
與金穀浩穰者對爲權勢子弟所據每一員闕爭競
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私居待次動踰年歲比初到
職則已當磨勘矣從無勤劾倒蒙敘遷此則人人因

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大功善加爵
命爲特恩自餘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臺省館閣
而下有高才異能奇略嘉謨爲上著信及外任以善
政聞者自以特恩或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勘
任內有公私罪應劾日具請上裁其武臣磨勘年委
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
不世官春秋譏世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省
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任乃聽則循有限度
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

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已至有任學士
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甚濫
矣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
非時賜爲特恩不爲比諸轉運使邊任文
三年無闕方聽庶幾古爲官擇人之意今轉
古之諸侯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
重之今獨累資考以授懦弱者多矣吏以殘民強
者每近名而賊物則國本殘矣英宗時御史中丞賈
黯言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甚密而磨勘

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
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
增此何故哉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
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
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舉多而真才實廢
未免混于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
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舉京官者視原數率三
分減一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選如法所以分減舉
者數省京官也大抵當時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

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何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莅官之所得而為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又況冗用乘乎日久上之人好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為中庸之道柳達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弱多畏之人故能者不自憤發無以見其能不能者俗以沈廢而無用且重于任法而輕于任人上之發于饑寒厭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萬六年之間考其而無過則又為之改官

而增其祿秩幸而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有之于天子而待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是以出于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于州縣者其志不過于改官之寵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遷遷則其勢自至于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待自奮勵之心然後其志稍廣而不肯自棄于貪污之黨外自刑濟內自臺諫館閣而至于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為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于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悦而樂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自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于改官郡守者或無望于兩制兩制者或無望于宰相而為宰相者無所復望或亦各安于其所而誰肯為朝廷盡力者故已改官者其廉隅節槩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為兩制者其慷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為刑清臺諫之日御史清刑固當時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雖其內外之不同而

其與擊排群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然而御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致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至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為碌碌之吏是以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㩁論列不顧天下之怨而朝廷之上無容姦無宿詐至濟刑之臣雖端坐默容無所發摘其務不失為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為寬仁以收敎厚之名而千里之外貪吏日取人之金而莫之禁違人皆

嗟而無所控則弊至于內雖藏而外不振然其時蓋
者不過日多其資考而責以舉官之數不知蓋官六
七考求官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其百無所過然後為
之改官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進人哉為法而
不足以進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遂今之官吏考
足而過且有舉者天子寧有以卻之耶是不得不從
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
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衆皆不得其上
凡令天下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

取易得之物矣豈非任法太過為一定之制使天下
得執文墨以取必乎且夫無罪而留有罪而黜此為
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為當黜則官必制以為不當
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為不可今有罪而棄之于
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為貴耶為賤耶是不可
得而知也昔日姑以鎮撫其脉脉之意欲其夫為遷
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不慊乎其心況夫
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快則為天子安可以有餘
刑罰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蓋之者

一人則必有辯而辨之者一人以為黜者之有所不
悅乎其辨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
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為黜者就
仇耳是以當時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猜揣天子之
意皆有所恃而邀之此其弊始于執之不剛而成于
守之不公故雖有所除受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為
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雖有所措置亦莫不
以為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當時之行凡果如此
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朝廷亦不敢以加于人

豈足怪哉又其始也以資稍格為有定之制而以歲
事官為不次之選亦處乎資望素舉矣至其後將相
大臣自朝廷所出者不過為郡守而仕當再為通判
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于郡守是將相
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
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故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
難居者豈非法使然哉至若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
英才之地也從官于此乎次補執政于此乎遷升故
士非學術藝文彪然為時望者莫得居之可謂天下

之妙選矣然其後中才凡吏一爲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有金穀之職兵刑之勞皆得假其名而校書正字龍圖集賢之號紛紛乎寮采不可識別又非太必于用資而太不必于用望乎然又有用人而絕之者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至當時則一陷于罪戾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于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闊略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復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材終亦不得上齒于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于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又何疑乎入貲而任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遂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過而已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于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

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哉若乃吏之與民猶工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今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設施一切出于苟簡雖小吏不能一槩久而不遷而京兆司農之屬天下之所觀望而化四方竅虛之所從受命也其位不爲卑矣苟有才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且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于天下而欲爲長遠計者其效未可以朝夕見而始若迂闊終必將有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是以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

分職其中者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
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而
汲汲以求去彼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
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
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凡此者皆當時積
漸之流而深計者所欲亟爲變通者矣不知天之生
材賢者固不若是其多也小人亦未若是其衆也凡
豪傑之士銳于功名而皆于進取者惟上之所使何
如耳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過定于始進之時而徐觀

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
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于功名而不
敢僥倖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
心久而不懈故聖人鼓舞天下之人而常使其有孜
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吏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
竭其力以自附于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
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務苦其思慮日夜求進
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
不暇暖汲汲于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

大小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
皆理行也以爵祿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
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今夫
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
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
止于十百而其利亦止于此而已亦烏能强之使作
哉故天下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
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
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

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投棄資格使天下無所執以
邀吾法故法立而勢行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
勉强以求成功當時惟知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
苦于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
可以僥倖于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所
振且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于衆人之論
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意
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
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

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故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亦其勢然也。是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故曰方今之便。莫若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

治平類纂　卷十六　三十九

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于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于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于終身可以無憾矣、而人亦各知其分之所止、其清而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皆懈而不自營、何者、彼能通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絶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遠。

而審有其于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勉之于功名、相邀于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使之有所攀躋于天子之恩意、而不倦于事。此豈非所謂奔走天下之術歟。至若凡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出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

治平類纂　卷十六　四十

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法以邀我、收天下之利權而歸之于上、而使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其濫刑之官、惟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得至兩制、不然亦不免爲常吏、皆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而爲省府者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

其心不厭遷以幸其成效而其人知不可以倉卒而去則必深思熟慮周旋爲經久之計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亦不敢肆爲欺詐以欺于法外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至于有罪則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而廢法遂悉自大臣始何者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于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其心固有所不服也彼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

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强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于公卿之間而纖悉于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責之至重故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所以隄防之者愈密夫所責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

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恐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罔巳不容于誅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于其所謂歷者而至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贓減耶至于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知也故使長吏擧之又恐其擧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夫人之難知堯舜病之今日爲

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于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且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爲善以求擧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擧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凡今之法可謂責人以其所不能矣若乃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

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能以
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
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
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
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
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
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
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
人此如盜賊劫良民以求苟免耳故莫若以職司

治平類纂　唐宋銓選　卷十六　四十三

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欲其勢
誠有以督察之將貪吏小人自無容足之地何必于
舉官而難之哉此見于當時諸人之論而蘇軾尤爲
詳至焉神宗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爲唐銓與
今選殊異用其例則有留礙煩紊之弊始刊削舊例
務從簡便因廢南曹而併歸之于銓初審官西院與
東院對掌文武銓改從吏部而左右選分焉祖宗以
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
不隷于有司暨元豐罷奏舉悉屬之銓曹而堂選亦

不領于中書先是御史乞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王
安石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選徒留滯不能
精擇宜歸之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
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皆得其人安有不
能選擇百官者哉元豐四年堂選堂占悉罷初有司
屬職舉者不在吏銓帝命長吏舉奏都水監主簿李
士良言沿河幹集使臣凡百六十餘員悉從水監奏
舉往往不諳水事干請得之乃詔東西審官及三班
院選差于是悉罷內外長吏舉官法明年令吏部始

治平類纂　唐宋銓選　卷十六　四十四

立定選格其法各臚所在職事以人任功狀循格以
俟擬注推開封府推官蘇軾上疏曰自古用人必須
歷試諸艱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
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
辭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常推究其旨
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
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
銳氣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
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

豈蔽賢之士至于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
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
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
亦窮矣文景優劣于斯可見大抵名器爵位人所奔
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待久而難得則人安其分
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
侍從寸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
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
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

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刺析毫釐其間一事聲
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
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
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
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若設奇巳甚則拙者迫隘無聊
利害相形不得不然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
士益多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惟句三
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吏部
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

句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擇
進用之必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
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已亂矣惟陛
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奸無緣而民德歸厚
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也不聽時安石本褊急好人
佞已而諸新進喜事者踈登顯要擢權過重又置官
觀處老成耆舊俾不通用捨倒置法雖詳善終不能
自行也況未盡詳哉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
辟舉而通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外

病之于是詔復內外舉官法及司馬光為相奏欲朝
廷設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
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
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
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
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今歲須于
十科內舉三人仍具保狀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
事須才即執籍按科臨試官闕則取常試有效者按

職若任官無狀坐罪舉者紹聖初改定銓試格凡攝官初歸班散官權官歸司若新賜第皆免試無試者百人惟取一人入優等崇寧以後又復元豐制而蔭補者累歲得上等優恩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議者謂是蔭補隸學者優于累世得第之人矣于是詔在學常赴試者計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已從吏部侍郎彭汝礪言乃罷辟舉高宗紹興元年起居郎胡寅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司廢官不可缺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中二員胥吏二十

人則所謂磨勘封敘奏薦常程之事亦擬而舉矣詔曰六官之長佐王理邦國者其惟銓衡乎亂離以來士大夫有從既而赴行在者注擬隨缺妨弊日滋業士困苦甚可憫惻宜令三省議除其弊嚴立賞禁仍悉能吏以王之御史加糾察焉于是三省定立八事曰注擬藏闕申請徼倖去失覲難刷闕藏匿闕會增疑審量擬似給付邀求保明退難令長貳機視之一年部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遵故事分歸部銓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務斷案律義為五場

願試一場者聽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法來上乃詔僕射朱勝非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加考定三年書成為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焉蓋自建炎兵興多事須才日急特廣開薦舉名目不一而足或以朝班多缺詔郎官以上薦士二人或以中原士夫流徙東南縣寮援踈多致沉滯令侍從搜訪以聞或以人才聚于兩浙屬吏為員甚狹增部使者薦舉改官之額孝宗時命內外選在任閑居待次官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以次序

分二等一見今可任一將來可任注籍于三省仍作圖進呈以憑除授又以武選之衆拔擢未廣立謀略沉雄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數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凡五等科目令曾歷軍功觀察使以上各舉人其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守曉財計可務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舉之並隨類指陳實迹毋得別撰褒詞隆興三年禮部尚書趙雄請令侍從臺諫兩

省于知縣次序以上歲薦堪克郡守通判資序以上
歲薦監司仍用淡朝雜舉之利三省詳加考察詔如
所請帝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請反長奔競龔茂
良言三代良法亦不免于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
薦舉何由知之帝曰若今雜舉則雖衆論僉允又經
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博采遴選之道也孝宗以歲
舉京官數濫于是內外薦舉改官俱減員數通籍之
數稍省矣至寧宗嘉泰三年令內外薦舉並具實迹
以聞自是濫舉之弊稍革理宗紹定元年臣僚上言

銓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常
令選部職官案闕各于元出闕年限之上與展半年
用闕歷年寖久入仕者多即今吏參注之籍文臣選
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萬七千餘員大率
三四人共注一闕宜其膠滯壅積而不可行乞命吏
部于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總而論之宋初官
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
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
文臣之審官為東焉于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

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監司
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
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
來資格甚嚴其用其人也必曰常歷某資也由守而
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方除待制
由正將而邊守州銓由邊守州銓而邊帥路鈐由邊
帥路鈐而都鈐總管官方選管軍一資一級至不輕
也自熙寧大臣喜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
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既行資序

止于吏部朝廷所除由于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
自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
除無異正任官制復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
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
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傑偉之
士或拘格而遷回然專捨資用望則任綬之流躐坑
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于資也然
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宏以資淺入臺三舍人不奉詔
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綰與廷臣深非之蓋資格嚴

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至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
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
曰如此則爲敘遷如此則爲不次意必有范公而後
可以用資覺忠恐欲擢指揮使吏以開僥進公曰用
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意必有范公而後可以
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至其薦舉之法擇舉主于未
用之先察舉人于方用之始責舉主于已用之後此
祖宗之良法也但後之選官不皆偉人一當其任例
可援拔廉謹者舉清幹贓汙者舉貪濁此之匪人如

薦賢何他如高惠連之積用而受朝官張祥之自新
援以令長此皆親得于顧問者也及後班引特爲文
具去留座于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旅退
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又始嚴而終以寬如邵
餘慶受晉戒不及猶劾舉主邵曄舉非其人已經數
赦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曄曰改節中變許自
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其後有以罪犯已著
不可庇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則三法皆壞而
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嘗薦李師錫者凡三十

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止與循資貢舉胥吏可以歷
任書考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調可也而特以京官
與之是權衡固有出于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

陳同甫論曰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
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于下而天下之法日趨
于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爲可行哉
察舉之不免于私則亦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
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

選之歸于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
銓選也豈以資格爲可用哉銓選之不免于弊
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
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
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
爲無用之虛名今人淺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
其弊而欲舉無用之虛名以求合于古而冀得
人之盛是導之使爲私耳向也爲漢魏之良法
而今爲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

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欲救銓選之弊則惓惓于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于資格亦何有于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爲難守之弊法今人從不如古故資將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而不爲隋唐之盛典而今爲弊法資格有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曆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按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亦詳而將趨于成例亦何有于銓選哉事雖遽發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曆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已先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徇名責

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于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舞以法爲恃者槩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爲舉直以文辭爲據耳天下寧困于薦舉而終以爲名與之爲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積效取人人或以詐僞應之而作勞恆以日月爲功耳天下寧困于年勞而終以爲積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爲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于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爲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于論事亦不過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

而兩詩立焉雖自以爲善事兩朝、轉使共君何所執以爲捺係哉、藝祖承五代藩鎭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起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于漕司、兵各歸于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爲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爲試、則猶有銓選之舊也、取人稍採名聲、而爲參任用參勘選轉、猶未有定法、

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鎭重士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爲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僞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

明代銓選

明興立制、文武並用、文選歸于吏部、武選歸于兵部、兵部之選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繼、無子者、兄若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于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要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止于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管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爲州縣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舉人之肄業太學者、猶大以

出、先歷事于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仿資考其高下而授以職、進士初亦循其甲第、以爲出身之差、及其功績顯著、則不資擢用、往往拓越常調、凡選歲引選六類、差亦如之、遠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歲選教職者無常期、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御史、會都察院、凡陞必滿考、不能久任、不待考滿、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廷推上二人、或三四人、皆請旨以署職、此其大槩也、洪

武初天子寤寐英俊以圖治統初定金陵辟儒士范
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
書克婺州置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
中輪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幣徵宿儒宋濂
劉基章溢葉琛至入見帝甚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
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既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
全思誠安吉余銓高郵張長年入見年皆七十餘上
喜命坐顧問者良久並拉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
辭帝曰卿等年固高然不欲煩以政故授今官以輔

導太子免早朝日晏乃後入不久且從歸志廉具貧
卿等生平爲鄉里先重其勿辭恂等固以辭乃賜敕
禮遣之時孝廉人才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耆民
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廉
官方吏治詢察民間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爲行省參
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已患雜流爲
民害也命國監擇監生通經術者十人送銓部選州
縣官賜遺有加作到任須知俾除授者就銓部領憑
託關須知讀既至官畫一遵守毋爲具文時上欲破

資格用人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
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令後處官有
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焕文自西安知
府賚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侍郎其餘九十五人
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蓋一主于用人諸
所定貢舉銓選考課法頗參前代之制而詳擇之然
不專倚也成祖即位申敕百官于吏部尤詳重畧言
圖惟求賢迫于饑渴其令內外諸司于群臣百姓中
堪重任而沉滯下僚與剗跡而優游散地抱德懷才

而隱田野者各以名聞時蹇義又上言在外官職惟
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
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近侍及
外任五品以上至縣正官各舉所知吏部考驗擢用
其所稱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殘則連坐舉主帝
是其言命所司施行焉時布政使首申重舉官之令
命吏兵二部悉具各省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得親
品騭之久之以武臣疎于事理而專軍法命選任方
面參政副使等官于各邊參贊軍務治章奏稽糧儲

文臣協提督自此始也已命擇國子監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殿試拔其尤授六科尋擢爲給事中宣宗以長年嗣位悶天下治亂之故甚熟旣而貝祚下求賢詔出御製猗蘭操招隱詩賜大臣以風敕新臣三品以上各爲所知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況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温吉安等府上特召見晏勞焉是時重舉官人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辭色慰藉之而廷臣選愼無爲舉則降敕責焉至于各司府州縣官亦

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後有贓罪連坐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廉官之有文學者六十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太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上者考選送國子監令及歸進用其官有贓罪即復職常所得誥敕畢追奪諸獄舞人才之意森然備矣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專保舉則恐出于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歸吏部選除太學士楊士奇言往藩憲二司及府州縣官不得人

爲百姓患若蓋以吏部權衡獨攬聞見不廣未盡得人故也宣宗皇帝勑命大臣保舉比多得人凡所舉官皆吏部審擇具奏得俞吉乃授非上允不得授恩固上出也奈何輕聽人言而改易焉于是乃詔保舉如故而嚴舉官連坐之令已又敕曰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自今進士觀政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愼忠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以聞送吏部銓用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蓋實重守令已至天

順初沿行之然天下要職悉出于三楊之門吏部拱手而已大畧其間不無偏執而猶頗持公論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王振用事雖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權遂內移于中官自是邪正倒置賄賂公行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有受賄囑而不得薦者因缺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頗以銓選權不盡由已也籍籍詆保舉于是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鉗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

願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御史言歸部銓已
而綱復言吏部選受私外請復保舉而大臣以其議
偏反無足錄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令
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令惟布
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爲令
時長銓衡者王文鯁直以廷薦例罷益留意人才委
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
之者爲王忠肅翺亦嚴加考察公銓在杜請託自是
四方多覯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然至是易識宮

陞賞冒濫官方稍褫矣英皇復辟曹石怙寵門功權
威柄弄一時冒勳陞秩者四千餘人則名器之濫不
問可知自二凶授首乾剛獨奮而其時內閣李賢亦
盡志匡翼朝啓夕沃于是令冒職者自首免罪不數
日閣盡歸釐正臺閣爲之一清會重修通志簡擇儒
臣而禁苑雜流推類外補至是舉數年冗濫之風稱
編考盡黜僅罷郡守以下會舉例而兩司方面猶行
保舉至是賢始奏令方面官缺吏部務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永遵爲例由是銓部得舉其職時帝又命吏

部擇內外臣僚爲郡守王翺悉取啓以官吏起復文
憑過限多匿乃行覈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
以硃書下綠爲奸糊塗莫辨與易以墨弊遂絕翺時
膺眷甚渥每用人必訪于翺翺亦以用賢報國爲已
任焉故事日御晚朝廷臣門奏事甚悉輔臣密勿于
用人尤謹每吏部具缺上或簡除或保薦皆公朝傳
旨行之初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中傳奉方賓授兵
部郎日赴任此簡除也宣德正統間用親臣言重保
舉法景泰初命吏部專行至成化中選授私外頻請

復保舉于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缺上而親簡除
之已而權務下移而傳奉出中官以爲常宦官汪直
梁芳等相繼用事專進諸淫巧引用方術一時朝列
亦植黨相援而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
皆相繼逐其秉衡者爲安與劉珝劉吉而珝狂躁吉
陰刻爭爲巧媚以固祿寵而爵賞之濫頒賜帑藏無
一匡救之者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
先時進退大臣皆出上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畢宣
吏部發旨除授成化間始有出部會官推舉之例權

遂歸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之稍錯已意必令再
推或疆所私言官論劾故吏部多與內閣相黨附孝
宗改元舉傳奉官悉革而首擢王恕掌銓衡恕在職
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請謁者而
舊輔吉安等每有所軒輊恕亦齟齬不輒撓逮六年
以後廟多內降官益冗時太宰屠滽執奏謂天下士
事詩書而弱槧牘禿鉛鋒而竭筋力猶數十年不可
得官而自身之人乃或齊競技末如拾芥然非振飭
官方之道也且今之傳奉所謨內閣之得啓斜封之

官宋內降之祉也其爲政體累不淺矣濫繼恕柄銓
政廣寄耳目以公考選進退黜陟無所避嗣是倪公
岳馬公文升俱甄拔公平愛惜名器十五年文升以
人材之缺宜加培養已又議開行人博士兼除科道
之例蓋自戊午以來孝宗御極十有餘年矣益明習
機務勵精治平每至進用大臣及政事得失恒坐煖
閣召文昇及學士劉健等反覆咨詢求其允當正德
初許襄毅進掌銓政取人先行檢覈節而後才藝于
抑奔競杜請託尤嚴時有結與援親京秩者進一日

悉外補工侍其同里閣託閹營求改吏部進對衆面
語之曰君年尚未秩已不早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
託斯人速化乎行取推官熊屢丈至文選司門不覩
文選短其傲進曰爲推官已能不屑睇文選使爲御
史肯畏强禦乎卒用爲監察御史先是銓選考畢不
判名第于卷有請託者因得上下進每考畢郎看定
卷面而以銓簿挨填注選時有爲輔臣內弟者以上
選囑進曰名第業已判定雖予亦無所庸力竟不從
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以來一人而已然王處

其易進處其難時逆瑾竊威福自宰輔以下多阿意
承之進獨正色不倚一切請託泥不行而有賄瑾致
囑者瑾亦往往難之以故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
紀綱不至大壞者其清節儒望有以鎮之也已而學
士焦芳黨張綵共擠進綵遂驟躐太宰益依倚閹黨
賣官鬻爵名器侈濫至文事則委之劉宇武事則委
之曹元紀法紊替不可勝言後至楊一清滋政稍黜
邪祐正凡逆瑾所構陷者連茹以進國是復定未幾
世宗立凡正德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三千一百九十

九員盡行革罷積年宿蠹一旦頓清七年給事中陸
粲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專重進士若舉人監生
有賢能者宜取倂用教職之選往時所重比來甚輕
有志者多不樂就乞于教有成績者陞擢其歲貢仍
服舊規府學一年二人州二年三人縣一年一人遇
命坐監讀書以中選取教職王府官終身不遷有厭
薄宗室之意自今乞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遷
轉邊方長吏視內外尤重令有願就遠方之例實狥
苛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類調省是薄其民而以

不肖治之也宜精擇良吏優其遷擢鹽法馬政國之
大計非廉幹強力者莫勝令行太僕苑馬鹽法等官
銓曹甚輕其選夫官不擇人而望其修舉無是理也
凡此數弊乞敕吏部盡行釐革又陳四事曰久任使
愼考察汰冗官復制科帝以其言有可采下吏部議
行惟制科報罷九年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畿地重
請銓進士爲守令不宜濫授歲貢上不許曰前屢詔
所司隨材任用不拘資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
用蓋科舉國家取士正途不可偏重茲所議似特重

進士而視歲貢太輕令人何以自奮保民之道奚由
廣及宜申明前旨行十年吏部奏曰祖宗求才圖治
之法不限一途歲貢不足則求之科目科目不足則
又求之薦舉夫薦舉者有人才則又取之有孝廉則
舉之有儒士有秀才則舉之有賢良方正則取之懷
才抱德經明行修則取之故薦舉一途比之科貢二
途得才尤廣三途並用然後天下之人才得以乘時
並進而野無遺賢詔從之其後土木禱祠之事作國
費弗給而度支將作二曹至增納銀事例鬻官賣爵

幾同貿術加以大臣婪恣美遷隆秩往往以私賄得
通則當日所貸者不能辭其咎焉隆慶時大學士高
拱兼理吏部究心人才格破資格時天下重制科輕
科貢拱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
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又舊例除
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拱曰民方無主
何以留爲于是命選司凡有缺即揭諸門外使衆共
見人服其無私焉萬曆初罷朝覲考察汰黜者以其
公議僉辟故屏棄不齒若慶時因言官論糾及言事

被譴者撫按官得保舉擢用又諭吏部言朕奉天子
民注存邦本思欲固國安民必得良有司加意牧養
之吏部其悉心體訪各官賢否惟以牧養宜民者爲
最其有剝下奉上以要浮舉者考雖優必置下等并
撫按官一體諭勅蓋愼簡有位與帝王忱恂之意同
揆迨末年稍爲倦勤章奏度閣選擢壅滯考選之命
致曠時不下吏部內閣屢煩催請以致九卿虛列州
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
掛議去者在籍者不無稍有約結之嘆合而論之明

世用人之途盖三變云往在洪永閒天造草昧士各
以所長自奮毋問所從來時盖有其人而無其格宜
正成弘文敎大興士品乃定大僚鉅任多出制科之
選而負奇蘊珍者亦閒繇他途以起時盖有其格而
未嘗定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
人其以貢科起者即有長才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
見時盖格愈嚴而人始病論才者覩初制之如彼而
今病之若此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
途意至厚也然竟未闓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

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
應者兩任其過云何以明其然也我代令甲郡國吏
受轄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舉刺之固廟廊所寄
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則盡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既
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見其人已發憤無
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捱有力者不則爭晚而耆爲
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
苴結矣其忠誠樸實之士一心營職罔規結于上而
事復有大謬不然者矣白黑不分則趨向不定今柰

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愚故曰上過君天下
之士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
曰上固已限我矣我即僶俛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
矣故通籍未幾輒枉吏議國家之于士非薄也以科
與者受郡邑以貢與者受子弟假令與乘田委吏程
顯較衆斯有閒矣柰何薄之耶語曰士必自重而後
人重今且不自重也何以令上重邪愚故曰下亦過
天下之人既以不用阻而上之人復名用而實阻之
是以兩病今誠欲救民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

何也刺舉者上所勸懲下者也而當事者不以實聞
是稱偽也國家開三途之典刺舉者藉以榮其私是
借實也宜詔監司御史等自今有論薦務直致其情
而實覈其迹受者職而息若事雖微升有不赦之事
居其位而棄其官卽舉貢有異常之權而其不然者
非惟罪其人凡并罪其所舉之人則有司不敢庇其
私而所舉足以當于用亦勵世磨俗之道也至歷轉
之資則明初設官分六部以爲務而豪課稽其遠責
郡縣以六事而按察使糾其諸日大夫而下必三考

乃進二階故官簡而該事約而舉功久而就卽冗官
固辭已自宣德以來額外添設矣會累百不啻之勤
功而爲之分責不已謬乎况入仕之途不清而多叢
進之人經久之計恬不動乎內而懷速化之望天下
皆是也官添則缺廣缺廣則易轉倖門一啓居十固
志事至借限守以逃責事成務爭知而讓過是以士
節不勵獄要不結集其文案可束牛腰借其實續僅
同棄翅夫一人而牧十羊則喊一羊而用二牧則奪
孔子譏官事之攝老子著烹鮮之喻良有以也中朝

官冗濫未論姑言外服賦稅學校獄訟充位百
工之技郡縣之所得理也使縣精其成府可逸矣府
精其成省臬可逸矣省臬之職別勤惰覈廉貪于能
而翼鈍者也事連兩郡而不相下害出大豪而勢難
持則省臬當之今守巡之外別立數衙皆高坐司者
止以文移相維屬吏不奉談讓民不聞姓名不亦冗
乎且邇年小官愈多而害民愈甚又官愈小則中無
守外無覬而心愈益貪夫士之出粟不加多而官冗
員日加益此民所以益困也抑非徒冗員也又甚代

承文中子曰成周之隆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教
守長子孫焉不如是之甚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
定民而責之以教難曰善治末由也矣昔唐虞以來
立賢無方往往有自下僚超上位者士或起布衣卽
爲相何資格之拘縣雖方命尚曰試可遐或在辟尚
曰議能何苛細之責制資格責苛細未有能久者也
官不久任雖堯舜莫治今者議之臣孰不曰久任然
而任竟不能久者其故何也愚以爲弊在此二者今
內外官循資而陞其等級太繁等級繁則歲歷不給

其勢固不能久又資及矣或有人而無其缺勢且遷
上資未及或有缺而無其人勢且速下其勢亦不能
久故官者如乘傳官人者如行簷此以官徇人非為
官擇人者也是必不責苛細不拘資格然後久任之
法可得而議也夫久任者在超遷而責效者務持體
祖宗朝任者誠知其人或先超遷而後久任以大厲
其氣誠善其政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大慰其心夫
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不負其前之淹
賢者蒙謗以風聞言事自大臣以下毛舉細過攘袂

奮擊即老成長厚者方且重足屏息噤不得施用深
計未效而枯槁已及朞月未報而程督遽加何況州
郡之吏得假便宜寬大法紓徐以俟其成安位而行
其志乎如此而議久任是猶冀車之安行而驟其馳
也故持大體而後可以責實效無責備而後任可久
矣然猶又有惑者今之議久任是而其所以久任者
非也何則內官莫要于九卿外官莫要于郡縣之長
郡鄙之師故任事者宜久親民者宜久理煩治劇者
宜久控扼要衝者宜久今則不然文學侍從之臣獨

久辭有出試吏事者此輔弼所儲猶有說也至于中
書舍人獨久而部屬或否王府長史獨久而郡學或
否文學儒士獨久而守邊將領或否又京朝官獨久
而外官則否此所謂外也大衙清秩美官人者之所
悅也則以悅而久地閒職散官人者之所忽也則以
忽而久至于任事親民關利害係輕重當劇處要衝
則人多厭苦規避圖于速遷官人者以官徇人不為
官擇人顧宜久而反不能久不謂之舛可乎太祖官
制稍盈歲周充為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例

當其時內外一體通相流轉勞佚適均非畸輕重如
谷祿與權僉事也得稱修撰趙珥知府也召為左諭
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典陳敬之吏侍王佐之儀
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即編修翰學可以藩參御
史法當內遷僉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馮堅典史
也一朝而僉都不為驟貴周丹新化丞也既晉而復
還特順民情以故官無離局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
寧宇蓋泱泱乎大備也哉延至建文永樂以及熙宣
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吏不絕書弘正而後濶矣夫任

者不期有成猥談速化銓者慮其冗濫無俟積勞何
以居天下于登平也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特
惓惓閣學士徐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
九年之舊恐未易行第令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
有大不得已者毋輒議調刷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
令之馭吏大略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效不
如國初何也則以久而貴未常久遷而實未常超也
夫群天下吏莫急于守令藩臬爲之撫按爲尊綦羅
星列以翼戴天子可謂盛矣重于治郡守縣令民之

師帥所使承流宣化者也國家爲民擇官乃官爲身
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去耳盤錯謂何且先
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邇年以來軍民詣闕
保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是孫玉楊廌二守
眞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蕃署遂平有
聲百姓願保爲縣正駁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爲
邦本奈何目爲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常議郡縣既假
貪殘數月覺露即繩以峻法其官箴不失未有卓越
可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深已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

及大計撫按疏薦部核不謬請褒如例薦尤久任未
以六年爲期一體超陞至于民心至公原不容强有
保留保陞者裁實陞俗夫然則爲官者不肯勤于旦
暮可稱之功而期于久道化成不以薄者期會爲彌
縫而以深仁厚澤爲固結天下多賢守令矣其在藩
臬職司銓轄視察一方或總理于內或分理于外體
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不免草率爲弊甚多
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稱職者宜留久任遷
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致遷徙不常不得盡

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前例遷陞副副陞使
使陞左藩議陞政政陞右藩不必逐級挨陞南北遂
調以致往來不一虛縻歲月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
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事民不畏官刷弊注而謂何
令宜于考滿日方許改道仍覈其治狀爲殿最其兵
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先陞僉後加副勿移地方令
久任專制責其成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祭酒
兵備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
調降毋姑息如是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

振矣其在廵撫宜德意布詔條蒞官圖團廉司是亟
必歷年久故家視圖子視民殊勛舄奕胱建鈴未幾
驂膺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才
猷設施安可竟乎何益春琥云廵撫受任往往不久
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
功喬成而來者交錯事未集而謀者已更其又不然
者偏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例未及舉剩廢
務未及與華席未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于外宜
從廵撫始若乃邊彊之臣鎖鑰所寄保障尤不可一

日之人備屈指瓜期郵傳官舍廠圖未諗其虛實地
方諳闗其利害乎又奚之使非渺小也以督任
之河臣蒞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幾去
而事復敗矣昔則號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蕆到今
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或者曰合天
下之官而皆久任也則新進者無與除授停缺者孰
與塡補得無有窒礙難行者乎是不然按今仕版京
堂官約一百二十餘京司官約五百方面官約四百
進士候選者三年約三百進士爲州縣正府佐及舉
人官陞京司者約二百三年之間共約一千五百是
歲准其甚數計合消一百餘員以一千五百人歲得
廣黜亡故百餘消息之數亦自然之勢也復慮才謗
官無以居之不爲久任長便之法或數轉以申借或
楷摘以勝缺或添注增設以就任而士無固志雖欲
痛裁奔競不能遏斯確論也况所謂久任者又非人
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與斷其餘而已夫士自
選與而來豈其不賢特患其賢而弗克終也今歲一
舉剌三歲一黜陟而要之有終其清其愼其勤曉然

知實跡所在而非捕影懸虛尤必親試而履再三咨
詢使久者皆當其才而不才者一日濫竽不可得又
安能久奪在此位也夫考之仕廉既可以盈補虛而
仰紹任其通融嚴之黜陟又可以黜待勞而遷敍何
至冗路安患其窒礙難行也哉抑又有說焉超擢所
以濟久任也其治行高等者吾超擢焉超矣而久
任焉之其治行方著者吾久任焉既久任矣而超遷
之至中才之士淹歷日久亦必計其年勞而擢之
三者均齊則人心整一安意所事而後可以久任也

嘗觀之太祖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于輕是以棋柄爲梁棟委小于大是以鍾庾盛斗筲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才器使宜簡宜繁宜逆宜順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若其所不足而任亦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遷相爲流通補助愚謂猜超擢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愼斯以往治與虞周比隆可矣即五臣十亂何以加焉

蒙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七

潁章

朱 [illegible]艾 原著

朱 儀子美艾 原訂

考課篇

三代考課

考課之法尚矣自唐虞以來未之能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羣后來朝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因黎獻所舉而考之也既而立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定

法其視數言明試為尤詳是以前黜陟而去四凶天下至于咸服後黜陟而分三苗庶績至于咸熙三代以來世守茲道夏則遒人徇以木鐸其不共者邦有常刑商則三風十愆制官刑以儆于有位至周而法尤詳備令考其太宰之所掌有八法以治官府有六計以弊羣吏而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則官府無不恪之職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則羣吏無不舉之功於是

日必有成則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必有要則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必有會則歲考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必有計則通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蓋小宰贊太宰者也月終則以叙受要歲終則贊會致事一歲而月月考焉宰夫次小宰者也歲終則令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一歲而旬旬考焉不特此爾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于會酒也在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

歲成是詳于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宮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於宮府之宿衛也在宮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是詳於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考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部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族師會政致事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太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

事掌皮會財齎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考其財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飲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人稍食典絲典枲會其物此所以考其服食也司寇令計獄弊訟士師令正會要方士省縣法而誅賞此所以考其訟獄也令人之計其政職役之弊其事占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人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故冢宰既總提其綱而六官又自考其屬

百官又各考於一職之所統而司會又從而逆之以周知四國之治凡夫施一職者莫不考於其一職之長既考于一職之官而後考于一官之長既考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是以各考其屬于下則豢而難數總挈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合考于司會則稽詳而遍察有以防其隱蔽故當其時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天子則齋戒而受誅焉天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以其成從質于天子冢宰則齋戒而受質焉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而受質焉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于天子百官則齋戒而受質焉誠重之至也夫周人考課之嚴如此然豈遽行其法而遽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於朝夕之頃者蓋日成日要雖不廢於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於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儆戒之嚴必勤勤于正月正歲之始蓋太宰張其綱紀於上而六卿擧吏相與理其條目於下法之所在固已彰彰于人之耳目不可違也先王於此必謂夫人之情

常以久而懈息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觀申明之在太宰則正月始和挾日而後斂在小宰則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而懼之以大刑在宰夫則正歲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而勸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歲帥屬觀教而鄉大夫州長黨正亦致而讀焉大司寇正歲帥屬觀刑而士師亦憲而禁令焉凡經國之大綱爲治之條目畔畔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聽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有奮發而無懈息有勤正而無玩弛能否

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此所以考績於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法不妨寬而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不嫌密何哉蓋唐虞官簡而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固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察之之法固宜密此其所以不同歟雖然成周所以察之之法皆以廉爲本此所以從行致吏治之本也豈以察爲哉然非治道之得其中者然則後世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以六計爲首

兩漢考課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史考之王尊爲郡決曹太守察尊廉補遽官長焦延壽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是令長之職多郡守自辟置也令長於歲書計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之數上計郡國課功效故茂陵令蕭育爲漆令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以爲左右言是令長之殿守相得自課第

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殿最歲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薛宣曰左馮翊宣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考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止歲旱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其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又其課吏皆每事而致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爲天下最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爲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爲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

租而吏以最此租税課也卜式爲成皋令將漕最此
漕運課也陳立爲天水太守勸農桑爲天下最此農
桑課也他如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可謂嚴密矣
及至宣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爲治五日
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
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至于子
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
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
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是

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元帝時災異召
京房問狀對曰古帝王以功課舉賢則萬化成而瑞
應著末代以毀譽取士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乃奏考功課吏
法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詔之咸以爲不可行唯御
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善其言房欲試考功法
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而石顯五鹿充宗皆
忌疾欲遠房建言宜即試以郡上乃以房爲魏郡太
守得以其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
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得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
去月餘爲顯等所譖下獄坐死東漢之制司徒掌人
民事功課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
課歲盡則皆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建武十五年詔考
實二千石阿枉不平者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
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
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
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
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

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
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
私情容長憎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
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久之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疏稱方今四
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
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
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順帝陽嘉六年詔遣
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周舉杜喬周

胡廣巴張綱等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罪過顯
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
爲百姓所安宜表異皆以狀天下號曰八俊與等分
使被察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遂
令勿考又有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皆特
拜不復選試大司農李固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
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
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
察朝廷稱善焉大抵漢考課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

內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郡國長吏既有上計以
較其殿最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
使者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贓
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大率於外爲詳也至于內
則不過三府者光祿黜廢考察行以進退之而已雖
曰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爲
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然進退之序亦
未必一以考課爲黜陟也焦延壽爲中黃令舉最增
秩王溫舒試亭長以爭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

左內史課最治平第一兩奉不擱其提用豈非皆行
於小吏而不行於達官乎故或受計于京師或受計
於甘泉或受計於明堂其所受之地不一也或令以
列侯居相府而領其事或置計相而領郡國上計或
先上太史而後上丞相或察之以御史其所掌之宜
不一也然當時親尚以差功六級陞賞至三年不
上計至勤詔書猶假膠東僞增戶口至以爲除而守
相王成反蒙褒賞臨淮郡界俱減用四百頃而庶務
自領計簿不能正他如倪寬以負租當免民爲輸償

課吏以最左扶風會課漆令郭舜殿蕭育致爲之請
夫始殿終最使人得以用術而無一定之法固無可
議乃皆課既定而人猶得爲之請囑則其法將安用
哉是漢之上計雖從役于簿書期會而亦未免於具
文也

三國六朝考課

魏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華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因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考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焉王于丙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大議考課之制黃門侍郎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唐虞之君委任

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王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王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于世俗之人乎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太始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日正身

二日勤百姓三日撫孤寡四日敦本息末五日去人事五年杜預上疏曰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王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敍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王者同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舉即亦取

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六隨而舉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疏奏時不能行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

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
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
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
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謂錄尚書兼延尉羽
日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
黨之音頻於朕聽令出女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月
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與遺闕諸
如此黜官者令一年後任官如初十九年詔諸州牧
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年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

降爲時文帝又常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論忠佞
之眞僞以爲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
之于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
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儼然易明者哉宣
武帝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
通乃建議曰玉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
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
遷豈拘一階半級閣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
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

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考陟之則人人
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
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
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
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
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
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能從隋文帝開皇七年僕
射高熲定考課房彥謙曰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

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
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眞僞混淆是非
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
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
可詳悉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顯善惡之衆寡欲求允
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
無阿枉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
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偘然觀
者屬目頻爲之動容深見嗟賞

唐代考課

唐考功之法掌於吏部京官之考則郎中主之外官之考則員外主之而又有監中外官考使以蒞其事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之功過州牧刺史縣令每歲亦上其狀於考司臨領之官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而唱第於尚書然後奏之代流內之官敘以四善爲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所謂四善者何也德義有聞也清謹明著也公平可稱也恪勤匪懈也此之謂四善夫所謂二十七最者何也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近侍之最也銓衡人物擢盡才良是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褒貶必當是考校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是禮官之最也其於音律克諧不失節奏則爲樂官之最其於決斷不滯予奪合理則爲判事之最其於部統有方警守無失則爲宿衛之最其於兵事調習戎裝充備則爲督領之最若乃法官之最則以推鞫得情處斷平允者爲之校正之最則以讐校精審明于刊定者爲之宣納之最則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者爲之學官之最則以訓導有方生徒

充業者爲之以至於賞罰嚴明攻戰必勝是之謂將軍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是之謂政教之最詳錄典正辭理兼舉是之謂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是之謂糾正之最曰勾稽曰監掌曰役使曰屯官曰倉庫既各定其最矣而曆官之推步方術之校驗關津之檢察市司之不擾亦莫不各有最焉雖牧官之微鎮防之遠亦以牧養之肥碩邊境之清肅者爲之最此之謂二十七最也故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其無最而有二善者爲之無最而有一善者又次之善最不聞者斯爲下焉甚而或匪於愛憎之任情或背公而向私或居官之貪濁者皆列於下之三等焉觀其九等之差猶詳於其所謂善而畧於其所謂最也蓋善者德也最者才也唐之法猶可嘉焉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之法此又所以寓懲勸之微意也初高宗武德二年上親閱羣臣考績乃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太宗貞觀時帝以養民之職莫在都督刺史嘗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起

居觀閱得其在官善惡之跡輒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六年爲周上疏曰竊見流內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下考者夫法裁九等者所以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廷賞罰賢良猶慮於見在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勸善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

高宗時滕王元嬰爲金州刺史頗驕縱動作無度帝賜書戒之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愧王心司刑太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斯可謂致課之至善矣武后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鳳閣舍人李嶠疏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此法果行必大稱致化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阻止玄宗開元三年勅內外官考未滿所司便補替人名爲守闕特宜禁斷縱後有闕所由不得令上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率考中上殿最混淆貞元六年趙宗儒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回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

中丞盧紹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閱書之後趙憬爲相當課殿最自言爲梁州刺史事證以實課諸降考而校考使劉滋謂憬如過更以考升云憲宗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上言國家故事於中書置員簿以序內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諸京常參官五品以上前覽見任量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及東宮官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以下並諸五考其台官先定月數侍御史十三月殿

中侍御史十八月監察使十五月三省官並三考餘
官並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三品已上品秩
既崇不可限以此例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攝知官須
至兩考然後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啟
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自不在常格
敍遷之限穆宗立召李渤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
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楨不
推至公陳道德振舉典刑正朔彰北宰輕出不先事
以諫陷君於過俛與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

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諫
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體請考上下崔元
略當考上下前考於舉不實舉以賜死請降中中大
理卿許季同任舉者應考中下然原陷劉闢棄家以
歸宜減所過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
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中下奏入不報[illegible]穆質策
日吏道念濫者吏不精也今吏部課最者遺其實以
資歷為優試才者失其本以書判為上加以檢驗滋
彰簡牘繁猥贖既淹滯吏緣為奸事塞於上權移於

下胥徒末品得擅官府所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皇
甫求直價若率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
古害今其弊如是故當其時如陽城刺史道州治民
如治家民皆如化可謂刺史之最而時反以催科政
拙而下其考何易于不督賦役三年獄無冤囚可謂
縣令之最而時反以在官無異稱而中上其考然則
吏治固貴於考覈而考覈則尤貴於得人哉

宋代考課

宋法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乾德二年、趙普疏曰、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所、品藻決於陞出有泛濫之弊、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伏請先自宰

相、次百執事、至於賓客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退不肖而進賢才、則太平之期可待、詔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由是考式漸加詳明、太宗勵精圖治、選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優劣爲三等、政績尤異爲上、職務粗治爲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爲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略、令濫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縣給南曹曆於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職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振知白州、爲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輒詣部乞留、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四年、並審官、相畏嫌、遷事請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於是以京朝官歸審官院、以幕職州縣官歸流內銓、以三

銓僚臣歸班院、舉大臣之道、揆付之有司之法、守舉有才局至庸下而資考既足莫不例遷、論者以爲非便、久之、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覈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其職也、凡流內銓主常調選人、考課院主奏舉及歷任有殿最者、明年、帝親選京朝官三十餘人、自書戒諭之言曰、勤政愛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且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姦之言、恐諸臣未諭、因而生事、可諭之曰

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至道初罷考課院併流內銓二年遣使廉察諸道長吏得八人並事公正惠愛及民皆降璽書奬諭眞宗即位舊制郊祀推恩臣僚多獲敘進至是諫官保何等請罷之以塞僥倖上從其言郊祀止加勳階爵邑遂定三年考課磨勘進秩之制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然議者謂先經磨勘以前雖有甚惡更不舉問磨勘後有贓私罪只增添年限苟應近格亦得叙官事一出于有司殊無黜陟之實甚非祖宗選賢

退不肖之意至祥符八年上玉皇聖號大赦內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節考課以聞則引對之法廢矣天禧元年詔不限內外職守但及三歲非犯入己贓者皆磨勘遷秩則其位雖私敗皆得遷官而黜陟之法又廢矣雖景德初有辨察能否爲三等之令亦奚益哉仁宗天聖六年詔令旂一日具功過進內候出引對則又非太宗臨軒顧問懲惡勸善之意至道間李沆再相沽譽又減武臣二年遂定立三年磨勘之制則并昔時考課黜陟之意愈失慶曆三年從輔臣

范仲淹等奏更定磨勘保任之法詔兩府臣素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官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頻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外郎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少卿監亦如之遷太卿監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爵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爲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至和元年以賈黯判流內銓時承平日久多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繫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

其父喪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畫之于胡澤坐廢晉州推官李元初以入錢得官已而以私罪黜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補中年當磨勘奏罷之奪其勞考嘉祐六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截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之六年司馬光初爲諫官上劄子曰國家所以鄉羣臣之道徒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至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才。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紛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舉其職。事猶未洽。緒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眾

言而罷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眾。養交以布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所以求治歷載。而太平未效者也。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樂典禮。明于法者主法。下至胥吏百工。皆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而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未有不尊。萬事未有不治者也。於是詔自今諸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本州若州保舉。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失。許令再任。英宗治平三年。始罷爲四年磨勘。及定少卿監員額。亦以救當時之弊。已而入流至多。員額猥眾。既無引對之法。又有減年之令。縱任宮祠以

至待次。無功可考。無聲可述。但計歲月。並與遷秩。其與國初之意大戾矣。至神宗即位。循名責實。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守臣課不及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績優異者增秩賜金。以部書獎勸之。監司以上。則命御史考之。又以縣最近民。未有勸沮約束。於是定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屏盜。勸課農桑。賑恤饑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爲最。而參用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爲善。以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部賞罰。其

入優劣者賞罰尤峻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殿
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
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閒
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元祐初御史中丞劉
摯請申立監司考績之政以常賦登耗鄉縣勸惰刑
獄當否民俗休戚爲之殿最廉能用舉以詠賞之後
叹立縣令課有四善五最之目及增損監司得遊課
格守令爲五等減磨勘法總而論之前輩之歷殿最
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

然其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
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
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宋初文臣屬
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宜徵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
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閒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
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院日移大臣之職而歸
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陟黜者存焉此
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沛一定之資遷
迭爲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

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再變也又其
後也既置審官西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
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無貶黜事權軟靡
不可復收雖有司亦末如之何也已此考課之三變
也噫變而至此極矣五代之際文武諸臣考滿則遷
夫叙遷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之故能可進
也權以不次無所稱者雖老不遷魏仁浦之漁利益
命遷秩張之華之無聞至十六年不遷當是時任臣
無私心天下無廢法曷嘗以資歷爲遷進哉淳化中

天子慮大臣之務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於是
移其職而歸之有司雖日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
子實爲之進退焉故有遷轉者有貶黜者或引對面
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遷當是時天子嚴其
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嘗有遷叙之弊哉至于
真宗仁宗憫臣子之久次示一時之寬恩或以磨勘
而進秩或以考課而進秩雖足以明仁心之形而未
足以盡賢否之實然考課之際第以久次遷秩非勸
沮之道天子猶加悔悟也悔悟則革之矣文資三年

一遷武職五年一遷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大臣猶加論列也論列則從之矣又況考覈引對此制未嘗缺焉其敘遷之弊亦豈如是之甚哉熙寧以來其權委之吏部上之人無與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銓量官秩則計歲月久近而遷轉差遣則視資次高下而指射賢否混淆莫此爲甚而後祖宗之良法廢弛無餘矣慧始也慮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慮考察之自勞而委之有司夫既視爲有司之事則朝廷不過奏鈔畫聞而已於所重也而輕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則如之何曰擇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銓選之權庶乎其可矣高宗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五年立縣令四課曰斜正稅籍闡結民兵勸課農桑勸勉孝弟三歲就緒加勸賞無善狀者汰之時條上言守令之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詔令二曰厚風俗三曰勸農桑四曰平獄訟五曰理財賦六曰興學校七曰實戶口得人則七者皆舉今之監司實古刺史比年守令姦貪監司未嘗

按發玩弛之弊日甚乃下詔戒飭監司考察守令而舉按焉頃之有詔令江淮官久任而課其功過者亦曰朕昔爲元帥時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以爲去計今止以二年爲任雖有善治之心恭亦無暇矣可如所奏是時處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取四善四最考校縣令違限不實者有罪二十五年以州縣貪吏爲虐監司郡守不𠕅察遂命監司按郡守之縱容姦諫劾黜司之失察而奏庭枚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

孝宗乾道三年廣西提刑鄭興裔考課本末舍以政事於理爲稱以政不平訟不理爲否而於否之中復有懈勞凡職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視以爲式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能否之實聞于朝其有貪墨庸懦庇而不發致臺諫論列者各有罰其冬禮部郎官胡元質論其法猶未盡上問其故元質曰治效赫然職市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懸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

置之臧否之外無強名之上曰善八年詔臧否分為三等治效顯著為臧貪刻庸繆為否無功無過為平令詳加考察明著事實如不公令御史臺弾奏淳熙二年因臣僚言治邊七路以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臣一人充部總管以治兵分舉其職各奏其功任必加九歲考優劣一年視其規畫二年視其底效三年視其大成更議賞臧否分為三等然見行實者皆增秩升擢而監司牧伯舉案諸道者亦降黜行之十餘年不免有弊帝因論輔臣曰臧否亦有喜

怒之私如諸司以為臧一司以為否必從衆為公亦在精擇監司而以臺諫考察之庶乎其可也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識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劾之法廢弛多拘私情而廢公法臣常考承平舊制于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一司以糾察多者為中無所糾察為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願陛下遵而行之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奏上以詔黜陟其貪墨昏惰致臺諫奏劾者坐監司郡守以容庇之罪詔行焉

明代考課

明代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凡官滿者則造爲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於其長書其殿最送御史臺御史考核亦書其殿目上計部考功司稽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黜陟無過二等大臣不註考倉場庫官一年考巡檢三年考

治平類纂　明代考課　卷二十七　三二三

教官及流外冗官九年考覈其功過而黜陟之陟無踰一等京官五品以下已亥年考察不職者除名降調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去留聽上裁外官辰戌丑未年考察不職者亦如之下至典吏承差其不有攷大學以閑劇量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訪舉捜遺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錄懲愆過以議處糾罷閑官吏立法可謂簡而要詳而盡矣洪武五年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六年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可察舉天下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八年敕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怠于教育者論如律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恢辦商税吏部以聞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昔日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吏部其移文訊之九年六月且照知縣馬亮考滿入朝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長於督運吏部以聞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

治平類纂　明代考課　卷十七　三二四

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患多矣宜降黜之使有所懲十一年敕天下布政司及各府官來朝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資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於是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

有司知所激勸十三年頒臣戒錄已作到任須知首祀神以時修飾致其誠慎次恤孤親爲存恤無令失所次獄囚平允折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欵分開揭上繳國用次制書講讀通曉一一施行次吏典時驗勤怠以爲勸懲次倉庫檢察支用毋致乾沒次會計量入爲出毋使折閱次公廨補治修葺毋重勞民次學校以時考試勸勵成才而重舉菁俗旌揚德能除去奸愿簡飾衙役凡諸條目俾除授者既至官盡一遵守毋具文爰領責任條例凡布政司於所屬必歲月以須知內事目稽其勤惰有頑慢者驗實奏聞遺者按察司清之府臨州治如藩課遺者布政司清之州臨縣治如府課遺有本府清之縣臨里甲如所課遺者本州縣清之苟藩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州不能清縣縣不能去惡安善遺者按察司清之按察司遺者巡按御史清之諸司置立文簿書其所行事蹟季上所司查考司考府府考州州考縣而布政司歲周本司事蹟賫京通考爲十七年八月吏部尚書余熂定考績法乃令天下諸司官吏來朝明年正旦各造

事蹟文冊仍書土地人民圖本如期至京令方面勿侵郡縣之職十八年吏部引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部稱職者歷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罪闒葺者免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錄二十六年又定學官考課法二十九年吏部尚書杜澤奏定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朝正後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入覲官員奏請定奪其存留者俱引至御前刑部及科道各露章糾劾怠職之罪一時譴責宥免皆出各賜勅一道以申飭之二十九年始以九年爲滿至是定官員等第勤慎者仍治其事實授在任三年才力不逮者奏請降黜爲當是時驟下用重典有贓罪懷印綬未嫚輒被逮去非謫戍即門誅一時仕者循法奉職居恒惴惴恐不能恤民以稱塞上意其不願爲才者或陽爲癲借名他晃以遠難而猶不免也成祖即位命吏部選郡縣官考滿至京議達治體者於六科辦事俾各陳所蒞郡縣治狀其令憲按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自蒞官半歲以上各貪廉能否之實以聞時御史出按者至郡邑

生行臺巳丕諸庠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上
閘尚書蹇義曰往慮守令不職故命御史分巡考察
令御史不博詢徒寄耳目於人黜陟豈有當乎宜嚴
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焉仁宗莅政未瀆即命擇御
史行天下察吏治明年詔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
令過冗矣且賢不肖廉汙混淆無別其在內諸司令堂
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咨察凡賢才者留
否者罷自是吏道一清矣所薦既省德三年上問朝
臣中令誰可使掌其事者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嘗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衆曰佐嘗為京
尹剛毅不撓政清弊革貴豪斂手上喜曰顧佐乃能
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
佐都御史與璽書於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
皆謫黜貪淫不法者謫遼左諸衛充吏於是憲臺肅
清巳命推舉侍郎出巡四方察吏治而于謙以御史
擢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專設
巡撫自此始天順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李裕以附致
省擢用欲媚衆延譽以飾其詐因奏覈考察舊制

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
謹凡四而已然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
謹復無所屬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
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調簡僻衙門上以其有愛
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為定制然人亦無樂之者
嗚呼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按此法
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止使於疏遠離調而
巳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一起上官恣私喜
怒陰除異巳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薪免下考之
弊一起在位盈囊橐以防速退之弊此法不罷此
弊不去太平未有期也弘治六年正月吏部考察天
下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請如例罷黜并調用國初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
言務以多黜為公方面而下少有微瑕輒黜大學士
丘濬言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
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祖宗舊制上深
然之遂諭吏部諸劣退方面知府仍皆陳老疾等以
聞毋虛文泛言以致枉人十五年正月朝覲考察命

被黜奏辯者率內旨再累實蓋時當昇平主於寬厚
羅才雖見枉者喜于得直然後來選途益權而貪殘
吏亦自此益滋矣嗣後賢否任意詢訪矣實浸非祖
宗舊制至嘉靖三十五年時嚴嵩父子專政趙文華
附之無欲排擯異己以攝吏部學士李本
承其旨授亦俯以行其私遂奏請考兩京九卿堂官
及各總督巡撫凡所遣百十有三人列爲三等上者
吳鵬趙文華嚴世蕃諸人中者鄢懋卿等諸人
下十有五人宜斥免所黜雖多闒茸不稱凡疏逆不

附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昇斥輿論爲之不平
是又考察之一變矣隆慶初徐學士階以勤言特重
贓吏之罰以其時多貪饕成風長官務恢特輕故也
四年掌吏部大學士高拱等言數十年來考察懲汰
之數大較前後不相上下以是襲爲故常其數既足
雖有不肖姑置勿論其數不足雖無其人强索以充
乃其稱爲不肖者又多苛求隱細苟應故事而所謂
大奸大惡者或有所不敢問或有所不能識縱豺狼
於當道覓狐鼠以塞責此人心所不服也又考察半

歲之前撫按論劾俱不顧覆夫爲不善者方其不露
稔或有微倖之心少存顧忌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
至矣而乃留之半歲民何以堪自今撫按官凡有糾
劾疏既具即華任聽處疏下即覆其去者如考察例
不得復用其倖者徼到乃復至于考察懲汰必大奸
惡一切隱細勿論斥去不肖從其多寡惟求至當毋
襲故常上是之已而并命考察科道洪言耳目貴廣
宜與都察院同事於是命與掌院趙貞吉同考黜科
道中素行不謹者十餘人夫六年一京察爲成化以

後典章其他有以主上初即位而考察者有以災異
而考察者至于考察科道則或以輔臣去位而及其
黨者惟嘉靖丙辰太宰李默下獄命輔臣李本掌部
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而下至尚寶丞及六科十
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
宜緣此用伸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而小九卿
及庶僚則不振矣至萬曆中責實政係丞楊上疏曰
國家之永命繫于民生故周室慶讓田里先視於入
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于登耗今國家以民務責守

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閭閻者至矣然察吏開民天下稱変痛焉則吏治民隱分而爲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郷方漢之計吏者治法而戮刺黜陟行焉世道治平庶幾其有賴乎一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二曰責守令以闢兆民之荒蕪三曰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四曰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汙歉大率以五事胥修者爲上等五事方修者次之總其考滿陞遷離任爲任事者勸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

廢者爲下等毋容考滿陞遷爲怠者懲如是則善政善教既可固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其于民生國脈關係豈渺小哉

高京山論曰國家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淆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實之眩也雖有中主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致治者眩乎名實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卽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卽後世之考課也蓋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襲秦陋然其舉士之科猶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于名實之綜核是雖下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獨爲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藝之浮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才之得國家之治誠孟子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諉于無賢才虞于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

剏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與造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驪山徒隷之張晉陽召募之士一旦皆起而爲純臣名將孰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爲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資漢唐之用耶其所以擯斥之者束於條格之謬障於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察也明代幾二百年求賢非不至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眩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也今三歲而比士於鄉又會比於京師所得蓋千二

百餘人此千二百餘人者固論將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觀之其不宗聖而燈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於議非三王之輔不集於籍蕭曹房杜而下率致貶辭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間得尹說旦奭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治之未修外攘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然猶可諉曰舉之始以言俟其服官而後試之用也則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施之用者猶如是也外則有郡長考其能略而總之以朝使內則臺省各考條為而領之于考功銓衡者又總覽而酌量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徇于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于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于簿書之欺不勤者或循于權貴之挑貪賄而欲薄其罰則負以才力之不及剛正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廉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以罷黜而不殺薦者之罪其甚可疑者則歷秋之後復以

前任而罷之夫果不肖耶胡為而選也果賢耶又胡為而罷也乎譬若此其何以得賢才之實而服天下之心乎今為舉之疏給由之籍孰不曰廉曰能曰勤敏曰剛正曰慈恕曰公明其迹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銓部緣此而進退是年熙熙而處登明也是國家又得尹說旦奭若干人也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政之未修外攘之未振者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下襲上諂後蹈前弊往事已非後憂方永然則天下將何術而治乎

豫章　朱　健子彊父原著
　　　朱　徵子美父原訂

貢舉篇

三代貢舉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于鄉吏、使各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于是閭胥則以歲時比衆讀法、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則以月吉屬民讀法、而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吉日讀法、糾戒之、及正歲屬民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州長則以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至三年則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衆以禮禮賓之、厥明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遂大夫三歲大比、率其吏而興氓、求如之、是以凡士鄉先論其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大略當其時仕進有二道、有繇鄉學而進者、有繇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繇選士而為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為鄉遂吏、繇俊士而為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為大夫士、此其大較也、至于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諸子所謂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有諸侯之獻貢、射義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也、夫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參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為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

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于平時斯可以興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歲歲斯可以考之于三年其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婣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

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爲賓興之地興之之日尚何預于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爲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況于三年賓興之選乎後世選舉之法求人自科目始所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

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乎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兩漢貢舉

漢制舉士策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升于學校者曰博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及校吏稱職公府辟召亦得以自彷其間大抵當時文網稀闊搜羅從諫紆人主意爲之初無定額至其後諸帝因日蝕地震山崩川竭諸天地大變輒詔郡國舉士以各救失卒以爲常而其有要任特使皆各標其目而令舉之于是又有所謂三老孝悌力田直諫下詔特舉童子武勇及任子入貲從軍

良家子諸目不一初高祖草創之始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得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爲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士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此選舉之始也文帝二年以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對賈山言曰今陛下念思祖考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代之

功矣天下之士莫有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而乃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願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以成就大業帝嘉納焉王武帝元光元年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爲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于

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覽其策三試皆異之遂擢爲江都相而下詔郡國舉孝廉各二人焉五年復策賢良公孫弘先辭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塞外還報不合上意罷至是菑川國復推上弘弘乃至太常上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對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是年又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元朔元年詔與廉舉孝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

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五年制詔精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焉久之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不滿

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中決斷才任三輔縣令後漢光武以科目取士太傅朱浮以國家詔書策試博士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選之恐四方之學無所興勸上疏請廣博士之選帝然之其後選舉皆侍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詭譏漸生章帝建元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

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
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
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
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始復前漢四科辟士
凡所舉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
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不舉者罪待言者多以
郡國貢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因詔朝臣
義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

孝行爲首蓋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
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席之故也才宜
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于選二千石
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蓋建武以
後復皆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
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
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至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
改察舉之制疏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
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

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
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
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
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辛卯初令郡國舉
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
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明年有
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
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
屈雄詰之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

對乃遣還郡于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
舉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
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
永嘉十餘年閒察選清平多得其人漢安帝元年尚
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
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者爲四
科事竟施行至靈帝時紀綱陵素選博士試甲乙科
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
合其私帝乃詔諸儒晉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

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于太學門謂之石經繇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郵書其狀舉主保之然後得預試大抵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多者在學較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才明經始于武帝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繇此塗出然愚以爲碩人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若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

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于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才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避限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事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事之修于鄉者雖不錄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遂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考索曰人之實行能掩于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爲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于鄉而達于朝廷之上蓋知是其不可掩也至于酈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爲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若蓋掩其所不知而用之幾君哉是故能自持于鄉者然後州縣拔爲幹佐曹吏能自立于州縣者然後公府辟爲書椽能自效爲五府者然後爲朝廷所選用其初皆本于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詔郡縣各置三老相率爲善而又設爲孝廉之科以取士其始有意于鄉舉里選之舊乎故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

事葢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
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
以盡其才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家貧其議論
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
之于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
何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
宰民宣協風敎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爲
眞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面墻之理而以家法
牋奏應選者又豈可責以學古入官之事也哉
史言雄立此法之後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
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
未能精通固安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爲
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荊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
取歸一律安知漢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
久矣非始于隋唐也

魏晉南北朝貢擧

魏文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
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
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
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
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
孝廉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黃初三年詔曰今之
計孝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之以年
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之于前世也其令郡國
所選務勿拘老幼大抵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
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
郡國守相擧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擧廣擧賢良與夏
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大抵當時沿魏九
品之制州郡皆置中正品第人物士人湊以門資閥
閱爲序所引用者槩可知也東晉元帝鎭揚州攺擧
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在慰勉遠方孝
秀不復策試到卽除著既經累紀虎尚書陳頵以爲
昔江州初平中州荒亂故貢擧不試宜漸循舊搜揚

[illegible]試以經策、于是帝申明其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者、刺史太守俱免官、宋制、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者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讁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事議制、齊因晉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郡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illegible]爲先、其將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尚書令史驛宰諸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下第、詔從之、梁初無中正、時鴻臚卿裴子野言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

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自晉季年、專務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倚草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澆僞之弊作、非所以敦弘遜讓、勵德興化之道也、梁是七年、州置州正、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文帝嘗謂百官曰、近代以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識量之、李沖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

膏粱見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沖曰、若欲爲人、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曠代有一兩耳、秘書令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則當時所選可類知矣、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

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中、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明經修行者爲孝廉、歲一人、先是魏晉而降、選士頗以詩賦、至隋文帝時、治書侍御史李諤請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猶且擯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以傲誕、鼓一韻之奇、爭一字之

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從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此錄縣令刺史不聞風教擯私譽獎而然也請諸司禁飭至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以詩賦取士不復問行能而貢舉之弊極矣

通考日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宋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老其德行才不居也而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下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椽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淸顯蓋其爲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至于隋而州郡僚屬皆命于銓曹搢紳發軔悉歸于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于詞章其旣仕也付之以勘籍小吏而專收其資格于是選賢

與能之意無復有存者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倖者愈不可遏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獲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益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于禮部而不得官者有不舉于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唐代貢舉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繇學館者曰生徒繇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焉凡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書算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

學凡館有二曰弘文曰崇文而崇文館每歲仲冬令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送之尚書省此之謂學館之生徒也不繇學館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蓋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一時所欲而列爲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弘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舉也三者大略如此初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有時名考功員外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采浮華擢之恐誘後生而獎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有所立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閣于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聽敘者爲之永隆二年考功郎劉思立

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之亂改易舊制頗多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爲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攜之恩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附近治化之替莫不繇茲祇如才

應經邦緯世之試策求帝制敏只驗學家者其文揚措奇使寬中能深思積累庶使稱錄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乎安仁靈運詞高于穆之平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乎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若使協律機巧則安仁靈運亦無稱益之功錄此言之固不可一槩取也其於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資于射策伏願降明制頒於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又循名責實則能倖濫吹之伍自然無所

藏其姦僞又按舊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舉之坐因假貢其身薦戚予志於親相闕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薦選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倘或其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其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其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實而君子之道長矣依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詣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齋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咸往觀禮焉及詔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

書貢舉人試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自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僞濫及得第者大抵百幾一二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舉天寶十二年勅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繇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肅宗寶應二年禮部

楊綰議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自叔世澆詐茲道寖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于鄉閭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繇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寖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常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

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在鄉閭有孝友信
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
之于州州以禮送之于省不得令與人輒自陳牒必
詳加策試凡明經進士并道舉並停如有行業不著
所舉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丕
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
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詔
付外議李栖筠賈至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
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考文者以聲

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之事是使
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
者皆小藝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
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
子比屋可封人心不得而搖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
今宜依古制鄉舉里選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增其
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
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
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

議上大臣以爲舉人循習難于速變請自來歲始帝
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
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代宗廣德中兵旅頻興學
校湮廢是時弘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
于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
人試藝者六年詔宜據式考試仍代者論如法初禮
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試十六年高郢奏
罷議者是之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
覆其後中廢元和時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

選錄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
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
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
矣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于六經
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
者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焉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
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乃以
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
罷進士議論而用詩賦文宗從内出題以試進士謂

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
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是時文
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
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
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
尤惡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
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
士雖有出人之才固亦未能閑習也蓋持論偏激如
此然議卒不行合而論之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

時務所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實予之誦文與夫
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
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所以審其識也然開
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為乎進
士之科試以策矣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
外復加以雜文初時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用趙贊
之言罷詩賦而易之以箴論表贊是果合于古乎至
於所取之人則互有得失不可一槩拘者如狄仁傑
徐有功以明經舉而祝欽明元稹亦擢明經杜牧

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垍以進士舉而李宗
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
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博學宏
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
進武舉武后時始而忘亡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異
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選為輕
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獨冀武宗之治大抵自
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
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與作而惟明經進士二科

最盛而孝廉衰矣寶應中雖以楊綰之議詔明經進
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
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又稍衰矣是以鄭覃
疑之于前李德裕思之于後而議卒就寢則歐陽公
所謂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
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
篤意以謂與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
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
所守遂不能復易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

莫能行也。雖然士風所在，惟上之人何加耳。轉移變
更，蘇綽、張昌齡、王丞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
浮華不書。以第盧照鄰、駱賓王文章為時冠，而裴行
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嚮方來而移風
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耶。

宋代貢舉　元附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
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為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
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
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為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
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分外舍生
員三舍之法，圖措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精，
自京師至郡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
舍，最優者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
以此驅取士，而復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詩賦，
廢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深廢舉業，
悵然新經字說頒命四方，驅學以宗已。其後蔡臣
極排力詆，于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引至南渡後，遂
行不廢。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
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
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自唐以來，
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故賤其科，
而不通者其法特重。乾德元年，定諸州貢舉條法及

殿罰之式、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自是別命儒臣於中書覆試、蓋自此始、五年、禮部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試也、明年、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廉才質最陋、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昉等尋皆坐責、殿試遂為常制、帝常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久之、又親試進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即位、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十拔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自是閒一年、或二年、乃貢舉、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章、章八句、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及第、以勸來者、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

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就瓊林苑、端拱初、禮部試已、帝慮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于是繇再試得官者有數百人、凡考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官知舉、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校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為例、既廷試、帝諭多士更勵精文采、無隳前功、詔刻禮記儒行篇賜之、每科進士第一人、天子寵之以詩、後常作箴賜陳堯叟、至是并賜焉、自淳化末停貢舉五年、真宗即位、復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書預貢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乂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為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嚮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為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

所平較而罷場屋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續稍施行焉既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隨故事尋復如舊時范仲

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於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留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

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衆而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險怪之文識太學體鉤章棘句寖失渾淳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見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賛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

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豪傑之士騰爲舉數既減半至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爲備察僥濫自不能容使果喜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而罷說書舉未幾以登第者衆艱至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自是累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勝北苛亦浸衰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遂議更法部今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年館職議以聞

直史館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隷未常無人而況於學校貢擧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擧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貢擧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繫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擧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擧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擧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

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常不以言試人何常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淸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有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

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易常。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皆長。亦已疏矣。特願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攬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

得。軾議釋然矣。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一經。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出身。而稍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上令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一時學者莫不傳習。主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於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皆試法。以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帝謂執政曰。對策亦

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耳。哲宗元祐初。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爲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己說。特明法謂之新科。中其選者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

已者黜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已論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語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亦如之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遂立科歲許舉一人帝既親政羣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元祐之功不

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業徽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校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繇學校五年又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知聞之自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慕容彥逢等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從之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年禮部試進士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然雜流闒官俱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元年詔諸道就州司類試三年庭試手詔論考官當崇直言抑諛佞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呂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置第一帝曰士人初進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避畏宜擢首選五年初試進士於南省戒飭有司商榷去取毋以黼黻章句爲工當以淵

深學問爲尚已、又申禁程文用本朝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者、皆不考、自神宗朝程顥以道學倡於洛、四方師之、中興盛於東南、科舉之文稍用顥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顥學、乞加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頤爲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飭攸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請選汰用程說者、並從之、初秦檜專國、其子熺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歲檜孫塤舉進士、省試廷對皆首選、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後降塤第三、檜死、帝懲其弊、遂命貢院遵故事、凡

治平類纂　宋代貢舉　卷十八　三十九

合格舉人有權要親黨、並令覆試、仍專塡出身、以冠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悉駁放、程王之學、數年以來、宰相執論不一、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至是詔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稍解矣、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帝嘗曰、向爲士不讀史、遂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二十七年、詔復行兼經、是科殿試、特宣示曰、對策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寘上列、無失忠讜、以稱取士之意、已而得王十朋爲第一、以前後廷對忠真未有其比、

上爲宣諭宰臣致意焉、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大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註、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於是士始有定嚮、而得專所習矣、孝宗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郊試士習射論殿最之法、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御殿、引按文士

治平類纂　宋代貢舉　卷十八　四十

詹騤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具襴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勵、多有中焉、天子甚悅、寧宗慶元二年、韓侂胄襲秦檜餘論、指道學爲僞學、臺臣附和之、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矣、尋申禁用僞學之黨、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不是僞學四字、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父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

經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
以杜挾册讐僞之計開禧二年以舉人奸弊滋多命
諸道發解舉人合格試卷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
御史臺同禮部長二三對字畫斷御藥院內侍照應
廷試字畫不同者別牓駁放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有
司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
訛外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
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愈甚
時謂之繆種流傳復容任意不學之流往往中第而

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
曰謄錄滅裂迨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
戢之策帝悉從之且命精擇考官而先得肄佗曹用
事意專銓制遂以三知舉外別差同知一員以諫官
爲之舉董試事於是約束嚴切氣燄熏灼嘉泰間更
名監試其失愈甚製造簿揭嚴立程限至是復舊制
三知舉內差一臺諫十參詳內差一御史仍戒飭試
官量加考較而日力不給即展其限將場屋士子日
盛卷軸如山有司不能徧覩迫於日限去取不能皆

當蓋士人既以本名納卷或別爲名或易以字一人
而納二三卷不禁挾書又許見燭闔訴諸郡又閒日
引試中有一日之暇甚至次日午方出於是經義可
作二三道詩賦可成五六篇舉人文章不精考官困
於披閱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同族奸詐
百端真僞莫辨乃責郡縣嚴治虛僞縱容之罰
其弊稍息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邇年科舉取士鮮
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與潛奏乞
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有司公舉海內行義文學

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微意聽朱熹真德秀亦有
此議太常寺丞牟濼以爲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
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自累耳昔范鎮以奏名第一
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
陳考較雖在下天子亦擢置上列鎮獨恥于自陳唱
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就列其後進退出處爲世名
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薄者自知愧矣張忠定詠凡
所爲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
假吾舉薦舉薦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弊

恬退抑奔競蓋正士風之第一義也至度宗咸淳七年買似道欲刷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特送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罪士人議者謬之夫撫宋之得才為法不一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景德二年增置六科先加程試帮業可觀而後觀策四年試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焉天聖七年詔六科許

郡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屢業策論五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長者召赴閣試論六首合格殿御試又增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詳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為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拔萃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千人然得秘閣試者纔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一嘉祐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患自

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進伸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拔萃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況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日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曆之年錢明逸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為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恩命雖其選皆取辭書博洽疑似之說以為題而吳之慶曆中齊唐雖閣試已過言者以其無履行而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舉隨貢舉開設矣嘉祐六年執政亦欲願

收奏供之士將發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遺棄於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司不得已置之下第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害當崇尚德化王安石惡其說自是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行紹聖中又罷既而臣僚言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取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年而

蜀山李垢始出且及狂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
勤篤端理宗嘉熙後復立詞學科大抵自太平興國
以來科名日重賞用日輕以至於後二百餘年來天
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侘傺蹇蹇
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若乃四六對
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
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
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蓋既以為宏詞則其人已
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謂天下之所能者盡於

區區之曲藝恐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
與之而已也故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
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元太祖始得中原輒用
耶律楚材言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
循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
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士褎然舉首
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
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
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

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
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
內官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
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
遠人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
道雜而多端者歟至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日隨朝
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
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
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

所致也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平
章江浙會行科舉驛請試官供帳甚盛心頗不平及
入中書首罷之參政許有壬力爭曰科舉若罷天下
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又有假蒙古色目
者有壬曰科舉未行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
伯顏又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
豈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
三千餘名自四月至九月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
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法于選法果相妨

乎不也俏顔心然其言而議巳定不可中輟選罷之
時有王雎力諫而竟爲俏顔傳命人有遐稱折橋之
議大抵元之用人偏于國族勳舊貴游子弟故選舉
之法久而未行仁宗決意行之蘇此中華縉紳之士
僅得拔十一于千百若請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
法則非也彼疾其供帳之甚而請罷科舉者真悻悻
然小丈夫哉六年復行科舉法至二十六年是科進
士僕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
務郎從六品第三甲授從仕郎從七品其與以後科

日取士莫盛于斯而元之設科亦止于是歲云
馬端臨論曰科舉不足以盡舉人之法然自隋
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
賢否則初不係此務子厚言今世向進士故天
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其人乎無也惟其
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豈是人也
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然康言以顔孔爲
心者雖日視湯庚其能近其操以禁踰爲行者
雖日閑仁義莫能治其性若廣郡舉里選亦此

流也若搜茂才興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
爲僕名進士爲薄耶蓋唐人巳有此論郎坡公
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
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
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
纔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
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
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况
所著未必盡善乎名雖正經實與前代所習之

詩賦無大相遠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
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
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
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陳同甫策曰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
際哉學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
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
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
之未常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

鄙古學卒不能庵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規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麗之辭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甚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學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較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樓屋以居而不能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衆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術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較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荊公所以得乘間而

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爲者哉學較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學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較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肆浸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靡道義南渡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舉郡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識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較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

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素之貴而
呈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責屢罷者
朝奧之學法累享有王文為學法元術有程正
叔學法令當讀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
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為四方之表儀則
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竦動
之聽

明代貢舉

明太祖下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略之士儒賢者
貫濫舉及蔽賢者罰已令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
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算觀
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騎射保
求實效毋虛文洪武三年下開科部務使中外文臣
一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詔科舉取士
終浮文罷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
十七年復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然是時

科薦並行其科舉之制請明經宏詞等科並罷存
者一科與薦舉歲貢為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直
與之衆舉二年會試天下貢士禮部奏請選士之數
上曰朕卽位初若舉其多者後不為例至三年會試
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
於是選修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而庶
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
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劄光祿寺給膳
禮部月給膏燭工部選近第居之仍命翰領其事上

學士張璁請各省鄉試擇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考毋令權歸外簾得以兩結生徒賄通關節是科初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字云廷試上親策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上一一品題焉萬曆初首輔張居正庇其子登上第而次輔銓宰之子亦遴選濫溢二三科外議所指射果皆得雋而後以權罷言臣始疏論俱勒爲民焉十三年復遣京官於各省主試而內簾不許撰錄外簾不許閱卷卷至司不分心於試錄則較閱精而去留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則防檢密而奸弊不生又如南京鄉試事蘇與周編號布按二司不許仍充雜裁減外簾以省齊分之煩局各房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屛傳遞之奸與夫文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俱備矣然士日趨於詭文體濫觴雖有規矩喜創新格以至離經畔道不可復挽信乎文運關於世運斷不誣哉

王弇州識曰士之在天下也因章則聘召降而爲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爲漢之四科四科又變而爲明經文學其不能使不變者勢也論差等則明經文學不如漢之四科四科不如周之書升書升又不如古之聘召其不能使之必同者亦勢也必謂今之不同於古是隨衆習非之人其道太濁而不可長矣必謂今之盡同於古是矯世戾俗之人其道太泥而不可行矣豈知核之以實則今亦古也而狗之以名則古亦今也今好古君子變科擧不足以盡人而議欲更之是無見於數納以言見於虞書合語言揚本於周禮也明初求賢甚廣不拘常格或賢良方正或山林隱逸或懷才抱德或文學才行自洪武三年特設科擧務在博通古今文質得中親策於廷而授之以官至十七年頒行科擧程式士各占一經經必兼四書惟主于濂洛關閩之學以端其本兼明諸史百家之言以廣其才可謂得成周之遺意矣二百餘年凡建洪勳彰茂績者皆繇此途以出科擧何負於人哉使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聘召吾恐詐僞橫生其弊又

有不可勝言者大抵上之人重聘召則以聘召應重科舉則以科舉應漢法近古吾無議焉唐之韓愈陸贄張九齡姜公輔皆與于文學而來闕唐之士復有賢于數子者也宋之韓琦范淹周必大呂祖謙皆出於科目而未聞宋之士復有賢于數子者也今吳與弼陳憲章論薦之后登巳遂遐迴絕矣而科舉中又未常乏人也顧上之人貴與不貴得人與不得人之問論之耳而不必較于聘召科舉之同異爲也上之人振

篤實則浮靡化上之人崇恬退則奔兢消上之人先行誼則名檢飭上之人重廉恥則須贄遠然則士之不態非士之罪也爲之無其道也苟務文辭之中而寓激勵之意則天下人才不患不如古矣陳子謂聖賢未常妨于科舉之求來子謂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于科舉誠哉是言矣彼謂入是科者雖皆析辭發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亦滐豈未聞二子之言乎

彙草堂治平類纂卷十九

豫章　朱[illegible]父原著
　　　朱健子[illegible]父原訂

薦辟篇

三代薦辟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而王其尊德樂道之士、則不難以玄纁玉帛起之畎畝而加之大位、是故自虞廷疇咨庸命而師錫有鰥若采俾乂、而僉曰伯禹、此薦舉之始也、自商湯三聘及於莘野、武丁形求版于傅巖、此徵聘之始也、洎及成周、雖以學校養士以俊秀升才、而推薦之道不少偏廢、是故周公之爲相也、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飯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猶恐失天下之士、故于今頌成王之德、

而稱周公之功不衰、是故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皐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壤數哉、降及春秋、此風不替、齊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于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于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于軍、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于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桓公不聽、強相鮑叔、固辭讓而止、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乎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

以犧猳尋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
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
以告於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遜走
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
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
賞矣晉文公問於咎犯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對曰虞
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爲守者非問臣之
仇也子羔見咎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
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

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
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
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
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
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
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
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
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
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

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
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
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
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君今既
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
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
過也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是廢君之
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故百里奚爲上卿
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是令尹虞丘子復

於莊王曰臣爲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
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臣之罪當稽於
理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
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
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絕域遂伯
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
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臣願辭莊王從之
賜虞丘子采地三百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
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而入見於王曰

故果可使持國政也奉法而不黨施刑而不懲可謂
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晉平公問于祁黃羊曰
南陽無令其奚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
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
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
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
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
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
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時趙

文子為政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
不出諸口其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
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趙于戰國魏文侯且置相召
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于季成子與翟璜我
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
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
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
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
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

克出過翟璜翟璜曰吾聞君問相與先生未知果孰
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璜作色不忱曰觸失望
于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我我于子之君也豈
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于我臣對曰君不察
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
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寡人之相定矣
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璜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
西河之守觸所任也三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
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

進屈侯附觸何負于季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
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十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獲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
之才也翟璜咋然而慚曰觸失對于先生言未幸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于是翟璜內慚不出三月
齊威王之時威侯卿善舉士王嘗遊于瑤臺卿來奏
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
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
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

其說及至王以所言問之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
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
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盧忌舉田
種首子爲卽墨而于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
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
何患國之貧哉後宣王將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
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
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
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

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
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
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久之蘇代爲燕說齊
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
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
立于市人莫與言之還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馬非駑爲駑駘今成駃騠也由人莫之賞未有爲也

顧盼者也今臣欲以駿馬見于王莫爲臣先後者足
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
爲臣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
王大悅蘇子嗟夫火以吹爇生焆鑑以瑩拂成鑑火
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則闇內影之照故吹成
火之光瑩爲鏡之華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節之行
不顯未免于三黜之臣無恥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
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于凡俗無聞之士也二子所
以德洽于當時而聲流于萬代者聖賢吹瑩也夫樟

木盤根鉤枝擁飾蠢皮輪囷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
採焉製爲殿堂塗以丹漆畫爲黼藻則百辟卿士莫
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也而昔賤今貴者良工爲之
容也荊璞之珠夜光之璧薦之楚王必藏之以玉匣
緘之以金縢若闇以投人則莫不相盼以悸按劍而
怒何者爲無因而至也且嵯峨之山非一石所成凌
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之
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
獻士舉知唐舉二八流殄殄之咸周保十亂排濟濟

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虎魏秦人寢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于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衆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潜耀蟠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美于章華之臺炫耀于樹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殆蓄材于由岫毀質于朱草者蓋人不能自爲未有爲之舉也昔子貢問乎孔子曰誰爲大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對曰進賢爲賢子曰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

未聞二子有所舉也進賢爲美逸身之賢稍後抑賢者乎故食驟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伸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爲國薦士滅身無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爲不肯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兩漢薦辟　三國六朝附

漢初薦士無定法蕭何薦韓信魏無知薦陳平而宰相列侯皆得薦舉使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參爲相故舉事無變更一遵何之約束他如張孟則灌嬰薦之賈誼則河南吳公薦之魏尚則馮唐薦之孟舒則田叔薦之故能精相得人中外稱治平焉武帝初年除吏之權盡出宰相又有繇舉之科賢良田蚡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武帝嘗謂蚡曰君除吏竟未吾亦欲

除吏衛綰闕是帝欲除其權恐不知其人可用遂置侍中爲加官除宰相外皆帝之朝夕在側以薦舉人物嚴助侍中則薦朱買臣衛青侍中則薦主父偃楊得意侍中則薦司馬相如漢之得人于斯爲盛時公孫弘起徒步數年爲相于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材堪九列以將軍中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一行之士一方之藝者居接士之館別

自辟譔所有俸祿皆以給之又鄭當時守莊爲大司
農當時大司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性
廉又不治產有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不過共器食
每朝候上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
丞吏皆有味乎其言也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
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
稱鄭莊而韓安國者爲人多大略所推舉皆賢于已
者于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
之惟天子以爲國器焉關張安世韓增皆引薦多得

其人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大恨以爲舉賢達能
豈有私謝耶大抵當時除縣令以上赴尚書調選其
餘郡縣之屬吏至于公府之椽曹各自辟于其長其
謙袁王閎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無
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其所屬
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吏掾于州縣者然後爲五
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爲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
卿之擇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爲
西曹掾史高領尚書而辟匡衡爲議曹吏此曹掾之

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爲別駕王涣
以方城令而辟仇覽爲主簿此條屬之辟于郡縣者
也至若河南守舉薦賈誼益州守舉王襃是郡守薦
士也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
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閻崇以執金吾薦龔勝何其
薦士之寬也然至嚴延年然舉吏贓不入已猶坐貶
秩何武舉方正者罷辟失禮有司以爲謗舉武坐虛
僞左遷蓋漢爲舉之路雖廣而同坐之法則嚴是以
累多得人職此之故後漢光武初詔三公至州牧歲

舉茂才孝廉郡國守相未滿歲不得察舉刺舉濫
有法矣是故如伏湛之發髮屬志白首不衰智略謀
慮朝之淵藪則杜詩薦之謝夷吾之奉法作政有爲
晏之風居儉履約則郤公儀之椽憲量績謀等于管晏
關弘道與倫平京史則第五倫薦之履參之勇謀不
測有魏尚之風劉愷之道德博備爲百僚景式則樊
準陳忠薦之黃瓊之貌道衆術清亮自然李固之察
自忠貞卓冠古人則郎顗薦之遜讓之心通性達見
本知義足以決疑審分檢括參合皇甫規之伏節戍

行御衆志死武勞則漢室干城文德則王朝心膂則
蔡邕薦之是皆其卓然者至若虞詡之薦左雄左雄
之薦周舉杜喬之薦荀淑皆極一時之選而左雄薦
周舉爲尚書也後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
嘗坐委任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
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
也雄曰選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
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
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

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
以此賢之蓋是時雖行薦舉尤重聘召自光武以安
車徵群將故人嚴子陵于富春澤中至而不屈卒遂
其高天下翕然慕重其風采至順帝時又備玄纁玉
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
問得失崇賢之舉虛降己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
其陋攜巾褐以企旌車之招矣後延聘中處士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並德行純備著稱不應公府之辟尚書陳蕃胡廣等

上疏薦之桓帝乃以玄纁安車備禮聘之並不至帝
因問蕃曰若輩孰爲後先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
漸訓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原自江南
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雖然方其初徵之
時朝廷待若神明至竟無他異三國時諸葛亮治蜀
尤集思廣益時犍爲太守李嚴辟楊洪爲功曹嚴未
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
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
葛能盡時人之器用焉晉武帝時羊祜所進人皆不

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嘗薦
杜預自代卒成平吳之功其後權寖下移勢位之家
更相薦託有如互市惟渡江後孝武帝時朝廷方以
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
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
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
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
是以知之玄卒敗秦兵成功于淝水云時庾亮爲屬
桓彝覓一佳吏部後彝去職過與縣縣宰東海徐寧

通明博涉莫過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及至都
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其所在曰人所應
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
因爲薦之即遷吏部竟歷顯職謝泌居官諫議不妄
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之所薦
雖少而無不顯者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才
筆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
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
無惜齒牙餘論益鴻儒希有而文人比肩將相長吏

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牘裁牒奏議
力者則姓之伯賢舍而衆他族之孟未爲離也俗好
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
善若土生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稗于前人豈爲
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賢事之人見然
同之於者睹非卻前退置于後見是推今進置于古
謂所謂心明智昭不惑于俗者矣

唐代薦辟

唐太宗初爲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
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之材也大王若終守
藩節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共
功者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之謀後嘗令群
臣舉賢封德彝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
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
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
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茌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于

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直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
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所
爲也具草爾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
爲知人賜絹三百匹又嘗謂房玄齡曰公爲僕射當
助朕訪賢士比聞聽辭訟數百豈暇求訪人才哉其
[illegible][illegible]汲用如此高宗乾封中虞責侍臣以不進賢良
詩相李安期進曰聖帝明王莫非勞于求賢逸于任
賢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豈無英賢但
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爲朋黨沉屈者未

仰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稍覺散為緘默若虛己
招納虛平懷訪不恐觸忤唯能是用獲毀不入讒不
得譏毀皆由則天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後
武后嘗問欲延名譽以市天下人心任用特廣嘗信
重狄仁傑謂之國老而不名一日問仁傑曰朕欲得
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
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有荊州長史張柬之
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
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

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
並用為相仁傑又嘗薦袁恕己桓彥範敬暉等數十
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
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時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
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臘膎胰以供滋
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
人充備藥石否仁傑笑曰元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
一日無也婁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
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太后覺之嘗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仁傑對曰臣嘗與師德同僚未
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
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
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
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及至德乾元以後天下
戰討啟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及崔
祐甫為相則薦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
百員其不諧允者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
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

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德宗始任楊炎盧
杞引樹私黨排斥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
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
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
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
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
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
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
悉傾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

自謂爲不羣、趨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由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復任宰相則中擢天下材乎、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僉于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嘉之、然卒停薦士詔、憲宗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私之親故、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賢才有沉寘之嘆、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李吉甫同平章事、謝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及垍居學士、引李絳崔羣與同列相仿、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躋爲輔相、號名

臣焉、久之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于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于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于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以效、故其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甚有以爲主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絳韓愈鄭畋、徐申之辟王緒是也、有登第未釋褐而徑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隱逸之士、若烏重胤之于石洪溫造、張摶之于陸龜蒙是也、有特招辟羈之士者、若裴度之于柏耆、杜牧之于沈傳師是也、而所謂辟延者皆文士、多爲自承、劉貢甫曰、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

俾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于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于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後世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瑰瑋之士。其不請尺繩于科目。受羈馬于銓書者。少得以自達矣。

陸呂棨曰。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近。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近疑乎上。故上行志禪誠。坦乎其無憂于下也。下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于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于是乎舉子之事。傳之藏籍而稱忠。見一善焉。若親而近。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眾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于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豈所謂直有司也。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向道者。不亦勤乎。是故談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非有司之過也。則曰與天下人焉。又非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于私一己而謂人皆然。其禍之也固久。其降之也寔難。雖百年必世。不可得而用。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收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

鄉子序曰。大凡為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特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昔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諠嘩。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于世。將相大臣

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寡矣無之而不言者
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綰以人譽
而位致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于田野鄉閭為匠矣雖
稱為長者可也自朝廷以往則必欲其事
其事迎上則反物各從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
之言曰其于長者可以為大官殊非古之所謂
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許土偶木而致之殿
廡之上衆以設見貲以從撲趨走其左右豈有

補于萬民之勞者哉聖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民
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
子病夫同而言然則彼來吾信而吾告之以誠
必有三問是將曰彼誠知十歟知其歟知而來
意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欲交以利歟二問
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疾哉疑將吾事三問也
愚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
信之難雖明者為能得其所以為得其所以然
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

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若有司之不吾信而
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奇知之雖無有
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
寵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然
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者焉有司有求焉
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闕矣今之世言士
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則
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章之
士莫知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

若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唐魏徵岳
之北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
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僅耳蕭目無所
取豬猥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天下方理平今之
武士咸能先理理不牛觸于古書先王直趨堯
舜夫道孔氏之志明而與之又古之所難有者
豈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未取何如耳

宋代薦辟

宋朝科目旣設，猶慮不能盡致天下之才，或韜晦而不屑就者，往往命州郡長吏，而公卿得以薦言。若治平之黃君俞，熙寧之王安國，元豐則程頤，元祐則陳師道，元符則徐積，皆卓然校著者也。熙寧三年，諸路搜訪行義爲鄉里推重者，凡二十有九人，至則館之太學，而劉蒙以下二十二人試舍人院，賜官有差，亦足以見幽隱必達，治世之盛也。其後應詔者多失實，而朝廷亦厭薄之。高宗垂意遺逸，首詔布衣譙定，而尹焞以處士入講筵，其後被求賢之聘者，王忠民之忠節，張浩之高尚，劉勉之之力學，胡憲之由身律己，發本郡薦辟，延士號以寵之，所以振清節，厲頹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蘇雲卿之廢跡，者尤稱高蹈焉。蔡元定以高明之資，講明一代正學，以尤表著鄉里之薦，召之聞，以來僞學見斥，家成禍之。禍度以後，因勢推舉，賢者愿遜，進無聞焉。至其薦舉之制，初上自侍從大臣，下至常參官，又下至部使者、郡守，又下而至監當勾稽之屬，歷詞官者，皆得以薦舉。其路至廣也。有歲舉，有御體舉，有一人而歲舉數十人者，有不限之以數者，其爲員至寬也。侍從舉四員，而本道轉運使副所舉或一二員，皆得以引對磨勘，其爲法至略也。不至有謬舉之患。自天禧罷監當朝臣舉官之制，至寶元、康定又罷常參薦舉，治平御史知推以上又罷薦舉，至熙寧又併監部舉官罷之，而路始狹矣。仁宗康定嘗詔定內外臣僚薦舉之數，而諸路薦舉屬之監司，其不限之以數猶故也。其後皇祐濾張易諸舉之弊，又併寄使者舉員差定之，而員始拘矣。增四考爲六考，增舉者四人爲五人，所最甚密矣。尤以選人登官爲重，引對之際，予奪抑揚，不專於有司之法。陳琪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爲龔籍之壻，則抑之；胡宗堯用薦者十餘人，知其爲胡宿之子，則抑之；李師錫用薦者二十餘人，知其爲王德用之姻，則抑之。且曰：「朕設保舉以寵天下士，今但勢要者得，孤寒之士何由而進哉。」其務之大臣公于薦舉，則亦有可言者。初，趙中書令普嘗薦一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

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孫抃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人問曰公未嘗與二人相識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職後二人皆以風力聞天下孫抃爲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富公弼之論西事有曰有才德者然後知人之才德無者兄必憎忌歐陽公之言三奬亦曰守廉謹者舉清幹之人贓污者舉貪濁之人徇私者舉請求之人太

臣嘗歸大臣曰若不擇舉主何由得賢其次嘗論近臣曰不若行擇舉主以類求人此擇舉之法也大抵舉職公道著明大臣知薦賢報國而已士大夫知行己修身而已上以公取下以公進一毫之私必不與焉恩自己出王公嘗害惡焉謝恩私門吾所不敢曾甚余之師德數嘗惡之薦其子鄭奧之于牛也呂蒙亨之薦其任謝安之于劫度也范仲淹嘗攻呂夷簡而夷簡復薦仲淹唐介嘗劾文彥博而彥博復薦唐介此稱薦之于謝孫將繼之于鄭伯柳也劉安世以

不通溫公之書而秋擢則恬退者進張師德以兩詣王相之門而見絀則奔競者退論薦如此尚何議哉然則被薦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以不稱爲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薦矣未被薦者如之何曰呂奔從嘗謂勤于政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薦矣噫薦人者不私所薦被薦者不謝所薦未被薦者不干所爲又爲有舉薦之失實哉南渡後急于得人薦舉頻行一時臣僚成相汲引及虞允文公爲相懷袖常有一小方冊曰材館錄如汪應辰趙雄胡銓

張震洪遵梁克家留正一時得人之盛有唐府元節風大抵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于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于辟舉如韓愈之出于張建封董晋是也有出于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王于宋代殊令始密科場條貫如辨晉吏而鄉舉里選之意蕩然無遺矣然其初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嘗爲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郊嘗爲第一而令與兄則

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爲文，則猶有遇意也。李暑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張復蘇洵之用，當備夫姚嗣宗之官，猶出於常法之外。然意欲不妄，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一二耳。彥與之才行，固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可勝嘆哉。

明代薦辟

科舉之法，實始于隋唐，後世因之，而科舉益盛。然科舉與舉辟之法並行，故唐之人才爲盛。然房杜裴郭諸公，未必盡出于科目也。宋起孫明復于泰山，而處之胄監；拔蘇洵于眉山，而進之密臺；擢程頤于西洛，而寘之講筵，所以尊尚有德。自是以舞動天下，而人才之盛職此之由。若最薦舉獨行科舉之法，命有司以防奸欺，故軍卒以檢擾挾功名之士，不拘小節，罔不以爲嫌。彼恬退高蹈之士，必不屑就。大抵科目固

是以得士未盡，能盡得天下之賢，中人以下之資有以持謙者，舉際天人，達于經用者，安肯決榮辱于一場，競是非于寸晷哉。當于科目之外，別立薦舉之法，若學行兼備，肥遯林泉，不求聞達，不屑科目者，聽所在保舉，待以不次。夫如是，不徒有以獎拔恬退，而野無遺賢之美，溢于唐虞矣。明初令有司保舉人材，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太祖初定金陵，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洪武元年，上取婺州路，徵王褘爲省掾，商略機務。九月，詔起

懷才抱德于巖穴之士遣夏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
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六年命謂部訪求賢士于
天下有司以禮起送至京是年罷科舉專用薦舉其
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
孝廉鄉舉于朝而各省貢士皆業太學以次除用蓋
罷進士科者十有餘年時既不專文士文以初立辟
薦法行之甚嚴每舉者至京上親試問不稱旨輒坐
舉主往往有譴戍者十二年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
士十三年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
術數之士于是赴京者八百六十餘人命各授以官
尋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
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
聲名著于州里之人先從鄰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
書判有與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十九
年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
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
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
聞廣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

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
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
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二十五年九
月徵方孝孺至初孝孺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試
靈芝甘露論上舉而試衆千敏親定高下註選至孝
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
足矣遣還至是復徵至上方中前謂以其志存教化
預謂左右曰今非用老儒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蜀太
祖立國時省臺要地俱以勳舊充之其所聘用如劉
誠意宋文憲輩與禮寺優崇而顧循資序自胡陳之
獄群臣鮮當意者法網嚴密誅斥相繼而學士大夫
亦多所引避于是不愛高爵超資以收天下之賢俊
而有朝徒步暮金紫者一府輸遷王景文鼎貢方
慈惠之師明察之長各體上意舉所知以備採擇如
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用也王褘許元
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用也桂彥良以徐本薦權臣
宇劉三吾以茹常薦除左贊善開濟以安然薦拜尚
書方孝孺以吳沉揭樞薦擢漢中府教授天下盛徵

至者如睿泰從龍自鎮江性孔克表自溫州杜東遊
自寧國任乘貢自臨江杜陶凱宋訥劉崧之儔皆以
畢集鮑恂全思誠余詮張年各入見命坐加以恩禮
至者陳遇之薦以秦從龍郭傅之薦以宋景濂稱拔
茅采征焉以其元故臣寧死不肯仕者劉子中也以
老疾明經抱病不赴試者黎貞也雖其去就不同堅
立各異然一時學髦起與潔而耀光明如襟沉學博
則甚濂宣其宗文章忠節則楊孝儒爲之倡其餘諸
君子各以所長自表見輯風翊運實惟嘉賴斌斌然

案前眾有孝廉人材及郡縣貢士者官戶書民皆得
舉見禮部即擢不次蓋立賢無方如此建文初詔舉
優通文學之士拜唐愚士爲侍讀與修書愚士方孝
孺薦也姚善亦薦錢芹拜行軍司馬靖難府愚士先
已物故芹得委命軍旅亦庶幾無負哉永樂元年敕
內外諸司各舉所知二年三月吏部尚書蹇義請奏
有千戶奏舊士者初命武臣不預今千戶違制宜罪
之上曰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
知人今能薦士是亦忠君愛國之心焉用罪之昔周

周因常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試之果有才一體
擢官不則罷之洪熙中建弘文閣事又舉興詔于儒
臣除御史累官副都宣德時所徵士有范希正盧忠
希正文正公十二世孫也端愨誠篤才堪撫民遂擢
譚復薦之命召用因曰范仲淹常言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士君子皆當存此心忠學堪師
儒應薦至吏言其軍籍當補伍上曰與其戍伍得人
何如學校得師擢爲太平府學訓導三年朔州知府
張復奏舉軍中子弟楊鑑等有志操堪任使吏部言

非例上曰安知軍伍中無奇才異能召至京考之五
年上與學士楊溥等語曰近代有累舉主之法大抵
全才者少明此者或不明于彼善於者或不善于終
而一言薦之豈能保其終身故亦難于舉之者矣大
抵欲得賢才當厚教養之法教養有道人才自出若
但責效于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于千百也漢董
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此誠知本之論英宗正統十四年詔各處舉到儒士
照永樂年間事例送翰林院覆加考試選用不中者

登原籍爲民至天順復辟勵精圖治復兼行辟舉之
典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
達者所司具實奏聞時曹石等頗用事欲邀名譽文
飾其過其門客謝昭者做張眘教蔡京不揚遊山故
事勸以爲士亨從之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
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
代爲草奏上之上遂命行人聘至京尋卽辭去憲宗
成化十九年授吏部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簡討
獻章廣東新會人廷臣御史朱英等薦其學行可進

用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謂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
士比遂表文取至京欲考試職事獻章疏辭授翰林
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二十年徵處士胡
居仁未就居仁江西餘干人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概
然以斯道自任所著有居業錄敬齋等集孝宗弘治
十年令行各府州縣正堂保舉山林隱逸之士懷才
抱德經明行修衆所推服者時儲士濬辰以廷臣薦
授翰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咨諭觀明代之初有訪
舉有保舉爲數公之請司選任專之天實而以所舉

之精濫純駁舉主之公私廉貪故舉者咸慾于法
而受舉者適當其才無論草揵上士雲蒸龍變郎末
流與品亦爭自劇濯爲名臣如葉燕王與宗謙李也
而名著岳牧吳印郭傳稽流也而並列華津徐與祖
廚役也而直拜光祿卿況鎮貴子成以吏胥守蕭松
萬棋徐勝皆歷官尚書自資格拘而士始束于途矣
且玄纁鉅典也天順一舉遂爲朝陽孤鳳主拚如陳
獻章猶欲繩以試例忠信力行如胡居仁不問起以
安東遂令二千老于江門餘干而不得其用弘治中

王恕稱銓衡多所薦拔儲瓘疏薦蒲籍遺才盡被簡
用汲引豈不以人哉嘉靖八年從給事中劉世揚之
奏命兩京科道及在外撫按官用心訪才行老成
繫時望者從公各舉所知至南部下言祖宗朝雖
定科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下三途自科舉法
行進士偏重而歲貢遂輕乃薦舉廢矣夫三途並用
則懷才抱德之士得顯于世不專于文辭今舉人無
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
入尚泮辭不修實行宜真才不可見也其令吏部二

部備按舊典問奏舉行然終四十五年之間被薦擢
文徵明生貝葉幼學儒士王良又不以公卿處其故
何也大抵奔競日盛廉耻道喪蓋廉官固多干進而
大臣亦必求識面呈身者而後登薦牘于是薦舉路
塞吏部之權益重雖欲偶一破格亦豈能廉其積重
而卓異清修之士有甘心巖穴抱膝長吟已耳豈有
肯俛仰愜媚輕爲鳥乘之器者哉隆慶元年命各處
撫按按訪境內人才及兩京九卿并各科道廣詢博
訪有才畧過人忠誠任事或堪各邊督撫或堪各邊
兵備有司或堪任清理屯鹽無分見任去任各力薦
薦三年祭酒姜寶題舉人中有孝友建娟名實相孚
者請授之官時趙崇吉張弘道袁祠呂潛道薦授國
子監學正萬曆初勤政求賢允祭酒趙用賢之請召
舉人鄧元錫劉元卿王之仕授以官元錫病不至授
待詔于家元卿授禮部主事南昌守臣范涞薦布衣
章潢而貴梅瞿九思以學行薦于直指徐兆魁屢陽
李呈芬以儒將薦于周御史盤田司馬樂又廵撫郭
子章特薦西蜀舉人宋知德上嘉獎特授翰林待詔

辟不就蓋寤寐求賢誠不世異數云嘗上下二百七
十餘年間士得與薦舉之途者俱不乏人然國初率
以用用之卒以效後或薦而不辟辟而不用用而不
能建功立業此何故哉蓋自科舉之法沿習日久衡
士者以文章爲甲乙衡銓者以資判爲得人而臬岩
隱遯之士或方而少圓或廉而少容或孝其恬澹修
矜之性而不當于崩俛賜嫌之具是以往往不合于
當時當世亦沛然排之間有以科場羈束無待士禮
終其身不肯就如涼州陳眞晨者又有以文章對偶
爲舉廉還謝舉子業如南州高士孝者廷建以慶寬
宋人葛寅曰取士莫善于鄉舉里選莫不善于詞章
是誠探本之論然說者又爲太必不古審觀舉行當
事之則歷數天下相事必精行立名千秋與華樸所
爲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往者廬墓上以廉取人
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
況司薦舉者又或不能無徇私之弊此近世所以畧
德行而專取其文舍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噫是固然
矣不曰名者實之賓乎好名而矯強爲善猶愈于不

好名而安肆為惡也其間萬一有偶行欺人家修是壞與夫狥私而繆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薦舉主連坐之條孰敢不畏詎可以不肯纔入而廢先王已試之成憲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無偏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或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入九較成法而行之是在後之所問其意者耳

乘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

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徵子美父原訂

學校篇

三代學校

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有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兼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

爲下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備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郎廷辟、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瀆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商學以祭薦祖、春誦夏弦、秋學禮在焉、瀆宮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賑獻馘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命立學亦于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亦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教以三德、曰至德敏德

孝德、教以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保氏養以道而教之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教之六藝、曰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曰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以樂儀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

令而比之頒其不敬者廷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凡教
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滋
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小樂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其為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
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
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時教既有正業矣退

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縵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
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
修息游焉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校
一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敬業樂群焉五年視博
習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
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五百家為
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各舉其子弟
而敬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為之師人生八歲

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酒掃應
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
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
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
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教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
而斂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于是比
長掌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于徵
灑而月吉族師則屬民讀法焉四時孟月之吉若春
秋祭祭則黨正屬之讀邦法焉正月之吉若歲時祭

祀于州社則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
漸之于德于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
秋習于序而飲射焉皆是時教始于比閭設于州鄉
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蓋無人而不學無
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不遺棄也
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技一曲之才
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
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
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已素定而士之

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有不待問習而後能
者是以高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
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興于後世之人
而當其特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
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
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蓋堯舜三代從容無為
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嘆之不息凡以
此也
葉文康曰人皆知周之學政掌于樂官而不知
周之樂官屬于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
掌于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
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
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化
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于典樂啟之太學藏
于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于樂官也然而司
樂之職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容
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
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

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
為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為防禮之為教與
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崇樂之官而曰教
禮文王世子所謂瞽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
大司樂等官所以屬于禮官也大宗伯既有以
全其中和于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于
後茲豈非禮樂之相為用耶常觀大胥掌致諸
子春入學則先舍菜而後合舞蓋釋奠于先師
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
舍菜者所以興禮也合舞者所以興樂也二者
常並行也既舍菜合舞于其春而後頒學合聲
于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遣
士受業必詣太常為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
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
與太常議者蓋謂是耳議者謂西京無大學不
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瞽意也後來禮官自
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
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

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滿於是
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孫乎學校所教不孫乎
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
馬端臨曰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
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
考黨正州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
惡而勸戒之然後知其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
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
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

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
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
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
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
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
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
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
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

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
者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
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賴而見先
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躐
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
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
理亂之故矣

兩漢學校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

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

者咸著選首遂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文初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洎向于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賢清淨慈儉爲道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帝親策而問之博士董仲舒對有曰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

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詔書下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原本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于是始與太學立學校之官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爲置弟子員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敎今陛下玆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敎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其後傳著者皆得列於學官方宣帝少時受詩於東海澓仲翁及卽位乃詔

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稱制臨決而經學高等者增立博士員以傳習之元帝好儒詔郡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尋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

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議而已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焉東漢光武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敎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

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
春秋嚴顏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
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
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
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
用事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備法
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
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
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

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
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
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洋洋盛於永
平矣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肅宗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和帝亦數幸東觀覽書林永
元十四年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
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
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誠非詔書實選
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
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
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順帝
初將作大匠翟酺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
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
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
從之詔繕太學更開拓房舍爲陽嘉元年太學新成
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

而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
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質帝本初元年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于鄉
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
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桓帝延禧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
子教化之宫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
矣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汝南南陽又有黨諸
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

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又渤海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
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
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
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
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
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
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

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
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旣
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而惜言果驗矣時帝頗好
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
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
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
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
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

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郎乃有封侯賜爵者士
君子皆恥與爲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
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
聚黌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
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
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
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
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

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綉其鞶帨夫書理無二
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
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
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
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
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
于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羈絏、而無悔心。暨乎剝挑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史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延道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立教于上、俗成于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

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奸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繇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晉六朝學校

魏文帝黃初元年之後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即位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吏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

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教以勸學者于化爲弘帝納之時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郎中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上至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員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皆相從飽食而退學業廢隳乃至于此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彼修立學校太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器聽留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于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國學然自正始而後王衍何晏稍尚之倫倡以玄言士爲虛誕放而成俗蔑視禮法輕視名教流湎無節貪食溺女視爲性然時王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嘗著廢莊論曰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難于棄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

陽之情三黜之志窮頂之勞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卑之累皆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故蒂之斬綠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暗者無怪故所遇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于不達箭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

猶高于不足其言詭詐其義傲誕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將滿天下而亂邦國莊生作而風俗頹殺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聚語賞罰不可以造式屢辯無爲不可與適變可謂悼哉又李充深抑虛浮常著學箴以爲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

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然陵夷已久莫能正晉元帝初立于時世故不息學校未修王導上書言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甚納之時戴邈亦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翕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于魯衛賢哲乏于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強敵飲馬于長江兇徒鴟張

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理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誠宜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行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

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理學校孝武太元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范甯以世方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傾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

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因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累重、自衆之徵小、迷衆之愆大也、尙崇儒抑俗、率皆如此、又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明爲條制、欲令洪淸而入、貴又辯差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薨、卒又廢、宋高祖受命、明年、遂議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始立國學、至二十七年廢、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尙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鳩呼學者所

以求道、天門無二道、安有四學哉、明帝太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爲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上以國學旣立、省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尙、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

者、繇是衣冠翕然、更尙儒術、及東昏欲廢學、國子助敎曹思文上表言、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上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敎、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無講授之實、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敎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

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策試冑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帝亦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尙佛、自天監改元、卽不肉食、此躬行也、而將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人主心術所向、可不愼哉、陳文帝天嘉初、承梁季之亂、國學未興、學士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尙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敎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

瓊林璧水業盛于兩京蓋忠孝之理既明則君臣之道攸固執理自基率公所以維御歌樂已翔滯而于是前古于咸寧而有晉至洪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因有家莫不由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兵戎外侵奸臣內熾儒館頓學解散甚于齋荒五典九丘湮滅迨予帷蕃灰均自斯墜業皆宗于是不修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宇含生黔首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

儒宮過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務簦負笈鏘鏘接袖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卑可使儒教備風飛與聖世盛德大業遂擬堯年詔付外施行然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攻戰之方所未遑也暨文帝既平一寰宇稍賁旌帛于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又觀釋奠之禮自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尊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所致諸經義疏搢紳咸宗師之既而驕奢極欲務黷邊疆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于亡傳曰學者將植不

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

隋志曰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強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

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
亂五湖之爭徑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
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
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
雅誥奥義雖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
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
國左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易則鄭
康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
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

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
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
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
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暴之蕭諸
康續必學備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
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內擢第
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
必委弃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
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于

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鄙俗
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
宮群英自遠是俗易風移必係上之所好非夫
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頽俗矣

唐代學校

唐始受命。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有太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亦置學。凡三等。上州縣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爲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爲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亦甚緐矣。太宗櫛風沐雨。銳情經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既即位。于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每聽朝罷。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昃夜艾不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制大學四門律書筭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佐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之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師。而文治勃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遣子弟入學。凡八十餘人。修秩方屆。肩摩武接。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讐五正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褒嘉列饗于孔子廟庭。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共然。高宗龍朔二年。復置國子監二館六學生徒于東都。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學成者。長吏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明年以肄學業簡

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玄宗即位。重儒學。詔群臣及州府縣舉通經事。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侍讀入勸講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歲老。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陸堅頗以爲多費。欲奏罷之。張說曰。古帝王于無事時。往往縱意于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爲益者大。爲廢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時詔天下州縣里各立一學。置擇師資。教授焉。又

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群書以故經籍大
備又稱開元爲至二十九載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
列亦日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
第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
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祿山之亂兩京所藏一焉
炎埃于是闕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請貞觀開元
事歲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
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須率戎車屬
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蕭昕時

爲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猶敎本帝悟其言詔辭臣
著籍子朝及神策六軍子弟肄業者廳補生員二月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
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旣貫顯乃學
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
敢與之抗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
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
者領之不聽蓋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
中雖置西都監生而館無定員至憲宗元和二年始

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老佛盛行儒道
渝末濫竽儒紳者顧相助波頹異其幻惟昌黎韓愈
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嚮然引繩爭四海之
惑屢蹈而復振焉大抵當時上之好尚與下之肄習
類多竄駁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
而崇元亦有學文宣有祠矣而依元亦有祠嗣至元
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藝者篤
于詞章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
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迨文宗定五

經鐫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亦寥寥一二可紀該李
觀所謂德宇將摧敎源將乾者也
舒元輿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
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頡故唐堯知
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二禮敎胄子誦歎文德
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將其孟也則
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
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廟

不敢綫祖述之憲章之發于鄒魯張于洙泗上庠黌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從有人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奸臣賊子紛解日周公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蹙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于天下矣漢初稍息干戈復濬其源而蓋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繼將戰爭之後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于漢氏及闕儒官立索

王綱既壞官命卑徒崇虛館字固亦不下漢氏然自綠出幽陵軍旅之事郊廟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漢瀟然被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太學且猶衰殘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群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絃字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褻也

宋代學校　元附

宋朝凡學皆隷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爲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隷州公據試補外舍齋長諭月書其行藝于籍行謂率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爲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等

以俟省試元豐間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無常崇寧建辟雍于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于是州郡貢之辟雍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初國子監因周舊制頗增學舍以應落吞孫隷學受業仁宗時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即位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校重本實于是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

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黜病聲律以拘牽之則吾豪
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
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凡懿德敏行何以見
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
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與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
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
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
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敎授員不足取于鄉里
宿學有道業者縣是州郡率詔與學而士有所勸矣

初立四門學自入品至庶人子弟充學生歲一試補
未幾旋廢時太學之法寬簡而上之人必求天下賢
士使專敎導規矩之事安定胡瑗設敎蘇湖間有司
言瑗湖州學諸所為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
令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瑗既至請擇其徒之
已任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敎如湖學加焉而四方
士雲集齋舍不能容幷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首
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圖歌詩奏
琴瑟而弦誦之聲徹于中外其弟子雖散居四方隨

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
其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
也方洛學未興而王叔詣大學就瑗學瑗得其顏子
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敎事卓然有得于古
守約達才之敎者如此神宗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
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意欲以差次升
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
遂罷以此取士罷庶科舉四年命諸州置學官給田
十頃賜士初置小學敎授特程顥為監察御史裏行

為帝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當是時言道
學者程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而發明光大
之會歸于六經顥中和其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
為洛學古學府然物與傳敦世而關中張載說然于
古知禮並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
太並盛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神宗于顥為甚
信用會王安石柄國欲以其說易天下尼不行至徽
宗政和間宰相因事究敝嚴元祐學術之禁學官林
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傳士弟子師稍及休兵節

用卽偃禁衛雖引用尙書剸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擯排之用與大獄已而徽宗崇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于御註道德經註中出論題范致虛亦乞用聖濟經出題宣和元年常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以爲第一三年詔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課試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擧取士崇寧以來士子各狥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尙詞賦則誚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群論紛紛欽宗時復有言新經字說亦可采用者諫議大夫兼祭酒楊時言

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社稷乞奪安石配饗使邪說不能爲學者惑時諸生習用王學聞時之言群起而詆譽之此可謂習邪說而不知正學者矣建炎初部郎駐蹕所置國子監迨和議定而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寧宗慶元嘉定中始兩行混補而朱侍講熹著議言古學校選擧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今學校所敎旣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甚則所爲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擧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常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晻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敎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尙猶以程式文

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敎先于致知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當而不苟相混也况今樂亡禮缺二載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須合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至于諸史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

之變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爲皆
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
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
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
諸經各立家法主經義而討論諸先儒之說附焉以
易書詩爲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
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
至諸史時務附焉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

處者達可爲世用者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
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
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
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
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皇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
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
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
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遊太學者端爲道
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

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旣無求
于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
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
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
其嗜利苟得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敎人之本
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
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
敎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
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

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
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
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
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
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
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
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
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
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加義理之

教而不但為科舉之學矣然獨其私議云僞議者
止議者譏之自崇紹至熙豐故黨禁以禍宋而天下
賢士大夫尊用程氏之學猶若教授循習承傳不為
誨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焞道成德
尊為當世表儀人士咸師尊之為左司諫陳公輔忌
惡上書言太學宜以孔孟為師中辦為至廣發言行
相稱可濟時用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
為大言曰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斬死不傳而傳之頤狂言怪語淫說鄙辭曰此伊川

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
談而長浮偽乞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為下詔申禁時
尹焞方以處士為召為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勅教遣
既就道聞之留不進懇辭曰學程氏者欺也生事之
十二年從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盡經筵所教得不
遵其師說使今所學則欺君父也遂留不進于是侍
讀胡安國力疏言君父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
庸非有深高難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

義可想而得也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
明之而後知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腐
孟之言資口耳取世資做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
師孔孟躋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頤學是猶欲入室而
不繇戶也自嘉祐來頤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
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為王安石蔡京等曲
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加封爵者
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用錄頒六篇使邪說不
得作于是公輔等交章詆其學術所徧逸黜去而

道學之禁始于此初秦檜本從游酢為程學靖康中
京師失守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柄國姦露為
士論所不與衞之欲反是以自伏右正言何若阿檜
意言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官
加禁絕檜從中禁為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清
議矯激徒為名高心惡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
毋得以頤安石之說取士而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
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
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

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以謂已所獨能、是獨、
假其名以濟其僞耳、顧詔中外痛革、于聽納除授間、
竊其人勿用、庶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
實宗社無疆之福、會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
對、侍郎林栗與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
學術、徒竊程顥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
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百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
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羅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
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闔命遷延、坐索高價、
門徒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
、濟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耶、孫熹既除郎官、于
臣合有稅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
事君無禮之戒、帝謂栗言過當、相周必大、日熹上殿
、日足疾猶未瘳、勉強登對、非有傲睨、帝然之、而太常
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
者、而襲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
一熹未甚害、第恐游辭一倡、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
所不有、陛下省察、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

文閣奉祠去、追韓侂冑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拒已也、
、獄甘心而未有名、奸人達之、言此黨以道學目之、何
罪、獨名之僞學、可立盡、于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
乞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類增毀、
、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紘者、故常詣熹
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有加、大不
悅、曰是不近人情、有流綴祖者、少常掠熹語、著說以
自售、至是共誣詆熹、以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
、妖、贊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詔熹落職罷
元定道州、後禁稍弛、範復言自御札存救偏建中之
說、是子承奉者取僞黨次爲罷用、建中靖國之專事
爲承、堂蔡京使丁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熙寧任伯
雨之言、以爲證、務挽之、俾不通、于是顧以元祐黨人
爲賢、而藉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將選人余嘉至上
書請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于地、曰朱
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獨爲有人心身
、耳、蓋侂冑僞學之禁大設而非久、誅死、其黨其獲罪
、至、理宗崇尚正學、追祀諸儒道術大明、後淳祐中部

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謂不
報而武學京學宗學諸生皆上書論列時范鍾領相
事與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
明日遂行與籌盡削其籍已而士論翕紛帝日學校
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
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其一線之脈後寶祐四
年丁大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
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其姦大全怒因取旨削
六人籍編管州郡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出國

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勿妄議國政時號
為六君子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力勝遂以術籠
絡之于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
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
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桃畜之則視曩之忠直又大不
侔矣豈下之志趨繫上勵率乎蓋者勵之以明道正
誼之學故下亦以明道正誼自勵似道誘之以賄利
競勢之資故下亦以嗜利趨勢自媒固勢之必然無
足怪者雖然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
恩謂何而橫議干政抗直沽名已非運世所宜况乃
操持不固終以利見奪則豈不羞賢序職衣冠之甚
哉是宋之太學又不得與漢之鉤黨同日而語也矣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命侍臣子弟十
八人入學按此元置學之始也世祖二十四年設國
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
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又史院兩國官兼領上議曰
成周國學之制略見于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于
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

興太學至後漢為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
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寖至
于紹興國學愈廢罷名三學而國學非其國子矣夫
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
月書季考又甚于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
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投牒
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
既廢而國學定制課有與學教冑子之意倘得如唐
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為問難以盡其

義至于當時之要務則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脣腐舌弊止于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為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于四書髫齔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

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達也于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以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爲詬病國學而化成于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如何能以病于世哉

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于是者守令舉之臺憲考

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是年司農司上諸路所設學校凡二萬一千三百餘仁宗時集賢修撰虞集爲考官謂同僚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不必先有定意若先有定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同列服其言故所取多得人焉泰定帝三年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集與前法畧同而防閑少加嚴密焉

明代學校

明太祖未即位時即建國子監興學二年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今朕統一天下復古帝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俸講聖道使日漸化于先王之舊八年春詔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觀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

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從人務學而興者于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賜食遣之而翰林院修撰趙俶嘗為郡學官已復命舊將司精考館學官不稱者送部則調蓋重郡縣學如此方帝創業初即行所至往往先謁學謁先師已乃視事已念國學地隘區不稱登雞鳴山見其下地平曠去京朝益近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于學昆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與一代學也命工部集百工構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帝數臨視為位置規畫明年成帝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御彝倫堂詔祭酒顧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古聖哲不僞名而德行實孔子生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于中正故為萬世師卿等佐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為教弼天下于道復尚書大禹謨洪範視反覆開諭賜侍臣宴竟日而罷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為祭酒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命曹國公李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助繩糾訥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義並至恒寢食

堂廡不休沐私第諄切訓誨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觀又常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亦常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日熟未對曰未也帝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蓋時帝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備如此一傳建文代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芟愈出則三十載鍚極之功七十載建極之化猶歟盛哉

永樂初諭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
皆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輯等
其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
翼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于是遴朝臣及郡
縣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廣等
總其事書成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序
申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部國子監及天下
府州縣學勅書心講究務臻文于是進宋儒胡安國
蔡沈眞德秀從祀禁祀孔子于釋老宮會鄱陽儒士

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自是帝覽之怒曰
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
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至正
統中兩京祭酒皆得人北爲李文忠時勉南爲陳祭
酒敬宗于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恥抑奔競
別賢否爲勸懲且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
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太師英
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諭國子監聽講既
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

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諸
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
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學成德皆宗
之政肅于朝廷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漫滋不
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
按察司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做國子監所
定科條畫所爲申督者而遣成化中勅提學各分督
所屬官箝錄諸儒凡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
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節

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有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
上等毋得應貢衆欲務士于本實而例廩生考職者
俱追廩爲民父兄咸憚惕不務子弟于學提學御史
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先是景泰元年以邊圉事
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一千人止其
上選事與歲貢同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
地孟子切切于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蠹其心也近
因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濫今又行此令將使
天下以貲爲賢士風日趨于卑陋安望有資于治理

哉憲宗曰祖宗以來設太學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
者不得濫進今宥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
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才賦所出其途
孔多學校豈出發穀之所職禮部議是其勿許嘗是
時陳棨懋公遂皆南畿學言稱古昔勤必臨則先須
冠昏器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
于躬行以變塞浮習所選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宮
端默危坐以俟之已徐行紛親周旋磬折叛皆豆登
洋洋栗栗也比入夜齋宿燈燭如白晝唔咿之聲鏘

然還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擧士競奮前後三年章
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筆之威即與皂不施也
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于四書五經及通
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乎化畏信如神明既去
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
背時督學使者之冠蓋身先之也弘治初監規稍弛
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企事章懋南祭酒以編修
羅欽順爲司業皆宿儒舜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
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貲鐸盡籍于官均

贍僚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瀕監蓋
市地闢其邪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
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
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自首餘經史付度外
故學專而業益陋而郡縣學列官闕冗未論即勤恪
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之文蓋程朱沒至是且數
百年矣諸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咕嗶循誦者非心
到自得徒竊于空言而已于是新會陳獻章始復追
溯程門主靜與欲之辨而悅有得焉以自然爲宗以

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爲訣要其
徒尚書湛若水甚禮部爲舉首人翰林爲編修官成
均爲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庚釋之受學者至數百千
人論者頗告其質行時王守仁講龜山實始悟知行
合一深會于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誠意特傳之旨日
弘廉簡易眞切高明奉秦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向
往至數千百人于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陳而
風俗一變至嘉靖初數垂意于興學明禮之務製敬
一箴注宋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天下府州縣學

風士盡先天下以聖學如此時用大學士張璁議部
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不勝任者更調罷斥
盡斷有存者又詔禮部沙汰天下生員不許附學避
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
探討歸于古雅爲作人取士之隆云始祖宗時重國
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類望者以
充諸體陛遷陟于他司從等所博士學正錄學博行
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內臺當是時國
學生非強學登科必須歷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

歷事叙選而任官其後進士科日益重庠人下齒矣
貢後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監遂歲至監者皆寥
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頹願就教爲祿仕謀蓋天下
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異時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
納馬入監之例啓而國學愈消初例開特提學憲臣
試文理通者而後聽後彌奬濫而虎闈重遂皆不若
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又初制特重督學使者之
選兩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類皆齊內名
宿後督學官稍輕柄其任者未盡卓行實學取士必

如異時始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道
科目法行選授舉人之登副榜者凡推選坊局纂修
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
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于陛匿無等故廷臣薦士
以起家學官爲羞就後久列笑師儒之職益輕會試
副榜者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
心焉因取充位精力既衰學術紕繆無能爲諸生先
于是奔走有司結婣富豪凡月考課及上下三等第
率以背不復問行能蓋冗濫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

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獨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
缺然始祖宗朝以經術作人俾研討義理簡默身心
爲文一主典實諸剽竊老莊及纖奇詭異者擯不錄
于是文治漸開自弘治迄嘉靖初最盛其後學棄所
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即戾經畔義者皆徼倖又
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以爲取是行文而止
于微義與辭固無從探解爲也于是窮年畢力獨取
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諭即異時所
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裁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

擬題搆文已然者輒效輾轉摹擬習盍靡濫而少俊者多得儁用猖狂自恣甚至淫誇酣歌伍俳優不恥彼其以國家設科取士直爲祿利資旦夕效高第取右職試官異時業棄如弁髦仰從昔受學師升洗稍異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他進暇問哉萬曆初輔臣自際詔申勅國家用經術造士爲實學禁勦書院標門戸聚黨爲空談直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勅選茂貢士若附學生勅擬遴以充然謬悠日久未易卒返夫正學正其心也正其

行也修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要術衞道之嘉謨也則凡有教士之任者不專責記誦而導之以潤身不專試詞章而衡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進業爲選一切高妙之說舛雜撫而聚語之第令于聖經賢傳字繹句解沉潛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奚患人才不古若哉

豫章　朱□　輯著
朱□　子美原訂

律呂篇

周漢律呂　魏晉南北朝附

昔者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月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故以分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至黃帝之時又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嶰谷之竹生而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其時至治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矣唐虞夏商因之代有音律至于周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則后稷之所經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戊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此所謂七律也故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其于兵械尤所重焉迨於周公建官乃命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量尼和樂亦如之至其分樂而序也冬至圜丘則圜
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六變而天神
降夏至方丘則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
爲羽八變而地祇出宗廟之中則黃鍾爲宮大呂爲
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九變而人鬼禮是何所用之
不同而迭變耶蓋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祠神人
鄉人氣汲入祭因道取類統協太和三才可坐而理
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拔著天宮取相紱交道也地宮
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日圜變

林鍾自函乾爲閏坤含弘也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
當也天宮中森之管地宮中央之管人宮中冬之管
本中聲也圜鍾於大辰直天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
因焉函鍾生於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
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於虛危有宗廟象又萬
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
律數六卽陰得酉沖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
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卽陰得丑
沖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

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簫韶之樂九
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
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亦羽水收宮又羽始終
水也水爲天根是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
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富
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
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于土隨
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
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

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
則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
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
三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
抱陽魂升鬼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
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饗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
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寅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
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
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麗乎土爲四象四象

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
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木音丑有
木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革
於宮五人鬼宜可禮矣後返撥王將鑄無射問律於
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
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
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天地之合黃中之色也
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
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

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
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
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
揚沈伏而出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
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
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均
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均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
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甚其致謹
於律如此漢與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武帝正樂置
協律之官而司馬遷作律書義始著明其說曰律者
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成熟萬物者也而黃鍾爲
律元黃鍾之宮其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
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
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
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
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于宮窮於角數始

於工成於三終於十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
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然其始不言律而
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儀及言兵之儀而於漢
之文帝尤加詳焉蓋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
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
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
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
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
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

是繁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六十律相生之法以竹聲不可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似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淸濁之節蓋陽以員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淸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皆參天兩地員蓋方覆六偶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

其數至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爲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爲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爲上生太蔟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蓋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淸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然音聲精微綜之者鮮會房制而從元始中王莽秉政欲

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其言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于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于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

地之道曰剛與柔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承之仁而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蔟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蔟寅爲人正三正三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未易

曰東北喪朋廼終有慶答應之道也及黃鍾爲宮則
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
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
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
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如法爲一寸則黃鍾之長也
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
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
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
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

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
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
八爲伍其法皆銅職在大樂太常掌之不特此也夫
推律生曆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
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數者一十百千
萬也所以算數事物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於一而
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

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者一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
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
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
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
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
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皆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
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

石而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
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是爲五
則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此所以
爲萬事根本歟東漢元和元年殷形言官無曉六十
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宣宣通
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太史丞弘試十二律
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
莫能爲準施弦候部莫知復見熹平六年召典律者
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

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惟太搉常數及候氣而已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為案毎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鍾其

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謬也至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則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加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入律而後成法四方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定也因宮究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定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究疏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為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譏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毎公會作樂勗自以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服咸之妙復徵咸歸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

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合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則建日冬至之聲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

實為變徵五音七聲於斯和備其次用準律皆依次類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亦以次從敎孝聲徵氣辨識時序萬類所宜各順其節是時武帝既素善鍾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立為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二曰青陽通太簇三曰朱明通仲呂四曰白藏通夷則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以寫通聲考古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

八音據以七聲莫不和韻後魏孝明帝[illegible]有陳仲儒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其言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律類皆小濁至於清濁相宜諸餘樂器皆從應合鍾調和聲氣取聲之本清濁難會亦須有次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誌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

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求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二絃復應九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則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錯採眾聲以文飾之自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而張光等既未識其器又實能施絃也且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

尋奇貴時以為書齋寶貴尾而止也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隋唐律呂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白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

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宮聲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旨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幷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六音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合于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

四調百四十律變化終於十二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嘆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正不爲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

律漢七始之文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
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
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
告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
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黃鍾乃以林鍾爲調首失君
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爲變徵乖相生之道今
請雅樂以黃鍾爲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爲變
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
何妥雖已宿儒不逹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

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恐是直言其
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
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惟取黃鍾之正宮兼
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
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七調之調曰近代書
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則三調之聲
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
究音律賓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
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懸八用
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
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
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
易見乃請長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
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
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
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於普明等以候
節氣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
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

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
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
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
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日異也今
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
甚也弘不能對令爽等草定其法爽因稽諸故實以
著于篇名曰律譜是時鄭譯牛弘辛彥之何妥蔡子
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樂相與譔定依京房六十律
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

爲七音音爲一調凡十二律爲八十四調其說甚詳
而終隋之世所用者黃鍾一宮五夏二舞登歌房中
等十四調而已豈易言哉唐興武德九年祖孝孫等
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鍾設而不擊
謂之啞鍾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高
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鍾皆用
孝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
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徵因變宮爲淸宮七音起黃
鍾終南呂迭爲綱紀唐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

節以鍾鼓樂既成奏之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謂
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製帝以爲然乃
悉取太常諸樂器入於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
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下迄唐以歷晉漢皆
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鍾不問聲律
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
僅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
於是泯滅周顯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
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

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
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以宣其聲長九尺
張絃各如黃鍾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
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而變調歌奏
之曲由之以出其說曰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
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
數也是以黃帝得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
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
之道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

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
著之於歌頌將以奉神理人厚風俗而佚教化宗周
以上胥出斯道出也意言似精矣然不再傳而律迷
過於高何耶由是言之樂有所謂本中聲者樂之本
亦有所謂末器者樂之末也秉本以正末若挈裘擷
領之易也就末以濟本猶治絲而紛之也先王之作
樂豈徒事其干戚羽旄鐘磬管籥綴兆疾徐以爲世
俗觀美哉探天地之至賾取陰陽之妙美得所謂中
聲者黃鍾之宮也揚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說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鄭
鍾信乎其爲樂本也黃鍾以一而生三以三而生九
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皆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
生也揚雄之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
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其書之
辭則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乎無不在其中是
則元之文言極於天深入黃泉大也包畛藏也入歲
艮由求黃鍾之法而創爲方州部家也夫得黃鍾之
法猶足以革元又況以是而制作烏不足以考中聲

哉黃帝之雲門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堯之咸池
舜之簫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成王之大
勺樂名雖異其中聲之和未始不本於黃鍾也是以
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地祇昇搏拊球石
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鳳來翔此德音之音雅
樂之情也三代而下號爲博識之士相與論撰定次
多矣由漢以來則有京房之六十律由唐以來則有
祖孝孫之八十四調因而轉相傳述又從而損益高
下之其間通意決著眉睫之論無所考者類皆濛纏
任傳徒紛紜爲此贅疣也彼烏知所謂中聲哉古語
有曰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吾知始爲此言故也夫欲
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
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之中聲求之也

宋代律呂

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
隆初用王朴樂藝祖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竇儼考
正時判太常寺和峴取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校
朴所定尺短四分則聲樂之高蓋出於此乃令依古
法改造新尺并黃鍾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聲果下
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
律亦相符合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暢景
祐初天下久平仁宗垂意於禮樂之事而判太常燕

肅言樂金石不調願考修乃命宋祁李照同肅等典
其事照以爲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部
樂高二律夫樂兩高五律若二律也是猶冬興夏令
春召秋氣也安肯得和哉五代樂壞久而朴以其意
創做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以短促其編鍾鎛鍾無
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又銅錫不精聲韻失度大
段小弊非器也臣請依神瞽律法鑄編鍾一虡樂可
當和詔於錫慶院鑄之照復請下潞州求上黨羊頭
山秬黍以定尺容下懷州取河內葭莩灰以候氣從

之鍾成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於太常
樂四律於是以十二管之法鑄銅爲龠合升斗以爲
量率六百三十黍爲龠爲黃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
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已又以鍾鎛之容差大更
增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命曰樂斗時照以
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鍾磬纔中太簇樂與
器自相矛盾皇祐二年復置局於祕閣詳定而胡瑗
阮逸房庶皆嘗召預議而議者安所習爲至嘗競用
相非瑗之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

黍之廣積方九寸此度之所起也重十有二銖此權
衡之所起也度量權衡既皆出於黃鍾之龠則黃鍾
之龠圍徑容受四者之法皆相參而實可得也今驗
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則
圍中容九分九分者九方分也世儒執守孤法不能
貫知權量之法因誤圍九分者空圍圍長九分耳以
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
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有十分半如此
則黃鍾之聲無從正權量之法無從生周之嘉量灌

之銅斛皆不合矣蓋始以九分爲九方破徑三分之
說而所定律一取之秬黍又不知變律之法見仲呂
反生不及黃鍾之數乃損增林鍾以下諸律圍徑以
就黃鍾清聲而十二律之聲皆不當其位反不如和
峴舊樂之爲條理也於是阮逸等言新樂所造鍾磬
本爲元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而臣所執周禮嘉
量聲中黃鍾之說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
用竊考隋書志有云今漢志黍尺或不容千二百黍
則於長九寸不合見隋志所云歷代樂與符合者鮮

矣臣所爲獨執嘉量爲本者以其方寸深尺則度可
見也其容一龠則量可見也其重鈞則衡可見也聲
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律度量衡合則於制皆中
聲其合也必矣故漢蔡邕深解音樂獨傳銅龠以積
成嘉量於古今爲允而熙等用上黨秬黍大者累尺
小者實龠已自戾於本法用以再累成尺與元初所
製又復互異學士丁度等詳定言漢志審度之法歷
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
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

理難均一古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有詔命諸家各
作鍾律以獻而論互異時房庶自言嘗得古本漢書
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
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
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
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分其法
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
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衆莫之

信而秘閣范鎮獨是之乃爲言曰照以縱黍累尺管
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
千二百而容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
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鍾之長就
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
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
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龠律徑三
分圍九分長十九分龠徑九分長一寸尺起黃鍾之
長加十分而律千二百黍帝召輔臣觀庶所造律尺

龠又令瑗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為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其數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以宮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加言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是時阮逸制樂有定議乃補瑗試校書郎

遷之范鎮又上言曰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

治平類纂

得而和氣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請以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空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象黃鍾之圓制與方制孰是龠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庣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尺存東云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

[illegible]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孰是是不[illegible]是然後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illegible]以求其黍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鍾磬量與權衡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是時鎮說自謂得古法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禮漢斛為據光謂鬴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為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

治平類纂

鍾律之論往反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劉恕論之鎮得蜀人房庶言謂制律之法必以千二百黍實黃鍾九十之管九十分其管之長一寸為一分其度由是起也光則據漢書及本志度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本無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其意謂律之法必以一黍之廣定為一分九十分則得黃鍾之長是律由度起也書云同律度量衡先言律而後及度量衡是度起於律信矣然則鎮之說是而光之說非也

然庶之論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則非必如其說則是律非起于黍而起于量也。光之說雖非先王作樂之本而後之爲律者不先定其分寸亦無以起律。又其法本之漢志之文則光之說亦不得謂其非是也光與争論往復前後三十年不決大槩言以律起度以度起律之不同鎮深闢光以度起律之說不知後世舍去度數安得如古聖人默符聲氣之驗自然而成律也哉且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

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買是後宜取其適于用而無害於事。固不必盡爲世。至律則盡之絲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爲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爲尤難是以古人必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鐘編磬鎛鐘特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今卿以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叶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欲

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絫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絫黍之法漢制特以校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焉耳未嘗專言絫黍以爲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隋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而方假假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器之藏於荒丘古基之中而自以爲得之蓋亦疎矣竊以爲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後可以語

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絫黍或專求之於周隋漢斛鐵尺之屬何異刻舟而求劍哉元豐時楊傑言大樂七失并上十二均圖其論以爲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爲用協本均則樂和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同之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

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
無變聲，均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
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
著於圖。因召范鎭、劉几參定。几條所奏，下舊樂三律，
范鎭以爲聲雜鄭、衞，且律有四聲、六毫之差，太簇爲
黃鍾宮，商易位，欲求眞黍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
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徽宗崇寧三年，正
月，方士魏漢津言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
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

三寸謂之物，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
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
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
定，餘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
權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大聲，有少聲。大者清
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
宜用帝三指爲法，先鑄九鼎，爲鐘均，裁管爲一代
樂。從之。劉昞主樂事，建白大少不合儒書，請罷大少
議，而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聲，奏之，因請
帝指時止用中指，不用徑圍爲容盛之法，遂爲正聲
之律十二，中聲之律十二，清聲之律四，凡二十有八，
蓋以十二律統一歲，一律統一月，一月之律六，宮六，
商六，角六，徵六，羽六，大少各居其三，總十二律，宮、商、角、
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
有與變則參酌歲氣運，請以調之，此謂歲會氣之平
也。而禮部員外郎陳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上所
撰樂書二百卷，其說曰：本乎乾者爲六律，本乎坤
者爲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爲同位，所以象夫婦；

六同右轉而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隔八而生，所以
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五聲，不過乎五；
播之以八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此要之土
歸中聲而已。太樂旋宮之制，與易蓍卦六爻，成數者
相爲表裏。蓍卦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
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而尤以
之用柳。又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則知陰陽之律分而
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
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

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統
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
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祇以函鍾爲首、禮人鬼
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
而運、爲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
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
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世以先儒十有二律
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
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政和末蔡京引

說宗堯、爲太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大少之說、時
京子攸提舉太晟府、又奏田爲爲典樂、宗堯憤之、令
樂工斷黃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諭爲曰此大少律、
也、爲信之以白攸、攸因執爲是、遂不用劉炳中聲八
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八寸、曰
大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黃鍾律云、是
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派聖傳、義理精究、周悖顧
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
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

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感施
至治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
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
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曰、律者自然
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生皆
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
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
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

絲而商弦絕、水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感、今人
求古樂太深、始以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
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學、可以窮本知變、達
樂之要者矣、高宗南渡、時胡銓著審律論、曰太樂淺
量衡古也、淵源於馬遷、濫觴於班固、劉昭、揚其流、蓋
康京房、錢樂之之徒、沿其流而揚其波、遂者曰黃
鍾之實八十一、以爲宮五、以九爲法、實如法得長米
寸、則黃鍾爲九寸矣、又曰丑二寅八卯十六辰米寸
四、夫丑與卯陰律也、寅與辰陽律也、生於律者皆二○

所謂下生者倍其實生陽律者皆四所謂上生者四其實遷之言才數百可謂簡矣而後之言律者祖焉是不亦淵源于馬遷乎固之言黃鍾之實八百一十分蓋遷意也然以林鍾之實五百四十而乃以為六百四十林鍾太蔟之實以其長自乘則聲雖有小同於黃鍾之宮耳然則魏晉王樸律而與黃鍾商徵不合其失兆此矣夫自子一分終於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蓋遷術也然其言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而不言夫所謂濁倍之變夫蕤賓之比於大呂

則蕤賓清而大呂濁今又損二分之一以生大呂則大呂之聲乃清於蕤賓是不知夫倍大呂之濁然則蕭衍之論至於夾鍾而裁長三寸七分其失兆矣是不亦濫觴於班固乎遷固之言靈則詳矣然蕤賓為上生大呂而大呂乃下生夷則何也蓋聽之說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今以蕤賓為上生大呂則是陽生陰乃上生也以大呂為下生夷則是陰生陽乃下生也其說亦由夫不知大呂有濁倍之變則其視遷固去本遠矣是不亦禍其流於劉昭乎若夫

孟康京房錢樂之之徒則又大不然夫班固以八十一分為黃鍾之實起十二律之周徑度其長以容其實初未嘗有徑三圍九之說也康之徒惑于八十一分之實以一寸為九十分而不察方圓之異於是有徑三圍九之論與焉由律生呂數十有二止矣京氏演為六十錢樂之廣為三百六十始於包育而終於安運然而黃鍾進於壯進自有五十則三分損一焉以下生由依行進於億兆二百有九則二分益一焉以上生惟安運為終而不生其言與黃帝之法大相

牴牾自遷固而下至是雜然莫適為主是不亦汩其泥而揚其波乎嗚呼律也者固以實為本而法為末陛下修其實於上而有司方定其法於下以協天地中和之聲則夫數子者其說有可考焉臣敢輕議哉淳熙中建陽蔡元定於樂律有究辨著書二卷曰律呂新書其說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是聲氣之元也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截竹為管吹之聲和候之氣

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以三分損益歷十二辰而十二律由是生焉六陽辰皆下生六陰辰皆上生其上生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生陰數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鍾南呂應鍾其三呂在陰則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倍其數方與十二月之氣應陰不當陽自然之理也而黃鍾之

數九九八十一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而數不可行故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而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而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古謂之和繆故變聲非正不爲調夫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者也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

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故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而不役於他律者也其十二律則旋相爲宮各具有七聲合之爲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聲各十二凡六十聲爲正調其變宮變徵二十四聲不爲調故六十調一十二律也十二律一黃鍾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二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故日辰之數由

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成二者不同而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樂有六律有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陰陽對待理數之自然豈願強哉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而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故也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如雷霆細至蠛蠓無非聲也易備之矣樂則有十二律六十調實惟爲黃鍾之一聲其聲中聲其氣中氣其在

以刑審起哀樂未發之中已發而中節者也故樂者
聖人所以贊化育之道也其大都本太史公鐘
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之言以黃
鍾爲聲氣之元班固所謂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天地
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者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
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
不應至今欲求聲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多截竹
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
一分以爲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

如黃鍾之法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
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
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可從而定也朱文公
蓋稱其書以爲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覽者可見
之行也蓋從文公者訂禮書定鐘律詩樂樂舞
等篇而鐘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其說之精要處
矣其論有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
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
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

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陽故不可用上而
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因其數
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
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
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
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
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
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
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

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
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
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
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
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
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
律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
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中而中少
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巳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

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
外之外出之于而不可為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
之難不在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
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
正則十一律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
宮聲之妙而無以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
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
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
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然書雖具備而卒托之空

明代律呂

明代以土德王聲尚宮初制樂時冷謙議用四清聲
後樂編纂皆為十六成古代完聚成化中丘學士
濬言樂無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
度其腔調擬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
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循依法之所依擬尋古調
之所弁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
以石必俗器之調而後古器合作於一堂之上而有
和應之美不徒備樂者之心而且諧聽者之耳然後

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鼎[illegible]
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最細而輕清
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
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
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illegible]
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黃鍾
律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
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
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

晋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謂其不然，以爲樂律音調之承傳在中原，係古經而來，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廷相取之書，言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之平，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強而能者。今日黃鐘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唇乎，惟以宮爲清，則黃鐘之管九

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鐘三寸九分之說，爲學大謬矣。夫上古鐘律之調，備矣，而不求備也，故用通三鐘，十二律皆足，考繫者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每一架三十四枚之說，蓋通正聲子聲並舉之也，晉梁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如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濁之調，舍乎律不可，今日取聲不用半律，

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今乎今欲聽清商，雖師曠何自而擧之，謂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畢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細，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循之，況後學哉。曰然則十二律還相爲宮果何謂乎，曰此非六十調之謂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故曰旋相爲宮，言各律旋各自爲首也，如黃鐘爲主律，則必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

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後已，由是言之，十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十音而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雅俗樂流傳林世者，大抵宮調獨多，而商角次之，其徵羽二調幾亡者，亦此是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而實無所用也，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且以爲李氏之說，既不達聖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其論律呂樂職樂器

聲容之考證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並漏入無厭
中之音致遠以脣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與大晉
論曰夫人有性情則有歌詠有歌詠則有音樂有音
樂必有律呂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此
之謂也古之聖人本人聲清濁之感吹律以定其中
聲來以存其法鍾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正合而
奏之黃鍾作而林鍾應大呂作而夷則應所謂同聲
相應也故曰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入音諧夫
樂者中和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為

元律呂之始終要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謂
律本黃鍾是也漢志以黃鍾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
周徑其長九寸圍九分徑三分十二律雖有長短其
徑三圍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
亭無餘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
所謂本也何謂律度中聲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
傳所傳者器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
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黃鍾
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損陰以生陽

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
生陽律呂之義盡矣論樂者皆以黃鍾大呂為大聲
而不知大呂之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黃鍾同論故為
上下以成清濁期於中聲而止所謂度也如是而五
音可以辨矣聲出於脾謂之宮宮主喉出於肺謂之
商商主齒出於肝謂之角角主牙出於心謂之徵徵
主舌出於腎謂之羽羽主脣此五聲之內外象也辨
其大節即知其相生故必自宮而徵自徵而商自商
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此聲氣自然

之微非人力之毫不可強違也其正聲之外後有子
聲何也聲者以濁而清者也如黃鍾為聲元其管最
長諸聲俱不能越黃鍾之上故以順而從其音自諧
者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大呂為商夾鍾為角夷則
為羽則四聲俱濁而宮獨清雖有韻亦不成章必須
子聲湊合乃始成調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曰旋相為
宮何也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損
氣必反於舌本及齒而極於脣與舌中是七律旋轉
皆可以為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黃鍾發聲自喉或

自林鐘而及黃鐘，或自太簇而及黃鐘，或自黃鐘而及林鐘，其發聲之處，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為宮，非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旋宮之外，復有二變，何也。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低揚者，揚則宮徵俱清，然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要非十二律之外別制此二聲，無此二變，則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不成。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盡。左氏稱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蓋聲有二變，則

不可廢四清，非如後代以子聲為四清也。郤亦非深致遠，得蔡元定者矣。至算分釐毫，著書研律呂之學，於是作志樂，以為古今諸儒之論律呂何其紛紛耶。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以九寸為法者，班氏之說也。下生倍實，上生四實，皆三其法而皆不專以九寸者，為遷氏之說也。得相生之法，以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黃鐘，終仲呂，而為十二律，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為六十律，蓋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說也。建蕤賓重上生之議，至大呂夾鐘仲呂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鄭康成之說也。隔七為上生，隔八為下生，至仲呂則孤而不偶，蕤賓則踰次無準者，劉向氏之說也。演京氏之餘而伸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各以次從者，朱錢樂之之說也。斥京氏而以新舊法分參之者，何承天沈約之說也。諸家之論角立蜂起，班氏較為精密，要皆揣測乎影響之際，勞論乎簡冊之間已矣。故馬遷知律生聲，鐘生律而律經聲緯之道，蔑諸十月九之明示，則未

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闡八百一十分之積，而旋宮環轉乘除見圖之圖，則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聲，而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之互見，則未之及焉。惜氏之樂，蜀秦黃鍾王朴之樂不考金石，以至荀勗與阮咸互相詆也，何妥與鄭譯交相譏也，范鎮與劉幾迭相誹也，即溫公之於蜀公，考亭之於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樂，歌工病其太濁，私減銅劑，聲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楊傑定元豐之樂，欲毀舊鐘而不得，乃陳其已敝者。

爲樂工一夕易之而隸勿之知甄漢律定崇寧之樂制器不成劑量工人皆隨律調之大率非其本說而漢律亦勿之知又惡用是數數者爲也遂使近世輕於變古若莆田李文利氏獨有黃鍾三寸九分之說以太極陰陽五行從一生二從少及多故言黃鍾數少爲極淸以辨宮聲移濁之誤其所著律呂元聲二篇雖一時有驚爲天授者要本之呂氏春秋而長孫無忌劉恕亦嘗主之然黃鍾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皆從出其中如君之無不統如天之無不

覆也倘執合少以爲淸管此律一差大呂以下十一律皆無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變古也自李氏辨異同之議又有作樂律管見者金谿黃積慶氏也有作律呂正聲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彷彿李氏而小有參差若吳中黃省曾則直著辨惑之其言本之漢書較有明據而楚中張九思測律創圖以爲質諸理而理合乃質河圖質洛書質大衍質於易質於曆質諸曆質諸數具不勝合質諸造化而造化合猶未敢自信復多創爲千百其法以求至當若大呂而下

自三寸以上至十八寸七分毫釐微忽如珠聯璧貫無不巧爲湊泊以求合合而爲宮商角徵羽一百二十調而經緯錯綜縱橫反覆無不合於圖書造化如必欲多爲聲調即割而爲京房之六十析而爲歐陽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爲錢樂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無難也天下理而已矣像東諸河圖洛書參諸用易質諸造化而後論樂即不中宜不遠今不必窮理而使區區或求之於古律或求之於古尺或求之古斛錀或求之古泉布而大要多稟承於河東之墨素

辭於千二百則易以大多於千二百則易以小此以黍爲方分彼以黍爲圓徑此以爲御生尺彼以爲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間一芒一蘆之際至聚訟以累歲窮年而猶猶不解是何爲此紛紛也余特謂一歸本於理即以之而試於絲試於竹而絲竹或不叶恐亦當稽絲竹以就理慎不當舍理而姑爲遷就以狥絲竹況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寧有執理持論實合造化而不可奏之於郊廟邦國者哉此亦超解創見矣獨其盡疑古法謂七音二變四淸聲之皆不足信然狠

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說以爲淮南之謬用管子而謂史之誤用淮南則毋亦好爲推異厭棄由而就珍錯之故與究而論之聖人因聲氣以制樂故天無所不通於人而占天者以氣人無所不通於天而格天者以聲聲氣之爲用易知也吁噫呻借聞於天而爲八音六律之制以寫之氤氳噏欲均屬乎物而爲密室緹縠之法以候之絲竹灰琯之爲用易知也古之聖人後天以徵聲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氣而得其應感若呼應若響用其顯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

以測樂之用神而聲氣爲微妙嘘亦釋矣語曰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弦絕冬至而麋角解月虛而魚腦減故草知藏莽紀日燕識社此以物候者也慶雲而占豐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聲氣喻若魚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感以時變筴非候葭莩琯之制取徵於顯託驗於必非有他謬巧也然琯承於氣自長自短聲出於琯自清自濁陽而於復故子月爲天統音尚其中故黃鍾爲君聲固亦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數數生律自然爲綱故足重

也而鄙生小儒務新聽見附會義理自司馬遷以來去古甚近皆云黃鍾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遠而李氏信呂覽浮漫之說執以爲三寸九分夫歷世以降請解非從沿襲未外循可無論至於子月猝併正由九寸之琯應時飛動未聞其乖因氣辨聲可爲左驗至於次第益之則高亢而不倫次第損之則纖伏而無聲李通之辨斯爲確矣大抵聲之應律如氣應琯空穴竅木風觸爲聲中於宮商莫知其然又況於八音之爲器哉凡制古樂未有不求盡合而不

能不合也但歌之而無淫哇奏之而無繁亂於以宣人風而平六氣不難矣論樂者幸無神說而深言之

附曆律總論

葉臺山曰天運可以儀表測也儀表立而度數準焉聲音可以器物寫也器物設而度數形焉故曆有實積有差數自加減以至章蔀紀元不爽分杪而法始密律有元本有正變有倍半以至徃復唱和不失忽微而調始和班固志律曆曰推曆生律而洛下閎布算又以律起曆夫以

曆生律是也而假氣則非蓋黃鍾始於一陽
氣無日不升豈待一氣漸變始衝穀素必無大
律蓋理應止一管假室後載武郎子午易位且
地有南北則濕燥不同然以日南之極景起黃
鍾而郎以日至之分杪歷期實則十二律之綱
位因可定也所謂天效以景非地效以聲也以
律配曆可也而以生曆則不可蓋黃鍾之入十
一黃鍾自爲數耳何關於曆今以九九乘之以
取日法又以九九歸之以復甲子天日齊數既
無等差晦朔弔步尤多錯綜然以黃鍾之子起
冬至陽唱陰和剛柔六虛則十二律之應節適
相符也所謂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也
以五聲乘十二律則爲京房之六十律取入卦
之變因而六之則爲錢樂之之三百六十律以
當期數京圖師焦氏而失者統四統五既無定
論隔八隔九未免乖次直卦而截去其四從取
成數之合損益而乘增其餘何分不盡之算錢
樂之則推演其術適加傾碎者也劉歆三統曆
以易象合春秋取數大衍而時出於占傳一行
大衍曆用通法相乘除强附於易而時雜於緯
劉蓋附經傳而失者月策取於爻蝕何關揲法
歲實得於測景何用周至陽九百六之說誕實
無憑氣至朔至之差吉凶安在若一行所增修
其術未免承訛者也蓋曆法疎於四分病在斗
分太強音律備於五調患在旋宮不足紫度不
合先天本漢儒之僞讖卦氣出於易緯豈孔氏
之彼言京劉輩不知律曆而竊取其數以成支
一行假稱知曆而竄入於易以眩衆總之於二
者無當耳至如楊子雲太玄準易以牽牛起冬
至周旋牽牛卽鑒度律曆相得之說也章會統
元與月蝕俱沒卽太初四分數也日乘六甲周
而復達斗分小爲一年大爲一元亦四分也一
辟三公九卿象三方九則皆一三九以治律呂
亦漢律曆志數也僞弄造化繫籍聖賢劉歆用
以覆說承天譏其謬妄所自來矣邪堯夫僞者
顧惑其說曰太玄知天地之心今觀堯夫以日

月星辰爲聲加水火土石爲音亦如八卦六十
四以十二與三十相參起元運會世氣盈朔虛
一章而畫亦祖四分身在堂上固不能辨堂下
之是非矣洪範昔言倣洛書而今云倣河圖者
蓋自北一之五行迄西九之福極經緯錯綜爲
數皆四十有九以是測律五聲之相生由中而
南始於宮終於角左旋一周以象河圖也六律
之相生自子而亥始黃鍾終林鍾右旋一周以
象洛書也以是占曆日爲太陽其數九居洛書

之正南四之爲三百六十有奇而日周爲月爲
太陰其數六居洛書之西北五之爲三十日而
月成爲河圖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爲
天之四象五十土爲衍之中數與諸家同也謂
範有五行無七行則律有五音無二變與諸家
異也氣朔交食取大衍而棄劉歆與諸家異也
異者互有是非同者並歸外錯何者曆與律非
山易範也同紀陰陽而已曆與律不相用也同
資度數而已今曆家名易差者盈縮遲疾之度

諸如步日躔步月離七政四時十二會宗焉而
其要乃在先知歲差長短之度歲差眞率本循
環消長長不及百年而差一度短不及六十年
而差一度消下極則反長長上極則反消猶冬
夏寒暑之承短相禪故名歲差今律家名未定
者損益進反之數諸如互相倒互相生五均七
始六十調宗焉而其要乃在先律黃鍾短長之
數蓋黃鍾本律實九九八十一分宮其爲宮則
用全當其爲徵商角羽則用半倍半爲七十八

分併吹口爲八十一分故伶倫吹管聲出三寸
九分之間名曰含少少者半聲也夫律家之法
濁之徐淸而必以蕤賓爲九寸最長則淸濁之
數與聲音之理一切相反也歲差定而後可言
盈縮遲疾日之盈縮由日躔最高最卑於今最
高適在鶉火故冬縮而夏盈也月之遲疾由月
離入交入轉行道南北曆分陰陽故陽疾而陰
遲也究之則日有盈縮月無遲疾月之本輪恒
有平行於白道內外循環出入外與列宿偕行

則疾內與列宿逆行則遲又推之則五星之行視月而遲於是有疾留伏逆其推步之術與月同理而已黃鍾定而後可言損益進反律之有損益也猶絲長大小為清濁高下而變律為辨與無窮也律之有進反也因陰陽逆順為環轉旋宮而出入周流與成文也究之則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數終於八三五八之用不可勝言損益固不定於三而進反亦不止於八又極之則十二律與其長圍皆可遞加遞減其相傳法數特宜用以為例而已今律曆二學廢壞已久必欲明時審聲無先於明理理者物之所由然也是不可虛揣不可空談要當於器數之中究極其元本之處夫是之謂明理理明而後可以御數數者物之所不得不然也是其多寡各有度損益各有故必先之校然畫一乃可令形然歸此夫是之謂御數御數而後可以制器器者曆所自成聲所自出也曆之器先立儀以致各有儀而無要於用今之儀象晷所

宜詳求之者也樂之器先立均入音各有均而無精於絲竹今之均法大致所宜創為之者也器成而後使明理御數之士各效其能以為曆則實測焉耳以為樂則和聲焉耳夫天行者曆之本也實測之法在悉去牽合之說而熟察夫往來遲速盈縮逆順之數人聲者樂之本也和聲之法在悉合律同之音而一衷於上抗下墜曲止累句之節而律曆之義明矣

叢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二

朱　健子强父原著
朱　徽子美父原訂

曆法篇

周漢曆法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至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于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曆而是歲己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迎日推策於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蔀于是時惠而辰從消十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為曆元是歲正月

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鷄始三號天日作時地日作昌人日作惠鳥獸萬物莫不惠和是為曆宗其後堯立羲和之官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帝舜承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嗣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用君術疾緩則反本大抵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振古如茲莫之有易也自魯文公閏月不告朔至後數百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左氏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經于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朔之月所謂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聖王之重閏以閏所以正時而作事厚生者也如閏不告朔棄時正矣至于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自為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豈不益謬哉漢興曆凡五改初襲

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厤然正朔服色未能覩其眞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爲元年于是詔卿遂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星度姓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

增損以造漢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閒治曆工十餘人唐都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于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先藉半日名陽曆先朔月生不藉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便議上上使校曆官淳于陵

渠覆校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實始行夏時也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疎密十一家盡六年壽王課最疎太初曆第一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書曰夫易春秋者

天時也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禮舉其中衆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與曆始日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于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于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

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
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
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
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而民之所受以生者也故日有六甲辰有
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
氣也為黃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為八十一為日
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
始易太極之首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月
每書王易三極之統也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
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
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
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為閏法
以參天九兩地十為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
為朔望之會是為會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
至是為章月以日法乘閏法是為統歲三統為元歲
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斗端之綱建實營室織女之
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日星紀五星起其初日

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
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天之道也三統合于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
合而迭為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
統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于子半地統受之于丑
初人統受之于寅初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于辰
人生自寅成于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
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為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
五行與三統相錯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
統五行于下而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故三辰之合
于三統也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五
星之合于五行也水合于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于
太白木合于歲星土合于填星故曆三辰五星相經
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
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
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于
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
四營成易為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引

而伸之五星會終觸數而長之該與日月會三會爲
與三統會三統而復于太極上元得一陽一陰各萬
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至後漢太初曆施行百餘年亦曆術後天朔乃或在
月晦永平中詔曆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
舊曆楊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
旣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
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然至熹平三
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曆食者十六于是差矣會稽

劉[illegible]洪以爲閏分歲闊者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
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
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
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
相號潛處相求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
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黃道于赤道宿度復
進有退方于前法轉爲精密爲是改曆者皆斟酌乾
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漢曆之凡五改也要
而論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

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
居以列宿終于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
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
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
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日之行則有
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謂日行北陸謂之
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
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
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

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
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
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
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
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統
之元以原之然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係于
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璿衡追日以察來
徵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
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

焉朔會望衝降于所交虧薄生焉日有脁朒星有合
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
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
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遲順逆晨夕生
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
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非朧求隱鉤深致遠無兩併潛
伏而不以其情者然後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
觀日月貞明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致思哉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傳用乾象減
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
為紀法一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群等言明所造
皆用洪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因改造景初曆
蓋二曆皆寫子模母終不離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
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以為陰陽之運隨
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閏
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正

曆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唯得一
食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十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
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大抵天行不息
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
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
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始失于毫末而
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
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
非為合以驗天者也今學者不循經傳日月之食以

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各據其學以推春秋何異覆
度已之跡而欲削鐻人足哉咸平中李修卜題依頭
論為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太
始參較乾度殊勝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
曆武帝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為上元其
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為古曆斗分
強不可施于今乾象斗分細不可追于古景初近之
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
驗諸昏明中星為法已爾于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衝

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用泰
始而徐曆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為永初曆行
之至元嘉中前曆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
悟以為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于是即朔弦望皆承
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
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
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退
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循用焉
梁當其時祖沖之當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為甲子元

曆未上而河西王牧犍亦遣使獻趙敗所撰甲寅元
曆亦未施行梁天監中沖之子暅疏言先臣在晉仰
觀十二代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
執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則輕重不得不
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
于此而一陽滋始萬物萌芽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
曰星紀甄躍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而無東井北方
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
為度最多故月令皆以中獨郎弧建星以為的而斗

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
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
以暅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疏密沖之曆皆密由是施
行至大同十年又詔太史虞廣造大同新曆未及用
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沖之曆蓋南朝之曆曰
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大同新曆然甲
寅元與大同不用永初又復因晉四朝所用惟元嘉
甲子元二曆而已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
沮渠得趙敗玄始曆時人以為密行之太武時崔浩

為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久之世宗以[illegible]
淺疏命更造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祥等
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甲子為元應魏
之永德命曰正光曆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光曆漸
差命李業興更修業興與光曆齊文宣受禪宋景業據
圖讖作天造曆遂以為文宣受命之符文宣悅而施
行後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上甲寅元曆時廣平人
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並更創新法其年諸曆家孫
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于卯

張孟賓言食于申鄭元偉董峻言食于辰宋景業言
食于巳至日食乃于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
未定遂屬國亡西魏入關尚行業興光曆至周明帝
武成元年始造周曆于是詔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
北之術校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頗觀其謬武帝甄
鸞而頒和作天和曆上元甲寅其後大象年間太
史馬顯等上景寅元曆施行之隋高祖輔朝欲以符
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其意自言曆星有代謝之徵
又更造新曆名己巳元曆其法係何承天法微加增
損行于開皇之四年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張胄玄
並稱其失議論蜂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令參問日
食事胄玄所啟前後表時起分數合于是令參定新
術而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名七曜新
術奏之與胄玄之法頗乖爽胄玄害之焯遂罷而胄
玄曆施行焉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集曆算之
士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
官不稱意稱疾歸蓋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玄始曰
正光曰興和此元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

元此東魏高齊之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己巳元
曰皇極此後周隋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
年輒復差故南曆則以何承天為宗而北曆則依趙
𢾺祖沖之以為據總而論之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
十餘家皆由氣朔推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則
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
不能無疎密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
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
乾象則甚密也乾象為推步之師表而韓翊楊偉咸

遇其法不及其深妙則又復攘其術而背其言何也不特此耳齊宣授宋景業讖緯之故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是上之人所以改曆者徒詭從耳初不爲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竟爲劉焯所擯劉焯推占至詳當不爲張胄玄所容是下之人所以造曆者用寵利耳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據是必以往其實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高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日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日斗分有差更定歲率可也其因五星疏遠更驗星躔可也何必紛紛然因其實而易其名耶如宋何承天曆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也劉孝孫曆法劉焯更爲七曜曆後又更爲皇極曆亦皆沿襲舊法而增損焉耳君子病其己私也

留青編曰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于斯而善曆者宜取法于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

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抄之有定算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指氣則有序而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寔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蔀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時成歲非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數以爲曆也明矣凡謂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焉亦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筭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筭不

審說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于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日月曆象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于今則非也因其不驗

于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于象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于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術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須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定夫見在之差而隨

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可執一論也

地中之積合之于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衍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為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為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微于三四而章于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

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闢合之交而在章微之積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為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兼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于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進初之會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

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于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閟盈虛之變則閏餘之朔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

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于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隆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于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交于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大終于是與

斗建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合也
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
之率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
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
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
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
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
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

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遲速則曆行不中道進退
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
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
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
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
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
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
其陟降謂之消息進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
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日

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
之終日其差為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識以
為曆氣始于冬至無所取之取于晷景也二分為東
西之中二至為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
方月行發斂使然不可強而叶也蓋曆術在于常數
而不在于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
變今幽就其變而步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棄常數而
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
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

其下繫以列國之事書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
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
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
晉曆二十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大
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某日不
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曆本春秋
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
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
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而

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
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于
經數之表變常于潛遯之中則聖人然且不質非
籌曆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
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
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
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二十
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
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極于二月而凝固之

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于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于
內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
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于地下積而未章
至于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
始循萬物之末爲主于內群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
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
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
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言古
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于節氣其說似

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
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
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
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抵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
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
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
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省行
焉固其理也春秋起數而都能見而弗以歲差推之
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能見當在

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歲在建辰之月揆
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
故曆雅當以建巳初晨辟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
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歲
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
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
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曆立冬後二
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
之務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湯

則宜以玄枵中大興土功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朒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干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于曆當食而詩人悼之何哉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食星不孛

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太儒劉歆賈逵之倫謂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課率而課夫日食之疏密是專于曆從者也使日食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疏密使常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故稽古史蝕食淺深加時朓朒數協者反

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天道知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同自若也而月在日下人于中斜射而望之今中國食既測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不食故當多九服日晷以定每分諸晨昏漏刻寒燠皆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係占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

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遲疾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于時而象之政故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或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理從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乎下民而警悟于世主哉故較推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異于常者爲占舊法以二星相近爲失行三星以上

得于虞喜日食術得于姜岌定朔得于傅仁均九道得于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于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博通而不溺于術數也善乎歐陽公之言曰曆起于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後多疎而不合因其理哉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故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于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亦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變通以久固有所待于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于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于章帝之時至熹平而又差矣唐高祖始用戊寅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逮明皇

用大衍曆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久傳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故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爲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爲合以驗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雖然太初之曆本于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于黃鍾之龠而終漢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策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乎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而爲數則均乎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十爲算是非術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乎至若太初曆爲張壽王所詆淸臺課疎密是非乃定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說所非靈臺校簿實否始決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

宋元曆法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時刻差謬命有
司重加研覈而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其曆法
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差部吳昭素徐
臺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
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
天時趙昭逸請覆之而不從閱二歲果差昭逸言其
營惑度數稍謬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
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英宗初有司言

崇天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
琮等各造新曆以究集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
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熙寧中月食東方
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
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因以己學為之
觀明天曆數減二刻曆成行之號奉天曆九年奉天
以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失于後天遂改
作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為名崇寧姚廣補改日
占天未幾蔡京令廣補改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

造曆元用庚辰日起己卯曆成名以紀元蓋宋自開
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建炎
三年更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
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蔡京用受命年月日之失
也然統元曆頒行雖久有司不善用暗用紀元法推
莫而以統元為名孝宗初日食不驗于是改造乾道
曆已又改為淳熙曆時孝宗務知曆法集當朝廷鑑
重曆事十二年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于天道不合
久之趙渙亦言淳熙法皆後天一辰紹熙元年頒新

曆名曰會元至慶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
互有異同忠輔更之名曰統天然自淳熙以來三曆
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所用之初即已測日
食不驗因仍至開禧時置閏遂差一月乃詔集草澤
精算造者嘗獻曆與造統天曆者皆是之而開禧新
曆議論始定尋鮑佐冒當因或謂非所急集復歛言
曆差者益開禧曆附統天並行于世淳祐四年韓祥
更造新曆賜名會天咸淳六年以冬至至後為閏不
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即成天曆也蓋自南渡之初迄

德祐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復入敗嗟夫使其立法
脗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數數更法以
求牽合玄象哉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于
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
年當差一日何承天因之遂立歲差法而後亦不定
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于歲月交感之際以
陰陽消長求之遂不差其言日曆不能無差今之學
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
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

又知曆理嗚呼斯言固深于曆者矣元承用金曆歲
久寖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
事恂等言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
曆宜精于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于曆象特
精諸曆事受成焉守敬言司天真太子測景古今曆
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
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
唐尤廣袤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
莫先于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于汴京所造與

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
年深偏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覆宜可精于是
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殊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
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
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
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于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
測天之正圜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視儀
古有經緯儀相連結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
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因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
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
闚几曆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縈當之而黃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刻
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
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是時設候官十四人分道將
測景東至高句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
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座正儀參行四方測景
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儀入則抄逮周寰海隅

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竊守敢具疏言帝王之事莫重于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衍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

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驗氣又六十五年祖沖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之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冑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七曜曆始悟日行有盈縮交立推黃道月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術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

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晷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衡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今始改治

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詔賜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為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法積算年月傅會之誤則因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其法一以考測為主取二至遲疾日晷酌其中而用之

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謂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歲實加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實加閏應滿朔實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備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

夫曆法之所以易于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眞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是以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己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有歲差

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闕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衡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曆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故虞劇嘗曰朔在會同苟躔次旣合何疑于頻大日月相離何拘于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

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豈不誣哉、

明代曆法

明太祖吳元年、聞括蒼劉基名、聘至都、以為太史令、基于是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凡曆註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

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丞、帝與群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鱗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帝怒曰、是儒家腐談、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為主、度太陰所犯、初幾何、盡一夜則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修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

猶焉是歲衛士元統言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
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
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
為曆元書奏報可擢統為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
星臺于鷄鳴山乃以洪武甲子為曆元而造曆依授
時法推筭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正統中造巳巳
曆猶命之西域尋廢不行至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
事華湘言曆所以差係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
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羅玄

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離析木之寅計
其積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
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至
年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三分九十
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是以正謂
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
違臣伏桉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
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
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焉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
實也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事
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兼一專夜皇皇
用知所措伏乞敕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
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
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萬曆初鄭世子載堉疏
請改曆兼採衆說之所長輯為一書名曰律曆融通
其學大旨出于許衡而與爲曆不同彼以大統授時
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
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

月且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初二之昏
矣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初四之夕矣茲望亦宜各差
一日今似未至此也要知曆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
為準嘗聞前禮官樂頀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
可二至餘分繇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畫之
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纖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
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筭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庶
幾無負之道與二十四年河南僉事邢雲路奏言觀
天之器無論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

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
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
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
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
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
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
是豈爲細故且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
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
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

天幾二刻而閏應及轉應若交應用舊宜稍增
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復圓東
南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係陰曆交前初虧
西北其食七分餘則其復圓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
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
望若或當元日子午則當退履端于月窮而朝賀
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
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也臣
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然其時相繼琉璃

改曆者紛紛竟寢中不行

律曆融通序曰自洛下閎造太初曆專法黃鍾
律數而後知律曆不可異所本自僧一行造大
衍改從大易象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終
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
曆之與也測晷十天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
以序四時而五聲本之律之始也候氣于地氣
有深淺因之以齊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
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

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以河圖雒
書言之河圖員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
治陰也十二辰以之雒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
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
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雒書
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雒書共
得百數若陰陽之交媾牝牡之相銜均而分之
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
倚之而起數論其經明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

二管調諧其聲則曆有七政律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四時迭運之象雒書律也故有三分損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七寸則雒書而爲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爲度律縱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聲交相錯合是知律者曆之本曆者律之宗故曰律曆融通此之謂也

圖書編曰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倚

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與民事而帝王爲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推步而知者亙古今而蔑變者也且亦有盈縮朓朒之不齊焉星辰有遲留疾伏之不一焉往來出入于二道之間者雖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于天運有常之中而參之以隨時變通之術敵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于數曆也庶幾乎自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

大橈作甲子而容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爲元是爲曆宗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閏月定四時是爲曆紀舜察璣衡爲衍曆範周官設馮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而識矣然古未有閏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

候不忒矣古未見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立差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不爽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記疇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譏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至漢末凡五改張蒼用顓帝曆司馬遷作太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太初爲善蓋

其說本于鍾律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復自前曆上元推之得閼逢攝提格之歲爲甲子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弦望不爽毫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繇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繇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晉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何承天之元嘉新曆崔浩之五寅元曆馬重績之調元曆隋劉焯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時有長曆昭宗時有景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爲最蓋其說起于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位剛柔以天地之二中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皆合于易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繇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繇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與昭素衛朴之

乾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琮之應天明天曆蒋皇之會元曆孝宗之乾道曆史序宋行古之儀天崇天曆皇居卿姚舜輔之觀天占天曆陳得一之統天曆楊級初之大明曆元許衡之授時曆耶律楚材之庚午曆皆各所取也而惟授時爲近之蓋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郭守敬創爲之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今而觀之隨時更改代有損益而推驗精密不過三家耳即曆代長于曆者亦不數時而輒差何哉考之堯時冬至日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昴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紀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曆代之曆可驗

者也晉虞喜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
法以追其變而筭之以五十年差一度而又不
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僧一
行以大衍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久而驗
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而
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至精密
矣今按其法步而又弗合也此歷代之不可驗
者也或者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日月星辰
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

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不能無差或
者勢使之然也夫以歲差而歸之勢其能有合
乎哉然其所以差者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
天周有餘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
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
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
陸經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
在其三度其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于析
木之貧也是去堯來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古

曆之簡易者今安得做而求之哉或曰定朔之
法莫驗于日月之交食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
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者蓋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有奇言其行平也二十九日有奇而
會言其經朔也夫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
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
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
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來日食多
在晦其弊益坐此耳張衡分九道何承天定小

餘李淳風之定朔是矣然日有自然之度而以
已意附之可乎善乎杜預之言曰陰陽之運隨
動而差差而不已隨與日錯曆家者流欲以營
窺之見而推合以驗天不知有常之理而順天
以求合差法何時而明哉至明洪武時二統相
符則徵諸七政三曆相營必協于五紀占天有
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
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
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即少昊之所

命也春夏秋冬即唐陶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攷博士元統之議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浴漸差天度擬合修改太祖是其言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月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勤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必鄭華湘之疏可考也諸臣先後之建白豈無所見而云然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元曆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

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徵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爲何所考皆不能然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裔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議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算也乃鄭平唐都落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獨精桑而惟高允能辯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鄭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

行改暦之法。庶備一代之制而擬未來之準。

棠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三

豫章　朱[illegible]原著
朱[illegible]父[illegible]訂

天文篇

歷代儀象

自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之說。即周髀是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盆。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常八萬里。日麗天而

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依算術用勾股重差。推晷影以爲遠近之數。皆得。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隨磨而左回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低故不見。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夏陽多陰少。日出即見。故夏日長。冬陰多陽少。掩日之光。故冬日短。此則所謂蓋天者也。宣夜之書絕無師法。惟漢郗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攝提塡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速任情。其無所繫可知矣。晉咸康中。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爲無用。便可以言無。何必云有之而不動乎。稚川可謂知言

之選也。是有虞聳作穹天論。吳姚信作昕天論。皆好奇徇異之說。不足取信。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愛。惟後漢張衡。鄭康成。陸績。吳王蕃。晉姜岌。葛洪。[illegible]南齊祖暅。宋錢樂之輩。皆祖渾天而傳之。蓋其曆精密。莫殊有足疑也。其說曰。天如雞子。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地之體。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

度。南樞樞撥各半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自後日去極漸近。故景漸短。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日最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自後去極漸遠。故景漸長。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為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日出卯入酉。晝夜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也。黃赤二道相與交錯。

其間以南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今視日入非入也。遠使然耳。日月本不員也。望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葛洪釋之曰。黃帝書云。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坤下離上為晉。以證日出於地。離下坤上為明夷。以證日入於地。又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云不可豈然。以日太陽隱遠之故。但當光輝不能復照及人耳。猶宜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大於星多。今見北極衆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比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時乃大。非轉遠之驗也。又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可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陰燧。陽燧員而火不員。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

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
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
遠故視之員者審然者月初生之將及旣虧之後何
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
至盡者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
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今且即天象而觀之內而紫
微太微天市三垣分焉外而四維東則角亢氐房心
尾箕北則斗牛女虛危室壁西則奎婁胃昴畢觜參
南則井鬼柳星張翼軫列爲二十八宿而十二辰分

焉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體星
也日月與金木水火土謂之七曜運行於列宿而無
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孛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定
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日月五星運其緯經緯錯
綜而成象布列其中天之文見矣三垣曰天市明堂
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
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
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
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

臣受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
方各守其野率諸羣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
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蓋周天只紫微垣
爲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故曰北辰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北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
其旁之最近者其質條星未嘗不動特動之最微不
覺其動耳謂北極爲天之樞也其義不亦深乎況周
天必以斗杓直乾亥爲正所以亥子之月占於昏巳
午之月候於旦而列宿皆正矣謂斗爲帝車運乎天

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者此也或曰三垣
之中各有帝星果有四乎曰惟一也紫微其中宮也
太微其朝廷也故紫宮獨稱帝者常朝來在焉太微
天市則皆曰帝座不曰帝也至於句陳亦星又曰來
羣大帝者得非帝之至宰受蓋惟帝在紫宮謹者羣
居其所而屬天運轉晝夜不息此稱爲名樞也苟素
帝以宰之則四輔三師尚書太理女史柱史皆空名
矣非極星以樞紐之則其宿度井參至三十餘度常
亦不及一度其何以定之哉再見天帝有常尊天樞

有定所天度有定數也又祈舉其大者言之第一星
主月后妃也第二星主日太子也亦太乙之座第三
星主五星庶子也鉤陳後宮也大帝之居也北四星
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抱北極四星曰四輔
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
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又下
五星曰五帝內座杠旁六星曰六甲所以分陰陽而
紀節候故有帝前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
柱下史北一星曰女史傳介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貲

客之館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西河中九星曰
鉤星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太一星
在天一南亦天帝之神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
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
居也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懸圖法門內東南
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
周急振撫門內二星曰大理主刑門外六星曰天
床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此
北極紫宮之次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

陰陽之元本也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
行也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魁四
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號令
之主也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又第一星曰天樞為
天二曰璇為地三曰璣為日四曰權為時五曰玉衡
為音六曰開陽為律七曰搖光為星一至四為魁五
至七為杓石氏曰一主天主秦二主地主楚三主火
主梁四主木主吳五主土主燕六主木主趙七主金
主齊魁中四星為貴人之牢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

斗成功丞相之象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
皆曰三台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此北斗
之次也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曰上
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祿司中五曰司命六
曰司寇北六星曰內階相一星在北斗南總領百司
以集衆事太陽星在相西西北四星曰勢天牢太星
在北斗魁下此文昌宮之次也太微天子庭五帝之
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為衛
衛主平也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

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
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
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
四星一上相二次相三次將四上將西蕃四星一上
將二次將三次相四上相皆曰四輔也西南角外三
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
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謁者東北三星
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也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九卿
西五星曰內五諸侯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北

太微之次也黃帝座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
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五帝座明不明人
主求賢士以輔法四帝星夾黃帝座東方蒼帝靈威
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
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史記曰蒼帝行
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
矢為之起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黑帝行德天關為
之動北一星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座東北
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所以擁蔽帝庭郎

位十五星在帝座東北郎將在郎位北武賁一星在
太微西蕃北下常陳七星在帝座北天子宿衛以設
羅禦者也此五帝座之次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
文昌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
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
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
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
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
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

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南四星曰內平
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
也此三台之次也其餘雜星繫附各有攸取不盡紀
焉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各七宿也角主
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為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
鈎鈐兩屬以防淫而議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
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後御於主所其承帝播又揚穀
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
賢之亂亂自色其龜斗至薦賢受祿斗為爵量所以

斟酌也。民事莫重於耕織。故牛女相聯。牽牛丈人耕且豐殖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天田。天狗天雞教犢蓄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蓄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於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倉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

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故營國制城畫野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廚。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承裳文綉。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摘星閏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按自古言天者。皆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何從而知之也。曰。天本無度。因日之行一晝夜所經闊狹強名曰度。蓋日之行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行四分度之一。

以一年而周於天焉。以一日所行為一度。故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范蔚宗謂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是也。月天固有其度。而二十八宿亦各有度。何從而定之也。曰。二十八宿亦未始有度也。天體冲漠難分。為三百六十五度。然其度難別也。故作曆者隸其度於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而已。蓋天之有度也。猶地之有里也。二十八宿所分之度。猶九州列郡所占之里也。二十八宿各有其度。則日之行於天也。孟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日

躔可得而名也。二十八宿之度。或闊狹何也。曰。日之度躔偶與此宿相當。此闊狹於是分也。故說渾天者曰。日之所躔。或多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弇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也。觜鬼之窄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也。夫其得度闊狹亦以所相值者言耳。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且叢星有以十星為一座者。有以二三十星為一座者。有相為比附者。有相比而不附者。杠附華蓋。凡十八星為

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
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
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
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
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
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
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
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
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月去中道、

移而東北入其、若東南入軫、則多風、移而西南入畢則
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言失中道而東西也、至其行度、其舒而月速、其移會
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强而相
及、參月行速而日行遲也、是故一歲之間、凡十有二
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於星紀之次、十有
二月、會於元枵、正月會訾娵、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
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
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爲晦、晦而復蘇、明於是

乎生霸、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於日、以周天言之
其近於日也、九十一度有奇、其遠於日也、二百七十
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
其行上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
奇、是之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
望故也、其行過中、過於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
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之近一遠三、謂之弦、此
蓋下弦也、上弦在於八日、下弦在於二十二日、望在
於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下弦或退

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此
言其變也、五星、五行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
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而木春火夏金秋水冬土分
王四季、各十八日有奇、歲星主東嶽徐青兗三州、熒
惑主南嶽荊揚二州、鎮星主中嶽豫州、太白主西嶽
雍州梁州、辰星主北嶽冀州、此以王言也、金水一年
行一周天、火二年、木十二年、土二十八年一周天、此
以其行之遲疾言也、歲星之精變爲欃槍、熒惑變爲
蚩尤旗、鎮星變爲天賊、太白變爲天狗、辰星變爲枉

失此各以其變異言也其行或入黄道之裏從月行
有陰陽也其東行日順西行日逆順則遲而疾逆則
退而遲不東不西與日相近而不見日伏與日同度
日合五星相陵日闘行各宿次合其環域日入留其
左右日守其留行順逆掩合陵犯變色芒角甚次捶
動俱以時政之得失占焉順則畢実亦躔逆則実必
甚也其行度在古曆惟主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
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至後魏張子信逆亂
居海島中專以渾儀測度天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

裏遲速五星伏見有感召向背故曆家因之而推曆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歲大變三大
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
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至於二十八舍主
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
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
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
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
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

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
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
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
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
主中國而塞外諸部落獨占辰星此其大經也乃近
世儒者有謂斗牛女虛北方宿也而屬之揚青奎婁
胃昴畢西方宿也而屬之冀且吳越南而星紀北齊
衛東而玄枵娵訾北魯東而降婁西周宅中土而柳
乃位於南秦在西北而井乃位於東南遂疑分野爲

不足據不知歲在鶉火而武王克商則鶉火爲周有
知歲在實沈而晉文得位則實沈爲晉有知歲於在
栖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星見太歲而裨竈知宋鄭
[illegible]歲所躔尾爲楚大火爲宋天可知彼[illegible]其[illegible]
裏貲而殷王不圖善補之而猶秦滅周星聚[illegible]宋爲
晉元王吳豫爲參而齊祖王魏見吳晨而楚客徒
燕此其尤彰著者也安可謳哉且九州上應星土而
三百餘度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封域皆在分星野
千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是又言天文者不

者麗陰質為陽華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焉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論神之理頗有地斯

有人若其配然耳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譬槖籥鼓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蝕虧盈蓋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缺於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處猶盈之驗也月所值者陽故受月之光不受時之蝕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勝相物考其道則有蔽受從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表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

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乃後世之言天者吾惑焉蓋天之說有其術而無其驗宣夜之言有其名而無其傳而況斷鰲煉石猶為不經日月蟻行晉志之妄燭龍銜火天問之誕揮戈棄扶尤為不稽蟾蜍玉斧未知借光地影之理也支石天機未知天漢地紀之義也草木生落談風之謬也石牛黑蟻論雨之

誕也倚火金門言雷者未確也堯璧漢鼎書雲者誤也銅駝玉馬言雪者非真也以十二邦係十二次鄭依之分星失之拘受封之日歲星所之賈氏之分星失之固月令作於不韋而所舉中星異於堯典圖緯精於馬續而所論星數異於張衡太角一星也而晉志以為屬亢而中興志則為角庫樓十星也丹元子以為屬角而兩朝志則屬修星官之書迄無定論此無他泥於數而遺其理執其迹而弗通以心又何足以上達天載之神也哉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

則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二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齊爲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横簫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仰合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黄帝得之曆起辛卯顓帝得之曆起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樂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爲衡則以青白黄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氐

四度則知爲壽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爲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前漢則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吳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在貞觀則有李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黄道游儀而其中之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爲可考也張衡之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内規外規有南極北極有黄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月五星之屬莫不麗焉轉之以漏水置之於靈臺而星中出沒與天相值若合符節爲渾象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曰四游儀皆儀之別也天經金渾金常環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二月十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爲元樞玉衡遊以横簫以觀象而察晷者儀之用也推驗之法本於黄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定而不易者赤道也視日所照以爲光道發斂不時者黄道也治曆者不難於筭乎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

者不難於規赤道而難於規黄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閣而用以測候此則淳風之渾儀爲可考者也張衡渾儀在外而洛下閎之儀君子亦有取焉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黄道游儀君子亦有取焉也宋儀象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矣後魏永興鑄儀則有以鐵而爲儀者矣宋元嘉之小儀則以水運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詔成殿之水渾象則置以水者也張平子之儀器機輪則不假人以測地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

聚草堂治年類纂卷二十四

豫章　朱　健子强父原書
　　　朱　徽子美父原訂

地理篇

歷代疆域

凡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

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何謂九山曰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藪曰越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紆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餘祁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條風東南曰景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麗風北方曰寒

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內四方各二萬八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昔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上黃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

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小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其于壽天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其于產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

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有形殘之尸○是故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

代○于東方也○南方爲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大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華之爲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收獲也○北方爲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爲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後世王者至以比三公焉○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普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合而論之○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脈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聚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衆○其勢然也○故山各鎮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爲中原兩大界也○是故河爲北界而濟會于河○江爲南界而漢則會于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以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

於王制、其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大抵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

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一萬億畝、此商制也、周武王克商、自豐徙鎬、至成王時、復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幷、

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同揚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浸曰波溠、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孟豬、川曰淮泗、浸曰沂沭、其利蒲

魚、民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川曰河泲、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浸曰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

桑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為九畿、中方千里為王畿、其外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又其外蠻畿、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為之限、分五服、而九焉、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也、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藩、即禹之荒服、大率二

倍、而當廿服、焉後衰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為七、合從連衡、經數十年、而後自分為東西、比其亡也、七分而已、秦始皇初并天下、懲戈戰國、削去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于是興師踰江、平取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屬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興、懲亡秦之弊、分內土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亦加其四、武帝析土開疆、初置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少事、亦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合一百一十有二、改

雍曰梁、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置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頗增于前、復置六郡、嗚呼、傳稱黃帝北邑涿鹿、虞舜南巡蒼梧、夏禹東會會稽、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還焉、可知、以至商周之際、海裔來同、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理所届、何其盛歟、

然後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抑黃帝登空桐、虞舜陟蒼梧、夏禹會會稽、未不勤遠也、秦始皇登芝罘山、漢武帝登單于臺、隋煬帝幸雁門、亦未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乎遠者、恐其德有所不被、後世愚暴、恃老而無謀、後王之所以勤于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費國、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殊絕也、故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埶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亦視其跡、可與言化矣、

達之郊蓋言其于夾洞達而坐九國之中也故
後古盟會戰爭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
享今陽翟縣有鈞臺陂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
葵丘今雍丘縣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
今之封丘縣也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
滎澤縣也晉敗楚師于鄢陵即今之鄢陵縣也楚
收晉師于邲即今之管城縣也袁曹相持于官
渡在今之中牟縣北劉項畫界于鴻溝在今之
滎陽縣西祖逖鎮雍丘而黃河以南盡為漢有

劉宋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滑臺無
為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若此之類前史所載
家易為樂則蒲縣之言蓋不誣矣光武耕其趙
于南陽振于昆陽及其歸洛陽更始復命之撫
循光武河鎮魏州郡所至輒除莽苛政復漢官
名布德施惠河北人心久已歸附故能爭戰帝
以北收上谷定漁陽取涿郡逐取宣平鐵索東
征以平齊地章成帝業則河北固其取勝之根
本也是以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撥天下相持五

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
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琅琊南渡遂為南北朝
相持三百年而隋取陳然則自古起于西北則
是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
原而有西北豈非形勢之强弱剛脆固不等哉

響應關輔之地常一平矣又未幾而復失甚文帝雖
號爲有志中原本無進取之長策且甄欲戍之初豈
真有畏心哉特以天時不利而不敢與之較耳況當
之所任者乃王依說虛誕之徒不問將畧竟以退怯
失利加檀道濟蓋世威名正敵人所深畏反加猜忌
使其進退無以自免及事去不支始深悔之見何晚
也然觀晉宋以來凡據關中者亦未有能久者劉
淵父子應有關洛而稱漢雖頗石勒之力未幾而反
爲石勒所取歷二十有六年而亡石勒據河南而稱

涇亚類苑　南北遷攻　卷二十四　十七

趙延于冉閔之篡未幾而亡爲冉閔所取歷三十
有二年而亡慕容儁之興燕慕容恪之功也雖其取
中山敗青齊畧取關河之地然不二世而遂并于秦
苻堅之興秦王猛之功也雖以洛陽平鄴東以據中
原之地然肥水既敗之後遂分裂于慕容垂姚萇之
徒而不可禁其餘後涼之呂光北涼之沮渠赫連勃
勃之于夏私自竊據而無可久之長策是以旋起隨
滅而不旋踵也若北方之盛者莫如魏然自孝文遷
洛之後亡形已見其後爾朱六鎮之變繼起而東西

分裂之禍卒移于高氏宇文亦可見矣齊氏淮北之
地全於州郡悉陷宋代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
永元初而北諸州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于馬圈
退屯彭城又失壽春後三年蕭衍始令諸將圍義
城襄陽義陽壽春淮陽角城皆附之爲重鎮梁氏
州郡多沒舊劉受禪數年頗失漢中及淮西之地其
後諸將頻年與魏交兵下淮南北互有勝負雖得
垂瓠彭城然而又失又克壽春大通初大舉北伐城
鎮相次克平直至洛陽爲梁所有其後又復漢中至

涇亚類苑　南北遷攻　卷二十四　十八

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來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
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大抵
雍州下游以白苟推梁石城合州鍾離淮陰盱山爲
重鎮陳氏起于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
肥以長江爲境宣帝太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
復淮南之地更爭淮北大破齊軍于呂梁及旋師
屬高齊亡滅又經軍北伐旋爲周軍所敗悉喪其衆
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爲界及隋軍來
伐遣將守狼尾灘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

散、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
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山中、遂有河北之地、
于是遷都平城、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略地至滑臺靑
昌彭城、明元帝太常中、始于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
武帝時又得蒲坂長安、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
臧、于是西至流沙、東至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
享瓠彭城靑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
求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
大岸之北、皆爲魏有、孝文遷都洛陽、頻歲親征皆渡

淮泗、宣武初、又得壽春、擴收漢川、至于劍閣、兼得淮
西之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自後內難相繼、
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北齊神武東魏
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西魏乘勝攻陷陝州、神武
西至沙苑、西師又乘勝襲陷洛陽、其後神武攻圍西
魏玉壁、不克、西師來伐、至于邙山、後神武又圍玉壁
不克、文襄遣將圍潁州、拔之、于是河南自洛陽之西、
河北自晉州之西、皆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畧地、際
于江矣、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因之國滅、自東

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中[illegible]
河北、隋高祖受終、維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
于九載、既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
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爲
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
四郡、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
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
此也、總而論之、自晉元東渡、訖于後周之亡、南北分
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于東南矣、或[illegible]

甲而趨歷陽、或長驅而至瓜步、或築行宮于新亭、或
駐大軍于秣陵、或涉沅湘而臨于長沙、或渡淮而出
于石頭、其深入制勝、非不鋭也、南國之兵、屢得志于
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或薄海而克廣固、或四十
七戰、所向無前、或五千二城、望風震服、其深入制勝、
又非不鋭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割裂分爭、有南朝
者五代、亂亡踵跡、劉氏暴骨于關河、符姚染血于淮
泗、慕容拓拔、鬩鬭蚌鷸、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
非無釁可乘也、王敦蘇峻、躓逆上流、孫恩盧循、[illegible]

平湖南乾德三年平蜀開寶四年平廣南八年平江南
皇宋有天下凡有州三百九十七縣一千一百八十六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獻地錢俶入朝四年平太原
[illegible]五年平[illegible]繼元來朝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幾復漢
唐之舊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至道
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析為十八元豐又析為
二十三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秦
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江南東西曰荊湖南
北曰成都梓利夔曰福建曰廣南東西東南際海西

盡巴僰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
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
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為
[illegible]仍舊為廣南西路當是時天下有戶[illegible]
[illegible]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illegible]
[illegible]西漢盛時蓋有郡國府縣[illegible]
[illegible]有所不及也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及雲
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十州二百五十
四監[illegible]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謂極盛矣大抵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縣建隆初訖治平末一百四年
州郡沿革無大增損熙寧始務闢土而种諤先取綏
州韓絳繼取銀州王韶取熙河章惇取懿洽謝景溫
取徽誠熊本取南平郭逵取廣源最後李憲取蘭州
沈括取葭蘆米脂浮圖安疆等砦雖嘗以河東邊界
七百里地與遼人當時王安石議蓋曰吾將取之寧
姑與之也逮元祐更張葭蘆等四砦給賜夏人而分
畫久不能定紹聖遂罷分畫督諸路各乘勢攻討進
築自三年秋八月訖元符二年冬凡陝西河東建州

十軍二關三城九砦二十八堡十又取青唐邈川鄯
鄯龍支等建中靖國悉還吐蕃故壤稍紓民力崇寧
丞變前議專以紹述為事蔡京始任童貫王厚更取
湟鄯廓三州二十餘壘陶節夫鍾傳邢恕胡宗回會
孝序之徒又相與鑿空駕虛馳騖于元符封域之表
觀于重和既立靖夏制羌三城雖夏人浸衰而兵疲
亦弊西事甫定北釁旋起蓋自崇寧來益梓夔黔廣
西荊湖南北迭相啟斥大土宇靡有寧歲凡所建
州軍關城砦堡紛然莫可勝紀厥後建燕山雲中兩

長淮之地在宋而宋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玄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經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所貽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其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消落無復囊括宇宙之志雖席[illegible]淮天際之勢而畧不能用險以挫元魏之鋒元魏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還元魏之圍鍾離辟以常敗之故而自解不過僅僅自保耳此蓋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是故自襄陽而蔡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歷陽自歷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夾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隘也彼淮陰盱眙之城固則

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以西可以獲全至于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殷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固長江以固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哉且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荊揚引輔江湖也凡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荊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涂扼襟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荊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荊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藩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傳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荊湖之脣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

捉杞淺之師而犀周師之壘蓋棄淮而守江則
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
成江陵之捷符秦舍師沔北而朱序必嚴城中
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荊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
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
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境蓋棄漢中則
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
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荊湖爲重
鎮以襄陽爲屏蔽則荊湖之形可得而固也以

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
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
終不能踰淮以窺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
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荊州以魏延鎮漢中故
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觀
之則荊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
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淮入
泗以平河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
江陵以趨霸上郗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
荊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
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
爲可用也昔關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都五
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
四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
爲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爲
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
而其鎮則九江是也何以明之江水源于岷山
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導漾

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沅湘眾
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于江則武昌爲之都會
豫章江西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于湓口
則九江爲之都會故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捺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
吳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
長江上遊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
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
河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

川陝二州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
漢爲襟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
湘漢鴻灘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
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
之民止于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
則鐵馬秦鋒馳于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
洛爲襟襟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
洛交接百城邐迤鋒相望也假令南人兼有秦
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

于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檣
吳兵騁于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者正此之謂
也蓋自周季以至宋興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
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秦惠王
并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并蜀而武帝因
以滅吳周文帝并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
之興亦既總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
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
際南兵屢得志于中原矣然而終不能加功者

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帝克長安旋
即失之故亦不能渡河徒得河南而未得關中
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
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
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
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假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
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
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
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于反掌不得關中

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垂百年
間諸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
知陝西之利故終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前勝
後敗屢如代恭終無益也未然後知南人之守
在巴蜀而職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職在
巴蜀彼河南河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
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爲南北而
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雖然春秋以還幾
若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爲尚謝天下國家

蔣離皋在于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于人而不在于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于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山反陷沒兩京城惟赫然而張巡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兩十萬之衆于一壘之下俾江淮克全如盱眙玉壁鍾離宛丘此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侵長驅江淮江北靡潰南朝大振而臧質嬰閉守盱眙西魏之初齊神武舉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寛乃固守玉壁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李唐之季黃巢訌亂剽擊萬里宇内瓦裂而趙犨乃固守宛丘皆能挫銳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爲如何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爲咸陽王成德僭眞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討之再世不賓或環天下兵東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

之宜若險夷難固之甚眞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險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黃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

輿圖近考

盛京古幽冀州地也虞唐曰幽都周曰幽州秦爲上谷漁陽漢曰廣陽曰燕國晉唐曰范陽宋曰燕山其形勝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眞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内郡乃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諸阨險阨故薊州保定實爲重地焉廣平順德大名爲山東西要衝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輸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東

安寳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近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附人寡其中江寧古揚州地南六朝都也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爲最急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琅邪俗悍業鹽盧鳳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江南則安慶當長江上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設戍故江防海備其重一也盧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稼地不盡利鳳陽亦淮南一都會也其習俗故與盧同易以告饑蘇松賦重役繁徽州多山少田民本嗇健訟逐末利風俗

用儉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錯雜不一寇盜因以竄匿揚衢而俗侈鎮江當京口之衝襟山帶海潮由漢土田歲易處云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海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内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南陸水道畢會于德州自海運廢遂以其西境爲漕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濟天津咸被于河患兗州水潦爲虐青濟依山多寇賊武定爲燕薊門戶若遼陽自爲重域而登萊僻在東三面距海利盡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贍爲海東保障山西古并冀州地省治太

原古晉陽并爲唐北京背臨朔易表裏河山有備胡之勢焉人稍挽軟俗向勤儉果毅任氣其天性也陝西古雍州爲周王畿山河四塞神皐奥區形勝甲于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凉固原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雜米芝屠故而士馬精勁稱雄劇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爲一區甘凉以西奥勢孤危風汚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關中會府關隘有子午藍田武關而潼關爲最重焉河南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開國中夏四方輻輳蒼彰

德以控河北踰洛以瞰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而開封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濟山東沿汴泗可以濟淮故言形勝者決關肰矣歸雎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竊以守勤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址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欸迹而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殷實則汝寧爲傷鑄山懺野依憑險阻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誠欲宣化加意捬循則逆盜刼奪之禍歲不免矣浙

江古楊州地崇山巨浸所在艱阻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爲郛郭左信郯右閩關大海東蟠襟淮楊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業俗奢衣被可觀而薪米是惡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其俗貧者力作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于蘇松歲籍歲傾勞費已甚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穴界在廣德上無兼轄之司訟詐繁興所號難治錯入笠澤之間鹽徒時出沒剽掠是不可不治者也嚴衢金華處皆山引泉生業爲偎溫台並海而南風帆之駛倍宿

汀漳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他寇也江西古楊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爲上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通南康濱臨巨湖不可無備豫南贛之間汀漳雄都諸山豁會爲逋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喜獄好爭頗難譏察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于諸郡大都江西之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湖廣古荊州地南滙江湖北據元陸武昌其都

會也襄鄖古稱重鎮控其首蘄黃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殷沃南嶽勃鬱洞庭鍾秀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走商陝郴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扞蠻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荊楚之控塞備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乘之穀土泥塗甚于禹貢而楚俗慓輕鮮恩積聚土驕不耕四方流民失業者走焉故其民率皆獄麗繇而難治通此則荊州保釐之圖謹備苗患而已四川古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練之饒劍閣表雲棧之固巉

塘梔巴峽之流界以番拔阻以鐵部山水襟東自相
藩籬坤維井絡斗絕諸夏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
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縣車東馬一
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若磵門之替視諸番播州之
富藏四海命與蜀相為盛衰建昌六衛衛處四徼自
為奧區人民安業矣福建古閩越地[illegible]山阻
西北重關內阻群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福與漳泉
為溟渤要害而海物之市妖孽為興則汀漳龍溪之
民居多汀漳重山溪谷人跡罕到獨與南贛聲勢聯

郡蕃簡僻莫如邵武巖崧莫如漳州興泉文物地利
甲乎八郡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為粵北負雄
運以臨荆吳東肩惠潮以制閩越內關高廉以控交
桂外藩雷瓊以扼黎人而形勝寓焉廣州都會也
南雄萬山三水惠州從封扃表悍客礦徒勢難散處
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
道瀧水地界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濱獲衛關地
除兵耕守並務可也廉州負山帶水為海北要區雷
州炎徼多平地腴壤通夫亡命責在人牧瓊州並海

而五指腹心之地黎穴可矣廣西古百粵地東
南接廣東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駛地
利物產優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粵維
據南極為水陸之衝府江左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
盡遠而苗民附據每為禍若興安西延六峒與武
岡州陽岡接壤猺獠之為桂林北境患鄉慶以西又
多為盜區洛容懷遠每擾其毒而賓州其襟喉矣雲
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巖谷激湖縈紆金碧米鹽之
產號稱精腴而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節皆沃壤

然元安路納交趾金騰地控諸甸瀾滄聯絡寧麗曲
靖得爨烏蠻王公設險于斯要矣其東境則曲靖之
洱河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
境陸行則索嶺達貴陽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夷居十
之殘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鴟張荷襁循溫燠相與
休息固可坐而理也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依
屬司滇南而山菁峭深水不停涵土無貨殖貧瘠已
甚況省城會區咫尺蒙霧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
在鎮草西播夷剛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獷悍難

則一定不可不據定者也總而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玉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東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股也交廣滇粤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腕欲强足無蹶躄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于心而營衛灌注焉然後形勢充暢而外邪不奸也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晏如者凡以能制重輕之勢哉

藜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五

豫章　朱　健子強父原著
朱　徽子美父原訂

都會篇

古今都會　人物附

若乃敦龐于天地之始、昭晰于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乖疆場、南帶表裏、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遂殊臻、是以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爲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丘、而都于涿鹿、少昊

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氏號、建都于亳、帝堯始封于唐、既即帝位、都于平陽、虞舜都于蒲坂、夏禹受禪、都于平陽、或在安邑、有商遷徙不一、湯初都于亳、至仲丁、亳有河決之患、乃遷于囂、至河亶甲、囂又有河決之害、復遷于相、祖乙之時、相又河決、自相而遷于耿、耿又爲水所圮、復自耿而徙于邢、甚頻爲河患、遂至再圮、及盤庚嗣位、欲復湯之舊業、所以避河患、而承計長久者、帝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于是始南渡河遷于亳、從湯所都、改號曰殷、而商道復興矣、周自后稷以來、公劉遷于豳、至古公亶父、遷居岐下、及文王爲西伯時、因崇德亂、遂伐崇、作豐邑、因徙都焉、武王伐商、定都于鎬、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此之謂也、既又以洛爲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于是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未遑也、成王嗣立、乃命周公召公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遂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瀍水東爲下都、曰成周、即以處殷頑民者也、然時雖已宅洛、而王以鎬

京宗周常居之、命周公留治東都、營洛邑爲天下之大都、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于洛邑定鼎以朝諸侯、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平、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處天下也遠、後至幽王不道、弒于驪山、平王即位、乃東遷都于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嘉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豐之地、襄公于是始國、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傳至始皇、遂有天下、論秦之暴戾、不如殷衛之德義也、豈秦

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併天下周室微弗能正
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成熟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
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
用雍州興益若天所助焉然則周之失計固未有如
東遷之謬者也漢興高帝西過洛陽議徙都焉齊人
婁敬說上以維陽勢弱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
亡不如入都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所謂搤天
下之亢而拊其背也羣臣皆山東人爭勸上都洛

陽上以問留侯張良良謂婁敬言是于是上即日駕
西都關中至東漢光武復定都洛陽而以前所都長
安號曰西都獻帝時關東兵盛董卓欲遷都長安以
陳紀朱儁言不便而止已而卓誅羣盜燒熱都帝西
還曹操因脅迎于武昌都于許遂移漢鼎晉初都于
洛陽至永嘉南渡都于建康及成帝咸和四年蘇峻
之難帝奔石頭及燬乎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
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
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
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
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褚翜為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
邑遂安唐初都于長安自安史之亂肅宗收復舊京
復都焉及德宗奉天之變車駕至梁州是時山南地
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雖節
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糧用頗
窘德宗欲西幸成都嚴震言于上曰山南地接京畿
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以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

有收復之期也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
漢中所以繫億兆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規小舍大遷
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
乃止宋初因周漢之舊都于汴梁開寶九年太祖嘗
洛陽南郊事畢遂欲留都焉羣臣咸諫不聽晉王光
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
叩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
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
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及

仁宗景祐中范仲淹上論建都之事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急難帝以問宰相呂夷簡夷簡以此仲淹迂闊之論也及慶曆二年契丹渝盟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從仲淹之議夷簡謂敵畏壯傷怯遽城洛陽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蕭速修京城蓋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

天設險以安萬國今當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方而無頻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大名府爲北京爲以今觀之太祖之闢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思遠慮亦非呂夷簡所可班太祖與范上智也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夷簡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便圖目前大抵有天下國家者德力險

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故漢力強矣然猶以都洛爲未足而篤入關中周德至矣然猶以都鎬爲未足而定鼎卜洛宋至徽欽德力險舉無矣焉倣賴哉嘗觀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于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肆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

無猜備之嫌必也守戚並修軍民兩便保其進足以鎮諸侯之變退足以保周宗社捨長安其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雖卜長安仍以爲安也遠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于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黼黻王之制作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爲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卜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遷卜洛邑仍以爲安也光武而下惟元魏孝文僻留意于稽古禮文

之事故遠便乎戎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適併
盛古亦遷都攻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使伐樂
未强敵外訌邊隅猶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猶
重兵于京師强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措縱英雄以
建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汴梁而下以迄于宋仍都
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
固還德知禦傷于海隅而忽虞于京都者長安之
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西戎實亂之山東
義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崔人不能犯函谷而

治平類纂　古今圖書　卷二十五　七

至莽賢嬖濱燕晉不能壞符秦而嬖寵并堅以至
輔民謀而新莽盛逞師亂而德宗奔豈非長安忘戒
之故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泰而政
不常舉敵宼入而函險不敷令一方擾虎尤重兵勢
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盡卓香而東漢亡兩朱勞而
北朝覆偏師犯闕如履門閫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
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戕之備
也歟燕安起于無虞變釁生于悠久故載戢載橐而
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疲憊兵多難用將逸難

使可以匡安强盛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
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于外也宋朝靖康之變
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于守洛陽便于歸大梁便
于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遺
卹于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
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陜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
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羅古
以來洛京之禍常起于并汾汴都之變常起于燕趙
長安之難雖不常而自而河隴之冠尤爲頻數良繇

治平類纂　古今圖書　卷二十五　八

夫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
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昔亡齒
寒者此之謂矣誠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歸不
可一槩求也且夫建邦設都皆為險阻山川者天之
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為固大
河自天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中而
極中國之東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
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
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

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于今皆爲河北背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冀之邢冀都之地皆河南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湮塞漸徙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人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者與議都之形惟以此三都爲最此三都皆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舍此則唐宋博士朱朴遷都疏云去巳衰之衰就衰玉之王有取于襄鄧之間是或一道若正信在德不在險如宋都汴梁一無足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猶不可信乎

人物便覽

盛京

順天

【周】左伯桃 燕人　羊角哀 燕人　【秦】蔡澤 燕人　【漢】蒯徹 字通 涿州　韓嬰 燕人　[illegible]衡 字子真 昌平　盧植 字子幹 涿州　【晉】張華 字茂先 范陽　【南北朝】酈道元 字善長 涿州　【唐】盧照鄰 字昇之 幽州　南霽雲 范陽　賈島 字浪仙 范陽　劉蕡 字去華 昌平　【五代】竇禹鈞 薊州　【宋】趙普 字則平 薊州　竇儀 字可象 薊州　呂端 字易直 安次　邵雍 字堯夫 范陽　張世傑 范陽　【元】鮮于樞 字伯機 漁陽

保定

【周】郭隗 燕人　田光 燕人　【漢】趙廣漢 字子都 蠡吾　王[illegible] 高陽　【晉】祖逖 字士稚 涞水　【唐】陽城 字亢宗 完縣

河間

【漢】董仲舒 廣川　雋不疑 字曼倩 渤海　鮑宣 字子都 高城　【三國】邢顒 字子昂 鄚人　吳質 字季重 南皮　【晉】石崇 字季倫 南皮　刁協 字影[illegible] 滄州　【南北朝】高允 字伯恭 蓨人　封隆之 蓨人　邢邵 字子才 任丘　【唐】李綱 字文紀 景城　高適 字達夫 滄州　劉文房 字長卿 河間　【宋】劉摯 字莘老 東光

[三國]顧雍 吳人 [晉]顧榮 字彥先 雍之孫 張翰 字季鷹 吳人 陸納
字祖言 吳人 [南北朝]張緒 字思曼 翰之後 [唐]陸象先 字景初 納之後 張
旭 字伯高 吳人 [宋]范仲淹 字希文 吳縣 范純仁 字堯夫 希文次子 米
芾 字元章 吳人

松江

[漢]陸續 字智初 華亭 [三國]陸績 字公紀 續之後 陸遜 字伯言 績從子 陸
抗 字幼節 遜之子 [晉]陸機 字士衡 抗之子 陸雲 字士龍 [宋]衛涇 字清叔 華亭
人

常州

[漢]彭修 字子陽 毘陵 [晉]周處 字子隱 陽羨 顧愷之 字長康 無錫 [唐]
劉子翼 晉陵 劉禕之 子翼之子 [宋]鄒浩 字志完 晉陵 陳敏 字伯
脩 無錫 [元]倪瓚 字元鎮 無錫

鎮江

[漢]包咸 字子良 曲阿 [唐]戴叔倫 字幼公 金壇 [宋]陳東 字少陽 丹陽

揚州

[秦]邵平 廣陵 [三國]陳琳 字孔璋 廣陵 [五代]徐鉉 字鼎臣 廣陵
[宋]胡瑗 字翼之 泰州 秦觀 字少游 高郵

淮安

[漢]韓信 淮陰 枚乘 字叔 淮陰 枚皋 字少孺 乘之子 陳登 字元龍 下邳
臧洪 字子源 射陽 [唐]徐敏 字有功 東海 [宋]徐積 字仲車 山陽 陸秀
夫 字君實 鹽城 龔開 字聖予 淮陰

廬州

[陶唐]巢父 [秦]范增 字亞父 居巢人 [漢]毛義 廬江 [三國]周瑜
字公瑾 舒人 [宋]包拯 字希仁 合肥

安慶

[漢]朱邑 字仲卿 舒人 [南北朝]何點 字子皙 潛人 [宋]李公麟 字伯
時 舒城

徽州

[唐]汪華 績溪 [宋]謝泌 歙人 朱松 字喬年 婺源 朱熹 字元晦 松
之子

徐州

[漢]蕭何 豐人 曹參 沛人 王陵 沛人 季布 楚人 樊噲
沛人 周勃 沛人 申屠嘉 梁人 周亞夫 勃之子 丁寬 字子
襄 梁人 劉向 字子政 彭城 龔勝 字君賓 彭城 姜肱 字伯淮 彭城 [三國]
張昭 字子布 彭城 丁儀 字正禮 沛人 [晉]劉伶 字伯倫 沛人 [唐]劉知
幾 字子玄 彭城 [宋]陳師道 字無己 彭城

[周]淳于髡 黄縣 [漢]劉寵 字祖榮 牟平 太史慈 字子義 黄縣

萊州

[周]晏嬰 字平仲 濰人 [漢]鄭崇 字子游 高密 逢萌 字子康 昌邑 王吉
字子陽 即墨 鄭玄 字康成 崇曾孫 [三國]徐幹 字偉長 北海

遼東

[唐]李密 字元邃 襄平 [元]耶律楚材 廣寧

河南

開封

[商]伊尹 有莘 陳留 [周]穎考叔 封人 寧越 中牟 國僑 字子產 鄭

人 列禦寇 鄭人 公子無忌 信陵 侯嬴 大梁 朱亥 大梁
[周]韓非 韓公子 [漢]張良 字子房 禹州 陳平 陽武 賈山 陳州
鼂錯 陳州 鄭當時 字莊 陳人 邊韶 字孝先 祥符 黄霸 字次公 陽夏
劉昆 字桓公 蘭陽 申屠蟠 字子龍 陳留 董宣 字少平 陳留 李膺 字元禮
襄城 荀淑 字季和 許州 陳寔 字仲弓 許州 茅容 字季偉 陳留 荀爽
字慈明 淑之子 蔡邕 字伯喈 陳留 阮瑀 字元瑜 尉氏 荀彧 字文若 淑之孫 范
丹 字史雲 杞縣 [三國]毛玠 字孝先 封丘 鍾繇 字元常 長葛 [晉]阮籍
字嗣宗 瑀之子 阮咸 字仲容 籍兄子 潘岳 字安仁 中牟 謝鯤 字幼輿 太康 庾
亮 字元規 鄢陵 稽康 字叔夜 亳州 庾翼 字稚恭 亮之弟 謝尚 字仁祖 鯤之子

殷浩 字深源 西華 袁宏 字彦伯 太康 荀勖 字公曾 爽曾孫 謝安 字安石 陽夏
從子 [南北朝]阮孝緒 字士宗 尉氏 謝朓 字玄暉 陽夏 [唐]婁師德
字宗仁 鄭州 [宋]呂誨 字獻可 開封

歸德

[周]老子 字伯陽 苦縣 原憲 字子思 宋人 莊周 字子休 蒙人 [漢]灌嬰
睢陽 虞詡 字升卿 武平 [南北朝]江淹 字文通 考城 [宋]陳摶 字圖南 真
源 張方平 字安道 宋人

彰德

[漢]蓋寬饒 字次公 魏人 [宋]韓琦 字稚圭 安陽 岳飛 字鵬舉 湯陰

衛輝

[周]蘧瑗 字伯玉 衛人 卜商 字子夏 衛人 甯戚 衛人 高柴 字子羔 衛
人 端木賜 字子貢 衛人 吳起 衛人 荊軻 字次季 淇人 [三國]孫
登 字公和 汲人

懷慶

[周]聶政 軹人 [晉]山濤 字巨源 河內 山簡 字季倫 濤之子 向秀 字子
期 武涉 [唐]裴休 字公美 濟源 韓愈 字退之 修武 盧仝 號玉川子 濟源 [元]
許衡 字仲平 河內

河南 府

鳳翔

[周]周公旦 召公奭 公孫枝字子桑岐州 白起郿人 [漢]井丹字大春郿人 [三國]法正字孝直郿人 [唐]李淳風岐山 段秀實字成公汧人 [宋]張載字子厚郿人

漢中

[漢]張騫城固 李郃字孟節南鄭 李固字子堅郃子 [唐]權德輿字載之略陽

平涼

[漢]皇甫規字威明朝那 皇甫嵩字義真規從子 [隋]牛弘字里仁靈臺

[漢]李[illegible]字思[illegible]隴西之後

鞏昌

[漢]紀信秦州 李廣秦州 趙充國字翁孫秦州 [唐]李賀字長[illegible]

臨洮

蘭州

[漢]辛慶忌字子真狄道

慶陽

[上古]岐伯北地 [漢]傅介子義渠 [晉]傅玄字休奕寧州[illegible]

延安

[宋]韓世忠字良臣延安 韓彥直字子溫世忠子

洮州衛

[唐]李晟字良器臨潭 李愬字元直晟之子

陝西衛

[漢]金日磾字翁叔甘州 張奐字然明酒泉 張芝字伯英奐之子 蓋勳字元固敦煌 [晉]索靖字幼安[illegible]州 [南北朝]陰鏗字子堅京州

浙江

杭州

[漢]孫堅字文台富春 [唐]褚遂良字登善錢塘 許遠新城 錢鏐字具美臨安 羅隱字昭諫餘杭 [宋]林逋字君復錢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

[illegible]何[illegible]字伯[illegible]餘杭

嘉興

[漢]嚴忌 嚴助忌之子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 [唐]陸贄字敬輿嘉興

湖州

[南北朝]沈約字休文武康 沈慶之字弘先武康 [唐]陸龜蒙字魯望長興 孟郊字東野武康 錢起字仲文長興 [元]趙孟頫字子昂歸安

紹興

漢鍾離意字子阿山陰 王充字仲任上虞 孟嘗字伯周上虞 鄭弘
字巨君山陰 三國虞翻字仲翔餘姚 晉謝玄字幼度安石子 王徽之
字子猷羲之子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子 南北朝謝靈運玄之孫 謝超
宗靈運孫 孔稚圭字德璋山陰 唐虞世南字伯施餘姚 宋杜衍
字世昌山陰

寧波
周文種字子禽郢人 秦夏黃公鄞人 唐賀知章字季真四明
宋陳禾字秀實鄞人 豐稷字相之鄞人

嚴州

古今類纂 人物類覽 卷二十五 二十五

漢方儲字聖公淳安 唐皇甫湜字持正淳安 宋方逢辰字君錫淳安

金華
漢顏烏烏傷 唐駱賓王義烏 宋宗澤字汝霖義烏 呂祖
謙字伯恭金華 陳亮字同父永康

衢州
宋趙抃字閱道西安

處州
宋吳安國字彥珍麗水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

台州
唐項斯字子遷臨海 宋陳公輔字國佐臨海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

溫州
宋王十朋字龜齡樂清 葉適字正則永嘉 林景熙字德暘平陽

江西

南昌
漢徐穉字孺子南昌 宋黃庭堅字魯直分寧 陳恕字仲言南昌 徐
鹿卿字德夫豐城 元揭傒斯字曼碩豐城

饒州

古今類纂 人物類覽 卷二十五 二十六

漢吳芮鄱陽長沙王 雷義字仲公鄱陽 晉雷煥字孔章鄱陽 陶侃
字士行鄱陽 宋洪皓字光弼樂平 趙汝愚字子直餘干 馬端臨字貴與
樂平

廣信
唐王貞白字有道上饒 宋張叔夜字嵇仲永豐 陳康伯字長卿弋
陽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

南康
晉劉驎之字子驥都昌 宋陳澔字可大都昌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

九江

〔晉〕陶潛 字元亮 潯陽 〔宋〕陳莧 德安

建昌

〔宋〕李覯 字泰伯 南城 曾鞏 字子固 南豐

撫州

〔宋〕晏殊 字同叔 臨川 王安國 字平甫 臨川 安石弟 陸九齡 字子壽 金谿

陸九淵 字子靜 九齡弟 晏敦復 字景初 殊曾孫 〔元〕吳澄 字幼清 崇仁 虞

集 字伯生 臨川

吉安

〔宋〕歐陽修 字永叔 廬陵 胡銓 字邦衡 廬陵 楊萬里 字廷秀 吉水 周

必大 字洪道 吉水 文天祥 字宋瑞 廬陵

瑞州

〔宋〕蔡用之 字宗賢 新昌 劉恕 字道原 高安

袁州

〔漢〕陳重 字景公 宜州 〔唐〕鄭谷 字守愚 宜春

贛州

〔唐〕鍾紹京 字可大 贛人 〔宋〕王奇 字漢謀 贛人

湖廣

武昌

〔周〕鬻子 名熊 楚人 〔三國〕孟宗 字恭武 江夏 〔晉〕孟嘉 字萬年 宗曾孫 〔唐〕

李邕 字太和 江夏 〔宋〕吳中復 字仲庶 興國 馮京 字當世 江夏 王質

字景文 興國

襄陽

〔周〕卞和 南漳 〔漢〕王延壽 字文考 宜城 龐德公 襄陽 〔三國〕

馬良 字季常 宜城 龐統 字士元 德公從子 向寵 宜城 〔晉〕習鑿齒

字彥威 襄陽 〔唐〕張柬之 字孟將 襄陽 杜審言 字必簡 襄陽 孟浩然

襄陽人 杜甫 字子美 審言孫 皮日休 字襲美 襄陽人 柳渾 字夷曠 襄陽人

德安

〔周〕鬬穀於菟 郢人 〔漢〕黃瓊 字世英 安陸 黃琬 字子琰 瓊之孫 〔宋〕

鄭獬 字毅夫 安陸

荊州

〔周〕伍員 字子胥 監利 申包胥 楚人 屈原 名平 郢人 宋玉 楚人

〔唐〕岑文本 字景仁 江陵 〔宋〕唐介 字子方 江陵

長沙

〔三國〕蔣琬 字公琰 湘鄉 〔晉〕易雄 瀏陽 〔唐〕歐陽詢 字信本 臨湘

衡州

〔漢〕蔡倫 字仲敬 桂陽 〔三國〕劉巴 字子初 衡陽 〔晉〕羅含 字君章 耒陽

【宋】趙葵 字南仲衡山　李芾 字叔章衡山

常德

【漢】善卷 武陵　【周】黄歇 春申君黔中

永州

【唐】懐素 零陵僧　【宋】周敦頤 字茂叔道州

承天

【唐】陸羽 字鴻漸竟陵人

四川

成都

【周】萇弘 資中人　【漢】司馬相如 字長卿成都　楊雄 字子雲成都　王

褒 字子淵蜀人　何武 字君公郫縣　任昉 字文始成都　【唐】袁天綱 成都

【唐】李白 字太白彰明　【宋】范鎮 字景仁華陽　范祖禹 字淳夫鎮從孫　張浚

字德遠綿竹　張栻 浚子字敬夫　張商英 字天覺新津　虞允文 字彬甫仁壽

保寧

【漢】落下閎 字長公閬中　譙玄 字君黄閬中　【三國】費禕 字文偉昭化

【宋】陳堯叟 字唐夫閬中　陳堯佐 字希元堯叟弟　陳堯咨 堯叟弟　鮮

于侁 字子駿閬中

順慶

【三國】譙周 字允南廣安　【晉】陳壽 字承祚廣安

叙州

【漢】任永 字君業僰道

潼川

【漢】王渙 字稚子郪人　【唐】陳子昂 字伯玉射洪　【宋】蘇易簡 字太簡梓

州　蘇舜欽 字子美易簡孫

眉州

【漢】張綱 字文紀彭山　李密 字令伯彭山　【宋】蘇洵 字允明眉山　蘇軾

字子瞻眉山　蘇轍 字子由　李燾 字仁甫丹稜　任伯雨 字德翁眉山

嘉定

【宋】田錫 字表聖洪雅

邛州

【漢】嚴遵 字君平臨邛　【宋】魏了翁 字華父蒲江　常安民 字希古邛州

瀘州

【周】尹吉甫 江陽

福建

福州

【宋】鄭俠 字介夫福清　黄幹 字直卿閩縣　陳剛中 字彦柔侯官

泉州

宋 蘇頌 字子容 晉江　梁克家 字叔子 晉江

建寧

宋 張霨 字伯雲 崇安　楊億 字大年 浦江　胡安國 字康侯 崇安　胡寅 字明仲 安國從子　蔡元定 字季通 建陽　游酢 字定夫 建陽　劉韐 崇安

劉子羽 字彥修 韐長子　真德秀 字景元 浦城　柳永 字耆卿 崇安

延平

宋 楊時 字中立 將樂　陳瓘 字瑩中 沙縣　羅從彥 字仲素 沙縣　李侗 字愿中 劍浦

興化

唐 林蘊 字復夢 莆田　宋 蔡襄 字君謨 仙遊　鄭樵 字漁仲 莆田人　陳宓

龍 莆田

邵武

宋 李綱 字伯紀 邵武　李安期 字泰卿 建寧

廣東

廣州

漢 楊孚 字孝元 番禺　宋 崔與之 字正子 增城

韶州

唐 張九齡 字子壽 曲江　劉軻 字希仁 曲江　余靖 字安道 曲江

南雄

隋 麥鐵杖 保昌

肇慶

唐 莫宣卿 字仲節 開建　宋 譚惟寅 字子敬 高要

高州

唐 馮盎 字明達 電白

廉州

唐 姜公輔 字德文 欽州

廣西

桂林

宋 唐則 興安　李珙 字温之 永福　蔣允濟 興安

郁州

宋 韋旻 上林

平樂

宋 周渭 字得臣 恭城

雲南

大理

[漢]盛覽 字長通 葉榆人 張叔 葉榆人

嶲江

[三國]李恢 字德昂 俞元人

曲靖

[漢]尹珍 字道真 毋歛人

永昌

[漢]呂凱 字季平 不韋人

貴州

貴陽

[漢]濟火 牂牁人

思州

[宋]田祐恭 思州人

藁草堂治平類纂卷二十六

豫章 朱健子強父原著
朱徽子美父原訂

兵制篇上

三代兵制

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皆者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唐虞致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商有亳野之師周武王克商以兵平天下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定軍賦天子王畿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而至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有發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用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師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乃申發與賦均起法於田方里而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斥澤城池邑居園囿術路為三千六百井定出賦者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是謂萬乘之國。兩車右掌軍車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圖、勇力之士、屬焉。蓋徒起法於人、車起法於田。徒合於鄉、師車合於司右、而縣師受法於司馬。會車徒之卒伍而用之、而六師成也。大抵鄉約二十五軍、猶後世之京軍主居王畿爲國本者也。遂亦二十五軍、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衛王畿者也。至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則遂王畿千里之內、更休而迭讓之。故凡致民用之軍旅田役、皆由鄉遂至於都鄙。此

公卿大夫各帥其采地之民而用之、猶後世御營親兵、乃更番上直之兵也。至其五服綦布、則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而每歲中春教振旅、以遂、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因狩、皆其時。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長以聯其國、爲長帥正伯以聯其人、

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故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其於天下也、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雖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至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以鄉遂之士應之。於此見封建監而王者制天下兵、不用而自爲正之具也。由今論之、自五人爲伍、積而爲兩、爲卒、爲師、爲軍、蓋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然此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比長、兩司馬、即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帥、師帥、即平日之族師

黨正也。他日之鄉長、軍將、卿、即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方其居無事之時、人能家比、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會卒有事之際、簡車閱徒、無相呼召之煩、而死生足以相衛。然則兵不待選、皆吾民、將不易置、皆吾吏。有事則賦之于行陣、事已則歸之於隴畝。兵藏于六鄉而弗謂軍、將藏于六鄉而弗謂將。以是觀蒐獮待而隱其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據鄉而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丘甸縣都而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於

教官之司徒以軍禮而掌於春官之宗伯以軍禁而糾於刑官之士師司馬雖有統兵之職拳拳於法象之垂汲汲于政職之施而於兵政若不敢專焉至其四時之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草止則曰茇舍簡兵則曰大閱今以仲春而教振旅則是教民之始而已爲還田之期以此見先王之不樂用兵也凡田表貉取獸曰蒐爲苗除害曰苗獮多可殺曰獮圍守不擇曰狩今以仲春而行蒐田則是致苗之始已有愛物之心以此見先王之不忍用殺也而又仲春則以辨鼓鐸鐲鐃仲夏則以撰車徒書契名號仲秋則以辨旗物仲冬則以辨坐作進止各主其一不盡兼然蒐以祭社苗以享礿獮以祀祊狩以享烝各以行禮非暴物也蓋田本肄武而以禮終獮本屬殺而以仁勝此之謂順以動而悅以使乎大抵先王以天下之不可去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之不可明言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其帥皆將則皆將不爲不豫尚何待刻畫兵號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若乃天子之衛有郎衛有兵

衛而其別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觀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與馬督尾從親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周非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荒之隸是也至于虎賁之士臣隸之僕蠻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掌之太僕統之師氏帥之司隸令之又況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適各爲兵而不關一武夫僕卒故攫龍籲之人得廁跡其間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曷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合而觀之任征役者兵皆出於農則無追呼召募之擾無幽聚廩餉之費而民以農隙之時講武則旣因富而力强處宿衛之兵多出于士則無長滯導邪之失無桂內邇逆之患而士以析巡之餘均敘則又由教以知方矣此成周所以克詰張皇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也歟周道衰

法度寖至齊桓公任用管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自五家爲軌積而至十連爲鄉爲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如鄙之法制鄙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自三十家爲邑積而至十縣爲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爲三軍者四如遂之法通國之數而過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於是國中之士爲兵鄙里之民爲農兵不識秉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齊桓既沒晉文接之蒐於被廬作三軍教其民其後又作三行以禦狄實六軍矣清原之蒐遂爲五軍蓋自知其僭而稍替其一乎是時楚莊強大備五陣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尸以伐隨廣而爲三軍成王時所謂軍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老卒往往非古至穆王爲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楚焉以田孟諸則有右盂左盂兩甄之制莊王圍鄭之戰軍制備焉三軍爲正軍二廣爲親軍游闕爲游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於陳則分左右王拒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旅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楚是以強若魯成公作丘甲襄公作三軍昭公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晉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大蒐丘乘之制而民無遺力矣自秦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帥而車三百乘又置陷陣及孝公用商鞅變法作什伍之制五戶爲伍十長爲什百戶廿里里有魁五里廿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五亭一鄉鄉有游徼十亭一縣縣有令尉十鄉曰聚聚有嗇夫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illegible]首賜爵十級並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龍賁八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亦非復商鞅之舊大抵戰國之制[illegible]甲以上皆籍爲兵而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

相傾齊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
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
代爲雌雄齊以技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世
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時唯孫卿明於
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尚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
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上下離心衆謀不具故可變
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
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
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

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
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
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無本賞矣事小敵脆
則偷可用也事巨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
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金
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
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
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

阨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狃之以賞慶
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
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
有勝于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
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强鰓鰓常恐天
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
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
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
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故兵無他道亦有仁義而
已矣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遠德之所施者
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所以至刑措兵寢而
不用者其本末有序其施行有統也秦政兼四世之
威既滅六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聚天下
兵器於咸陽銷之示黔首弗復用講武之禮罷爲角
抵而北築長城南戍五嶺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凡在
里門之左一切擿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

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人以衛咸陽民不聊生人皆騷然而勝廣起矣帶追縣之始皇混一宇內罷諸侯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聚於京師可以獨恃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廁役往往皆賈勇崇傑也養戍戎心因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通爲阻深以示彊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嗚呼豈盡繇兵哉長城五嶺阿房驪山之役轉輸卒罷士徒虛耗於無用之地非獨秦不知去工是自潰其衛也且此降而坑於諸侯者夫非盡猶募責以之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耶國有興衰而士之勇怯頓殊何也況使爲將者喜讒嫉賢而降卻亦未甚敗衄也然則豈兵不勝之咎哉

章氏考索曰周之六官司馬掌兵而其患寡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聯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鐸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甲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卿遂家任一人而未常盡用則民有餘力矣凡役以正邦國而不及羨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爲之根本外有封建爲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逐獫狁止於邊境乎王遷洛邑晉鄭得以肩隨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illegible]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彊而并諸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制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遠人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驍士皆導民以力爭務民以利鬬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求周三軍之積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齊民

掌京城門屯兵也各有司馬有十二城門候焉既又懲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置期門羽林之屬為宮披衛是雖於南北軍相制之意不甚失然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八校之置以皆知遠方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番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且又使世家富人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隸於光祿以為天子之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疏遠外庭之後

帝殿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于司馬往往以衆歸任之而大臣皆無預焉異日宦官傳威事兵之權於是始基皆武帝啓竇之所貽也若乃郡國之兵初時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而用各隨其地之宜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於是巴蜀三河潁川諸郡國獨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郡國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郡國有樓船以至臨淮之弩手荊楚之劍客各擅其土之所宜而習熟焉

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無常權之患此郡國兵之凡也其賦於民以丁而不以田自年二十二為正卒於是傅之籍官以給公家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郡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為更卒而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其更代往來道中永盤悉自備年五十六始免此調民

之略也自元狩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籍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弃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之官徒弛刑者及應募佽飛射士孤

見遣騎諸余城而以發委夫募及奔命謫及惡少年及羽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飛越騎從事是南北軍皆出矣紛紛無復舊制孰非自武帝啓之邪東漢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還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于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唯京師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如故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繇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亂後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且自罷都試而郡兵不練雖顯揚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鬬有征伐率隸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於漢衰邊故

變馳處處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發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日就單弱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故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習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建間始令郡[illegible]萬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陣徵爲積卒召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徒列

虛坐食而已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羌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何進乃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於是宦官更領兵權迭相傾奪五營長服中人以至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取族滅何進袁紹不勝其憤且懲竇武之事欲藉外兵以除之故內置園校陽尊

則爲七總管。自此籍戶有課。丁有課。府兵有復。丁
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積書以六家。衛民力稍裕矣。
隋之兵制大概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共十二
衛。曰翊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
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之。府有郎將。有副郎將。坊
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
軍。後改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
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
至伐高麗之役。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人

唐代兵制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
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
矣。及其末也。強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
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
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
於隋。唐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
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爲十二軍。軍
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
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
十二軍復。置將軍坊主各一人。太宗貞觀十年。更號
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
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
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
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
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
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
十人爲火。火有長。每人甲兵糧裝。皆自備。并其介胄

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教戰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平居無事則耕于野其番上者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

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彍騎入隸於十二衛爲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自天寶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六軍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自是而方鎮盛矣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景雲二

年始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于朝而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含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

弊也德宗委而弗用奉天之幸豈非勢所必至耶淮
反都邑而推轂之餘姑息愈甚所由終成藩鎮之禍
益驕結不可解歟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
以威武起衰弊而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
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
擅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于是王承宗
以德棣獻程權以滄景歸烏重胤以支郡屬向之相
與跋扈拒命者垂六十年皆拱手以遵約束而異時
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禀命于朝儼然爲諸

鎮倡者豈背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處置得宜威畧
未振故也惜乎穆宗溺于宴安而段文昌蕭俛輩皆
庸才無遠畧遂有銷兵之請致軍士落籍者衆皆嘯
聚山澤轉爲盜賊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
卒皆集始徵兵諸道而州郡兵籍既少率臨時召募
烏合之衆不能兵遂并克融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
再失河朔訖于唐亡終不能復又初時諸節度既有
軍事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故主將不得專號令有
出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相

委以罪且怯於臨陣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而遣羸
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
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往往進止弗審旨令速
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故雖
以諸道十五萬之旅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
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財竭力盡迄
無成功由是言之豈與方鎮不可制耶直以制馭
無道而委柄授之以自賊也可不哀哉至所謂天子
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北衙禁軍也而諸衛府兵爲南

衙軍武后時改北軍百騎爲千騎睿宗改萬騎玄宗
用萬騎平韋氏改左右龍武軍用元功勛臣子弟以
充員家子避征戍者或稍得納資隸爲分日更上如
羽林皆謂禁軍肅宗即位以禁旅單弱稍復羽林北
軍置左右神武軍以元從官子弟充之曰北衙六
軍中擇諳善騎射者置御前曰供奉射生官分左右
廂曰左右英武軍初哥舒翰破吐蕃於洮西置神策
軍立軍使祿山反神策校尉衛伯玉將兵千人入赴
難而神策沒于吐蕃不得歸即詔伯玉爲神策軍節

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意哉。蓋後周府兵之制，講閱戰陳，皆于農隙，身租庸調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團有主帥掌督課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兵農一致，所由猶井田之遺意歟。井田之制，渙集於春秋戰國，故鄉遂變而為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闢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為彍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自睿宗平韋氏之亂，益有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各為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為彍騎也。然則彍騎變為藩鎮者何如哉。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大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也。自開元而上，北衙軍諸府兵尚可支吾，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而彍騎之為禁軍者又復單弱，代宗幸陝，從者千人，德宗幸奉天，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補禁衛，又皆以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于上，而藩鎮强于下也。然則開貿易而馴致府兵之壞，務廣地而遂成藩鎮之弊，是則太宗之過。至于玩太平而不能振起前人之制，疑大臣而以宦者激成藩方之僭，元宗肅宗不能逃責矣。

杜牧之曰：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請搏四荒。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十餘年中，亾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以還

注衛兆拱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
弊復爲甚人譽曰廷詔命將矣習出視之率市
兒輩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
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
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
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
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于邪倖
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
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

踐蹂兵亂調溢齊民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
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昆蟲嗟乎
言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某嘗論曰兵非脆
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
作戰論焉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
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
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
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䂬輔相貫
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

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
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
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失則精甲銳卒利刀良
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寇敵驚四邊摩封疆出表
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
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
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
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仰首供給橫拱不爲則
沿淮以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

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
西北部落大屯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剷
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
乃使吾用度不足徵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
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
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
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
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
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

草馬刓蹄、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飭、天下雖然盜發、則疾毆疾趨、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

焉肯搜奇外死、勤于我哉、此實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廻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罰詔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寇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

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冤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境外哉、

宋元兵制

宋朝兵制有四、一曰禁兵、二曰廂兵、三曰鄉兵、四曰蕃兵、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備征戍、其出戍防邊、或屯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糧賜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者、則又即廂兵而肄習者也、什伍其民、教之武士、謂之民兵、蕃人內附、料而用之、謂之蕃兵、此制兵之界也、而其弊政則有召募揀選、廩給、訓練、屯戍、遷補、器甲、馬政、凡數端、此其雖屢損益制、而規摹宏遠矣、太祖太宗以雄畧威武、平諸藩、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隸籍之民、收其兵籍、其自廂軍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軍、而升上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倫不以應募、餘皆自下選補、當其無事時、雖不無爵賞承廩之費、未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鬪給增較高兵節頑悍失職之徒、皆爲良民之衛矣、其廩祿之制、凡上

軍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直以下第等差之、凡廂兵教閱者、有月俸錢、下者給醬菜錢或食鹽而已、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亦有非時給者、邊戍季加犒、邠寧環慶緣邊難于爨汲者、兩月一給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俸、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謂之旬設、蓋養兵之厚若此、

然蓋嘗聞內臣璉事後唐者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對曰、莊宗好畋獵、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隨其所欲給之、如是者非一、其後兩作亂、蓋威令不立、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而縱其無厭之求、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故武雄軍肆掠、百卒竟誅、川班乞賜、全軍[illegible]廢、零校軍偽印寶之極刑、酒坊兵作過、罪及至赤族、擊

兵雖多而無豪悍難制之患由此道也惜其將禁從
軍皇親衛殿崇之名嘗立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于
殿前侍衛兩司爲步兵者百十有九爲騎兵者七十
有二其兵有三衙有四廂或合而爲二或分而爲三
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于御前忠佐軍
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
非屯駐則就糧統計天下精兵不過二十餘萬而京
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而
合諸道之兵又足以當京師天下之兵雖本于樞密

然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雖總于三
衙然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至于州郡帥寨防
團等職雖居京師實之遙制至于一郡則得以董行
軍制而逐縣置尉專捕盜賊肅以羣逃竊之兵不足
則會諸州巡檢之兵又不足則發諸守臣及一路
帥臣焉凡皆以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
者是雖積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患者滅矣天聖間
嘗詔樞密院次禁軍選補法凡班直經上親閱隸籍
者有司勿復按試其升軍額者或取少壯拳勇或擇

有遲勞至于河清遞補牢城配軍亦閒下兩遷補蓋
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其退老疾則
以歲首或出軍回轉員皆揀汰之上軍以三歲河北
邊大閱亦如之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疏論兵
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召募不已且住
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
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
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
自咸平逮今凡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百六十計騎

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所給歲
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與合新舊兵所費不
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
日屈也誠願河北陝西住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即選
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
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驛戍封疆之臣毋得擅
執生事以敵恩賞違者重置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
而國用有餘矣帝嘉納之然法制精寬宿直敢取庫
兵何劍兩蹤以行竊陵皇城埋藏器杖僕步逵七書

求其根究而東軍不知戰鬬能衛不能披甲出況又
歷歷言之蓋國家息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主兵
者頗行姑息之政故衛士入直不自持被禁兵給糧
雇人擔荷甚且操臼挺而舉呼蓋雖名爲兵而實皆
驕惰不可使之人也慶曆初趙元昊反始大募兵充
禁旅以禦敵而所募兵多市井逃慢不足以備戰守
是時禁兵多戍陝西所遣戍者雖壯彼中格然不能
因其水土而捍防彼非所長陝西河北京東西並邊
上兵即揀選不及等而驍勇雜鬭於是議者欲益募

土兵爲就糧乃增置陝西蕃落爲保捷振武壯勇西
京輔郡亦增龍騎廣勇廣捷虎翼步鬬諸軍馬步凡
三百營於是中外禁廂軍多至一百二十有五萬蓋
軍冗甚矣西師罷籠籍自延州入爲樞副首言關中
昔傀例請徙沿邊卒就食內地而天下兵罷老者猥
多不可以不汰於是兵汰者八萬人治平中韓琦當
國上言河北河東義勇皆土著勇悍純實出于天性
而物力資產足內繫其心稍加簡練於府兵何異陝
西保捷皆揀放所存無幾宜僉義勇涅手背爲土兵

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允行知諫院司馬光
持以爲不可反覆力陳琦雖詰塞而事不爲止蓋韓
公雖心知募兵不可罷而以爲冗食無甞終不若兵
寓于民爲自然之勢也又古者凡國之役皆調于民
宋悉役廂軍凡役作營繕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固承
平百年然征調之煩又有力役之兵日需卿僚國家
不無冗兵之弊當時蘇洙號善論兵者其言曰古者
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爲三四又離爲
六七別爲三四者謂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爲六

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
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
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日者
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入一億二
千六百餘萬耗于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
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
戶而資一廂兵十戶而給一散卒其兵職衛士之給
又浮費數倍國計何得而不燬哉甚哉兵無事而食
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漢之兵雖不知

農而天下不致於弊者未嘗聚也唐之兵雖聚于京
師而天下亦不致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至宋之
兵不耕而聚于京畿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數十
萬計皆仰給于縣官平居無事賦斂之厚至不可復
加而三司之供猶若其不給其弊皆以不耕之兵聚
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故也若郡縣之土兵漸訓而
陞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費之省者不過
半耶兼又更戍交錯旁午道路徒使兵不知將將不
知兵平居發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脫有緩急亦

何足恃哉洎至熙寧廂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
千當三為凡二十餘萬合天下兵共至百餘萬而冗
冗極矣神宗患之乃議銷併親制選練之法教所當
隸不任禁兵者降廂兵不任廂兵者免為民而陝西
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有省并二年從陳升之請
禁衛軍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呂公弼陳薦皆言
未便司馬光亦曰在京禁軍生長京畿親姻聯布安
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衰老徵
有呈切尚在征役一旦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

南是橫遭降配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
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兵坐
費衣食是養有用之兵置諸無用之地又邊陲常無
事則已與時或小有警急邊將必爭求益兵京師之
兵既少必須大加召募將數倍多于今日所退是棄
已教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烏合之衆本欲減冗兵而
冗更多本欲省大費而費更甚非計之得也顧且仍
舊法無廢揀禁兵不任戰者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役
者放令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弱冒占名籍虛

費衣糧則冗兵除去大費自省右正言李常亦以為
言從之四年部揀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
並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始
免猶不即許至是為民者衆冗兵由此大省而議併
營大臣皆以為兵驕已久遽并之必召亂帝用安石
言卒并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并廢已王安石既
稱國上言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立更
戍法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專兵雖無
復難制之患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緩急不可恃矣

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盜者命令不通迤者潰橫莫制國家無男具之威信以驅使羣臣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者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賦多于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

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劉取無策呂祉以疎俊起之一旦殺鈍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于求和以屈辱為竊盡養諸將之兵未易收殺成瘤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軍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于軍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開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故知其為誤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者為大功處置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悵悵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于其位老病而交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使將兵負罔臣皆生困之以握制將帥富贍相承無甚于此而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精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

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販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愁嘆嗷嗷聞于中外者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且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捉捕夫供役有兵備戰有兵巡徼有兵捉捕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

居其一焉息黔閭祝借詩麥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衰弊斷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稅之正籍皆以上供者及其所榷鹽酒稅集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罪人牢城先爲本州郡所食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養兵者爲其有事而戰不爲其無事而備也無事而備則必有不養之

兵而後責令養之于無事終州縣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養也則雖有百萬之兵不免自斃爲惡弱之國乃其勢之宜然爾夫兵以衆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去一兵則得一兵之利冗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朝廷果決畫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馬端臨論曰古之兵皆出于民者也故民附則兵衆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也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爲募兵夫兵既盡出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繫于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于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養兵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于此自天寶以來內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制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

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劫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爵祚移于內藩行省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本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于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于將將擅于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興矣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登一再

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金兵南下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僻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潰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卒爲寇盜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然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分領重兵論功行賞

視前代衞霍竇耿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安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己請和之下策以成偏安江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于淮甸賈似道之于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旣不出于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亾唐宋是也蓋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强壯則

身存手足枯槁則身斃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强悍而不爲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痱痺之人恣其飫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腫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于殞身也然則所以養其國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因其戶口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于

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戶藉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錯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藉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爲兵也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衛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倖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

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而括諸省之兵亦不
克當此亦內外相應制之局也已天下承平武備日
弛至中官王振專寵而土木之變作景泰初侍講劉
定之言國家養兵之費亟矣乃令軍受累公門納錢私
室名曰月錢故手不習攻殺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
進退之方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或負販而爲商
或匠作而爲工其工商之所得又總足以支月錢之
費是民之膏血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姦宄也一
旦率以臨敵如驅羊禦狼豈有振哉宜痛革月錢之
弊作新操練之政會是時兵部尚書于謙議以京師
軍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營者雖各有總兵等以統
御之然不相統御一有發調編撥遲緩以行故兵
將不相知令于見操諸營軍精選得勝兵十五萬分
十大團營操之營二萬人各設都督統爲其管隊把
總大小總兵官各量其才器謀勇以充使互相統轄
遇團操時即各項本隊卒以來驗其識認與否比較
其武藝精熟與否使將軍者知士之强弱爲軍者熟
將之號令如此則體統相維兵將操鍊士伍熟習易

於閱會號令歸一易於使令比不日混操奏擬操習
不辨號令不習者萬不侔也制曰可於是定分爲十
大營而團營之法始于此英宗復位罷團營復三大
營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尋復置弘治中兵部言自
景泰初設十團營以來從險二紀其將兵等官賣放
月支之弊漫無紀極不一嚴究將頹倂從費而兵政
日弛於是選京衛勝兵八萬爲外衛八萬其外衛分兩
班班四萬與京衛番上凡十有二萬定分爲十二團
營日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
神威揚威振威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專團操者征
調報撥以行其老弱不任戰陣者曰老家任營備作
役不服戎而帝又欲于畿輔地各團操爲京師機閫
斉兵尚書劉大夏對曰甚善令京兩備定府衛設都
司統之衛本祖宗意蓋如此進發操定京操軍同衛
操復勅都指揮私蕩之於是十二團營外北隸山東
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兵團番上而禁旅益强武宗
改元奸璫劉瑾既竊掌司禮尋提督團營威後監軍
大璫張永谷大用陸閻等皆獨不可制至六年設東

西兩官廳于大內其規制做團營選宣府大同遼東延綏驍騎充之曰四家兵初以太監張忠領東廳都督許泰領西廳未幾益以都督劉暉張洪神周而令都督江彬兼之帝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為一營謂之中軍旦夕操練呼噪礮聲徹九門鐵丈組甲照耀宮苑帝親閱之名曰過錦後以南征帝自署號威武大將軍而以江彬許泰為副將軍共十二營自如將驃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訖用依兩為奸欺不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官府一體請考

選論叢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已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兵不減七八十萬而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為十二團營又變而為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額軍尚足三十萬有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在營操練不過五六萬人而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臣以為卒伍之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之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多世胄紈袴不閑軍旅平時則役占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四集市人

呼鮮博笑而已先年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輩常有意整飭之矣將領惡其害己率從中阻撓軍士久習驕惰願倡流言清理未半復從中止彫敝至極宜差風力科道遍十二營人馬數目取戶部糧冊參考見在者必汰去老弱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加意練習勿為異議浮言所搖庶幾營務可飭矣於是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各目悉十二團營為三大營曰五軍曰神機曰神樞總曰戎政府改京營總兵官曰總督戎政官一員以侯

伯為之贊理軍務文臣一員遂革提督監槍內臣既而仇鸞復請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中軍左右哨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為正兵參將三員為奇兵正兵以備守城有警則以奇兵出征從之亡何咸寧奸漸露以勝誅罷三十五年罷團營仍復三營設總督武臣總理京營一人而革用外提督官矣隆慶朝復遣司禮監一人閱視四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內外兵分隸五府萬萬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兵之害永樂

末年因衆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統末。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又添設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緣嵩欲爲賊掩飾地。遂請特設戎政廳。衙內外籍。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萬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將事之危未可測也。合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前後中五

營將。擇一將統之。責令閱營操練。仍以文臣選擢者參贊。春秋較閱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揀擇奏聞賞罰。行爲要令所督營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預備外。事畢則納印歸本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將持于上。面掌握下有數萬精兵。臨所用取可矣。下兵部議。尚書霍驥言。京兵訓練不在營制。更張而在將佐得人。操練如法。蒲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役占少。號令不煩而體統明。似屬穩便。至論大將不宜專設。戎政不當有印。則防微杜漸。議亦可行。驥議營制。既與貞吉不合。乃請仍舊制。分五軍神樞神機三大營。各以總兵一員統之。各給勅關防。以文職大臣一員總理之。既而以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陳王謨領神機營。恭順侯吳繼爵領五軍如故。俱爲總兵官。每月輪番神機而三營各設文臣提督。憲自京營改六提督。法令不一。人持意見。擇便利旬月寡決。給事中溫純言。京營之弊。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

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恐有十羊九牧之患。況賢愚異同。不能相知。文武不相統臣撫亦自相矛盾。千把總受參遊令。參將要求提督之參軍。又倚焉。而式提督之令。至參將擁兵專責。既難落營猶思。況以之府府不服矣。乃部復舊制。罷六提督。更推總督協理大臣。如故。以後職將者廉貪政有叢弊。凡弊大約未改。至若諸君之新歷斬寬恤。亦有可言者。洪熙時。將陝西官軍調京師。河南山西軍調陝西。往來道途。交遽勞苦。帝聞之。諭兵部尚

未身遂屢脅柄恩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
社焉事制曲防庶盗手足天災流行饑饉存恤之
魚櫟絮屯勢惡能制恩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
當做之保焉屏之保甲也保舟增兵鄉約社
學義倉佐也君以主之佐以使之若是而風俗
不同巧拙不齊性情不親鬪訟不弭者蓋未之
前聞也

卷三十六終